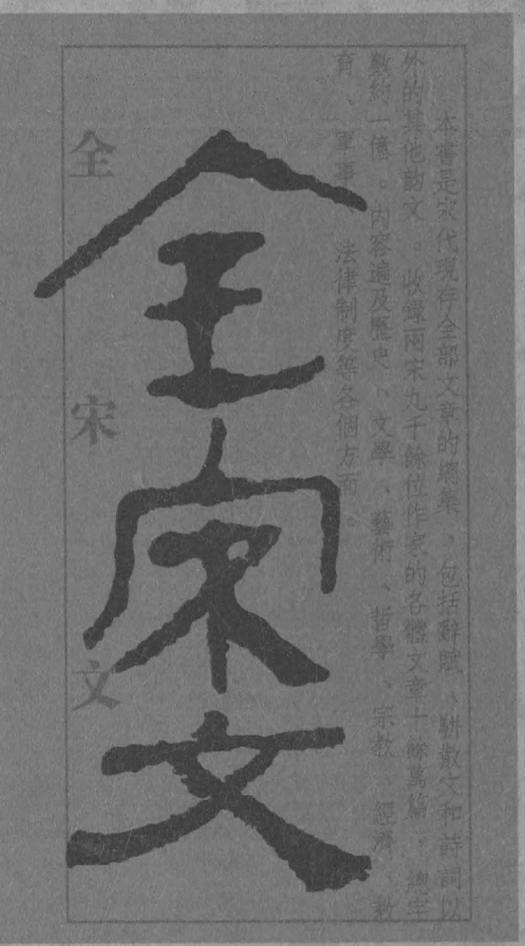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六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四六册



目録

全宋文卷三一三九

曹孝忠

醫學生徒已及三百奏……一

乞諸州縣并置醫學事奏……二

太醫學依仿兩學措置貢士法奏……四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序……五

史　徽

乞令漕司打造收買舟船奏……六

崇教寺記……七

王　道

乞降指揮不得私相買賣砒霜奏……八

王　鼎

乞頒行五禮新儀令州縣教習奏……九

言吏部侍郎右選使臣校尉事奏……一九
乞令州縣將見任使臣校尉任罷及替移數飛申吏部奏……一〇
宋　京
有宋儒林郎渠江姚安禮墓誌銘……一一
宋如璋
龍泉夢記……一三
熊　倩
乞官員酌酒受爵宜跪奏……一四
岑　筌
監司官員赴筵及受饋事奏……一五
帝后忌辰僧道賜錢事奏……一五
練山甫
題名記……一六
全宋文卷三一四〇
張　昂
安昌期先生傳……一七

張　挺
浮丘公廟靈泉記……一九
耿　幹
元鑑師靈幢記……二一
張　勳
乞鏤板頒行直達綱條敕及申明指揮奏……二二
魏伯才
乞删改已降指揮奏……二三
乞販茶鋪户依客人例奏……二四
捕獲私茶乞依公子細勘問奏……二四
魏伯芻
命官等販鹽事奏……二五
公人之家販鹽事奏……二六
乞合赴鹽場私鹽不得令元解人送納奏……二七
兩浙東西路提舉鹽事官乞通融比較課額奏……二七
乞以榷鹽增羨宣付史館奏……二八

朱淑真
璿璣圖記……二九
許　難
靈石俱胝院記……三〇
全宋文卷三一四一
韓肖胄
言祭祀奏……三一
昭慈獻烈皇太后虞主事務奏……三二
廣右馬綱事奏……三三
論天下財賦奏……三三
請選差有才力京朝官充軍器所幹辦公事奏……三四
言和戰奏……三五
請除在外宮觀差遣奏……三五
論屯田奏……三八
論攻戰守方略奏……四三
北嶽題名……

全宋文卷三一四二

李良臣

太守與交代啓……四四
賀陳制置啓……四五
送教授蘇公序……四六
九峰先生文集序……四七
雅州雷蘇賢範堂記……四九
鈐轄廳東園記……五一
文明橋記……五三

宋昌宗

重立九域守令圖碑記……五五

全宋文卷三一四三

徐俯

乞追寢薛昂王安中蔡攸近恩奏……五七
乞寬商販售鹽之期奏……五八
乞依祖宗故事應批降御筆并作聖旨行下奏……五八

辭免兼權參知政事奏……五九
賀金國來和表……五九
書簡帖……五九
答客小啓……六〇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録序……六〇
跋護法論……六一
佛眼禪師語録序……六一
蘇祖可詩引……六二
董自恭
泰山白龍池題名　一……六三
泰山白龍池題名　二……六三
蘇　□
乞下諸路提舉學事司措置州縣養士之餘奏……六四
黄　鍔
乞學事官考課添入誘進道學四字奏……六四
河北官吏不支還和糴錢及妄有除尅者乞從劾治奏……六五

趙復圭
大宋趙州高邑縣乾明院建塔記……六五
陳逸
杭州鹽官縣社壇之碑……六八
靈泉井記……六九
周秋
惠應廟記……七〇
呂某
政事記碑後跋……七一

全宋文卷三一四四

田望
乞免其他官司截占座船奏……七三
李偃
發運司打造舟船事奏……七四
乞崇奉壬戌本命之辰奏……七五
乞用石砌叠湯村等處奏……七五

方　邵
乞申嚴抑勒之禁奏……七六
商守拙
乞有監官鎮寨内許置爐造熟鐵器用奏……七六
乞就近給散乞丐人米奏……七七
措置叙復追官之人奏……七七
王道醇
百嚴題名……七八
王　貺
全生指迷方序……七九
王　玠
法帖刊誤跋……八〇
夏　鰭
乞許因祖父母爲人所毆而子孫毆之致死者奏裁奏……八一
霍　暐
冲虚觀記……八一

王中孚
瞻測火星行度奏……八四
劉嗣明
乞差官摹寫御筆刊石頒之四方奏……八五
乞復國子監算學奏……八五
乞將仙鶴飛舞大學事宣付史館奏……八六
釋祖秀
華陽宮記……八六
東坡像讚……九〇
全宋文卷三一四五
梁揚祖
乞差官於真州置司給賣茶鹽奏……九一
措置隨綱船料限額奏……九二
宋復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并序……九三
康昌

雲色有龍鳳之形奏……九五
李　繹
乞立嚴禁革犯罪官司迂滯滅裂之弊奏……九六
何　漸
雅州茶馬事奏……九七
乞雇發茶馱地分以時舉官奏……九七
乞茶馬司添官遵熙豐成法奏……九八
折可大
皇太子受册禮成乞許進馬奏……九九
郭中行
賀奉使啓……九九
起居鄰倅啓……一〇〇
文正倫
虎鼻嶺題名……一〇一
唐　庚
眉山詩集序……一〇一

練居實
書昭明誥敕碑後……一〇二
張宗奭
乞依見任太學博士條考第改官奏……一〇三
張　鷟
鼎州募溪峒司兵習練以備守禦奏……一〇四
乞恩賞向思勝等奏……一〇五
張汝霖
驅磨在都請受文歷内失陷錢物事奏……一〇五
全宋文卷三一四六
胡安國　一
時政論……一〇七
定計……一〇八
建都……一〇九
設險……一一〇
制國……一一二

恤民……一一四
立政……一二〇
覈實……一二二
尚志……一二四
正心……一二六
養氣……一二七
宏度……一二八
寬隱……一二九

全宋文卷三一四七

胡安國　二

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奏……一三一
上欽宗疏……一三四
求去疏……一三五
彈朱勝非疏……一三五
論程瑀不合貶知信州疏……一三六
繳葉夢得落職宮觀詞頭并乞召還袁植吕祉等人疏……一三七

繳王安中隨州安置晁説之許景衡落職宮觀詞頭疏 …… 一三九
繳内侍王仍等録黄疏 …… 一四〇
上殿劄子 …… 一四二

全宋文卷三一四八

胡安國 三

論名諱劄子 …… 一四三
進春秋傳表 …… 一四五
謝罷給事中表 …… 一四六
謝宮觀表 …… 一四七
謝除湖南學士表 …… 一四七
上欽宗論聖學以正心爲要 …… 一四八
上欽宗論四道置帥 …… 一四九
謝除中書舍人表 …… 一五〇
謝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表 …… 一五〇
謝許侍養表 …… 一五一
謝落致仕表 …… 一五一

與子寅書　一……一五二
與子寅書　二……一五二
全宋文卷三一四九
胡安國　四
與楊大諫書……一五五
與信伯　一……一五五
與信伯　二……一五六
稍疏奉問帖……一五六
回朱八行子發啓……一五七
與宰相書……一五七
致呂頤浩書……一五八
遺秦檜書……一五八
與吳敏書……一五八
答陳幾叟書……一五九
春秋傳序……一六〇
題忠懿王像……一六二

題賈演墓敕碑銘……一六二
龜山誌銘辯……一六三
楊文靖公墓誌銘……一六五

全宋文卷三一五〇

王安中　一

竹林泉賦……一七二
益八寶爲九寶詔……一七三
除鄧之綱制……一七三
除趙士寔制……一七四
除李彌大制……一七四
除李孝瑞制……一七四
除徐謹制……一七五
除李昌孺制……一七五
除少宰余深制……一七五
請行耤田禮劄子……一七六
再薦臺屬劄子……一七七

論臣寮奏乞推爵劄子……一七八
論妄興坑冶劄子……一七九
賀皇后受册禮畢劄子……一八〇
大獲勝捷劄子……一八一
辭免右丞劄子……一八二
辭免左丞劄子……一八二
辭免迎授劄子……一八三
辭免垂拱殿賜宴劄子……一八三
辭免檢校少師劄子……一八四
謝陳乞換階官宫祠不允劄子……一八四
辭免轉官回授第一劄子……一八五
辭免回授第二劄子……一八六
辭免回授第三劄子……一八六
轉太中大夫辭免第一劄子……一八七
辭免轉官第二劄子……一八七
辭免大名帥劄子……一八八

謝除大資政再任大名府劄子……一八八
待罪劄子……一八九
乞外任劄子　一……一九〇
乞外任劄子　二……一九〇
謝賜酒果等劄子……一九一
謝賜茶合劄子……一九一
辭宣賜象簡對衣金帶鞍馬劄子……一九二
奏傅墨卿被旨就觀韓君丈人内傳劄子……一九二
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一九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一

王安中　二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一九五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一九五
辭免翰林學士奏狀……一九六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一九七
辭免御史中丞奏狀……一九七

舉汪伯彦自代奏狀……一九八
舉何棗自代奏狀……一九八
舉權邦彦自代奏狀……一九九
舉顔岐自代奏狀……一九九
論修北嶽廟奏狀……一九九
謝賜御製酒樽詩表狀……一九九
謝賜御詩狀……二〇〇
謝喜雪御筵奏狀　并笏記……二〇一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〇一
謝除御史中丞表……二〇二
謝除翰林學士承旨并宣召表……二〇三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二〇四
謝除翰林學士并宣召表……二〇五
辭免右丞表……二〇六
謝除右丞表……二〇七
辭免左丞表……二〇八

謝除左丞表……二〇八
帥燕到任表……二〇九
辭免大名帥表……二一〇
謝知大名府表……二一一
謝除大資政再任知大名府表……二一二
謝除檢校少保表……二一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二

王安中　三

辭免檢校少師表……二一四
謝除檢校少師表……二一五
謝除檢校少傅表……二一六
又謝除檢校少傅表……二一六
乞外任不允謝表……二一七
再乞外任不允謝表……二一八
謝乞外任詔書不允表……二一八
謝賜詔書不允表……二一九

謝乞宮祠不允賜詔表……二一〇
謝降官表……二一〇
謝復官表……二一一
謝落職宮祠表……二一一
謝差提舉崇福宮表……二一二
寶章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表……二一三
謝魏王追封表……二一四
謝韓魏王私録宣付史館表……二一四
開德府謝上表……二一五
大名帥謝表……二一六
陝漕謝上表……二一六
代張漕謝復官表……二一七
謝再復官表　代……二一八
謝降官表……二一八
謝降官表……二一九
謝降官表……二一九

謝降官表……一二三〇
謝大觀改元赦表……一二三〇
謝星文赦表……一二三一
謝八寶赦表……一二三一
謝八寶轉官表……一二三二
謝轉官表……一二三二
全宋文卷三一五三
王安中　四
謝賜御詩表……一二三四
謝賜曆日表　一……一二三五
謝賜曆日表　二……一二三五
謝賜曆日表　三……一二三六
謝賜曆日表　四……一二三六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一二三七
謝賜詔書銀茶合表……一二三七
謝入伏早下表……一二三八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一……一三八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二……一三九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三……一三九
謝賜生日羊酒麵表　一……一四〇
謝賜生日羊酒麵表　二……一四〇
謝賜器甲表……一四一
謝賜臘藥表……一四一
賀淵聖皇帝登寶位表……一四二
賀受八寶表……一四二
賀立皇后表……一四三
賀宣示御書明堂太室字并圖樣表……一四三
謝賜御書千字文表……一四四
進御書手詔碑本表……一四五
謝賜御書神符表……一四五
謝宣賜御筆書明堂等字表……一四六
賀燕樂成表……一四七

大名奏教成新樂表……二四八
賀流星出柳星表……二四八
賀火星避心星表……二四九
賀日食不及分表……二四九
賀日有戴承氣表……二五〇
代周提舉作賀冬至朝會受玄圭表　一……二五一
代周提舉作賀冬至朝會受玄圭表　二……二五一
又謝賜玄圭集議册表……二五二
賀上元開封獄空及路不拾遺表……二五二
賀大理寺去年並無斷過大辟表……二五三
賀三山天成聖功橋成表……二五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四
王安中　五
賀正旦朔御大慶殿朝會表……二五五
天寧節賀表　一……二五五
天寧節賀表　二……二五六

賀夏祭禮成表……二五六
賀瀘南再捷表　并笏記……二五七
賀湖北路奏捷表……二五八
賀環慶路奏捷表……二五八
賀瀘南奏捷表……二五九
賀三山新河行流表……二五九
賀河平表……二六〇
奏賀乾寧軍黄河清表……二六一
賀隆德殿芝草表……二六一
賀宣和殿玉芝表……二六二
又賀中書省玉芝表……二六二
賀五色雲表　一……二六三
賀五色雲表　二……二六三
賀開封府甘露表……二六四
賀太常寺甘露表……二六五
賀延福宮竹上甘露表……二六五

賀甘露翔鶴表……一六六
賀帝鼎成表……一六六
賀開封瑞應治效表……一六七
賀開封府翔鶴表……一六八
賀寶籙宮翔鶴表……一六八
賀翔鶴竹木表……一六九
賀連理木表……一六九
賀朱草表……一七〇
賀河中府蟾蜍背生芝草表……一七一
賀平定軍白兔表……一七一
賀白兔野蠶成繭表……一七二
賀紅鹽表……一七三
賀石中有明字表……一七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五
王安中　六
賀芝草瑞穀並生表……一七五

又賀瑞穀芝草表……二七六
賀鎮海軍等祥瑞表……二七六
賀深州等處衆瑞表……二七七
賀汝州等祥瑞表……二七八
賀麟州等祥瑞表……二七八
賀汝州等祥瑞表……二七九
賀中山府慶雲等衆瑞表……二八〇
賀日暈慶雲并泰寧軍等祥瑞表……二八〇
賀荆南等處祥瑞表……二八一
賀真定等處衆瑞表……二八一
賀雙桃衆瑞表……二八二
賀台州嘉禾一秀二米表……二八三
賀河南府嘉禾芝草同本表……二八三
賀蘄州芝草表……二八四
賀亳州太清宫紫芝表……二八四
賀湟州瑞金表……二八五

賀越州瑞金表……二八五
賀潭州瑞金表……二八六
賀辰州收到楠木表……二八七
賀仙井監宣聖座生芝草表……二八七
賀醫學芝草表……二八八
乞別將御史臺奉御筆察覺彈奏事專爲一書奏……二八九
乞以書成日製名紀節奏……二九〇
論治道……二九〇
論知縣闕官劄子……二九二
乞正綱紀疏……二九四

全宋文卷三一五六

王安中　七

中書樞密到狀……二九六
上姚伯壽書……二九七
上韓侍郎書……二九八
回謝真定府劉延康書……三〇〇

回謝知太原府宣撫張延康書……三〇〇
與鄉帥書……三〇一
與牧馬王提舉謝書……三〇一
回開德守書……三〇二
回開德倅書……三〇二
除左丞送宰執免書……三〇二
送中書侍郎復聞書……三〇三
回李右丞復聞書……三〇三
回謝時宰免書……三〇四
除尚書右丞與宰執親王免書……三〇四
謝宰執書……三〇五
送宰執謝書……三〇五
回謝知大名府徐觀文書……三〇六
謝中書舍人啓……三〇七
謝人薦啓……三〇七
謝陳左司薦啓……三〇八

謝雄守辟留再任啓……三一〇
謝梁都運奏舉堪充幕職官啓……三一一
與陳都運啓……三一二
謝定帥黃待制啓……三一二
回謝除右丞啓……三一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七

王安中　八

上馬侍郎啓……三一四
與中山張侍郎啓……三一五
答宋陳州啓……三一五
回大名徐右丞啓……三一六
回晁提宮啓……三一六
回謝北京梁太尉啓……三一七
答河陽許尚書啓……三一七
回定帥曾顯謨啓……三一八
回定帥王顯謨啓……三一八

回謝越王啓……三一八
回賀安化郡王啓……三一九
到北京問候河間帥張顯謨啓……三一九
賀白太宰啓……三二〇
賀吴門下啓……三二一
賀宣撫張龍學啓……三二一
賀北京許太尉啓……三二二
梁帥賀吕太尉啓……三二二
賀鄭樞密啓　一……三二三
賀鄭樞密啓　二……三二三
賀同知蔡樞密啓……三二四
賀樞密啓……三二四
賀户部梁尚書啓……三二五
賀河陽許尚書啓……三二六
賀宫使鄧觀文啓……三二六
賀中書徐侍郎啓……三二七

賀禮部陳侍郎啓……三二七
賀趙左丞啓……三二八
賀宇文右丞啓……三二八
賀薛右丞啓……三二九
賀徐司門錢寺丞啓……三二九
賀永興帥賈侍郎啓……三三〇
賀定帥韓侍郎啓……三三〇
賀真定帥張侍郎啓……三三一
謝到任啓……三三一
請梁才甫詣狄公廟祈雨劄子……三三二
全宋文卷三一五八
王安中　九
答吴檢法書……三三四
謝除館職啓……三三五
謝及第啓……三三六

賀總管司王斡啓……二三八
賀中書陳舍人啓……二三八
賀張都運啓……二三九
服闋謝河間帥張顯謨啓……二三九
跋張僧繇畫卷……二四〇
跋魏王書帖……二四〇
再跋魏王書帖……二四一
跋李長茂畫卷後……二四一
跋李端叔帖……二四二
初寮詩序……二四二
鄆城杜澤之詩集序……二四三
跋東坡先生書……二四四
題東坡字後……二四四
跋東坡墨迹……二四四
跋眉山三蘇帖……二四五

全宋文卷三一五九

王安中　一〇

清州靈津廟記……三四六
河間詔書記……三四九
博州勸農記　代……三五〇
北京深州安平縣真府靈應真君廟碑記……三五一
瀛州經武堂記……三五三
河間旌麾園記……三五五
相州右獄壁記……三五七

全宋文卷三一六〇

王安中　一一

新殿記……三五九
覺軒銘……三六〇
擬進天應頌　有序……三六一
唐畫護法神贊……三六四
定功繼伐碑……三六四

全宋文卷三一六一

王安中　一二

故贈昭化軍節度使楊應詢神道碑……三七一
南陽伯梁公神道碑……三七六
姚將軍墓表……三七九
故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周之美墓誌銘……三八一
崔志亨墓誌銘……三八三
祭宋龍圖文……三八四
祭張樞密文……三八五
祭唐元伯文……三八六
祭崔志亨文……三八七
祭周僉判文……三八七
祭右院魏判官文……三八八
大名狄梁公廟祈雨文……三八八
大名諸廟謝雨文……三八九
河間諸廟祈雨文……三九〇

祈晴文……三九〇
祭南海神文……三九一
行日祭神文……三九一

全宋文卷三一三九

曹孝忠

曹孝忠，徽宗時内侍，政和中爲康州防禦使、提舉入内醫官。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五。

醫學生徒已及三百奏　政和三年十二月

臣昨蒙聖恩擢領醫學，仰體興創之初，欲得通經之士，兼領醫術。其所推行，皆崇寧、大觀已頒之令，兼倣兩學之制，未嘗輒敢妄有申請。其或奉朝廷一時指揮者，蓋欲激勸士人，使之樂從而法行。未逮半載，生徒已及三百，四方充貢之士，繼踵而至。儒者習醫，於斯爲盛。益見陛下美意良法，垂信天下，舉知鼓舞。然醫學之逮今逾十年，再興再廢者，正以流俗多爲毀沮。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使好生實德，普濟四海，與天地無窮，不勝幸甚。《羣書考索》後集卷三〇。

乞諸州縣并置醫學事奏

政和五年正月

承尚書省劄子云云，本學今參詳條具下項：一、乞諸州縣并置醫學，各於學内別爲齋教，養隸於州縣學，開封隸府學。一、乞縣學補試，以文理稍通并取。及一季謂上三月不犯學規第二等罰者，令左保明，申州學，赴歲升試，合格人補外舍。一、應公私試合格分數，併月引試，分月關書考選校定，陞降舍除籍規矩。講解假告給依差補職事，及應干事件，并依諸州縣學法。公私試并附州學公私試院。一、出題考校，縣委令佐，州軍委教授，仍逐路提舉學事司選差本州見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開封府選開、祥兩縣官兼權醫學教授，并依正教授條法。一、應曾係州學生及曾得解人，依條格合赴補試者，與免縣學試。法行之初，恐士人兼習醫術者未廣，難以逐州立額，欲乞每路量立逐歲貢額。今此倣諸州縣學格内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釐人數。創立諸路醫學貢，分爲三年，内歲供不及五人處，添作五人，并不近州軍類試，不得過三。附州學：公試院其所取合格并陞補分數，仍通取一醫學教授，講一經，謂《素問》、《難經》。其講義逐月付縣學生。分三科：兼治五經内一經。方脉科、通習大小方脉風産。針科、通習針灸、口齒、咽喉、眼目。瘍科、通習瘡腫傷折金鏃書禁。一、三科學生各習七書。方脉科：《黄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王氏脉經》、張仲景《傷寒論》。針科：《黄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黄帝

三部針灸經》、《龍本論》。瘍科：《黃帝素問》、《難經》、《巢氏病源補注》、《本草》、《千金方》、《黃帝三部針灸經》、《千金翼方》。一、諸州縣學事司試法：縣學補試《素問》義一道，《難經》義一道，運氣義一道，假令病法一道，儒經義一道，（謂五經內治一經。）州學歲陞試，依縣學補試道數。私試孟月，《素問》、《難經》義三道，儒經義一道。仲月，運氣義一道，處方義一道。季月，假令病法三道。公試二場，第一場，《素問》、《難經》義二道，運氣義一道，儒經義二道。第二場，處方義一道，《素問》、《難經》義三道，儒經義二道。第三場，假令病法三道。一、出題儒經、《素問》、《難經》，并於本經內出。運氣義於《素問》內出。臨時指問，五運六氣，司天在泉，太過不及，平氣之紀，上加臨時問勝，復所掌病疾，隨歲所宜，如何調治？或設問病，設於今運歲如何理療？處方義於所習經方內出假令病法，方脉科於《千金翼》、《外臺聖惠方》治雜病門中出，針科於《三部針經》、《千金翼》、《外臺聖惠方》、《龍本論》治雜病及口齒、咽喉、眼目門中出，瘍科於《三部針灸經》、《千金翼》、《外臺聖惠方》治瘡瘍門中出。一、醫學應合干行事，本路提舉學事司、州知通、博士、教授、縣令左學長并通管。一、本學貢士法初行，竊恐天下州縣未能一一諳曉事行，兼所出題目或有異同，欲乞逐路并置醫學教諭一員，以今來本學上舍出身人差充。仍從提舉學事司差往點對。一、路州縣醫學事，其請給人從叙位，并依本路州教授除醫學勾。《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二一六頁）。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五，《羣書考索》後集卷三〇。

太醫學依仿兩學措置貢士法奏　政和五年正月十八日

尚書劄子，勘會太醫學，依倣兩學措置貢士法并錢糧，具狀申尚書省。本學除具下項：一、諸路貢士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其取下項合格人數陞補上舍，以下中等一百人爲額。上等闕於中等補，中等闕以下等陞補，并附文士引見釋褐。下等不該陞補人，貢士補內舍。元內舍與理考察，貢士不中選，聽還本學外舍。第一年上等一十人，中等二十人，下等三十人。第二年上等一十人，中等二十五人，下等四十人。一、諸路貢士同本學內舍就試。上舍若不滿二百人，即每十人取二人合格。零數及三人聽取一人。以合格人十分爲率，一分六釐爲上等，二分四釐爲中等，五分爲下等。餘分從多數。謂三等各有餘分，就三餘分中等，從數多之等取一人。若兩等餘分，各從其等而共理取一人者，聽從優。一、契勘醫學上舍推恩，依格，上等從事郎，中等登仕郎，下等將仕郎。依舊在學，滿三季日，不犯學規第二等以上罰者，發遣赴吏部，依兩學上舍法注受差遣。一、乞兩學於朝廷封椿錢內支撥本錢十萬貫，付開封府檢校庫。依兩學法抵當，據每年收息數，以十分爲率，將五分充本學支用。一、乞於抽買石炭場，歲給石炭三萬秤。一、乞將兩浙路州縣學費，目今見在及自今後逐年餘剩錢物糧斛，計數椿留。七分祇備本路支用外，三分限春季內差因便綱船一起附帶赴學送納，仍委本路學事司管勾文字官計置催督津遣。見今本學支費錢糧，并乞

依元降指揮日於國子監支撥，候將來兩浙路支撥到今來所乞錢糧日，於本學足用，即報國子監住支〔一〕。《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一六（第三册第二二一五頁）。

〔一〕「候將來」至篇末一段，底本重出爲衍文，據文意删。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序

成周六典，列醫師於天官，聚毒藥以共醫事。蓋雖治道緒餘，仁民愛物之意寓焉，聖人有不能後也。國朝闡神農書康濟斯民，嘉祐中兩命儒臣圖經補注，訓義剖治亦已詳矣。而重熙累洽，文物滋盛，士之聞見益廣，視前世書，猶可緝熙而賡續者。蜀人唐慎微，近以醫術稱。因《本草》舊經，衍以證類，醫方之外，旁摭經史，至仙經道書，下逮百家之説，兼收并録，其義明，其理博，覽之者可以洞達。臣因侍燕閒，親奉玉音，以謂此書實可垂濟，乃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繼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臣仰惟睿聖當天，慈仁在宥，誕振《三墳》，躋民壽域，肇設學校，俾革俗弊。復詔天下進以奇方善術，將爲《聖濟經》以幸天下萬世。臣以匪才，叨列是職，兢臨淵谷。而《證類本草》，誠爲治病之總括，又得以釐而正之，榮幸深矣。謹奉明詔，欽帥官聯，朝夕講究，删繁緝紊，務底厥理。餘或訛戾殽互，繕録之不當者，又復隨筆刊

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爲成書。凡六十餘萬言，請目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政和六年九月一日，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勾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内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太醫學曹孝忠謹序。《證類本草》卷首，四部叢刊初編本。又見民國《崇慶縣志》卷一一，《中國醫籍考》卷一〇。（以上曾棗莊校點）

史　徽

史徽，字洵美，一字柬美，鹽官（今浙江海寧西南）人。崇寧五年進士，累官左司郎中。宣和七年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建炎初爲司農少卿，二年正月，贈右文殿修撰。三年，扈駕江口遇害，贈觀文殿修撰。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三、五五八〇、方域一〇之三八、食貨四七之一三、四九之三五、五〇之一〇，《咸淳臨安志》卷六六，《宋史翼》卷三〇。

乞令漕司打造收買舟船奏　建炎二年六月十六日

諸路轉運司歲起上供糧斛合用舟船，逐路各有船場認打額舡。比來漕司失於督責，遇朝廷催促斛斗，往往以闕船爲辭。乞取會建炎元年拖欠并今未打船數，移文漕司督責，仍許依近降指揮收買舟

船，總計料例各許理爲年額。至歲終，令發運司具虧欠多處漕司官并打船合干官例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一〇（第六册第五六六一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九之三五（第六册第五六五一頁）。）

崇教寺記

寺建於唐長興二年，名妙果，當袁花市之中，江州長史戚衮之故居也。前爲甘露門，進則光明殿，中爲大雄殿，後是慈雲閣，又有鐘樓一座，峙於大雄殿之東南。有三井，一井離鐘樓不數武，水分陰陽；二井在寺門外東西，歲旱不涸，里人名爲功德水。後皆山，山即戚夫人蒔花處，故亦名妙果。今寺僧種竹萬竿，已放拂雲梢矣。方寺之初建也，有一黄冠老人至，謂寺僧曰：「此處是蒼龍咽喉，今以鴿王控之，龍必不起。然後山爲龍氣所鍾，四百年後必遭干戈之慘。若有能斷截者，則此鄉可以無患，而爲人文淵藪矣。」回顧如來座下，指曰：「此必有仙人在。」言訖，老人忽不見。甚矣，紺園化宇，盡屬紅塵外界，而此寺獨爲一方之係，是不得不誌。宋建炎二年，邑人史徽譔，里人公摹立石。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九，民國十一年刻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王道

王道，政和六年爲入内内侍省武翼大夫、淮南路走馬承受公事。嘗爲東京車輅院人吏。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三之一、刑法二之六六，《宋史》卷三八〇。

乞降指揮不得私相買賣砒霜毒藥密以中人奏　政和六年十月

外路州軍百姓有報仇怨，包藏禍心，多用砒霜毒藥密以中人。伏望特降睿旨，盡收入官，不得私相買賣。《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六六（第七册第六五二八頁）。（李文澤校點）

王鼎

王鼎，政和中賜上舍出身。六年任太府寺丞，八年爲右文殿修撰，提點萬壽觀。宣和二年起復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權開封尹。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九、職官七七之一〇、選舉九之一五、選舉二五之一六、選舉三三之三〇。

乞頒行五禮新儀令州縣教習奏

政和六年閏正月

《新儀》藏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并以新儀從令州縣召禮生肄業，使之推行民間，

事。《玉海》卷六九。又見《資治通鑑後編》卷九九。

言吏部侍郎右選使臣校尉事奏

宣和二年六月

竊以吏部侍郎右選使臣校尉人數最多，務繁重，視四選爲劇。除所總三部注擬磨勘酬賞外，比之他選，又兼諸處闕差、綱運、短使等事。凡目浩翰，吏緣爲奸，積弊非一。近奉得聖旨，令臣措置聞奏，未敢縷數，姑舉一二大者。本選所隸小使臣校尉共二萬三千餘員，然每有短使，常患乏人。員數充溢而不濟任使，其弊最大，蓋緣無人參部，差撥不行。使臣校尉所以不敢參部，正因畏懼借差、押梳重難，類皆潛避，別求辟舉，以幸苟免。又苦於裹貲不給，忸於賞罰未重之類。若不措置，必致稽誤，謹條畫具如左方。《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一六（第五册第四六四〇頁）。

乞令州縣將見任使臣校尉任罷及替移數飛申吏部奏　宣和二年六月

契本部小使臣員額素號猥衆〔一〕，然諸路官闕輒久不補，至於上煩宸翰程督差注。蓋到官罷任及事故替移，州郡稽慢，不即申部，致或過滿不即得去，及久已替去差人權攝，如此等類，了不及知。外方但見闕官，而本部無憑用闕，積弊至久，有失措置。臣近將吏籍稽考，諸處未申到任使臣校尉，無慮八百餘缺，雖檢舉施行外，緣未有明降約束。臣愚欲乞今後小使臣校尉到官罷任，或非次替移，所屬州軍限當日飛申本部，仍月具見任官到罷月日，及見闕正官窠名，類聚供申。候到進奏院，一月赴部投下，本部檢照員闕，依條限差注。所貴事無曠官，吏得從禄，實爲公私之利。《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一七（第五册第四六四一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契」下疑當闕「勘」字。

宋　京

宋京，字宏父，雙流（今四川雙流）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大觀中爲資州幕僚，遷□奉大夫、光禄□。喜爲詩翰，著有《藝圃》。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輿地紀勝》卷一五七等。

有宋儒林郎渠江姚安禮墓誌銘〔一〕

大觀庚寅，予調官資中，始識姚安禮於遂寧。初，樞密安公持政柄，聲艷動人，安禮其甥也。既居小官，睟然無驕吝之色，予故知其長者。自後絶不相聞。□□□年，當重和戊戌，妻黨黎子正自太學告歸，爲予言安禮於博雅爲姊之夫，前年死於勤事，行卜葬矣。其家將匄仲宏父銘之，以慰安禮平生焉。去之周歲，當宣和己亥，安禮之子賓走人東都，以子正狀來求銘。予詢之鄉士，皆曰信然，其何敢辭？按姚氏遠祖洪，仕後唐，始從董璋。長興中，璋帥東川，與孟知祥爲脣齒。安重誨謀削其地，迺分東川之閬州建保寧軍，擇忠勇可仗者，以李仁矩領節度而委洪將千兵戍之。璋懼，即連知祥，并力内拒保寧以絶。璋以書招洪，洪得之輒投圊中。及璋兵破其城，洪罵不絶口，璋怒，烹之。明忠憐其忠，至泣下，因禄其二子，遂家於閬。自洪至惟一七世，乃徙廣安之渠江，是曰安禮之曾祖。惟一生儼，善陰陽家學，是曰安禮之祖。儼生正明，慷慨有俠聲，是曰安禮之父。安禮年十四，時郡掾張思謹吏誣以贓，事連其父，安禮白母，造獄代父對，吏不能屈，思謹得辨，聞者壯之。既冠，遊太學，得試禮部，復下第，懷親而歸。會崇寧興三舍，郡守曹坦請録學政。未幾，安公推任子恩及之。語曰：「吾昆弟甥姪近三十輩，然□□約時，遊學四方，囊金篋衣，皆出汝姑汝母，故今莫先於汝。」安公薨，詔官爲護葬，復以安禮丞渠江襄其事。俄攝邑□，親暱不敢干以私。會丞罷，即

調遂寧司法。郡守周格壬之適權□職□□□□無賴子即誣成殺之。安禮折以片言，成乃得脱。□□□□

宋如璋

宋如璋，字南仲，蜀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授新津尉。見《分門古今類事》卷八《先大夫龍泉夢記》及同卷《任豫交代》篇。

龍泉夢記

政和七年三月

崇寧乙酉歲〔一〕，如璋避親，移試漕臺。四月初吉，率親友十數人，遡遊龍泉，乞靈於昭惠主祠。方時神光晃耀，報應示祥，人皆震動而欽奉之。某心專意誠，默有祈嚮。忽一僧未通名字，來附耳語曰：「公春闈定捷。」竊怪其語無倫，詢所以知之，稱能相形，唯唯而退。初不信其言，亦不究其工否。是年拔漕解，次年果叨第。自京師歸抵鄉舍，纔三日，其僧來訪，乃澄照堂元通也。始云：「某實非相家者，一日前，夢皓首素衣人來語某：『且汎掃祇候，翌日有官到此。』因問：『官實誰是？』答曰：『執香合者是也。』『姓字爲誰？』曰：『宋南仲也。』至日，諸人皆來，或持澡羞，或捧盞斝，各各不同，獨官人最後至，乃執一香合，因問名氏，皆合夢中之告，以此知高選無疑。昔日未敢明言，託之相耳。」於戲！神之靈報，灼灼如是，烏可不書。今歲孟夏，宿澄照堂，元通話前

事，聊以記其始末。且知人之吉凶得失，皆素定於冥兆，非由於人力。以至動靜語默，亦有其數，如持一香合猶已定於前，神得而知之，況其它哉！古人謂神氣發越，精識所通，乃爲吉夢之殊祥。如璋不才，虚服靈夢，誠不敢忘，謹鐫于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宋如璋謹記。《分門古今類事》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刁忠民校點）

〔一〕崇寧乙酉，原作「大觀乙酉」，按大觀無乙酉年，又《任豫交代》篇有「崇寧五年先君繼亦登科」句，而崇寧四年正爲乙酉年，作者自云次年登第，時間吻合，因改。

熊　倩

熊倩，政和中爲太官令，宣和中知巴州。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六七、職官六九之一二。

乞官員酌酒受爵宜跪奏　政和六年閏正月

凡祠祭奠幣，讀祝官皆跪，太官酌酒，獻官受爵，不跪。謂宜跪酌跪受，以盡嚴事之宜。《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六七（第一册第六二〇頁）。（郭齊校點）

岑　筌

岑筌，政和中爲入内武翼大夫、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走馬承受。紹興元年，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爲内侍省押班，主管景靈宫奉迎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二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九。

監司官員赴筵及受饋事奏　政和六年三月

伏睹近降指揮，應諸路監司及依監司人凡可按刺州縣者，并依陝西路已降聖旨指揮，不得赴州郡筵會，及收受上下馬饋送。今來上件指揮雖不該載走馬承受，筌慮亦合依凡可按刺州縣之人。除所守季州軍依條赴公使筵會及收受月例供給外，即未審傳宣取索所至，本路州郡合與不合依上條不赴州郡筵會及收受上下馬饋送。若不合赴廨宇所在州郡筵會，其傳宣撫問所至，亦未審合與不合赴公筵一日。欲望詳酌，明降指揮。《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二九（第四册第三二三一頁）。

帝后忌辰僧道賜錢事奏　紹興六年三月

在京日，遇帝后忌辰，依本宫條令，差道士三七人，前一月啓建道場，其齋襯等錢，每次約三百

餘貫。昨迎奉神御在温州奉安，用僧道各一十四人，并無分文錢物，未稱追奉之意。今相度，每年諸殿帝后忌辰共計三十二次，輪一僧寺及道觀管認一歲，歲終各給度牒一道，共二道付僧道正副，依公給散。《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〇頁。（以上郭齊校點）

練山甫

練山甫，字補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年十五能挽强弓，補國子生，後補武學。崇寧五年登武舉第，調涇原路總管司教閱官。以功累官武德大夫。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

題名記　宣和七年三月

建安練山甫補官，宣和乙巳寒食前二日携家來遊。子宗衮、宗元、孫應侍行。甥潘希孟奉命書。

光緒《臨桂縣志》卷六。（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一四〇

張　昂

張昂，曲江（今廣東曲江）人，政和間知韶州。

安昌期先生傳〔一〕

先生姓安，名昌期，廣西昭州恭城縣人也。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廣東儂寇之難，推恩二廣進士曾與禮部試者，皆特試于廷，先生因此得官。初爲廣西橫州永淳縣尉，以事去任，遂不復仕，獨與一童來廣東，日放肆山水間。嘉祐庚子至惠州。時曲江縣胡君濟，即先生同年友也，方爲海豐令，先生往過之，遊從甚久。或相與接杯酒，則多爲嬉戲小術悦座人。嘗結紙爲數紐，覆之器，遂動，徐啓其覆，即俱化鼠矣，飼之以食，爵咀如真鼠焉。既又叱之，還覆以器，而其紙結如舊。平時好歌《安公子曲》，胡令戲之曰：「安公子唱《安公子》。」先生即應聲曰：「虞美人歌《虞美人》。」其辨捷類此。自入山采藥還，取所采藥葉食〔二〕，既而吐示于人，其津膠葉如膏。人或與之處，則多見其通

宵不寐，復指其童謂人曰：「莫笑此童，他日吾與偕隱矣。」其後於治平二年携此童來廣州中宿縣峽山廣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策杖而往。更數日不返，寺僧恐有他故，率衆入山求之，莫知所在。忽於石壁間見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别有梯。峽山予暫隱，人莫儗夷齊。」後題云「前横州永淳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爲先生詩。先生真有道士也，後此人莫得而見焉。其詩當時爲寺僧録示於人，故傳以爲仙。按峽山疏秀聳拔，兩山壁立對峙，會衆流赴海，緑波澄澈，爽人毛骨，宜得道者之所棲隱也。又寺當山水勝處，昔人遺蹟最多，然去耳目久遠，莫克究其詳。獨先生自治平乙巳歲來遊，距今政和乙未〔三〕，相去纔五十一年，人多有識之者。余官守曲江，數經此寺，得先生詩讀之，愛其擺脱塵網，能全天真，甚切欣賞，因爲之傳。其事蹟本末，至先生之不能傳者，以俟後之有道，不特傳其蹟，能傳其心則得矣。康熙《禺峽山志》卷二，康熙刻本。又見道光《廣東通志》卷三二九，光緒《清遠縣志》卷一四，光緒《廣州府志》卷一〇一。（祝尚書校點）

〔一〕題下原署：「宋張昂，曲江人。」

〔二〕藥：原無，據光緒《廣州府志》改。

〔三〕「距今」下原有「改」字，據右引删。

張　挺

張挺（「挺」一作「梴」），政和間行永安縣尉。

浮丘公廟靈泉記　政和四年五月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周靈王太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受道於浮丘公，公接而仙去，距山不遠，遺冢俱存，民俗傳爲浮丘藏劍之所，即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道周，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逮至政和三年夏六月〔一〕，泉出庭下，澄澈象鑑，醴甘過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鳧泳者輒死，衆乃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飲之即愈，於是相與謀甃，以文塼疏爲方沼，藻飾丹臒，祈嚮雲來。洪惟永安爲邑，肇自大宋，聖祖神宗，弓劍所閟，而崧高之嶽，作鎮中土，介邑之間，真僊所宅，靈顯輩出，宜有福澤，惠施於民。稽考傳記，實表國之祥。比年而來，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綜名覈實，禮制樂成，河清海晏，芝禾并秀，木石薦祉，元善奇功，珍符嘉瑞，史不絶書。蓋由皇天眷祐，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顧不偉與！則儒學之士，競爲詞章，揄揚盛事，播諸聲詩，以薦郊廟，實惟時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殫載，挺雖不才，承乏州縣，歌詠聖德，矧臣子之

職，敢以菲陋而辭！謹著大略，以告來者。其辭曰：

崧山之陽，複岫重岡。山維緱氏，作鎮其旁。蒸爲卿雲，舒成景光。仙聖之宅，其神無方。在昔帝子，系自周王。浮丘挹袖，絳闕扶將。夜月吹笙，乘雲帝鄉。鶴馭莫返，風吟松篁。遺宮廟食，寶劍珍藏。後千餘年，醴流其唐。繙疴療疾，起痼愈尪。惟神之惠，表國之祥。帝德廣運，修明馨香。地不愛寶，大錫會昌。年穀順成，降福穰穰。本支百世，萬壽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長。小臣作詩，德意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顓立石，劉士□刊〔二〕。《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六三。又見康熙《嵩山志》卷一二，《説嵩》卷二五，《金石萃編》卷一四六，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四，乾隆《偃師縣志》卷二四，《偃師金石遺文補録》卷一一。（祝尚書校點）

〔一〕三年：《金石萃編》作「二年」。

〔二〕自「政和四年」至「劉士□刊」，原無，據右引補。

耿幹

耿幹，華州（治今陝西華縣）人，宣和時爲朝散大夫、添差通判沂州軍州事。

元鑑師靈幢記

師諱元鑑，姓耿氏，華人也。年始笄，父母將議適人，□父下缺衣□遂不告其母，竊自髡髻，誓出家練行，以答因□之下缺母見泣而止之，師曰□□去來如夢如幻，豈不念□□下缺□□□□□□母□克違，因其願依尼圓□爲□拔下缺□□□□□□□妙旨須楞嚴了□居常□心圓□□□下缺□□確□志趣高□有了□之風，加以禪律□□□□下缺□平□□居□□□□食，雖疾病未曾廢。宣和□年，兄下缺□幹之官，遂抵瑯琊郡。明年二月十四日，師卧病，遽令下缺設供大會□□德諮以無牛去要是夕聞訖，合掌怡然下缺□享年三十九，臈二十。其師圓成、同行□圓通等茶毗下缺□□建幢，葬于沂□西南原咸□院之東北隅，時□□下缺□□□歲□月辛巳朔二十三□子日丙時記。朝散大夫、添差通州沂州軍事〔一〕、賜紫金魚袋□□□□耿幹。民國《臨沂縣志》卷一二，民國六年刊本。（祝尚書校點）

〔一〕通州沂州：「通州」疑爲「通判」之誤。

張　勳

張勳，政和中爲度支員外郎。建炎二年初，以不能馭軍撫民，由中大夫、直龍圖閣、知建州降爲朝請大夫。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九、職官七〇之六。

乞鏤板頒行直達綱條敕及申明指揮奏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竊以東南六路上供糧斛，歲額數百萬。在前此，真、楚等有轉般七倉，其掌管官吏、裝卸兵卒縻費至廣，弊亦如之。自陛下灼見利病，講究直達，出于宸斷，推行以來，舳艫相銜，萬里不絶，雖五湖之遠，皆應期而至。不唯省轉般之勞，而絶侵盜失陷之弊，内外刑獄爲之一清。茲實萬世之利。臣自承朝旨，差委編修，遂參照政和四年六月二十日以前所降直達綱條敕及申明指揮，修立成書，并看詳，共成一百三十一册，總爲一部，計一十複，并已經尚書省看詳訖。所有前後應干指揮，已係新書編載者，更不行用，其不係新書所收、文意不相妨者，并七月一日以後續降指揮，自合遵守奉行，謹具進呈。如允所奏，先付本部鏤板頒行，内釐送條口，限十日録送所屬。《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九（第七册第六四七六頁）。（祝尚書校點）

魏伯才

魏伯才，政和中爲武功大夫、監都茶務。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六。

乞删改已降指揮奏　政和三年七月

近降朝旨，客人販茶貨，據計定斤重新引出賣外，餘剩茶貨但及一千五百斤，更合買新引一道。若有不及一引茶數，亦合更買新引一道。據數批鑿不盡斤重，令貼販新茶。或只願販新帶賣者〔一〕，亦聽從便外，或有只願販新茶帶賣一節，累據客人將到文引，見得有剩茶不及一引，多稱只願帶賣，不肯別請文引。竊恐上件茶貨存留多日，難以關防，別致隱匿作弊。今欲乞於已得指揮内，除去「或只願販新茶帶賣者，亦聽從便」一節。《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四（第六册第五三五九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九六頁。

〔一〕「新」下疑脱一「茶」字。

乞販茶鋪户依客人例奏　政和三年十二月

乞應鋪户買到客人限定斤重成籠篠茶，并依客例，令逐處所差官專一秤製。如無剩數，許先次出賣外，若有剩數，并行籍記，許請買引出賣。每納錢一百貫文，許賣茶一千五百斤。不及，據數紐算給引。如敢輒將成籠篠茶旋行開折，許人告，罪賞并依客人避免秤製已得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六（第六册第五三六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九七頁。

捕獲私茶乞依公子細勘問奏　政和八年三月

訪聞得多有不顧條法浮浪之輩，專於私販，纔至敗獲禁勘，便妄攀園户，讎報私恨；或創造事端，故作私茶，却令徒中人告捉赴官，規圖賞錢。或雖有官引，却不畫時書寫所買之家斤重姓名，稱一面自覓人書填。既得茶入手，更不書填所買茶斤重、園户姓名，又將其引就他園户再買茶，往來影帶，重叠私販。洎至敗獲，便虚指園户姓名。其承勘官司略不子細詳察本案，利於追人，不以遠近，便行勾追，園户無處伸訴。本司已行下兩路諸州，今後承勘犯茶公事，仰依公子細根勘。如通出園户姓名委是詣實，係屬别州縣，即取責買茶日時、交付錢茶將券，或牙人等處，逐一點證實情，關報所

屬，就近依公子細勘問的實。如不曾賣茶與無引之人，即取責當時照證詣實結罪文狀，回報本處，照會施行。無容更似日前，縱令人吏信憑犯茶人雠報私恨，虛攀園户。《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九（第六册第五三六二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九七頁。（以上郭齊校點）

魏伯芻

魏伯芻，開封（今河南開封）人。本省吏，嘗知石泉軍，爲蔡京委信，政和初提舉京西鹽香茶事。宣和初，詔提舉榷貨務。以增羨，加直龍圖閣。仕至徽猷閣待制。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二二、職官六八之二一、職官六九之一六、選舉三三之三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宋史》卷一八二，周南《山房集》卷八。

命官等販鹽事奏　宣和五年十二月

檢準朝旨，見任及停閑命官、有廕子弟、得解舉人與本州縣公人之家，并不得作鋪户與客人用鈔取鹽，及自用鈔請鹽販賣，或將停塌鹽鈔轉賣，違者徒二年，賞錢一百貫等。今來命官與得解舉人之家并有廕子弟，各係久來曾興販鈔鹽，願依舊興販，及開鋪買鹽〔一〕，欲聽從便。於鹽法有犯，即依

進納人例，不用蔭贖。所有得解舉人，若使令家人或幹當人以用錢本一面興販，亦乞聽許。其舉人本身即依元降指揮，不得干預。《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二一（第六册第五二二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七四頁。

〔一〕買：疑當作「賣」。

公人之家販鹽事奏　宣和五年十二月

契勘曾充本州縣公人之家，於不曾充役處別州縣開鋪，算請興販之類，已奉朝旨聽許。其本州縣應罷役公人之家，如充役之人身死十五年已上，自後更不曾有人充本州縣公人，合依舊開鋪販鹽。今欲曾充本州縣典書、副典書之類，應掌管行遣文案簿書之家，依准前項指揮。所是曾充手力、弓手、斗子、保正、長之類，如罷役已及十年，後來本家別無充役之人，亦乞許於本州縣開鋪，算請興販。《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二一（第六册第五二二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七四頁。

乞合赴鹽場私鹽不得令元解人送納奏　宣和六年正月

今後應弓兵等解到私鹽，如合赴鹽場送納，即封記本州差人押赴送場，不得令元解人送納。仍分明出榜曉示巡捕弓兵知委。《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二二（第六册第五二二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七四頁。

兩浙東西路提舉鹽事官乞通融比較課額奏　宣和六年十一月

勘會兩浙鹽事，舊係作一路差官提舉，緣州軍數多，地里闊遠，蒙朝廷分東、西兩路各行置司，差官管勾。逐路并是産鹽地分，未分路以前，客人投下鹽鈔，兩路并許互相番改請鹽，以便臨時興販。自分路後來，逐路并不令客人改番文鈔，雖承朝旨行下，自合聽從客便。竊恐兩路各争課額，終是阻節客鈔。今相度欲自宣和七年爲始，兩浙東、西路每歲支撥住賣比較課額，兩路提舉官并通融管勾比較。其餘巡歷按察等事，自依分定州軍管勾。庶使鹽法兩路協同，課額增羨。《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二四（第六册第五二二六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七四頁。

乞以榷鹽增羨宣付史館奏　宣和中

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絶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下四。（以上郭齊校點）

朱淑真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生卒年略早於李清照。幼警慧，善讀書，嫁市井民家，抑鬱不得志。淑真工詩詞，其作品清新婉麗，蔚爲一代大家。有《斷腸詩集》、《斷腸詞集》傳世。見《詩餘序》（《方壺存稿》卷一），《宋詩紀事》卷八七，《宋詩鈔補遺》卷一，《全宋詞》第二册第一四〇四

頁，《朱淑真集》前言。

璿璣圖記　紹定三年二月〔一〕

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感其妙絶，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于漢南，恩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没，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卧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真書。《池北偶談》卷一五，中華書局點校本。（郭齊校點）

〔一〕此文僅見於《池北偶談》，其真僞尚無定論，録以備考。文末署「紹定三年」，清況周頤以爲「紹定」乃「紹聖」之誤，又考定淑真爲北宋人，其時代略早於李清照。今姑從其説。

許　難

許難，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崇寧五年特奏名。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七。

靈石俱胝院記

自香城北緣嶺十里，西渡小橋，入長道，又西入蟠桃塢十步，有石屏，因爲榭。榭之西有漱玉亭，次有溪源、素波二臺。數十步有松偃蓋，西有散花臺，次有放鶴、待月二樓，高視亭、白蓮社，乃至塔院。中有胡僧像，僧自西域來，有神術，至今鳥雀不棲。（《閩中金石誌》卷一一。又見乾隆《福州府志》卷六。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三二四一

韓肖胄

韓肖胄（一〇七五——一一五〇），字似夫，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治子。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録。徽宗朝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假給事中使遼。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建炎初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擢工部侍郎。紹興初遷吏部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弟膺胄寓居於越近十年，二十年卒，年七十六，謚元穆。見《宋史》卷三七九《韓肖胄傳》。

言祭祀奏　建炎四年十一月

祖宗以來，每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闕。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于神明，而忽大事、棄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徧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詔有司以時舉行。所有

器服并牲牢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簡，庶幾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爲民求福之意。《宋史》卷九八《禮志》一。

昭慈獻烈皇太后虞主事務奏　紹興元年七月八日

准敕差都大主管虞主一行事務，今有合申請事件。

一、今來前去温州，登涉山險，及慮不測雨水，入州縣不及，須就近便道路處泊，或在夜合要人兵□防。今欲乞下神武中軍差撥兵士五十人，量帶器甲，并部押人員三名，仍差本軍使臣一員充提轄。

一、捧擎虞主神主謚册寶自行宮至攢宮，元降指揮差下都輦官一十六人，管押人員一名，分兩番捧虞。其捧沿神主法物，差禁軍共五人；捧擎册并沿用法物，三衙門差禁軍四十二人；并捧擎寶及沿寶法物，亦係御輦院差下都輦官三十二人。契勘今來神主到温州，經由山路，又當暑月，不測雨水，比行宮門外至攢宮事體不同，捧擎虞主神位輦官，今欲添差八人；捧擎册并沿册法物三衙禁軍，今欲添差五人；并捧擎寶及沿寶法物輦官，今欲添差六人。《中興禮書》卷一六一。

廣右馬綱事奏　紹興元年十一月

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九。

論天下財賦奏　紹興二年

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本路所總窠名於户部，户部不能悉；問本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并并之，立爲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户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軍兵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巵，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餽給不虚，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爲盜賊，故軍籍日削。願效康定、治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練教習之法，即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爲日久矣。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奸，斂取百端，復爲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

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諜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四。又見《宋史》卷三七九《韓肖胄傳》。

請選差有才力京朝官充軍器所幹辦公事奏

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

軍器所有幹辦官二員，主管文字官一員，於文武臣内差。切緣本所見役軍民工匠近千人，造作浩瀚，所有材料，兼支給官物、給散錢米，全藉幹辦官往來計置，催促檢察。欲望選差有才力京朝官一員，充本所幹辦公事，仍兼主管文字，所有請給人照見任，并依提轄官條例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四（第三册第二七二三頁）。

言和戰奏

紹興三年

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宋史》卷三七九《韓肖胄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二。

請除在外宮觀差遣奏　紹興三年十二月

蒙昨誤恩，擢參右府，俾使彊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一。

論屯田奏　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

臣竊謂逆臣劉豫藉黠虜之兵，驅脅從之衆，自以爲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國不義，雖不煩干戈，鬼神雷霆猶得誅之，而況陛下神武，親御戎輅以作王旅之氣，獻馘受俘，月餘三捷，凶徒敗北，奉頭鼠竄，可謂策貴廟堂，功高帷幄，無復遺慮矣。陛下降詔，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議博詢舊弼之臣。臣竊仰陛下明目達聰，比德虞舜，好謀能聽，同符漢高，臣雖固陋，不足以與大計，然荷陛下深恩，雖身在外，日夜惟念國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斂默以辜明問！臣不識比日寇淮并江之虜，其亦合從諸國，如靖康元年再犯東都之師乎？悉起精鋭，如建炎三年再犯維揚之師乎？無乃虜情不及於用兵，徇逆豫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也。其合從諸國，悉起精鋭，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舉，則今者盛氣而來，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墮，則虜中必有大變。豫雖欲恃虜久安，虜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時，

當遣精兵分道追躡，俟虜遠去，度其已疲，不能還救，則亟進擒豫，盡俘其雛孽黨類，中原之人，必洒然自歸矣。臣以爲計策若當出於賊虜初退，陛下必已斷而行之，豈復俟於數千里之外！若曰虜徇逆豫爲國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則近日之事可知也。臣常策逆豫僞爲國家，求成於虜，其謀有三。方國家建議遣大臣，豫欲藉虜制和以款我師，其謀一也。虜若不與國家接，則其忿幾息矣，而受之安然，非豫之利也。故欲使二國通使而和成，則豫偷安其間，和不成，則豫乃得奮其詐，怵虜用兵，名曰合交，實欲激怒之也。虜雖爲豫怒，非其真情，故不汲汲於用兵。而其來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則必圖再來，再舉必大發兵，則戰守之計已爛熟，不足爲而甚有新意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并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措爲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分屯，而其軍士舊嘗爲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鋭可爲田者使各受地，凡爲田者聚屯於所屯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教以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麥禾，至於芻藁薪蒸之用，雞豚狗彘之養，家擇荒地給之。如此，則士之不預選爲田者，亦皆望耒耜而興起矣。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皆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久長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於衆屯之中，擇其甚要害處，又加以重兵爲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屯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度江而攻討。屯田之事，常爲根本，則備禦之計成。昔人有曰：「自西陵以至江

都，五千七百里，其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其言誠有理。然今與古異，虜人用兵非有古人按節鈐制之理，不擇可否，視利輒進，如間者泛海之師覆亡相繼，計猶不悔，則不止險要必争之地爲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當守。今若大江南岸營屯相望，傳烽數號千里不絶，則敵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離失職，江南士民多忌且惡之，若無所容者，今若使得耕并江之田，是生死而肉骨也。荷戴深恩，民力之餘，將出死衛生，以備捍禦，則綏懷之略成矣。津岸有可絶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溆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因屯兵使爲之，日積有功，賊至可戰則戰，戰守之道盡矣。臣謂此策非止爲保固守禦之計，至復中原區宇，撫定四夷，皆由此爲之，是貴謀賤戰萬全之道也。雖然，有一於此。臣嚮者叨侍帷幄，日聞天語，退而考諸行事，知陛下愛民之意，至優厚也，至誠慤也。間者兵興，有司或不得已爲一切弊政，預買借税之類，期限頗急，事少定矣，當有以休息之。獻言者於謀國多爲目前之務，而不計利害之實，萬一過聽而盡行之，民力不勝其任，背於陛下平日之聖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細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敵也，豫專爲虐，陛下專爲德，使安静之化刑於四海，寬厚之氣襲於殊俗，則脅從之衆皆慕之，以爲君心愈堅決矣。臣謂攻戰備禦、措置綏懷，惟是爲本，陛下雖聖心得之，願加察焉。《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六。

論攻戰守方略奏

紹興七年二月〔一〕

臣伏聞邇者賊豫怙終金人，同惡舉兵侵犯，深蹂兩淮。驚報初傳，羣情大震。陛下睿謨自定，神斷必行，親御戎衣，天臨吴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遂摧賊鋒，所向俘馘，虜氣沮奪，潛師遁逃，信悔禍之自天，知戡難之有日。夷夏竦動，中外驩呼。臣荷國恩，歷叨樞近，顧當斯際竊食祠宫，既不能畫半策以贊帷幄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以展行陣之微效，進退惟谷，夙夜靡甯。敢望聖度兼容，温詔下逮，訪以急務，俾之盡言，拜受兢慙，罔知所措，伏讀再四，喜極而淚。昔者帝堯舍己而稽於衆，大舜與善而取諸人，夏禹之拜昌言，漢高之屈羣策，惟聖虚己，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仰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所及，臣敢不一二條列，試爲陛下言之。聖問首曰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爲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修德政以待之，時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紹興二年以備從班，獲陪外廷末議，恭被詔問攻守之策，臣時輒敢不自揆度，對言終當用兵，蓋如晁錯之論七國，以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虜猶是也。繼因賜對，再具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擇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濟成大勳。二疏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前，陛辭之日，亦嘗面奏和議，蓋權時宜以濟艱危，他日國步安强，軍聲大振，理當别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尚蒙俯記清衷，則攻戰之利，臣

先固知之矣，況臣親見女真等軍嘗至川陝者，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有難敵之語。今茲入寇，韓世忠等三大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銳頗多，西人臨難敢前，屢挫敵衆，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大震，虜意必搖。若以斯時數道并進，此有犄角之勢，彼受腹背之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在昔漢運中微，新莽縱暴，民懷高祖、文帝之德，謳吟思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之業。田單以即墨兩邑餘衆，敗燕於百勝之後，蓋以燕用間言，劓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後，且復發掘壟墓，僇及死者，人懷悲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祖宗之澤，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虜寇比歲暴我中原，豈特即墨之憤怒？此其可以攻戰二也。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斂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僞境，親所見聞，比復簽發，使臨行陣，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傳》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書》曰：「傒我后〔二〕，后來其蘇。」儻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萬全之舉，一怒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何嘗，賊之情僞難察。頃者番僞入寇，信由守備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潛跡奔竄。然金虜自恃勝强，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仇，況又狼子野心，萬一内懷詭譎，有如子胥教吳分三師以敵楚之計，我出則歸，我歸則出，亟肆而罷之，則此寇甫還，他酋繼至，方喜其去以徹警，又乘吾怠以來寇，脱或少失提備，豈不動致繹騷？故欲議於戰攻，當先飭於守備。遠若川陝，固有吳玠及宣撫使司之兵守備之，宜既自爲計，唯是荆襄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綿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若無事而益爲守，則不惟兵

勢之分有所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守如七尺之軀。要害不過數處。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裡險要必已熟講，至於兩淮之壖所當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臣僚諳練古今、察知形勢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儲積，某道可以轉餉，以至器械財用、戰船水軍之屬，一皆素具，無或取於臨時，備在敵先，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守備之要地，臣固不能盡知，亦未易盡言，姑舉所聞見。惟當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之所必爭者也。晉敗苻堅百萬之衆，實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爲重。至若魏人欲制吴，則鄧艾先耕墾於壽春，周世宗謀江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據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邇，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連潁蔡，可以直抵京師，北虜入寇亦先安重兵於壽春，而濟自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覬覦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是縱敵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復可以爲固，不當以利遺人，更爲賊有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許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説，我既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定，便可扼險而固守，而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不列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既已勢孤，難必責其固志，況復力弱，豈足抗於敵鋒！且狃連歲之無虞，可謂泰然而坐視。守備既缺，斥堠不修，遂致番僞之兵，如踐無人之境，雖既往之不咎，豈方來之可忽？抑聞虜在承楚通泰，形勢孤絶，旁無陣寨，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於攻取，而終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係産鹽地分，虜既窺取淮甸，私指此以爲外府，陰加保護，以爲後圖，借曰不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將奏功，而

韓世忠、劉光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淮，朝廷未欲示敵以强，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番僞亟爭。臣愚以謂張將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況二將若在淮南，籬藩可謂深固。若謂不欲致疑虜寇，彼既舉兵，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惹生事，但當嚴加約束，俾守封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敕榜，告諭遠近，以示兼愛生靈之德意可耳。聖問又曰措置之方。臣竊以爲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於攻守二策。乃若守備已備陳其宜，其於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莫善於紀律；軍行急務，無先於糧餉。至於號令必有總攝，權力必能節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御强憤之衆。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以爲弔伐之師。然軍行紀律，多利鹵獲。今欲削平僭亂，止當取彼凶殘。又若其民，實吾赤子，況聞僞境之民，深苦貪暴，日望王師之至，救於水火之中。若非紀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敕諸將，嚴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木牛流馬之運，而倉糧不繼，因無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敵國震動，至遷都避之，而關羽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僞境，雖稔聞山東、河洛之間，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僞境兵火之餘，户口彫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寇往來，無不蠶食，豈敢保其尚有餘糧？在昔運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涸不通之處，陸運則恐附近無移用轉餉之人，要須預計有無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在左右日，以號令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能左右之也。」唐以九節度之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敗，雖以李光弼之威嚴，郭子儀之寬厚，勢不能自制其兵。不自

立庭户，一有纖芥利害，未免更相齮疾，其能出私己之隱然自成一軍，遂遣諸將，併進攻討。總統之選命總師，分以精鋭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號令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重，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非用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與有爲，必先有素定之論，然後見之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諸葛亮之初見先主，王猛之初見苻堅，凡厥指陳，皆有定論，後所設施，不愆本謀。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與二三大臣謀謨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幾臨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綏懷之略。竊以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虜之多暴，苦僞齊之煩苛，臣前已概言之矣。爲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携歸附。彼念虜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猶童蒙脱盜賊之手，虎狼之口，復親依父母之慈愛，豈他適哉！要在擇羊祜、陸抗之屬以爲守帥，擇卓茂、魯公之屬以爲守令，俾之悉廣陛下之德惠，輯而附之，以招其餘，逖聽風聲扶携而至者，勢必衆矣。比聞諸將俘獲簽軍，恩旨悉貸不殺，自拔而歸者加以官資，賜以金帛，給以田土，重以宴犒，雖女真勃海絶域異類，所以優假安全之恩意已無不備至。況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田至多，唯宜具述陛下所爲愛養元元之誠心，揭榜境上，或選舊西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使者，使深入僞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濱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於此民，同是天意，天意與民意同，無不成之功。蓋民心悦則天意得，以此德聲溢廣，西北舊疆可傳檄而定，尚奚血刃轉戰之勞哉！恭惟陛下天縱之資，日躋之學，萬事統紀，灼見微

渺，而衆美不居，隆恩蓋載。如臣固陋戇愚，豈足以策大事！殫蠡管之小識，進其誠款，蓋直罄胸臆與親所見聞，無復文飾，本末具夷僞之情，終始言天人之助。至於高爲迂闊之談，力持難行之説，臣皆不敢爲也。況番僭歷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兼臣昨在軍前，聞金酋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貳，縱未能亟加天討，亦將見内患自生，變亂可待也。爾後姑復尚與通使，經理種種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以成。臣螻蟻之願者此。伏望陛下俯從人欲，無失天時，因得而慮失，得勝而彌懼，思嘗膽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逆之餘燼，救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之大憤，爲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憂世愛君之心，實海宇臣民憂國之義。輕瀆冕旒，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五。

〔一〕《宋史》卷三七九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作紹興五年。

〔二〕「后」與下一「后」字原皆作「後」，據《尚書·仲虺之誥》改。

北嶽題名　紹聖三年七月一日

安陽韓肖胄自定武之京師，枉道恭謁祠下。紹聖三年七月初一日，張誼偕行。《重修曲陽縣志》卷一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一四二

李良臣

李良臣，字堯俞，一説字汝爲，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政和五年上舍及第。紹興三年爲左承議郎。張浚帥蜀，命提點降賜庫。七年，除校書郎，升祕書郎。八年，遷工部、禮部員外郎，出知簡州。官至尚書。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六、一一一、一一八、一二二，《南宋館閣録》卷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四。

太守與交代啓

漢符出守，誤叨分竹之榮；齊戍代更，尚遠及瓜之日。顧苟安於孱瑣，實借潤於交承。輒假尺書，少形寸臆。伏惟某官才周不器，德厚含章，君子哉若人，大夫之賢者。清而潔己，高懷佇秋月之明；恕以待人，和氣散春陽之燠。辭探理窟，望蔚儒林。早憑文字之三千，亟奮扶摇之九萬。兆雲衢於鼎甲，契月旦之輿言。久著休聲，荐膺膴仕。郎官應列宿，嘗被寵於吴天；刺史古諸侯，顧維藩於

鄂渚。謂當思賈，行遂徵黃。尚遲鳳閣之經綸，來掌鴛湖之風月。顧惟逸乘，屈踵疲驂，深慚糠粃之在前，尤愧薰蕕之同器。承流宣化，不妨聊布於中和；更治考功，當見歸陪於密勿。某自緣假道，獲遂登門。覘眉宇於紫芝，已諧慕願；叨樽罍於北海，復佩勤私。悵粹表之久睽，幸孤踪之肯繼。後來居上，佇觀一日之有爲；必以告新，徒靦期年之無補。其惟嚮往，曷既敷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四。

賀陳制置啓

伏審密奉隆恩，顯膺異數。擁諸道兵權之重，任一時帝命之專。久鎮侯藩，增光帥幕。凡居節制，第切欣愉。恭惟某官濟世才高，立朝人傑。文章出於餘事，術業本於壯圖。尚郤穀之《詩》、《書》，兼吉甫之文武。忠誠夙著，金百煉以難回；正直獨行，玉三獻而始辨。感遇風雲之際會，縱橫龍虎之韜鈐。藹民望於縉紳，結主知於黼扆。邦畿之右，伊雒而南。雉堞相高，擁護列城之寄；舟車所會，折衝千里之遐。統十萬之王師，宣九重之廟略。胸中敵國，天下長城。總戎遠逮於重湖，禦武衍寧於全楚。襲遂之息盜賊，俾嚮化以自安；寇恂之撫吏民，乃迎風而咸化。舉賢能於不次，錫綸綍於非常。許以便宜，展盡經綸之術；久於委任，倚成捍蔽之功。鳴騶在途，抗旌入境。郡邑想聞於風采，官寮仰望其威名。某濫預分符，側聆視印。未識荆州之面，已託庇於帡幪；仰瞻元禮之門，但馳

誠於履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又見《啓隽類函》卷五〇，《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送教授蘇公序

某讀退之文，至《醉贈張秘書》、《留孟東野》、《喜侯生至》等篇，知愈與二三子遊從相得之樂，概見於此。其志愉、其言肆、其文慷慨可喜，其自視天下之樂不能易，一何壯也！至其一旦遠離，則相視若不勝鬱抑感慕之意，亦概見之於文詞，如《寄皇甫湜》、《贈張籍》詩，《寓孟東野》書，咨嗟涕淚，丁寧告語，有類兒女態者。愈之剛明俊偉，顧乃如是！蓋宗工鉅儒，非借重於天下之士，則無以明其道；士不得宗工鉅儒爲之依歸，亦無以託其名。二者其相須常切而相遇常疏，以相遇之疏也，於千載之間，適相值焉，其意志之合，固有不可解於心者。其相得也以爲樂，其相適也以爲悲，理之常然，無足怪者。東野、籍、湜之徒，愈門下士，以愈之懸懸於數子，數子於愈從可知矣。某以大觀元年肄業郡庠，寔師教授蘇公，公之學出於韓愈，其文醇深雅健，視愈無愧，而收接後輩，假借誘掖，不以所長格物。嘗語某：「學者爲文要以師古，自成一家之言，俚近不根之詞非文也，子其慎所習。」某再拜受教，時方屈折文字間，以從有司之求，未能詳究悉達。去年春試於上庠，偶爲有司收録，因自私幸，以爲西歸之日，將得畢志於學，日趨函丈，承先生之告訓以償其宿昔願望之心，庶幾

他日得自附託如東野、籍、湜之徒於愈者。今則先生受代而西矣，某之歸未逾月一至郡，再見於學廨，先生誨之益加，而某也未及進所有以求教誨之萬一，以卜其他日之何如，遽然遠於門下，其感慨戀慕之意，視衆人當如何哉！某嘗謂人之於文，固不可無指授，至於工拙能否，則在所自爲。譬之秦人適越，不知道之所從，往則必問途於知者，其知者必引而示之以當道，然或至焉或否焉，其至者必日進而不止者也，其不至者必怠而不進者也。士得當世大儒爲之指授，苟能遂進而不止，則其所至當不偶然；其或怠而不進，雖日相授猶弗覿也。東野、籍、湜之徒，亦常於愈之門，能使其文表見於後世，蓋其能自進如此，豈必日接睞而後爲相傳哉！某不肖，何敢自附於數子？然先生所以奬借訓誨者厚矣，今既不獲日侍門下以畢其業，願所勉者朝夕自勵，遵承前訓，奉以周旋，求近古人萬一，以無辱大君子之知而已。此乃先生素所期於某者，而某區區所欲以仰稱先生始終教育之賜，庶或在此，故於行也，并誦其説以獻。《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九峰先生文集序

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蓋匪濬匪滌，突蕩衝注，放而爲長江大河，激而爲驚湍怒濤，魚龍變怪之所窟宅，明珠大具、瑰琦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浮地軸，渺渺瀰瀰，殆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

凡也。究觀規撫，粗窺梗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發，千彙萬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吕，索之不窮，闇然益章，又乎文至是無餘蘊矣〔一〕。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九峰先生，居士之從孫也，學問壺域，論議根萌，一出於居士，步步趨趨，無毫髮少戾，而或者以模擬爲言，良臣獨以爲此固蘇氏之家法也，他人不能得而先生得之，柰何反以爲訾哉！良臣寔門下士，平日蒙被教育爲最厚，侍先生几杖最親最久，妄論先生之文，是非去取，雖以居士爲宗，而其斡旋運用，超放自在，冲淡簡古、淵沈粹絜，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如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蓋創立機杼，一新隳括，掃去筆墨陳蹟，而自成一家者也。使居士復生，亦當變色稱之，不容少貶，其誰敢輕議之！惟蘇氏以文名天下，後人踵武，何啻六七？作皆嶄嶄見頭角，聲光偉然。至論衣鉢之傳，名寔無負，垂百世而不朽，恐無以易先生者。且其集嘗經上乙夜之觀，自先生即世垂三十年，士大夫求瞻翰墨之餘光，引首流涎，甚於饑渴之待哺，非一日也。頃過少城，邂逅其子臨安府府學講書藻，始是屬序而傳之曰：「往年陽安蓋嘗以是精禱于下執事矣。」犁然有當於吾之心，手足鼓舞，捉筆疾書，故不復以蕪陋辭。先生舊倅彭，彭有九峰，頗奇秀，先生悦之，因以之自目云。紹興二十年八月日門生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良臣再拜謹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

〔一〕又：疑當作「文」。

雅州雷蘇賢範堂記

搢紳士大夫論吾蜀二千石之有能名者，輒以九十有五年，而邦人被服其化，子孫傳誦之，猶綽綽然如前日事。先是，眉山有巨儒蘇洵者，以高明博大之學崛起於千百載間，衆莫孰何之，以公有知人之鑑，袖其所著《洪範論》及《權書》等文即公府上謁，公屣履迎之。徐閱其文，嘆曰：「真王佐才也。」時其二子偕來，因命題使賦之，頃刻立成，詞氣洶湧，衝射筆端。公大驚曰：「岷峨英靈，所能束縛之哉！」即館之公舍，朝夕與之周旋上下，講明古今治亂之要領，而薦其文於張益州方平、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朝廷官之曲臺，使討論大典，而二子至京師，俱登進士科，相繼連名爲制策舉首，聲焰震赫，立朝謀國，忠義慷慨，隱然爲一代偉人，則公實推轂之。夫自昔稱知人爲難能，而謂薦賢爲盛德事。今公皆優爲之，然則一時盛名不公之歸，而將誰歸哉！郡舊有堂曰「雙鳳」，爲二蘇設也。繪其像於兩壁，然不帳不龕，裸獻無所，大守間燕客其中，輒以帘幕縵蔽之，庸卒賤吏旁倚背立，笑語蕩突，褻瀆甚矣！且老泉先生及殿丞公之像闕然不具，夫尊其子而遺其父，不可也。況平生特達知己，乃不得參俎豆之列，其又可乎？於是度地東北隅，敞爲祠堂三楹七架，廣袤各二丈八尺有奇。臺其前植花卉，斬去惡木，茀除莽榛，自雙鳳堂後少折而入，才二十步許，爽塏軒豁，無一

物礙眼者，乃盡取四公之像圖之。褒衣峨冠，劍佩相磨，主賓容與，凛乎其有生氣。觀者肅然屏氣絶息，不敢噦噫嘘咳。於乎其嚴哉！堂成於紹興十八年十月，既以落之，遂從而書之曰：雅之爲州，處西南極徼，地瘠而人貧，編户賦輸井邑之富等，自邛以東，諸郡不當十之四，而人情士論，頗自挾負，行行焉不少爲之屈，雖前後太守亦安樂之，不以爲陋，蓋以雷使君嘗官於是邦也。雷使君以布衣召，仁廟器之，將遂大用，而爲當國者所沮止，流落州郡，晚入貳三司，卒無大功業表見於世，而聲稱藉甚，雖歷時之久，猶使人不能忘，蓋以其首識蘇氏父子而薦達之也。然則雅以雷使君爲重，雷使君以蘇氏父子爲重。僕老矣，才不爲世用，分符此土，猥續前人之後，殘膏賸馥，實幸沾丐。崇葺館宇，用光昭令德之萬一，豈亦將託是以爲重乎？嗚呼！思其人之賢而不得見，服膺遺範，寤寐不忘，故作堂而以賢範名之，非但謹奉嘗於春秋，庶幾勤步武於夙夜。息黔補劓，力自刻責，無廢律詭道以貽罪禍，而幸邦人之望，此僕區區之心也。若謂僥倖託此以爲重，則僕雖固陋，寧忍自欺，而更以欺人哉！始同官請以土木之質爲操盤匜、奉杖屨者，置堂之隙以備給使。曰：「固也，顧汗泥穢濁，不足以塵珠玉，鷹隼而接翼鸞鳳，雖凡禽亦知疾之，吾何以安？」卒止之。月日，李某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三。

釣轄廳東園記〔一〕

山林泉石之勝，閒曠靜深，與人跡相絶，如廉夫節士，沖澹高簡，孑立塵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忘，雖平時貪黷忿燥，胸次焰焰，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凍，得大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滓蜕埃壤，自放乎山巔水涯，披莽蒼而耕，横清冷而漁，其守枯寂，不可褻邇，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巖絶壑，崎驅阻遠之地，非離世遯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返者，莫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綺穀晝容，絃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媚靡曼，裾聯袂屬，奇物異産，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黄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夢見之哉！益州路兵馬鈐轄种侯治其後圃爲池亭臺榭，植佳華，藝美木，館宇星陳，檻欄翼翼於闤闠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蔭、蕭寥傲睨之適，可致，兹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寶堙塞涸爲枯泥，偶新泉破地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鼛沸衍溢，匯爲澄瀾，因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曰「錦亭」，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爲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爲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爲大亭曰「三雨」，以桃杏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渌净」、曰「連碧」；雙泉之北有老柏數十株，巨幹屹立，爲

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峰」，下曰「五峰洞」，前爲山館，水繞環之，宛如山間也。於是來遊者舍轡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卷去。俯清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峨峨，悦鳴禽之嘲哳，風露浩然，烟雲滿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錦官城中也。嗟呼！侯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哉。埏埴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狀成功於指顧，然則推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之華胥之國，吾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説焉。僕守簡池連歲，以檄程四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相酬酢，視其後圃荒芜不治，無異村疃，侯其意者以國步方艱，未暇有以自樂也。今年春解紱陽安，來謝諸臺，距前時不越數月耳，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驚嘆曰：是何神且速也！蓋鄰境交驩，太母來歸，遠近内外，和氣充塞，今者不樂，將何時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書而不得辭者也。侯名湘，字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士之外孫，説《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成都文類》卷二八。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四，《蜀藻幽勝録》卷八，嘉慶《成都縣志》卷五，同治《德陽志》卷三八，同治《成都志》卷三，《蜀中名勝記》卷四，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一〕，《全蜀藝文志》署名楊天惠。

〔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文明橋記

略坪古戍也，隸廣之德陽。川原衍腴，風物和美，南繫本邑，北聯神江，東抵萬安，西際綿竹，皆可一日行來。編户三百，中畫爲四衢，廣袤相直，清溪繚之，逶迤如曳帶。然南文明之方也，而獨庳窪，地氣走洩，陽精潰虧，山川之奇靈外放而莫之管攝。以是民生不蕃，百物不昌，儒風土俗，奄奄不大振，商賈貿易，纖屑曠希，家須日用，非他市不給。比歲二三族姓輒去之客於異縣，閭巷蕭寥，爨無盛煙，里人病之久矣。章和仲一日告僕，言曰：「傳記有天人因成之論，陰陽閉縱之説，蓋彌綸範圍，在聖人固有妙道，而聚鸛禳火，吹律變寒，昔人亦嘗用之，未可誣也。吾將新南梁，屋其上而版其下，增卑培薄，稍壯大離明之形勢，庶幾於風水有補焉，其可乎？」僕應之曰：「往爲兒時，嘗耳諸故老之議如和仲，而卒不能有所建立，以迄於今，蓋五十餘年矣。和仲其肯述成之，前哲之智而後人之幸也。」僕時被詔南下，爲疏其事。去越二年西還，道次涪陵，和仲以書來曰：「橋成矣，取其方，命之曰『文明橋』，願紀其概。」暨説駕，則來遊觀，嘉其規橅之得度，工技之堅巧。蓋爲屋五間三楹，延築護堤，南北六丈，東西一丈六尺，而橋身登起至一丈四尺焉。即橋中央東西出二宇，塑通圓、普照像、飾以金碧，流爛陸離，左右相射；直北爲韋南康祠，而紀勝亭對之，亭蓋橋記之所庇也。甍棟欄楯，高下斬斬，氣勢騫揚，如靈巖邃洞，破雲煙而突出，吞綿江之渺瀰，揖隸上之

葱蒨。沙洲葦嶼，輕霏霽藹朝暮變態乎其前，長林大木，交柯混蔭，蟠拏萃合以爲之屏衛。過者息，居者游，臨風徙倚，往往爲之樂而忘歸。噫嘻偉哉，真井邑之壯觀已。慮材鳩工，起紹興六年春之仲，迄七年冬之季，凡役五千五百夫，共用錢蓋無慮三千緡，皆和仲任之。初不以絲髮累他人，然其緒中所藏，至是亦殫矣。家人懼，莫知所爲，而和仲恬不卹也。僕竊嘗謂人情大率多私自營，其能公衆人以爲心者鮮矣！脱有能者，非力之靳必財是嗇。嗟乎！斯橋之建，其利否獨和仲繫耶？和仲乃置是不問，斷然決諸心，默然自隱度者累年，一旦發之，毅然不可回遏，既輕用其力，至於父子督役，晨出而暝休，且視棄其材不啻糞土，非己之便而便衆人，其用心果何如哉？嗚呼！風水之説不我誣，異時文物彬盛，人材稍稍間出，與通都大邑相長雄，當知和仲無負於吾里。和仲名鏄，故成都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隸之姪，彭州司録事秘之叔父也。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三。又見嘉慶《羅江縣志》卷三六，同治《德陽志》卷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以上向以鮮校點）

宋昌宗

宋昌宗，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宣和中爲朝請大夫、知榮州軍州事。又知資州。以論鹽酒法罷歸。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四。

重立九域守令圖碑記

宣和三年十月八日

按班固《地理志》，黄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堯遭洪水，天下分爲十二州。禹平水土，仍制九州，列五服。周爵五等，自公侯至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諸侯轉相吞滅。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秦并四海，變易古制，始爲郡縣。更漢、晉分裂，至隋滅陳，天下方合爲一，凡郡一百七十，縣一千二百。唐高祖改郡爲州，然海宇初定，權置州郡。太宗始并省之，分天下爲十道。至開元盛時，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一千五百七十三。及五代喪亂，離爲十國，郡縣之數，莫可考詰。聖宋龍飛，天下復併爲一，迄今百有餘年，其間州縣廢復不常。世傳《守令圖》數本，然其廢復郡邑多未改正；兼州縣著望〔一〕，罕得其詳。今當以《九域志》爲定。謹按《志》云：「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舉，弗相混淆。總二十五路〔二〕，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三〕，軍三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志》之所載，自有東西南北之分，加以善本校正，因命刊勒，以《皇朝九域守令圖》爲名。其如紹聖間收復諸郡，志所不載者，莫之所據，故不録云。宣和三年歲次辛丑，十月壬戌朔，八日己巳，朝請大夫、知榮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宫、兼管内勸農事、賜紫金魚袋臣宋昌宗重立石〔五〕。

又見同治《嘉定府志》，《四川歷代碑刻》。（郭聲波校點）

〔一〕。民國《榮縣志》金石第一四，民國十八年刻本。

〔一〕著：原作「箸」，據「又見」改。

〔二〕二十五：王存等《進九域志表》作「二十三」，當是。

〔三〕四十二：原無「二」，據右引及《四川歷代碑刻》

〔四〕二十五：王存等《進九域志表》作「三十五」，當是。

〔五〕臣宋昌宗：原作「右□□□」，據文末所附「知州紹興己未眉山史煒建并書，郡守□□□□」考補。名銜見御製文，圖在大成殿，碑陰刻蓮宇字。

全宋文卷三一四三

徐　俯

徐俯（一〇七五——一一四一），字師川，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禧子。以蔭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致仕。建炎初奉祠，以薦授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歷官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奉祠歸。九年，知信州。十一年卒，年六十七。工詩，有《東湖集》三卷（存）。《宋史》卷三七二有傳，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一。

乞追寢薛昂王安中蔡攽近恩奏　紹興二年九月

昂諂京、卞以壞學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攽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近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八。

乞寬商販售鹽之期奏　紹興二年十月

比降鹽鈔指揮，應商販淮、浙鹽之未售者，每袋貼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臣謂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爲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竢到州縣日爲始；寄頓邸肆之鹽，俟鹽主到日爲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於稅務而寬其期。《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九。

乞依祖宗故事應批降御筆并作聖旨行下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祖宗朝應批降御筆，并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〇。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一。

辭免兼權參知政事奏　紹興四年二月

三省文書最爲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既以衰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實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既簡，可得專心，既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三。

賀金國來和表　紹興九年正月

禍福倚伏，情僞多端。恐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五，宛委別藏本。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五，《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〇。

書簡帖

俯携東哥與二婢子，幸爲求一穩便完密安下處。急足皆是南人，恐不知此中次第耳。晚間有口味覓少許，道中渾無物賣也。孺人郎娘，并想安佳。廬陵當常收家問，彼今歲頗旱，知之否？俯再行。

《鳳墅殘帖釋文》。

答客小啓

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堯山堂外紀》卷五四，明刻本。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録序

今之住院爲長老，聚徒稱出世宗師者，莫知其幾何人。其平居舉揚問答之語，門人弟子必録之，號曰語録。語録之言滿天下，而佛法益微，豈言多去道轉遠，畫餅不足以充饑耶？蓋能言之者，未必皆其人也。欲知其道之淺深，當視其人之賢不。昔法昌老疏衣糲食，冰清玉潔，勘耨以給四方雲水之人，學者莫能同其作勞，又苦其枯淡，挈挈然去之，堂中至無人。先君之少也，未爲人所知，獨師先奇之。鄉人知敬師也，自先君始。二人之交，至相好也。先君之音容邈矣，三十年來，無復此老之風味。思其人而不可見，則其語又可廢耶？遂刊而傳之。崇寧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序。《法昌濟遇禪師語録》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三一套第三册第二三〇頁。

跋護法論

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然苦口者是良藥，逆耳者是忠言。其實指歐陽修之過者，余無知他，亦罰一誡百之謂也。覽者宜悉焉。《佛法金湯編》卷一三。

佛眼禪師語録序

佛眼禪師之語，侍者道昕所録。上堂、小參、普説、垂示、垂代、心要、偈頌、頌古凡八種，蓋數十萬言，其義則一也，所謂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也，單傳直指者也。今圓頂方袍者孰非求此道柄？拂高座者孰非傳此法？然謂之直焉而反迂，明焉而反昧。直而不迂，其禪師之言乎！明而不昧，其禪師之道乎！觀其反覆丁寧，輸誠苦口，斯亦勤矣。其意果何爲哉？學者可不刳心焉。夫禪師之説，寔無説無示也，是爲真説；聽者之聞也，實無聞無得，是爲真聞。真説緒言餘論之尚存，真聞至音希聲之常在，不作文字之解，不生紙筆之見者，觀之有暇矣。《古尊宿者語録》卷二七。

蘇祖可詩引

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嘆，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深知之。蓋游刃有餘，遣言無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爲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一于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子瞻、黄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京口耆舊傳》卷四，守山閣叢書本。（以上吴洪澤校點）

董自恭

董自恭，徽宗時長清（今山東長清）人，董元康之弟。

泰山白龍池題名 一

自恭觀元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金石萃編》卷一三六。又見《求古録》，《六藝之一録》卷九七。

泰山白龍池題名 二

長清董自恭謁白龍池之祠罷，酌泉石上。時乙未孟冬中澣日。《金石萃編》卷一三六。（以上楊世文校點）

蘇 □

蘇□，政和間官國子司業。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九。

乞下諸路提舉學事司措置州縣養士之餘奏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乞下諸路提舉學事司索州縣養士之餘，除量存留外，各據所餘之數旋還常平舊撥産業之價，又其餘促州縣置買物業。擇其尤者，優與推賞。（《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九（第三册第二一九六頁）。尹波校點）

黃　鍔

黃鍔，徽宗重和元年任奉議郎、提舉成都府路學事。靖康初爲倉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六、食貨四〇之一二。

乞學事官考課添入誘進道學四字奏　重和元年十二月

伏見近降御筆指揮，於知通任滿考課，添入「誘進道學」四字。聖心亹亹，至教是崇。臣竊以謂道徒既資教養〔一〕，則諸路提舉學事官與州學教授、逐縣令佐當身任其責。欲望申詔三省，應干學事官并依今來知通任滿指揮，以教導外貢道徒等事，立考課殿最之法。（《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七（第

四册第三七二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九六頁。

〔一〕謂：原作「請」，據文意改。

河北官吏不支還和糴錢及妄有除尅者乞從劾治奏　靖康元年五月十五日

河北民力重困，乞勅本路應和糴錢有不支還，及妄有除尅，并從舉劾，送獄治罪。知、通、監官與帥臣、監司失劾，亦重科罪。《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一二（第六册第五五一四頁）。（以上劉琳校點）

趙復圭

趙復圭，政和五年官趙州助教。

大宋趙州高邑縣乾明院建塔記〔一〕

西方之聖人其名曰佛，肇自東漢，來于東土，以空寂之教救渡衆生，演六根五蘊之修持，三塗六

道之罪業，而又説兜率陀天之快樂，地獄餓鬼之苦惱。庶，依向以來其福者多矣。故天下郡縣名山峻嶽，以及方謂之祇園，東土謂之寺與院。其寺竭金幣之資，極土雕甍刻桷，塗以丹臒，飾以朱漆，金碧相照，以安其像，又有塔以葬其佛之舍利，或以山林之木，或以甄陶之磚，尚以崇高，施其工巧。觀天下百神之祠，惟此釋門最爲盛矣。高邑縣城之西南隅，其寺曰乾明院，建於前代，殿宇壯麗。僧堂之南亦有小塔，歷年浸久，頹壞圮毀。院僧懷恭特發洪願，揆日測景，重建於坤位，不憚煩勞，冒寒燠，衝風埃，遍化于遠近檀越。蓋至誠幽則感於神，顯則動於人。施財者如雲而集，若子而來。始立宏基，漸營寶級。自建中靖國元年夏六月興工，至政和三年秋八月，凡十三年方成就。雖由人力，幾若神爲。豈非專心致志，積日累功乎？高二十餘尋，分爲十層七簷，當中花座，用磚六十萬，周迴道舍，珉柱良材，規模輪奐，費錢二萬餘緡。觀其下蟠厚土，上插雲霄，撥霧拂雲，飛鸞翔鶴，壁紅曜日，瓦碧浮煙。天晴而瑞氣氤氳，用嚴金刹；風動而鐸聲清越，益壯蓮宫。時或曉日初升，朝霞未散，相輪之上，髣髴髣髴，似有佛光之見。聳居民之瞻仰，增過客之推移。斯一邑之勝事，結無量之緣而垂不朽之迹者也。先是，前後二殿經久甚敝，恭師重構後殿，再飾金容，仍置□帳，寫十方佛於四壁，翻厝前殿，以石甃基，亦加裝彩，二殿各增龜頭。師作功德之緣，固無□□侶懷玉、懷寶二人協力以助之。恭師俗姓程，世爲農業，既落髮，稟性淳謹儉約，不事浮華，輕財利，好施舍。河朔之僧，以戒臘高者推爲長老。師享其稱呼已踰十數年，鄉中老

幼咸敬之。懷玉者俗姓田，朝奉郎之孫，爲人高潔亮直，無虛語，不妄動，□飾善行。授紫袍之賜，師號興教□院□數年，衆所欽服。喜詩書，待儒士，當塗名公多見奬美。懷寶者俗姓齊，縣令之孫，尚淳儉，無虛僞，動作有節，取與以義。三人成此功德，□□□□而登彼岸者也。縣令男周碩，縣中富家。其妻路氏夜夢泗州大聖菩薩，捨財募工鏤像，安置於塔中，永爲供養。路氏享年九十六而終，此□福之應也。噫！歲月更遷，電露倏忽，日霜堪嘆，風浪增悲。世人之覺悟者少，奔競名利，或相擠毀，急急於紅塵白日之間，終無已時。宜知夫善有善果，惡有惡報。積善於生前，獲果於身後。如能立身，外則知君臣之分以盡其忠；與朋友以其信；內則知父子之親以盡其孝，事兄以其悌。□於如來則加敬禮而崇奉之，善莫大矣。恭維聖上堯聰舜明，□承先烈，百度具舉，庶政修明。□□垂拱而監太清，恫達性宗，留聖意於釋教，□詔天□立天寧萬壽禪寺，上以延拱寶祚，下以康濟生民。今此一塔之成，仰祝皇帝萬年之壽，帝業之固等於山河，無疆之休同於日月。恭師請記於余，辭不獲已，勉成以文。且書其興爲，後之覽者幸無誚焉。政和五年二月初一日記。將仕郎、趙州高邑縣尉、專切管勾教閱保甲康經天，將仕郎、權趙州高邑縣主簿、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張汝爲，承信郎、監趙州高邑縣茶葉酒稅務、權主簿王□作，通仕郎、趙州高邑縣丞、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趙□沃，通仕郎、趙州高邑縣令、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管勾勸農公事朱贊卿。民國《高邑縣志》卷九，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以上劉文剛校點）

〔一〕題下原注：「趙州教授趙復圭撰」。題後原署：「從事郎、新就移濱州招安縣令、專切管勾學事、教閱保甲、管勾勸農公事田仲淵書并題額。」

陳　逸

陳逸，無錫（今江蘇無錫）人。政和中爲杭州鹽官縣尉。見《咸淳臨安志》卷三七。

杭州鹽官縣社壇之碑　政和二年十月

古者建國設都，先立社稷，其意以爲民非穀不養，穀非土不生，立其五土五穀之神而祀之，示不忘本也。考之成周，司徒宗伯之官，或設其壝，或掌其禮，其事可謂至詳。而臨祀之時，令執事者又有封人之職，故每歲春秋祈報，俎豆一設，神必顧歆。豐年之屢，蓋出於此。仰惟國家自掃除妖氛，長民之官，皆得修社稷之祀。肆及主上聰明睿智，灼見遐邇，尚慮海邦山邑大小之吏，務在於簿書期會，罔知嚴祀以稱吾敦本事神之意，故迺者詔書增崇社稷之制，列爲圖以頒焉。鹽官雖窮隘僻左，而舊壇具存，荒穢不治，詔下之日，鳩工度材，即其舊而新之。社壇居其左，稷壇居其右。就社稷之左右別爲兩壇，祀雷雨風師則用之，而又設燎壇於其東，建齋廳於其北。直北爲一門，自門之左右，皆

立垣墉以爲衛。居無事時，則扃其門而鑰之；前祭之日，執事者造而啓焉。其它陛級之數，廣狹之度，率按圖而爲之，稽諸禮經，若合符契。自是歲時薦獻之吏，升降俯仰，莫不祗肅。嗚呼韙哉！夫先王之典禮莫重於祭祀，而祭祀之所先莫重於社稷，且社稷壇壝苟簡於數千百年，而繕完於今日，豈非典禮之行，自有時耶？明天子承治定之餘，慨然以禮文爲意，故其制作有及於此。古人云：「禮莫大於聖王。」斯言信哉！政和二年十月□日記。

學事侯椿，通仕郎、縣丞、管勾學事沈俅，文林郎、行縣令、管勾學事、勸農公事、兼監鹽監歐陽珣。姜彥刊。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八，民國十一年續修鉛印本。

靈泉井記

政和五年十二月

邑之東六十里，山曰菩提，水曰靈泉，廟佛其上曰真如。余以職事出郊，嘗往焉。山多喬松修竹，前寺如蔽，後寺如衛。泉在寺旁，飲之與吾家山庶子泉頗相伯仲。山之浮屠曰：「昔有道士操夜爲鬼神講佛書，一日井涸，神告之曰，當有泉發於山，俄竇於寺前之西，故謂之靈泉，事見圖經。」此邑地半海鹵，而有斯泉，惜乎陸羽、張又新輩未嘗一顧，不列於《茶經》、《水品》，地僻迹遠，且不爭名鉼鼎之間，有若士之有道，而不自表暴者。庶子泉在二浙之衝，鉼罌之行，不遠萬里，好事者謂茶得泉如人得仙丹，精神頓異，故自御府至於韻人勝士，不可一日無此，安知靈泉亦能點化甌中廣

寒也。今泉雖有靈名，而煮海之民，但以爲淡水，當其雨潦浸淫，蝸蝸遊焉，可爲太息。雖然，物之窮通固自有數，造物者每乘除而機括之，豈獨斯泉未遭也哉。寺本晉寶宅之墟，周顯德二年建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咸淳臨安志》卷三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二三，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九。（以上羅國威校點）

周秋

周秋，政和間官左朝奉郎、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惠應廟記　政和五年十一月

伏稽混沌已分，太昊始畫八卦。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徹於變化；惟神也極深研幾，妙行乎無有。曩自天師偶到衡陽，遇耆老言：「此間有炎帝神靈甚盛。」遂入祠視聖像古跡。耆老曰：「乃古神農皇帝於三皇時都曲阜，世人食腥羶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采藥，至今於世極有巨功。」天師聞言，圖畫聖像，奏大漢光武皇帝，於建武辛未四月十九日降旨，建祠宇於古洛之東。後因河北妖人張角邪逆，攻陷邢城，嚮望相

州。皮場鎮之人虔誠祈禱，雨雪并下，殺賊定亂，護國顯靈。獻帝賜號始曰「皮場」焉。迨唐朝貞觀戊申歲戊午月丙子日，應夢見祥，遂立祠長安。至五代朝殲寇助順，具有聖跡，由是顯德戊午歲乙丑月四日甲戌重建廟於古汴東京顯仁坊。暨我宋列聖褒揚累封，整肅廟祀，亦惟神之助國安民，昭格威靈，不可殫紀，蓋與聖朝天長地久，用翊億萬年丕基，厥功大矣，而聖天子之欽崇亦至矣。皇乎休哉！政和乙未歲戊子月十有三日丙辰，左朝奉郎、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飛騎尉、借緋、銀魚袋周秋記。《咸淳臨安志》卷七三。（沈治宏校點）

吕　某

吕某，政和中潼川府鄰縣（今四川三台）人。

政事記碑後跋　政和五年五月〔一〕

普慈程公以兼人之資，治吾邑百里之聚。剸割剖析，游刃恢然。錯節盤根，物迎縷解。三年於此，吏畏民懷。害者除，利者興，敝者以新，蠹者以振。事有益於民，雖艱必行；作有撓於法，雖微必去。以故爭訟息衰，奸軌不興，内外肅然，熙熙無事。若隱寄之弊，蠹政之尤者，程公灼見本原，

懲之以法，翦孽除根，民咸受賜。是宜鄉人劉當可樂道之，刊以翠琰，俾傳無窮。夫隱寄一事，何足爲公政之善？是不然，避賦調，賊良民，敗法亂政，而每難於省察者，舉難之善，其易可知。異時操是以往治一國，宰天下，經營施設，裕然有餘，茂葉殊勳，且將書竹帛，藏王府矣。蹶涔尺澤，詎可展登舟之志哉？政和五年五月十五日，邑士吕□謹題。乾隆《潼川府志》卷九，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一〕按原書云：《政事記碑》在龍多山，果州州學教授劉時行撰。

全宋文卷三一四四

田　望

田望，政和五年權發遣無爲軍。紹興初，累官至廣東轉運使。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七，《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乞免其他官司截占座船奏　政和五年二月

竊以本軍額管座船不多，自來每爲形勢官占留，動經一二年不回〔一〕，至有本軍得替官於舊任伺候歲月、狼狽不能歸者。竊見淮東路提舉學事司作申請〔二〕，以官司截留額管座船經隔歲月未有遣還，今後雖有畫到一例差撥指揮，亦乞特免應副。奉聖旨依。緣即日本軍官接送乘座額船委有防闕，欲乞依上件體例免其他官司截占。《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七（第六册第五六六〇頁）。（曾棗莊校點）

〔一〕一：原作「二」，據文意改。

〔二〕事：原作「士」，據宋官制改。

李　偃

李偃，濮州（治今山東鄄城北）人，李迪曾孫。累官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後罷。政和間爲發運副使。五年起復原官，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八月，爲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十二月，徙爲河南尹。累遷龍圖直學士。靖康元年知荆南，七月罷。建炎元年召入，以爲應天尹。見《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三二、食貨五〇之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乾道臨安志》卷三，《咸淳臨安志》卷四六，《北宋經撫年表》卷二、四、五。

發運司打造舟船事奏　政和四年十二月

近承尚書省劄子節文，開修濟河畢工，下發運司打造舟船。勘會所打舟船一千三百隻，座船一百隻，淺底屋子船二百隻，雜般座船一千隻，并三百料。緣真、楚、泗州先打廣濟河船，除座船打造其百料外，其屋子并雜般船相度，並只乞打二百五十料，所貴于濟河、五丈河通快行運，亦減省得材料。《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六（第六册第五六五九頁）。

乞崇奉壬戌本命之辰奏　政和五年六月

應天下州府軍監，不如建立天寧觀去處，凡遇壬戌日，即于所在天慶觀三清殿并依節鎮例修設大醮，崇奉壬戌本命之辰，仍許監司守臣率在職官僚，開啓罷散如禮。《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三二（第二册第一六〇八頁）。

乞用石砌叠湯村等處奏　政和六年正月

湯村、嚴門、白石等處并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至侵囓，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叠。《海塘録》卷三。（以上向以鮮校點）

方　邵

方邵，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大觀三年進士及第。歷秘書省正字、監察御史。政和五年爲尚書右司員外郎、充陝西等七路察訪使。盡發童貫之罪惡，罷知筠州。終直龍圖閣。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一三、食貨七〇之二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三。

乞申嚴抑勒之禁奏　政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體訪得陝西路近裏州軍，逐年將人户税租不用條令，便行估價納錢，貼納脚費，其所定價不實，民間輸納比本色支移各有陪費，乞下有司申嚴抑勒之禁，以寬民力。《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一三（第五册第四九六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二五（第七册第六三八三頁）。（黄錦君校點）

商守拙

商守拙（？——一一三〇），宣和中知平陽府，建炎三年除大理卿，試尚書刑部侍郎，建炎四年以顯謨閣待制知筠州，卒。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〇、二一、三七。

乞有監官鎮寨内許置爐造熟鐵器用奏　宣和四年十二月

伏睹舊法，鄉村居民會要處許置爐造熟鐵器用，即不該載鎮寨。切詳諸路州郡所管縣鎮多寡不同，河東、陝西縣多而鎮少，河北、京東縣少而鎮多，其逐鎮居民人烟過于河東縣分，兼各有知鎮或

監官并管烟火賊盜，注親民資序。及有巡尉去處，自可責委覺察，奉行條令。今欲乞諸路有監官鎮寨內，亦許置爐造熟鐵器用。若私造禁兵器等，并依上件罪賞施行，只乞於前項條內州縣城外字下添注「入鎮寨有監官兼烟火公事處同」一十三字，庶得法意周盡，即不衝改前後條貫。《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二（第七册第六四七七頁）。

乞就近給散乞丐人米奏　宣和六年五月

契勘諸路州縣給散乞丐人米，依條立期，五日一給，不以所居遠近皆集一處給散。欲乞遇風雪權令就近支散，庶不失所。《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一六（第六册第五八一八頁）。又見食貨五九之二〇（第六册第五八四八頁）、食貨六八之五五（第七册第六二八一頁）。

措置叙復追官之人奏　建炎三年五月

本部行司別無叙用條格，乞將犯罪依條合追官資勒停，并贓罪及犯贓應斷私罪杖笞入格法叙用之人，候取到東京條法日與依條格叙用外，將犯公罪徒不至追官，并犯公私罪杖笞，特旨勒停及特旨追降官資不勒停之人，與先次引赦叙復。《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四〇（第五册第四一一五頁）。（以上黄錦君校點）

王道醇

王道醇，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政和間官典御。

百巖題名　政和五年七月

政和乙未秋七月二十五日，典御太原王道醇奉使懷、孟，因往赭土口點檢陶器。聞百巖峰巒秀麗，特來觀覽，徧閱□概，更夕而還。郡佐開封趙士實、邑宰曹南邢固、巡尉張彦、張温參陪。民國《修武縣志》卷一三，民國二十年鉛印本。（李文澤校點）

王　貺

王貺，字子亨，考城（今河南蘭考）人。南京名醫宋毅之婿。宣和中以醫得幸，補從事郎。靖康時以奉直大夫致仕。建炎二年充金國軍前通問使，特補朝奉郎。官至朝請大夫。著有《全生指迷方》三卷。（四庫本釐爲四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三，《宋史》卷二五、二〇七、三

全生指迷方序

德彌大者，常存乎好生之心；志彌廣者，每切於立言爲教。在上世則有伊尹，逮後漢及見張機，祖述神農之經，發明黄帝之道。雖然，術至通神之妙，在乎知慮以爲先：藥至起生之功，必因精能而後效。天無棄物，非人莫知所能；人有常心，非道莫知所適。凝神自悟，觸理皆分。故能贊益天機，悉體陰陽之變；深窮造化，博極生死之源；候色驗形，自契一時之理；刳腸剖臆，難傳後代之精。至於湯液除疴，砭石起死，必當研究性味，斟酌淺深，治理在於君臣，協攻資乎佐使。方書之行，其來尚矣。有人猶不能刻意研求，專心致志。攖邪抱病，則束手無能；制療處方，則委身紕繆。余竊悲之，於是采古人之緒餘，分病證之門類，别其疑似，定其指揮。陰陽既明，虚實可攷。若能按圖求治，足以解惑指迷，以崇大倫之道焉。考城王貺子亨序。《全生指迷方》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鄭堂讀書記》卷四二，《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二六頁。（李文澤校點）

王玠

王玠，字晉玉，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在哲宗、徽宗世。

法帖刊誤跋　政和四年正月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内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惜其疏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七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法帖刊誤》卷末。又見《東觀餘論》卷上，《六藝之一録》卷一三三，《皕宋樓藏書志》卷三七。（李文澤校點）

夏鰭

夏鰭，政和五年知興仁府。見《文獻通考》卷一七三。

乞許因祖父母爲人所毆而子孫毆之致死者奏裁奏　政和五年

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爲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即作鬬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爲幸，遇赦者爲不幸，請自今雖遇赦亦令奏裁。

《文獻通考》卷一七三。（李文澤校點）

霍　暐

霍暐，字明甫，南海（今廣東廣州）人。篤志學問，爲文淵雋奇古，不與俗合。元符初入太學。舉八行，州以暐應命。後官海豐縣尉。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冲虛觀記　政和五年四月

昔晉葛稚川以儒學知名，才堪國史，本無濟世之志，一時當塗交章辟致，宜其陞華躐要，蔚有奇觀。雖其間勉强起而從之，視彼名位顯榮，毋啻浮雲游塵，終以神仙導養之法爲事。由常侍、大著作

出補句漏令，至廣州，而刺史鄧嶽眷禮遇，不能留也。遂登羅浮，創都虛、孤青、白鶴、酥醪，東西南北四庵，爲往來偃息之地。采靈芝神藥以養異丹，蓋自從祖仙翁葛孝先吳時在飛雲頂脩丹以來，風流相承，豈特咸和初避地遠引而然也？今冲虛觀乃都虛之遺址。義熙初，始置祠以祀之。逮唐天寶中，令守者十家，已而爲觀。余少時亦常來遊，徒見宏偉高明，凝嚴深隱，人閑晝永，塵土不到。其山形水脉，縈迴環抱，前揖後從，各當尊卑起伏之勢，如天造地成，端若有待者。其顯者雲烟之變態，氣象之明滅；其微者禽鳥之飛翔，花木之弄色，殆與世間特異，真神仙境也，視羅浮二山諸觀爲甲。聖朝每遣使祭醮降香，或府郡監司非時祈禱，莫先於此。實稡川成道得仙之地，丹竈俱存，事往千年，凝虎猶在，其高蹤獨步，未易追繼。苟能致誠景仰其真風，緬想其音容，雖久如在也。羅浮介於廣、惠水陸之衝，觀僻在東北一隅，距官道十餘里，倘無誠心，誰肯迂步？士大夫以是故，車馬相屬於道不絕，而遊人逸士，幅巾杖屨往來無虛日也。余去此久矣，一日，道師梁君智芳以書抵余曰：「茲觀創已久，因循不葺，三清殿與仙聖祠像風摧雨漏，罅撓弗支者過半。若非力治而完之，則何以嚴事上帝，寅奉高真，所以伸臣子虔祝聖壽拳拳之誠者乎？前此，法師金壇郎鄒葆光住持，本有此意，適會太守譚大夫延請住羅浮廨宮，遂營造一切，故不暇及。未幾，智芳嗣之，旦夕靡遑，實任其責。葆光亦出錢五萬，贊成其事，幸今完復，可支百年。子其爲我記之！」余聞師之精誠感發，不謀而應者翕然，故富者施財，壯者出力，智者獻畫，匠者效工。旬月間，去昔之腐敗而易之以新堅，增其基之卑薄而築之以高峻，革陋就華，又嚴之以深靖。功既告成，信士來會，人物皆和，天地澄霽。

人謂師一志奉道，畢功主張，物理相符，自然之應也，故叙其本末如此。又因得而論之：夫道家者流專於黄、老、列、莊之學，其淵源出於儒也，大抵以清淨虚無爲常，以逍遥物外爲適，以飛仙羽化爲事，下視塵世，了不相干，宜得幽邃曠遠之地以遂其樂，然後可以積功累行，煉内外丹，爲飛騰蜕骨之舉也。矧羅浮爲天下名山，列於十大洞天、第七福地，高士異人繼隱於此者不少。如單道開之殊羣，亦豈下稱川也邪？石室遺跡，且無一存，其他庸可究哉？此稱川之名得以獨著，而與山共傳也。若夫風氣之靈異、神仙之往來，垂於載記，相傳於山中之人，古今不誣。意者，壺中天地日月，光景不老，庶其在此。當必有稱川之遺靈奇秘，以付後之得道者矣。駕雲車，驂風馭，安知無其人乎？苟或遊止於其中，亦人間之至樂也。雖然，暫去人而息跡者易，安於澹泊之久者，常情固難；履斯門，酌斯泉，自非忘世味、去健羨、至誠求道者不能也。無爲飽食端坐，以有愧於前脩，爲山靈所咍，亦兹山有望於羽客幽人者也。併書以告之，政和五年四月日記〔一〕。《羅浮山志》卷八。又見康熙《羅浮山志會編》卷一一，乾隆《博羅縣志》卷一三，《廣東文徵》卷五五。

〔一〕五年：康熙《羅浮山志會編》作「元年」。

王中孚

王中孚，政和中爲太史局令，充翰林天文。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二。又據同書食貨六三之一〇七，王中孚紹興六年爲措置江淮營田官。是否即此人，俟考。

瞻測火星行度奏　政和五年八月

近瞻測火星頻歷房、心之宿，昨自七月二十五日躔氐宿十二度餘，正與房、心相照。至八月一日，犯房南第三星。自後行度稍增，乃在南北，若避離心宿之行。自八月八日果在心星之上，高其宿二百餘分。至今月十二日，瞻視行度愈高，行過火星，遠不犯心星。今來伏睹火星行心星度，其行速，不守不犯，行度爲祥。《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二（第三册第二〇七五頁）。（李文澤校點）

劉嗣明

劉嗣明，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入太學，崇寧中釋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

相位，惡其不附己，嗣明遂附鄭居中以計傾商英。遷大司成，升翰林學士。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再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見《宋會要輯稿》禮五三之一五、崇儒三之五、瑞異一之二一，《宋史》卷三五六本傳。

乞差官摹寫御筆刊石頒之四方奏　政和三年三月

檢會去年五月九日勅節文，所賜莫儔等御筆勅書，許令辟廱摹寫刊石，頒之四方。申命詞臣撰次本末，刊於勅書之下。近准降下鄭居中撰到記文，乞差官書寫并題蓋。《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一一（第三册第二二七四頁）。

乞復國子監算學奏　政和三年三月

承前算學内舍算學生武仲宣進狀，昨於去年三上封章，乞留算學等。奉聖旨，令國子監依元豐六年九月十六日指揮施行。本監申，伏睹舊算學見今空閑舍屋具存，别無官司拘占相度，欲乞依舊爲算學。《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五（第三册第二二一〇頁）。

乞將仙鶴飛舞大學事宣付史館奏

契勘今月初四日宰執赴學，按試大學國子生所習大晟雅樂。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隻自南來，盤旋飛舞宮架之上，徘徊欲下。衆人歡呼，遂由東而去。伏乞宣付史館，以彰太平盛事。《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一（第三册第二〇七五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釋祖秀

祖秀，字紫芝，蜀僧。早以文鳴於士大夫間，嘗著《歐陽文忠公外傳》，蘇養直爲作序而冠其首。張浚判福州，迎祖秀住長樂光嚴寺，後歸老蜀中。有《華陽宮記》傳世。見《雲卧紀談》卷上。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

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瓌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絶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巧工絶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地爲谿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疏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徙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净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幂」。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温潤净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緑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虚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馬腦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

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氏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趍，又若僂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悦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并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師」、「堆青凝碧」、「金龜玉龜」、「壘翠獨秀」、「棲煙韁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鋭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云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峭」、「積雪嶺」，其間黄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

石，作亭庇之。實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實于萼緑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善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朱勔父子也；善理百工之絶藝，辨九州之珍産者，閹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耆好，忽天下之安危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破，都人相與排墻，避敵于壽山、艮嶽之顛。時大雪新霽，邱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游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爲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爲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爲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斁色取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爲先誡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創業之君所諱也。於虖！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敵國安得而内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觀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東都事略》卷一〇六。又見《艮嶽記》，《華陽宮記事》卷首，《汴京遺蹟志》卷四，雍正《河南通志》卷七九，《宋稗類鈔》卷七。

東坡像讚

漢之司馬、揚、王，唐之太白、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并軫者其唯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絶技，蓋至道之秕糠。夫子之道，是爲后稷，伊尹，可以致其君於堯、湯。時議將加之於鈇鉞，而夫子尤諷於典章。海表之遷，如還故鄉。信蜀郡之五傑者，莫得窺夫子之垣墻。《雲卧紀談》卷上。又見《釋氏資鑑》卷一〇。（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一四五

梁揚祖

梁揚祖（？——一一五一），東平須城（今山東東平）人，子美子。宣和初，提舉京東西路常平，權本路刑司。宣和三年，即真，加直秘閣。四年六月，遷直徽猷閣。未幾，爲臣僚論列，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起知信德府。建炎初，聯絡多部，統兵勤王，爲江淮發運使，提領東南茶鹽事。紹興中，歷知洪、虔等州，爲江南西路安撫使，歷職徽猷閣直學士、顯謨閣學士。紹興十二年，以疾請祠，以尚書兵部侍郎充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宮。二十一年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八、職官六三之九、職官六九之二、選舉三三之三五、選舉三四之二、選舉三四之七，《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五、一六二。

乞差官於真州置司給賣茶鹽奏　建炎元年五月

茶鹽舊係太府寺都茶榷貨務印造鈔引給賣，以贍中都。比金人退師，道路未通，詢訪真州，係兩

淮、浙江外諸路商賈輻湊去處，除東北鹽乞令依舊就於榷貨務給賣外，其東南茶鹽乞選委通曉財利官提領，依太府寺等處印造，於真州置司給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一九（第六册第五三六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〇〇頁。

措置隨綱船料限額奏　建炎二年元月

准尚書省劄子，據倉部員外郎曾慥狀：「近降聖旨，差措置催促綱運。契勘發運司見行糧綱船例，皆四五百料以來，於法許載二分私物。體訪得糧綱往往沿路留滯，蓋緣押綱自買船隻僅及千料以上，謂之隨綱座船，併行般運，增添隻數，名裝官物十分，攬載私貨。至如入汴，多致阻淺，其全綱船隻不免一例住岸。」今措置，欲自今後綱運隨綱綱船不得過見押官船料例，止許兩隻。如敢依前置買大料船隻隨綱及置買過數，許所在官司覺察，没納入官。《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三（第六册第五六一八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宋　復

宋復，政和間貢士。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并序〔一〕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請業。初於常辯二法師聽論，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歷其耳，不忘於心。貞觀中，太宗文皇帝度爲僧，住京元法寺，乃覽《毗雲》、《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疏，無不閑曉，名聲藹著。三藏法師奘公自天竺將還，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奘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名爲西明寺大德，撰《成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秘典，耳目時人，所以贊佐奘公，使佛法東流，大興無窮之教者也。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十餘里闢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還寺，講《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法師即居其首。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分骸一節，盛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法師嘗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路幾不通矣，峭壁嶄絕，茂林鬱閉，險僻藏疾，人跡罕到，埋光蔽

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勤成至願，以大宋政和五年四月八日，乃就豐德分供養，并諸佛舍利，又葬於興教寺奘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公之塔即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矗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邃左右，以衬奘公焉。俾至者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文者，丐余直序其事，繫之以銘。銘曰：

貝葉西來兮其功大，教流中區兮斯永賴。法匠有憑兮誠際會，香山迢遥兮閟幽宮。豐德峻阻兮藏靈蹤，後人依歸兮何適從！有越作緣兮神助力，雙塔屹立兮基是式。以衬奘公兮豈窮極，終南相高兮峻倚天。盛德巍然兮銘石鐫，來者瞻仰兮千萬年。

重修奘公塔僧懷安，監寺僧雲江、維那僧普潮、住持管勾僧道勝、知庫僧普演、典座僧道亮，發緣華州壇長僧德言，助緣僧洪俊、樊川信士劉閔等、鳴犢鎮信士來士行等。李壽昌刊。創修殿塔同州龍興寺仁王院講經論僧廣越。大宋政和五年，歲次乙未，十一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立石。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二九五。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M五〇五九，玄奘三藏師資料叢書下，《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刁忠民校點）

〔一〕題下原署：「貢士宋復撰并書。」

康　昌

康昌，政和間人。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二。

雲色有龍鳳之形奏　政和五年二月

臣謹參詳今日氣候稍暖，地氣滋潤，是天道欲作發變之候。即今風在未上，緑風勢清順，來日不合加臨之法，至初七日合得加臨雨法，決矣作成陰雨之象。臣謹今晚瞻候雲色有如龍鳳之形，亦是爲祥雲，謂地氣潤所作成也。《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二（第三册第二〇七五頁）。（黄錦君校點）

李　繹

李繹，政和中爲刑部郎中。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九。

乞立嚴禁革犯罪官司迂滯滅裂之弊奏　政和五年四月

伏睹政和令，諸命官將校犯罪自首，遇恩全原，去官勿論者，具事因及條制申尚書省或樞密院。緣自來在外官司於狀内多不如令詳具，有據專條戰功，别犯併計，却致刑寺再行取會，動經歲月，莫能結絶。欲乞立嚴禁，使之遵守，庶幾革去迂滯滅裂之弊。《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九（第七册第六四七六頁）。（曾棗莊校點）

何漸

何漸，徽宗時人。政和中爲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茶馬事。宣和四年，進直秘閣，遷直龍圖閣。五年，除秘閣修撰。出知相州，以王黼黨，詔送吏部。建炎初，任陝西轉運使。三年，從隆祐皇太后出奔。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四、選舉三三之三六、選舉三三之三七、職官六九之一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二九。

雅州茶馬事奏　政和三年七月

契勘雅州名山綱茶專用博馬，山南四色綱茶通賣漢蕃。自大觀四年後來，依元豐法減茶買馬，歲常有儹剩之數。又爲減茶之初，蕃商中馬未致通快，本司措置權住買四色綱茶，立賣與中馬蕃商。其名山茶除博馬外，不許他用，是致川陝諸場庫各有儹積下茶萬數不少，且以興州長擧縣等兩庫見管名山茶已及五萬餘馱。竊慮所買既多，所用有限，不免陳積。今相度，欲乞將名山茶依條專用博，如有剩數，許中馬人依見買四色茶體例用市價支賣，却將四色茶依舊出賣收息。勘會除儹剩名山茶已降指揮添博收馬外，契勘四色綱茶貼賣與中馬蕃部等，昨指揮，俟三二年買馬通快依舊。今來將及二年。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九四（第四册第三三二〇頁）。

乞雇發茶馱地分以時擧官奏　宣和三年四月

臣竊惟川陝榷茶之法，本以市駿實邊，使茶無滯貨，則馬來數多，邊備充足。臣頃承乏使事，措置雇發沿路積滯茶馱，悉至邊場，頗見其利。比宣和元年茶司奏計，在臣替罷數年之後，提擧官程唐具奏，尚稱用臣計置茶貨博馬，減省錢緡，此有以見雇發之利，其博如此。今任適當川陝茶馬之衝，

伏見利州昭化、興州順政、長舉三縣雇發最爲衝要，累年縣令悉係權攝，深恐檢察不專，復有積壓之患。臣愚欲望慈特加訓敕〔一〕，應雇發地分關官，令茶司遵依元豐成憲，以時選舉，庶幾得人任職，利源增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〇〇（第四册第三二三三頁）。

〔一〕「慈」上疑脱一「聖」字。

乞茶馬司添官遵熙豐成法奏　宣和三年八月

竊惟神宗皇帝肇建茶、馬兩司，吏員多寡，稱事繁簡。後來因事增員，不無冗濫。乞應添置員闕悉遵熙、豐成憲。（《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〇一（第四册第三三二四頁）。（以上郭齊校點）

折可大

折可大，雲中（今山西大同）人。克行子。歷官客省四方館使，廉州刺史。克行卒，遷榮州團練使、知府州事。政和中爲太原府路都監，知府州。見《折可大轉西上閤門副使制》（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六），《宋會要輯稿》方域二一之八，《宋史》卷二五三《折克行傳》。

皇太子受册禮成乞許進馬奏　政和五年三月十日

伏睹皇太子受册禮成，伏聞凡宫闈大慶，雖郡邑小臣，於法不許稱賀。臣家亦嘗貢方物，或遣母妻入覲。蓋祖宗眷遇特厚，今欲乞將已俸進馬二十疋，庶效臣子之恭。臣已將馬價錢赴州軍資庫送納訖，切恐有司不知有此體例，不爲收接，伏望許令投進。（《宋會要輯稿》方域二一之八（第八册第七六六五頁）。（曾棗莊校點）

郭中行

郭中行，字聖與，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知興化縣。終從政郎。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七，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一四八。

賀奉使啓

被命嚴宸，宣威外域，實爲重事，宜屬偉人。恭惟某官鑑量宏深，辭華敏妙，謀猷入告，每見犯

而不欺；文武兼資，顧無施而不可。適重使秦之選，堪爲諭蜀之行。蓋夙簡于上心，宜肅將于王命。實本朝之故事，極當世之榮觀。某猥以凡庸，誤膺器使，仰聞盛譽，竦聽除音。妙術占星，欲訪幽人之學；深誠向日，喜聞信使之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起居鄰倅啓

督府關決，愧非半刺之良；擊柝相聞，殊慶比賢之吉。徒有德公之辱，尚疏奏記之勤。逖惟燕閒，休有協相。恭以某官器能通博，風度醇深，薦更寄委之煩，夙振清修之美。豈茲別乘，可屈遠圖？佇顯效之寖彰，副公朝之明陟。汁光御政，和叔司方。伏覬上爲邦家，精調寢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以上黄錦君校點））

文正倫

文正倫，字濟道，巴西（今四川閬中）人。初調廣安軍司理，歷通判永康軍，官至知黎州，卒贈朝請大夫。有《小名餘》三卷、《東巖野老集》八十卷。見《金石苑》卷三《左朝請大夫文公墓誌銘》。

虎鼻嶺題名

文正倫濟道暇日度涪西至高平，循虎鼻嶺，涉龍溪，因命藍輿來遊，策杖登此。時暮春草長，喬木成蔭，盤桓移頃。男艮、兑從。年政和歲乙未。（點）

《金石苑》。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五六。（黄錦君校

唐　庚

唐庚，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人，庚弟。

眉山詩集序

予兄子西自齠齔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稿，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多舛謬失真害理，恐誤學

者觀省，而不能以傳諸永久，因併取其少年時所爲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予於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幾於二子焉。若夫子西兄之文名播天下，爲縉紳之所歆慕，至其著撰有先後，所造有淺深，則覽者當自辨之，不待予言而後知也。宣和四年六月朔日，弟庾謹序。《眉山詩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黃錦君校點）

練居實

練居實，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政和二年進士，爲池陽郡曹。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

書昭明誥敕碑後　政和七年五月

生爲帝子，以文行名於世；歿爲神明，以惠澤福於民。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此？居實頃讀《梁史》，至《昭明傳》，未嘗不三復而嘆其賢。及來池陽，伏謁祠下，周覽庭廡，有碑屹然。拂埃徐讀，即元祐初鍾公世美所爲之記，載昭明事實尤備。嗚呼！使天假之年，得既其蘊，梁未可動也。池陽風俗□美，山水名天下。惟神生而愛其勝，歿而降其地，廟貌嚴翼，威靈赫然，所謂民能祀我，我其福

之，信不虛語。今天子以道御時，百靈受職，福禄滋至，可以賡《鳧鷖》、《天保》之詩。凡神之功德及民者，咸盡崇極之意，閱歲未幾，荐頒顯號，所以褒神之休亦至矣。然斯民蒙澤滋深，苟可以爲報者，無不圖也。猶望望乎上，蓋神於後梁嘗追封爲昭明皇帝云。本朝所賜誥敕，舊藏縣庫，郡人景皞請于令，摸刻諸石，置之廟中，以垂耀無極。居實備員郡曹，三年于兹。惟神靈應，得於聞見爲多，故樂爲書其後。政和七年五月初吉，建安練居實書。《昭明太子事實》卷下，抄本。（郭齊校點）

張宗奭

張宗奭，宣和間以從政郎充皇后宅小學教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二九。

乞依見任太學博士條考第改官奏〔一〕　宣和七年四月八日

契勘先降聖旨，添給人從并比附元豐諸王府記室、講書例，所有改官未曾立法。竊緣臣在本宅供職成四考，別無所隸官司及都下選人職任，無薦舉改官。伏望下本宅保明，許依見任太學博士條考第改合入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二九（第三册第二六三七頁）。（祝尚書校點）

〔一〕此奏原爲中書省、尚書省奏劄中引録。

張　鼒

張鼒（？——一一三八），字柔直，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蔡京延爲子弟師，勸京亟引耆德老成，以保宗廟社稷，并以楊時薦。紹興初知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入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出知岳州。紹興五年直秘閣，後以直徽猷閣知鼎州。紹興七年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虔州，蕩平范汝爲餘部，進秘閣修撰。紹興八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九、五一、五八、八二、九一、九八、一〇九、一一二、一二〇，《宋史》卷三七九有傳。

鼎州募溪峒司兵習練以備守禦奏　紹興六年

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强遣僮奴竄名籍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則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爲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宋史》卷四九四《蠻夷傳》二。又見嘉靖《常德府志》卷一二，乾隆《貴州通志》卷二三。

乞恩賞向思勝等奏　紹興七年六月

湖外自靖康以來，盜賊盤踞，鍾相、楊太山、雷德進等相繼叛，澧州所屬尤甚，獨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素號溪峒歸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進賊黨無所剽掠，思勝後竟殺德進。會官軍招撫劉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及思勝共獻糧助官軍，招復諸山四十餘栅，宣力效忠功居多，宜加恩賞。《宋史》卷四九四《蠻夷傳》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汝霖

張汝霖，政和中爲尚書度支員外郎。宣和時爲京西轉運使，三年，乞罷御前使喚及歲進花果，爲王黼所劾，遭貶竄。見《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卷四七〇《王黼傳》。

驅磨在都請受文歷内失陷錢物事奏　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自到任以來，點磨拘收到錢物，并起置過簿書内一項。朝旨驅磨在都請受文歷内失陷錢物三十

萬，元限一年半，汝霖到任四月餘日，驅磨得二十三萬七千四佰貫石疋兩等。《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四三（第六册第五六九六頁）。（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三一四六

胡安國 一

胡安國（一〇七四——一一三八），字康侯，建寧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年二十四中紹聖四年進士，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除通判成德軍。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父没終喪，稱疾不仕。除屯田郎、太常少卿、起居郎，皆辭。朝旨屢趣行，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出爲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紹興元年，除給事中，尋兼侍讀。落職提舉仙都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存）。除知永州，辭，復提舉江州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八年四月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謚曰文定。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見胡寅《先公行狀》（《斐然集》卷二五），《宋史》卷四三五本傳。

時政論　紹興元年〔一〕

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

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以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定計

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内，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

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爲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建都

臣聞有家者必作室，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而衆星拱，如滄海在地而百谷朝，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昨自應天初登寶位，維揚駐蹕，倉卒渡江。考卜相攸，莫如鍾阜，矧以舊邸，號稱建康，已降詔書，傳播天下，爲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吳楚，皆稱建康龍蟠虎踞，王者之居，此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之險，外有長淮之衛，隔絶奔衝，難於超越，此可都者三也。有三吳以爲東門，有荆蜀以爲西户，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以爲南府，此可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舟陸車，道里適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闢境於南，周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略地於北，吳孫氏爭淮南是也。昨者鑾輿時邁，狩于吳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以數分，國都一定不可以數動，與匈奴居穹廬，逐水草，無城郭宫室市朝之禮者異矣。今敵國憑陵，叛臣僭竊，瀕海諸郡，僻在東隅，宜還都建康。比關中、河内爲興復之基，環諸路而中持衡焉，則人心不搖，大事可定矣。

設險

凡立國建都，必設險以守，而後國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邑不言滅而此獨書滅者，下陽，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三國時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爲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劍門爲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爲險，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初自秭歸徙都荆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强。近并穀、鄧，次及漢東，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吳越之地，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逮東漢之衰，劉表牧之，坐談而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侯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甲兵當南朝之半。其爲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昨降詔令定都建康，而六飛巡狩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失古人設險守邦之意矣。近日雖復荆湖南北，而分鎮地分仍舊未改，即與不復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故劉表時則軍資寓江陵，先主時則重兵屯油口，關侯、孫權則并力争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温及其弟沖則保據渚宫與上明：此皆荆峽之封境也。以荆南言則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峽州言則大都險要皆在南岸。今以二州爲分鎮，跨據長江，下臨吳會，猶居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又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固謂秦甲可以强兵，蜀貨可以富國，取其資力以自助也。而使荆峽分鎮於其間，假令萬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峽江之口，則蜀

貨不得東，阻長林之道，則秦甲不得南，譬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則非計之得也。臣竊以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峽。不以爲分鎮，然後全據上流地形險固，北可出秦中之甲，西可下蜀江之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

昔人謂大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以爲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末務，非智者之所先。何也？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矣，曹彬嘗度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而不得渡，曹丕困於濡須而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棄也。蓋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乃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有未善耳。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欲固上流者必先保漢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當孫氏時，上流欲爭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欲爭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欲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邾城，今之黄岡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爭之地。故孫氏保有江東，而魏人能犯。今强敵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棄。上流在荆峽，其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陸，而守臣陳規長於帥衆憑城，短於勸民耕種，宜遣一軍興置屯田，爲規外護，以蔽武昌；而下流則命江浙帥司各選官吏漸往江北，經營淮泗。若委任得人，其上者使人勝於險，其次者使人與險均，俟以歲時，無輕改易，而孫氏欲爭

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復之勢亦在目中矣。

制國

凡制國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勢險易，與夫土地之宜，足食足兵之具，則不可與謀，以貽後患。荆州在沮漳江漢之間，地兼水陸，土力沃衍。平時利入猶未盡也，與江湖之南磽瘠之土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以積粟，此一利也。自畿西、河朔諸郡，每歲必資耕牛於川峽，軍興已來，道路艱阻，不過漢沔六年矣。耒耜之設，服牛引重，聖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峽牛，至于荆渚，則門墻之內耳，此二利也。而又中握上流舟楫往來之柄，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富强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棄爲分鎮，其害甚明。然改之則爲詔令反復，無以示信，遂之則形勢危削，無以自守。苟有幾會，未害於信，何憚而不改乎？凡分鎮者節制境中，則法得自立，專征閫外，則兵得自用，轉移物貨，則財得自理，廢置屬寮，則官得自命，合此四事，與戰國諸侯無異，即非上世封建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湖北一路，安陸命陳規，則左選之文吏也。荆南歸峽差解潛，則右選之武臣也。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同，宜有更張，獨仍舊制，即此二人，攷其績效，因任改移，陳規宜因任，解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但通荆湖漕憲二司，治盜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扼漢沔之道，以岳陽隸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隸江西，接洪撫之境，則地里連屬，形利勢便，合於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亦於今日事宜頗爲相協。若襄陽已令分鎮，時方用兵，幾會之

來，何有窮已。乘便分割，亦無不可，然後上流之勢全矣。

夫變更舊制，不稽今古，肆其胸臆，則事不可行，況挾姦計乎！近歲湖北變更舊制多矣，初用唐慤爲安撫，統十有四州。參詳官高衛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帶鼎、澧制置使，辰、沅、靖並聽節制，不隸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荆南公安縣升爲軍額，兼帶石首、松滋巡檢使，應軍兵器械，並不許荆南那移，是又削其所治三邑也。是歲敵人聲言數路入寇，正當經畫防秋之際，而一旦削其五郡與三邑，其間多兵賦重地，所存者殘破之餘耳。或以衛與慤有怨，故特獻此策以傾之，審如所言，大不忠也。不然，畫此謬計，不智亦甚矣。又前日改湖南爲東西路，於朝廷形勢利害，初無加損，徒困全、邵、武岡三郡之民耳。今既復荆湖南北兩路，宜罷荆峽分鎮，仍舊置帥司於荆南，一便也。公安軍自係内地，宜仍舊廢爲屬邑，二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錢糧，歲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毀，宜仍舊廢爲渠陽寨，三便也。武岡置軍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州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便也。凡此四者，悉仍舊貫，州縣官吏省併什八，創添窠闕，悉從除削；裁損文書，俾歸簡便。有所謂刀弩手，有所謂博易務，有所謂營田司事，皆欺罔殃及百姓，驅之轉爲盜賊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

制國宜於仍舊貫，乃欲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江西者。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宅都于汴自內而制外，其事雖殊，其意則一耳。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皆自南制北，恢復中原之勢也。古者有屬長，有連帥，有卒正，有州伯，今安撫大使則州伯之比，而形勢必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禺，兵馬出於西桂，宜置大帥一員，兼統二廣帥司，以殿南服。荆湖並經殘破，而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出峽中資力，使之經畫，庶能興復。蓋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若弛瞿塘之禁，懋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古者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參謀議者皆自奏辟，則非古意。繼今以往，宜自堂選，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輔之以健決之佐，則果者與之以審詳之屬，其餘許自辟置，則事可久行，乃輕重相權之義也。

恤民

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除暴爲先。蠻夷猾夏，自外爲暴者也；寇賊姦宄，自

內爲暴者也。近歲已來，外阻內訌。除外暴者多主通和之議，竟爲金人所誤，不敢用兵，而金人用兵毒遍中國，常自若也；除內暴者多用招安之策，又爲盜賊所誤，不敢用兵，而盜賊用兵毒遍天下，常自若也。夫《春秋》之法，荆舒亂華，則是膺是禦，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往征之，天下信服。而寇賊所至，殺人盈野，爲民父母，安得若是恝，況以重賞招之，又覬其弭也。李成、馬進侵犯江西，陛下斷自宸衷，命將出師，要令殄滅，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爲弄兵閩嶠，肆其殘毒，三載于兹。又遣輔臣，副以上將，深入其阻，盡掃除之。而後遺種餘民，復還農業，可謂得恤民之道矣。然其餘類尚稽天誅，暴横湖湘之間，百姓引領王師，如大旱之望雨也。今諸將既西，而師行安重，陸運糧餉，民力疲勞。夫恤民者不自病民，除暴者不自爲暴。曹成反覆，直犯帥司，劉忠殘虐，塗炭數郡，固無可赦之理，宜專委岳飛掩捕曹成，及早進師，勿令越逸。亟命大軍直趨潭州，合於《春秋》救兵欲速之義。事得便宜，無更申稟，以致遷延，重失幾會。仍以先聲促令馬友揀汰老弱及元係耕種之民，各從其欲，并力一心，水陸俱進，追擊劉忠，勿留後患。招收楊華餘黨，肅清江湖之盜，然後精擇良吏，悉意撫綏，則善政可行，膏澤可下，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擇縣令爲先。縣令親民，百里之主宰也。且據應副軍期一事言之，凡糧餉轉輸、器械百物應干軍旅之用，莫不資民力而後足也。主軍期者取足於縣，爲縣

令者責辦於民，得人則科斂必當，多寡必均，數目必實，有無必通，期約必信，須索必辦，民不怨咨，公無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爲侵擾，剥民膏血，甚於寇賊。公家所急，往往闕供。緩急之間，又無預備。民情怵迫，無所控拆，乃有轉而爲盜矣。而縣令其可以不擇乎？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説稍革其弊。漢世郎官出宰百里，自崇寧掃除資格，收擢天下之士，不歷縣邑，徑躋臺省。及其補外，不爲監司，必爲郡守，事不諳歷，權歸胥吏，此大弊也。宜籍中外曾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試以民事，俟有聲績，不次超擢，此一説也。古者建侯分土，不過一同。今親民之官，比古侯壤，而軍興已來，日見陵辱，師徒所至，非特將校，至於走卒賤人，皆得肆行無禮。以百里令長而有不免捶楚之憂，此潔廉自重者皆欲遠引，頑頓忍辱者猶安其職而不顧也。宜增重事權，優假其禮，許借服色，厚給廩餼。凡軍馬屯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悉從階級。此二説也。據今八路諸縣户口賦入多寡重輕分爲三等，上縣自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許帥臣、監司通共奏辟，立爲定格，不許交互，此三説也。依宋元嘉法定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爲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有所係，此四説也。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税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悌，俟及三年，攷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此五説也。而命侍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縣令，亦各刺二人之姦贓不法者。皆書於籍，俟核其真，以次施行，宣示好惡，使知勸沮。舉刺不實者，必罰無赦，庶幾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輕賦爲先。魯哀公時遭值凶年，國用空乏，什二而稅，猶患不足，而謀於有若，則請行什一之法。夫二猶不足，君孰與足？乃知其識微慮遠，雖聖人不能易矣。夫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且以近事驗之。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濼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算。其時若有言罷此掊剋，然後國用充足，則必指爲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四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五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爛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充足，亦必指爲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賦斂益重，百姓益貧，田萊益荒。謀國之臣不爲陛下深思遠慮，更欲擾之，何不以京東西、湖南北爲覆轍之鑑也？夫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敵國驅民者今日之貪吏與弊法也。伏願明詔計臣速講輕賦恤民之事，爲生財足用之原，而以京東西、湖南北爲至戒，庶幾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革弊爲先。凡爲國以利不及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盜賊不作，坐享九州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爲利也。崇寧初，謀國之臣以利爲利，首變鹽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居民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至橫斂，誅求百種，猶不能給。民窮而爲盜，遂失歲入常賦以穀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昧於遠見，其弊不革。陛下紹興宜鑑前失，亟議改更，久而未及，何也？略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萬，故斂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已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諸色支費已皆出於橫斂，至如上供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略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州歲賣鹽錢四萬餘貫，以此鹽息椿充，故斂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錢依舊而無鹽息，至以糜引均科人户，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耒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之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之後，客所拘納鹽。封椿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鹽香司再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户，民所以益困也。比聞榷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諸路，並令檢會？若此類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致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榷酤法已極弊，尚仍舊貫，不亟改更，何也？略以道州言

之，課額既高，歲有虧欠，即抑勒專知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稅民，弊可見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約二萬餘貫，而歲折稅米爲糯凡六千石，每斗中價約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幾倍費，其他未論也。比雖行下諸處會計，而州縣往往利此爲造弊之端，不以實聞。何不斷在必行，令逐路應係官鹽酒務，許百姓衆共買撲，入納淨利收官務，遞年所費米麥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還所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使。利濟公私，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夫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惟陛下早更弊法，以幸天下。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省官吏爲先。光武中興，併廢吏員，裁減文書，什存一二，天下遂平。蓋有民然後有事，有事然後有官。今遺民既寡，事亦少矣，官吏日增而不減，此何理也？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員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病民，遂至於亂。渡江之後，北地衣冠接袂而南，矧值軍旅之興，賞典超越，濫冒滋衆，江左吳楚例經殘破，而諸司州縣添差不已。兵官舊係兩員者，或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或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倚仗推委，不任其責，請給人從，互相攘占，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又如江北荒餘郡縣皆膏腴之地，虜騎不來，盜賊已去，而民無歸業、城市不建者，緣所遣經理鎮撫之官略無存恤興復之意。未有百姓，先置官司。諸州縣鎮舊時員闕，一一差填，又所用之人全不選擇，貪殘暴虐甚於寇盜。墾

闢一畝者，即抄一畝之地；布種一碩者，即收一碩之入。民不聊生，無緣復業。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夫爲民有官，不因官以廢事。今添差所在，依勢倚法，侵漁須索，耗蠹無窮，民所以病也。一羊而羣牧，其委不專，一職而衆官，其任不一，事所以廢也。攷於《春秋》，以民爲重，而大夫次之。攷於《孟子》，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君與民一體也，而可以不恤乎？今朝廷添置官吏，盡出於恩寵，諸路所自差委，多及其親，故不虞廢事而病民也，大失先王之意矣。望陛下特降指揮，併省官吏，以建武爲法，稍捐禄廩養之，使居閒地，無執事權，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立政

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説，任房喬、杜如晦爲宰相矣，又勑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吴公爲廷尉。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昨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

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弊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柬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柬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柬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

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按《春秋》華督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爲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爲後世鑑，深切著明矣。昨者邊塵犯闕，邀請二聖，而立張邦昌僭竊名號，援引契丹立晉事迹用爲證例，分遣使人宣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督動於惡無異。陛下嗣膺寶曆，特施寬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討，與衆棄之，置在遠郡，賜

死于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敵騎南騖，鑾輿渡江，黃潛善及其黨悉皆震恐，事窮計迫，無所從出，乃指邦昌爲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解其迷國誤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之心，使利於爲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者也。故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彥敢有無將之心，陛下既正典刑，順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滌者，敢肆姦言，無所忌憚，故比日諸方群盜所在焚劫，至有官吏入其隊中，肯爲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伏望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而端坐不救，忘廟社之危者；有草表章上及君父，取媚敵人，受其婦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僞朝、長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自肆，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意稱美者；及昨來乞用邦昌、苗傅、正彥之黨者。審其輕重，不過此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説，則三綱不淪，而軍國政事得以時立矣。

覈實

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賞罰福威必當於功罪，功罪善惡必審於毀譽，毀譽是非必要於真僞。故直言不聞，毀譽亂真，康澄以爲可畏甚於三辰失行、水旱蟲蝗之變也，可不核實乎？陛下昨降赦書，推尊仁宗盛德大業，應舉行法度，並欲上遵嘉祐，德意甚美。臣嘗考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實而已。丁謂以姦邪爲宰相矣，雷允恭傳達外議擅權矣，黃德和以監軍誣奏邊將矣，或斥或誅，或投諸四裔，而獄情審克，卒無冤濫，是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説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矣，范仲淹以危言

屢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陞侍從，或遂遷執政，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道行也。邪説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爲，善類有所恃而不恐，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黄潛善、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廣引廢忠毀信、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之黨，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貶馬伸於關市，出許翰、楊時於閒散，如孫覿、劉觀、鄭毅輩流並居邇列，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也，復指結余堵殺邦昌爲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原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莫斯爲甚矣。及范宗尹當軸，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擢等，以蓋其北面僞楚之惡。是非邪正，出於人心，如辨白黑，焉可誣也？其爲計不忠亦甚矣。陛下好惡無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審斷之政，毀譽必要其真，賞罰必當其實，使邪説不作，直道得行，其繼嘉祐、至和之治，亦何遠之有？夫邪正是非，莫易辨於今日，惟陛下斷在必行，以扶正論，實天下之幸。

凡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毀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簡之才，終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謂迭居臺諫，此真僞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寶曆，渡江人皆以爲鄭瑴。蓋綱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遠貶，而瑴以是日峻遷，故知爲此言者必瑴也。然富弼、韓琦爲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吕誨等人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鑕而遠竄之於鯨波南海之表，謂綱大興誣謗，干譽庸俗，言已去朝，暴亂斯起，

欲平定之，捨我其誰，傳呼宰相，響震山谷，諷諭羣小，令上封章，翱翔道途，以俟詔命，凡此等語，驗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爲則無迹，特以譔造文致之語，傾陷大臣，爲不可貸之罪。而當時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勵之，是賞勸讒諂之人，欲其毀譽亂真而不核也。若言潛善、伯彦措置乖方，人皆以爲馬伸。蓋伸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吴給、張閶、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穀雖已死，恤典哀榮，禮意隆厚，公論不允。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閔焉。比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按《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伏望聖慈特留聰聽，按此二人情狀，追正刑賞，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懲勸之方，以息邪説，開公道，則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將復見於今日矣。

尚志

臣聞自昔帝王應時而作者，必以立志爲先。在草昧時必立志，而後能創業垂統；在衰微時必立

志，而後能興衰撥亂。時者事之幾，志者事之本，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漢高帝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噲一言即還霸上。范增由此畏之，說其主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故能滅秦取項，以成帝業。光武破尋邑之師，舉雒南之地，取河北，定山東，既得隴，復望蜀，顧謂耿弇曰：「建此大策，雖落落難合，然有志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漢配天，不失舊物。靖康改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效責難之節，首以立志爲本，而即安屈辱，至使親王出質，城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誓死力爭，有以國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何異措火積薪，寢卧其上，而宰相徐處仁遽進諛言，以爲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遂陳八說，謂如今日可比唐虞之盛，而臣主俱榮，抑何所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末流，未及期年，卒招失國之禍。夫立志者本也，行事者用也，本則不立而急於行事，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天資神武，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殄寇讎，而當時親信近臣又不能助成大美，乃至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六載于今。然上天之所以啓悟聖情，日躋盛德，陛下之所以深懲既往，剋勵將來，可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伏望堅持此志，斷以不移，仍飭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邊境，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告功皇天，明示德意，則文武百僚，六軍萬姓丕應徯志，亦皆震慴奔走，各修厥職，奚爲而不成，奚欲而不遂矣？

正心

治天下者法也，制法者道也，存道者心也，心天下之本也。曰家曰國曰天下者，皆心之所運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於正，安與治所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習於不正，危與亂所由致也。故有虞氏以天下授禹，其所傳付者，首曰道曰法者，皆心之所體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周公作《立政》，稱述乃考文王，亦不過克厥宅心而已。然心有所忿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故欲正其心者，必本於誠意致知，而人主所以不可不學也。昔光武中興，聞儒生鄭康成等啓告治亂之道；吳王孫權分命諸將息馬投戈，必先講藝；蜀先主從事行陳之間，而樂書大有所益者。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旅之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今陛下日親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以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患益深，必無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伏望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克厥宅心，遠繼周文之美，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歸於正，而無回邪欲亂之心，奚危之不安，奚亂之不息矣！

養氣

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强弱，軍旅强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狐偃之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狐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陣于牧野，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矣，故周勝。項羽兵震天下，威服諸侯，漢祖數其九罪，與殺義帝之負，則楚曲而漢直矣，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幾也。金人詐邀二聖，遷徙六宮，殘殺老幼，劫掠貨財，立臣代君，悖逆天理，肆行無道，曲亦甚矣。陛下以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檄書初下，而僞楚歸班，赦令一行，而四方響應。又自比來克勤聽政，追賞直士，優卹其家，登用讜言，置諸要列，令聞四達，聖德日躋，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强，强敵暴横宜不待挫而自弱。然敵兵每動，四方震慴，奔走逃遁莫與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强中國之兵，鼓將士之勇，使人人知我直彼曲，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强於爲善，益新厥德。近而信於諸夏者，無曲可議，外而聞於夷狄者，無曲可指，則守爲剛氣可塞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何憂於群盜，何懾於敵人！將帥必聽命而不敢驕，軍伍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兩兵接刃而百勝之算已坐決於九重之上矣。

宏度

人主以天下爲度，明當並日月，不可私照臨；德當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萬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克己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鉤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忍於斬祛而見寺人披，免於內難；楚昭忍於私怨而賞鬬辛，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己爲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己於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即位，丁公來謁，乃斬以殉，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帝業。凡此數君，於道槩乎其有聞者矣。如袁紹不忍於田豐、許攸而棄策士，卒無所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疏賢相，終以衰削。蓋亦未之思耳。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佞諂之士，亦當不以私怒遠正直之臣，中外百執，其有迷國誤朝、罪惡昭著、衆所指目不可掩者，雖有私勞，願陛下與衆棄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至如抱忠守正、犯顏逆耳、公論所歸不可掩者，雖遭讒謗，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心也。然後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可以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矣。

寬隱

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胄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酖，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吴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羣臣有不能欽承美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略見寬假，即肆讒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説，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

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綱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讎敵，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説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七。

〔一〕紹興元年：原無，據《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補。

全宋文卷三一四七

胡安國 二

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奏

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荷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焠

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僞，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一〕？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却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仍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説，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

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吕公著、韓絳、吕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竝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取進止。《道命録》卷三，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伊洛淵源録》卷四，《事文類聚别集》卷一，《古文集成》卷二五，《南宋文録録》卷四，道光《汝州全志》卷五。

〔一〕也：原缺，據《古文集成》補。

上欽宗疏

《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悦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大統，則不得其正，故魯僖公不書即位；以少先長，則不得其正，故魯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誓爲世子，則不得其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陛下聖躬誕降於靖和皇后母儀天下之初載，此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爲之長，此二正也；建號東宫，備物典策，告于宗廟，係天下之望十有餘年，此三正也；躬受内禪，自道教一門之外，殺生除拜，軍國大事皆得自專，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温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故一日端拱當極，而四方盜賊莫不鳥棲鼠伏，解甲以聽朝廷之命，而戴白父老，相與扶杖，傾耳拭目，延跂嘉祐、至和之治，以終餘生，冀得無憾。此臣所謂天下莫不心悦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之明效也。惟昔有爲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驕，必求進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召之臣不稱頌其君之所已能者以爲佞，必勉進其君之所未至者以爲忠。《春秋》大居正，如鄭昭公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絶其位。厲公入櫟，遂與其爵而不貶，何也？己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斷，或疑忌而不寬，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

或與或奪者道之中，《春秋》之變例也。明莫先於知人，斷莫勇於任賢而去佞，寬莫大於藏疾而納度外之讎。陛下具四美，履四正，而又進於三德，則寰海可保，夷狄可服，祖宗之基業可以長守而勿墜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求去疏

紹興二年八月

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苗之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奬，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儻貪禄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七。又見《伊洛淵源録》卷一三。

彈朱勝非疏〔一〕

建炎二年八月

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

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叙録。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潛善，己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僞交窺，不忘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七。

〔二〕《伊洛淵源録》卷一三載此文文字有異，今附録于後：「勝非當黄潛善、汪伯彦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録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

論程瑀不合貶知信州疏　紹興二年八月

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慝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于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喻也。陛下方將與多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便郡，使養其親，爲瑀計則厚矣，其爲陛下計，無乃失乎？況瑀兄弟數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爲忠，於義無闕。《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七。

繳葉夢得落職宮觀詞頭并乞召還袁植呂祉等人疏

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臣寮上言，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尹葉夢得初爲蔡京所知，亟躋鼇禁，後爲吳敏所用，除應天尹，及其妹婿許亢宗自郎官超拜起居舍人等事。奉聖旨，葉夢得落職宮祠，許亢宗罷起居舍人與郡者。謹按：夢得自少年時不自慎重，爲蔡京所知，躐居要官，誠爲可罪。然其人頃由謫籍起守蔡州，郡事甚理。暨移潁昌，政聲尤著，許、潁間士民至今思之。日者南都不治，自葉著、陳迪、宋昭年等相繼留守，軍儲闕乏，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亂。及夢得下車纔及數月，府事嚴肅，糧餉充溢，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敵患日深，所在州郡人情震駭，設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裕、必可捍禦外盜、保守一州、擁衛王室如夢得者少矣。此乃棄瑕責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棄諸閑散，良可惜也。今河北宣撫副使〔一〕，昨在越州，方臘寇境，設計謀，卒保越城，臘以破走。後在真定，亦著聲迹，而乃不幸爲童貫之所引也，可以爲貫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洪府，值運司調發，戍卒不支錢糧，幾至叛亂，三益發言裁處，戍卒遂貼，而三益乃王黼之所引也，可以三益爲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故贈諫議大夫陳瓘在元符末論列蔡京，其言曰：「京所引置布列中外，凡數百人。使京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黨；黜京于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人皆以爲名言。今陛下既正典刑，治京、攸之罪，京死道途，攸竄嶺表，若子若孫，悉皆編置，家財籍没

於府庫，地土悉歸於縣官，不復有蔡氏矣。則凡二十年間，昔日爲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之廢棄於艱難乏使之時衆矣，且黨論何時而消弭乎？以臣愚見，棄瑕捨過，消伏黨與，正在今日。欲乞陛下察臣所論，或有可取，特賜聖裁。如夢得輩得以通下情，宣上澤，使血氣周流，榮衛條暢，免於死亡之患矣。故稽于衆者堯也，好問者舜也，拜善言禹也，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然人情惡人逆耳而喜人順從，言路難於開闢而易於壅閉。元符末年下詔求言，擢用名士豐稷、王覿繼長於憲臺，陳瓘、鄒浩並升於諫省，盡言無隱，凜凜乎至和、嘉祐之風矣。曾未期年，臺諫正臣刻名黨籍，布衣俊造屏斥膠庠。由是方開之徑復成茅塞，初闢之路荆棘並生，天下莫不鉗口結舌，以言爲諱。至於兵塵犯闕，戎馬在郊，而猶不敢以聞也。靖康之初，太學諸生不避刑禁，伏闕上書，乞誅六賊，蓋積二十年抑鬱不平之氣而伸眉吐舌，發舒於一日之間。有大升黜未協公論，而數十萬衆不謀同詞，頃刻而集，天下之人情亦可見矣，言路不可壅亦已明矣。曾未數月，而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責司征市，而言路茅塞，荆棘復生，群臣諱言，乃至失國。伏自南渡以來，追賞東澈，優卹其家，促召馬伸，俾歸行闕。至於返正，赦令初下，其節文曰：「自今朕躬過失、及宰執臣寮行事失當，皆許論列。言語得當，不次旌擢。雖有牴牾，亦不加罪。」甚矣，其有意乎言路之闢也。然觀邸報，袁植以乞誅朱琳等而出守偏州，吕祉以與諫長異同而通刺外郡，臺諫班列益蕭疏矣。言事者乞誅棄郡以警動方州守土之臣，朝廷寬假，責其後效，以明使過之義，自不相妨。至於同列各陳所見，不

相朋比，足明其公，何必出之於外，以示茅塞言路之漸乎？故臣願堅守赦文，久而弗變，召還植、祉，以昭言路開闢之端，則下情不壅而治道成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二〕「宣撫副使」下疑脱一人姓名。

繳王安中隨州安置晁説之許景衡落職宫觀詞頭疏

准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朝議大夫王安中可責授單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中書舍人晁説之、許景衡可落職宫祠，令臣命詞者。右，臣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矣。借令無才可辦邊事，至如敵勢强弱，敵態情僞，與沿邊兵食之闕，饋運艱阻，民户殘弊，師徒失律，衆所共知者，自合條具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爲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蔽蒙，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禄，養成邊患。一旦敵騎長驅，燕薊覆没；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寮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少爲誤國者之戒。雖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竊恐公論不以爲允。矧今太原被圍，師屯未解，强敵壓境，朔部戒嚴，飛輓芻粟，郡邑騷動，若不恃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攘却敵國乎？伏望特依臣寮所請，斥諸遠方，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又按中書舍人晁説之、許景衡責降元文，爲視大臣升黜以

爲去就，懷姦徇私，失事君之義，即未見得説之命詞。欲乞檢會説之等元初陳乞事因，降付本省頭，臣未敢具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繳内侍王仍等録黄疏

伏睹臣寮上言，内侍王仍、張見道、鄧文誥輒懷詭計，圖欲離間兩宫。邊防動静，妄意傳播，轉相聳動，將以遂其姦志。此而不除，後必貽患，而陛下未欲施行，止令覺察。臣愚竊謂圖欲離間兩宫，則罪不可赦；將以遂其姦志，則惡不可留。伏望陛下深察衆言，及時裁處，討罪除惡，斷在不疑。將此三人者依臣寮所論，編置遠方，於以全兩宫慈孝之情，不勝大願。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上殿劄子　靖康中

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離》爲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

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邊陲不能守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爲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黄門狗馬，除甘泉宫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强，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毁，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温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胸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鑑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全宋文卷三一四八

胡安國 三

論名諱劄子

臣昨列職經筵，專以《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禀，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以它字易之，定讀爲威，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避？有此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正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勾而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

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已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爲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爲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爲青溪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缺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胡氏傳》卷首，四部叢刊續集本。

進春秋傳表

紹興六年十二月

臣安國言：臣昨奉聖旨，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入。續奉聖旨，令疾速投進。今已成書，謹繕寫奏御。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詞，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

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盟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粤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

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音，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監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則臣雖委身填壑，志願畢矣。謹奉表投進以聞。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六年十二月日，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臣胡安國上表。《春秋胡氏傳》卷首，四部叢刊續集本。

謝罷給事中表

伏睹臣寮上言，以臣不合辭免恩命，乞賜黜責，爲人臣之戒。奉聖旨，前降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者。宿疹沉綿，稽違成命；巧詞彈擊，寢罷新除，威邇在顏，感深銘腑。中謝。伏念臣稟資至陋，得數多奇，徒險阻之備嘗，未悔尤之能寡。早年擢第，歷仕四朝；晚歲蒙休，叨官二省。值强敵憑陵之際，輸從臣獻納之規，頻觸權豪，坐貽澄斥。間關千里，慘淡百憂，但驚疾病之益侵，豈復恩榮之敢覬？寶圖有永，神武中興，得人欲濟於艱難，取士不遺於羈散。召自荆扉之陋，超居瑣闥之華。劍佩相磨，風雲初合。自嗟薄命，獨負危痾。恐顛踣于道途，遂傾祈於旒扆。未回隆渥，已嘖煩言。假如

侶楚澤之蟲蛇，託生蝸舍；孰若綴周行之鴛鷺，平奏鸞臺？身陪鳴玉之班，腰束黃金之賜。本非失性，素不疾狂。忍干漫令之刑，乃要流俗之譽。毀深銷骨，自昔興嗟；德大包荒，于今爲幸。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廣施雨露之恩，特霽雷霆之怒，俯憐孤跡，免寘大罰。臣敢不念己知非，動思觀過，處衡茅而守約，勤藥石以扶衰。謂不謹前，益當善後。廢而可起，倘溝壑之未填；志或少伸，冀涓埃之能效。《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七，《宋四六選》卷九。

謝宮觀表

懇誠上瀆，懼獲嚴訶；隆旨下頒，許從私願。驚魂稍定，厚德難忘。中謝。伏念臣資稟冥頑，生平踦蹇。頃叨綸掖，不敢誤朝；數犯權臣，遂令去國。孤忠莫效，宿疹頓侵。敵騎猖狂，痛山河之失險；漢儀照耀，幸神武之中興。召自柴門，超居瑣闥。與消川謗，免中駭機。復降袞褒，延登要路。湛恩稠疊，盍糜殞以爲期？弱體尪殘，恨欽承而弗獲。遠趨行闕，恭俟俞音。特荷天慈，俾安祠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合德，日月齊明。假病木之濃滋，委覆盆之餘照。俾霑餼廩，不蹈風霜。憑仗寵靈，雖迫摧頹之景；精勤藥石，更圖補報之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除湖南學士表

誤拜綸恩，復將使指。按臨舊部，祇奉新書。中謝。命鄉里而賓賢能，是謂成周之法；謹庠序而申孝悌，常聞孟子之言。流風既遠而莫傳，陳論益卑而無取。聖由天縱，道與世升。州增訓秩之官，路遣光華之使。藻芹可采，金玉其相。適慮冗員，肆頒中旨。恐郡縣因文移之末，暫廢司存；念學校真平治之原，亟仍舊貫。再出維行之令，兼收已試之才。有若庸虛，居然忝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憲章古昔，紹述熙、豐。永維繼志之遠猷，莫急化民之先務。人歸善養，能以道親。遂令疏逖之蹤，同預策磨之列。臣敢不致虛觀復，克己爲仁。處心弗間于顯微，奉法務張于廉恥。諸儒駕說，必明忠孝之大端；青佩嗣音，無習文章之小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下。

上欽宗論聖學以正心爲要

靖康元年

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載于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原澄靜，聖度虛明。蓋天祐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

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伏願陛下選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陛下裁察。《宋名臣奏議》卷五，四庫全書本。

上欽宗論四道置帥

靖康元年九月

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録黄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付之一面，爲衛王室、御大敵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争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宗時，黄巢入寇，用高駢爲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强，終不奉詔。自太祖鑑觀前弊，削奪藩鎮之權，行至于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果能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爲，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

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更賜裁酌，特降聖旨施行。《宋名臣奏議》卷六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八，《右編》卷九。

謝除中書舍人表

屢貢忱辭，謂難就列；終頒成命，有愧冒恩。觀訓誥之所蒙，豈冥頑之能稱。中謝。竊以身居近侍，日奉內朝。典掌贊書，亦貴語言之妙；與聞政事，尤資獻納之忠。自非才擅國華，識通世務，忠信守勿欺之節，端方微患失之心，何以備職詞臣，參榮法從！臣稟資昧陋，承學荒蕪。冠歲彫纓，初動顏于義檄；中年解紱，審安膝于陶廬。靜陪鷗鷺之群，夢絶鴛鸞之侣。值聖德龍興于寶位，而才賢鶚翥于煙霄。不虞澤國之垂綸，偶被天衢之推轂。拂塵冠于壁上，更欲激昂；視絲髮于鑑中，已驚衰晚。强辭陋巷，遠望脩門。初獲對敭，未輸丹赤之力。言雖危而無罪，恩至大而莫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量等乾坤，明齊日月。惜人才之難得，念疏賤之易凌。獨賜主張，俾圖補報。而臣深慙弱植，久負沉痾。方邊鄙之繹騷，屢文書之填委。分曹押事，必藉精明；養疾便私，豈逃瘝曠！幸睿慈之洞照，當免後艱；兼聖造之曲成，俯從前請。倘殄陰

陽之寇，別申糜殞之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上。

謝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表

六押分曹，濫預西臺之末議；一麾出守，許頒東郡之寬條。祈閑屢瀆於冕旒，從欲漸依於丘壑。俯慙羈陋，仰戴睿慈。中謝。伏念臣初乏智能，但懷忠信。逢辰熙洽，亦有意於功名；就任迴環，乃自循於分義。惜年光之冉冉，感心事之營營。倚嶠望雲，視身猶愧；臨流觀水，閱世何求？誤蒙特達之知，亦預招延之列。記螭坳之册牘，曾靡崇朝；掌鳳閣之絲綸，遽膺明命。事君者必本於直道，知己者難狥於私情。矧居侍從之班，敢廢論思之職。所志雖期於補報，出言多失於迂愚。尚沐恩私，獲叨民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天大，明並日中。親賢否以同仁，均顯微而必照，欲求忠讜，與掩疵瑕。肆塵論撰之資，更責循良之效。臣敢不益思爲善，務在守身，迹雖迫於孤危，心豈分於中外。海邦千里，敢安魚稻之居；魏闕九重，徒結鼓鐘之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

謝許侍養表

瀝懇許私，自投誠于君父；蒙恩賜可，獲供職于庭闈。仰報矜憐，惟知拜舞。中謝。伏念臣未能

自信，何所取材？濫陪入彀之英，徒急抱關之禄。光陰荏苒，蹤跡飄零。膳羞多闕于旨甘，晨夕少諧于定省。秪膺嚴命，感激愚衷。叱馭戒塗，夢寐碧雞之佳境；牽衣結戀，徘徊烏鵲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臣而留令，無所逃誅；子或委親，亦將安用？況鮮友恭之助，已驚血氣之衰。因露悃悰，冒干旒扆，幸逃嚴譴，仰奉俞音。伏遇皇帝陛下孝通神明，德配高厚。崇六行之舉於以明倫，凡一物之微悉皆得所。俯念服勤之請，俾安就養之方。施等丘山，命輕草芥，臣敢不謹。當盡心明善，本務爲仁，羞菽水以致歡，餓體膚而弗悔。學如未至，更殫早夜之思；忠或可移，終有糜捐之地。《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五，《宋四六選》卷九。

謝落致仕表

蒲柳早衰，難待引年之禮；絲綸垂奬，遽叨復仕之恩。拜命知榮，省躬加惕。中謝。伏念臣本由質陋，亦困數奇。少也收科，謂功名之可必；壯而就養，覺心事之多違。既辜啜菽之歡，仍抱采薪之戚。欲影纓而弗遂，因斂轡以言歸。江海飛鳧，不爲加少；蓬蒿息鷃，豈曰知還？交遊莫記於寒温，形影相忘于贈答。縱寧夜氣，終歉前修。敢圖藪澤之蹤，猶動冕旒之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量兼覆載，智燭隱微。體萬物以同仁，張四維而礪俗。庶振混淪之士，用彰靖退之規。誤及迂愚，曲加褒勉。而臣衛生素拙，嬰疹未蠲。念丹赤之欲輸，恨筋骸之難强。步趨緩縱，目視昏花。一壑風煙，甘

作養疴之地；五雲觀闕，空懷拱極之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與子寅書　一

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遷，即有怠意。汝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景定《嚴州續志》卷二。

與子寅書　二〔一〕

上殿劄子推得元意廣大，得敷奏之體，更趨簡約爲妙。

詞命貴無長語紀作用貫處。

密進人才，所補者大。契舊之間固無彼此，然必每事盡誠告之，使善出於彼，吾無與焉，則爲善矣。

誠實無私，曲説得來，自別聽者亦須感動。吾説如此，更以大義裁斷之。

出身事主，不以家事辭王事，爲人臣無以有己。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爲本。

公事私事，一切苦參，着意經理，須以誠意説與屬官。須要知此，着意經營。

公使庫待賓，並以五盞爲率，自足展盡情意。

禁姦吏必止其邪心，不徒革面。爲政必以風化爲先，風化必以至誠爲本。民訟既簡，每日可着一時工夫詳與理會，因訓道之，使趨於善，且以風動左右，不無益也。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君實見趣，本不甚高，爲他廣讀書史，苦學篤信清儉之事而謹守之，人十己百，至老不倦，故得志而行，亦做七分已上人。若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後人皆不能及，並可師法。

汝在郡當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若不事事，別有覬望，聲績一塌了，更整頓不得，宜深自警省，思遠大之業。《戒子通録》卷六。

〔一〕文前原有注：「與子寅書，今略取十二事。」則知皆爲節文。

全宋文卷三一四九

胡安國 四

與楊大諫書

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脱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搉時事，則纖微皆察。《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九，同治刻本。

與信伯 一

安國頓首：頃在行闕，奉所多教，方欲再造問信，已以罪行矣。既渡湘水之西，山居自省，相望數千里，無緣復通聲息，懷思可量。去此見報，伏審賜對受知；特寘瀛館，豈特交遊之私慶也已。辱書貺，欣承校正多餘，德履增福。未期晤集，切冀順時爲此道自衛。不宣。安國頓首信伯學士執事。

《六藝之一録》卷三九五。

與信伯　二

安國再啓：一別三十年，暮光既及，而學未至，回省初心，旦夕自愧。每聞德譽，想造養之益深也。信伯既親見伊川丈人，入其堂奥，責任亦不輕矣。使斯道遂行，邪説不得汩之也。直有望於君，勉之。安國再啓。《六藝之一録》卷三九五。

稍疏奉問帖

安國頓首：稍疏奉問，但企仰不忘爾。辱教，伏承尊履之休，良用感慰。郡久缺雨，今日方得少雨，不審治下何如？劭農之仁，所留意者，故以奉問也。安國此惃自如，未有占對之日，幸爲人自重。不宣。安國再拜伯高太博尊兄閣下。《六藝之一録》卷三九五。又見《宋人法書》第四册。

回朱八行子發啓

薦章交剡，公議甚孚。凡屬俊游，共欣榮問。學正八行，賦才雄騖，受業精通。手披萬卷之書，要歸卓約；筆掃千軍之陣，恥尚浮華。有言必務於躬行，所得多由於心了。家庭素履，豈求聞達之方；郡國諸侯，樂任賓興之職。夜鶴不驚於佩帳，大鵬正假於扶搖。言念迂愚，久敦情好。論交莫逆，固蘄美譽之彰；懲沸誤吹，初絶游談之助。盍相忘於微笑，尚伸貶於長牋。過形引重之詞，彌服推先之義。然賢者名高而責備，物情利及而爭歸。聖門之實學難窮，人境之虚榮易惑。平居把袂，最欽松桂之姿；得路彫纓，更礪冰霜之節。證明吾道，倚仗英標。《漢上先生履歷》，通志堂刻本。

與宰相書

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上方嚮意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八。

致呂頤浩書

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祐審謀能斷亦異矣。《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一〇。

遺秦檜書

吴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一。

與吴敏書

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

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吴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内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一。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强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説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録》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吴元忠輩畫一條，是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

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説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説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寖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伊洛淵源録》卷一〇。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

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説，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

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迺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説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春秋胡氏傳》卷首，四部叢刊續集本。

題忠懿王像

破景迎周，以國入覲。富甲東南，臣事惟謹。三世五王，公守其成。西湖水潔，至今令名。胡安國敬題。《錢氏家書》第二種，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

題賈演墓敕碑銘

烈哉温繹，賈復之苗。胸藏韜略，志滅金曹。孝繩祖武，忠效君勞。銘斯碑面，譽播皇朝。紹興元年歲次辛亥孟夏上澣穀旦。光緒《丹徒縣志》卷八，光緒五年刻本。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襠。」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宏又問：「據《楊氏家録》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授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説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邇英殿説書時，一向衮説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説它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

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洒。」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

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迺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伊洛淵源録》卷一〇。

楊文靖公墓誌銘

自孟子没，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没踰年，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杜門績學，涵濡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罷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

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一〕，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説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説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税，而廣濟軍以放税降官，是詔令爲虚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盗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盗？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内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二〕，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

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

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説，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説。後蔡京輩争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説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争，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宫。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三〕。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説，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

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録，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宫，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廈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説，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兹。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遽並爲世師。偉兹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顔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説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

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伊洛淵源録》卷一〇。又見《楚紀》卷五九。（以上劉文剛校點）

〔一〕劾：原作「效」，據文意改。

〔二〕巨：原作「臣」，據文意改。

〔三〕待：原作「侍」，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一五〇

王安中 一

王安中（一〇七六——一一三四），字履道，號初寮，中山曲陽（今河北曲陽）人。元符三年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爲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因疏劾蔡京，遷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初拜尚書右丞。三年，爲左丞。五年，授慶遠軍節度使、燕山府路宣撫使，與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安中不能制。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爲言者所論，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累貶象州安置。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四年，卒，年五十九。《宋史》卷三五二有傳。事跡又見周必大《初寮集序》（《初寮集》卷首），《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五。

安中著有《初寮集》七十六卷，久佚。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采掇裒次，輯爲八卷。本書即以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又以清翰林院抄本（簡稱抄本）通校。底本有文五卷，今又輯得佚文三十一篇，疑文一篇，共釐爲十二卷。

竹林泉賦

王子遊臺山，既賦焉。明日過竹林，挹飛泉而樂之，曰：「是可與滔滔者同羣。」別爲《竹林泉賦》。

北山高寒，水不濡谷，至花涔泓，育王絶續。王子決奇觀於八表，縱遐武於千仞，獨相羊而永歎，揖天潢之流潤。曾去此之幾何，顧波瀾其誰吝？客有從余者曰：「夫子未睹竹林之水，盍往觀耶？」繚松麓之右界，面金宇以直出。振杖行嘯，山空響答，虎豹遁莽，龍蛇驚蟄。欻霽霧之褰駮，睨崩崖之却立。瀑布淙瀉，林岫辟易。雷破斧而木碎紛，其雜雨雹也；星掣旗而石隕燿，其曳芒角也。風軿電策，蠼略碎磕，旄旛譟驅，鐘鼓奮作，其羣帝馭氣而狩斯乎？縞裙練帨，繽綸襞積，烟霏興衝，璣貝狼籍，其列真踏月而下嬉乎？亂流赴溪，竅石透迤，衝牙玉珮，嘈雜爭馳。被草木之鮮滋，蔚雲物之瑰奇。蹇淹留而下上，耿夕露之霑衣。揖余袂而欲仙，前洪喬與爲期。客曰：「自有天地，即有此泉，遒日月以俱邁，夫子將安取旃？」「客學詩乎？《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秀傑，豈無與於吾人？故曰：石而不泉，則山不聲，周勃、霍光，汾陽、臨淮，未免於無文；泉而不飛，則聲不偉，鄭侯、平陽，房喬、如晦，不優於制禮。嘗與客躡鄰斗之高標，臨掛壁之跳波，超萬累以獨遨，俯一氣之同和，立南榮而視余彷彿，余之謂何？將不但夫

金堂石室，虹蜺光景之異；丹砂瑟瑟，芝草葩卉之多者矣。若乃一拳欹岑，羣潦鍾聚，氣偏産毒，物怪藏蠱，峭薄喧豗，尚奚足顧。彼謫仙之飛流，與漫翁之水樂〔一〕，寧亦有是也哉？」客退然曰：「僕何足知之。」《初寮集》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一。

〔一〕漫：抄本作「浪」。

益八寶爲九寶詔

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年。《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七。又見《楓窗小牘》卷上。

除鄧之綱制

神考稽古創法，留神武備，器械精巧。朕承先志，申嚴制作，惟是邦之戎器，藏于武庫。爾典監事，俾長厥屬。《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三八。又見《翰苑新書》前集卷二六。

除趙士寔制

在昔熙、豐，留神武備，器械增巧，規模具存。朕親選才良，典領監事。爾貳厥職，其既乃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三八。又見《翰苑新書》前集卷二六。

除李彌大制

朕以賢王，將就外傅。推茲僚屬，歷選在廷。庶幾朝夕正士之親，先有直諒多聞之益。擢參王府，蓋莫汝宜。《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四八。又見《秘笈新書》卷六。

除李孝瑞制

朕設高華之職，以待中外之材。升其班聯，進以秩等，宜加論撰之名。《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五八。又見《翰苑新書》前集卷三五，《秘笈新書》卷七。

除徐謹制

朕修山澤之政令，以足國裕民。天方降休，地不愛寶。惟是興利之廣，幅幀既長，必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一三。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六八，《翰苑新書》前集卷四九，《秘笈新書》卷八。

除李昌孺制

在昔元豐，留神武備。摘山市駿，具著科條。乃詔攸司，悉遵成憲；乃將使旨，實克推行。《翰苑新書》前集卷四九。又見《秘笈新書》卷八。

除少宰余深制

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容齋三筆》卷八。

俾公洪化，越陞亞傅之班。《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一二。

峻陞亞保，位孤棘於外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一二。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一。

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誠齋詩話》，見《歷代詩話續編》第一五一頁。

請行耤田禮劄子

臣準御史臺牒，十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臣轉對者。臣伏睹陛下肇建明堂，既訖嚴配，乃以十月之吉，首行授曆頒常之禮。三代墜典，復見今日，可謂甚盛之舉矣！臣幸以言語待罪禁林，於禮文之事，宜因有陳。然臣愚憽淺陋，不足以仰窺聖學。竊嘗攷之《月令》文，蓋欽授民時，使時以作事者，於農事爲尤謹。夫農，天下之本也；親耕之禮，事之本也。王藉千畝，天子三推。先農之祀，耒耜之載、穜稑之獻見於經者，其制甚詳。昔我太宗肇行是禮，有司告畢，猶以不終千畝爲恨。迄於仁祖，惟稼穡是好，明道再藉，弁冕舉趾，進至十有二跬，三公而下，咸盡隴焉。神考稽古創法，正茲國南之位，哲廟繼志述事，榜以思文之名。恭惟累聖所以敷遺陛下者，抑又大備。時令之頒，此實先務。比者迎真慶成，臣獲扈清蹕，待事郊次，嘗寓天田，壇壝榛蕪，棟宇摧圮，殆不足稱陛下重本務

農之意。恭惟陛下天錫勇智，自初臨御，立經陳紀，全法三代之盛。聖治昭格，天人同和，風雨順序，既屢有年，而縉紳之士、郊甸之老，猶欲拭目朱紱黛耜之觀者，蓋上以不忘列聖之德，下欲元元之衆躋于富壽。振古如茲，而臣愚欲望陛下申命有司，參具典故，斷自聖意，順時幸臨。若乃仗衛之設、賚予之數、赦宥之澤，則願陛下約文以就質，抑末以隆本，必于今無所甚費，則久遠可以時行損益之宜，惟陛下所詔。臣言狂瞽，或有可采，即乞特降處分討論，取旨施行。《初寮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一。

再薦臺屬劄子

臣今早於崇政殿奏知本臺見闕監察御史一員，面蒙聖諭，令如李回等以名聞。伏見朝奉郎虞奕操守恬淡，論議平正，累經陛下任使，多所聞見。昨任監察御史，緣陳彦文理會俞桌事令分析，奕偶曾說及，致俞桌得知，坐此罷去。士大夫公論皆謂其過甚微，又經恩宥，已嘗叙復知州差遣。臣親承聖諭，記其人物，若蒙召還舊職，實足厭服衆論，亦使今爲臺屬者，知聖恩寬大，不以小過廢人，則必皆有自立敢爲之氣，其于臺綱，所補不細。伏乞出自睿斷，特賜處分。取進止。

〔小貼子〕臣與奕即非親舊，實見其奉使河北及爲臺屬，人皆稱其清直，無所阿附。臣今早所論人材中，奕又蒙陛下簡記，所以敢具奏聞。《初寮集》卷三。

論臣寮奏乞推爵劄子

臣竊以慶賞之柄，人主所專，故《書》曰「惟辟作福」；而《周官·太宰》特以爵禄之事詔王，至于馭富馭貴，則惟王之聽而已。以是知人臣之分，勞固不可自言，賞固不可先啓也。臣伏睹陛下親灑宸翰，申戒濫賞，凡不以勞能定等，其保明官吏并受賞者，以違御筆論。又因明堂鉅典告成，推恩度越常格，申戒官司，毋得攀援陳請。然則賞無輕重，惟務當功，朝廷守于上，臺臣察于下，聖慮一定，其誰敢干？臣尚願稍因近事，申儆一二。比者陛下修祖宗以來太平盛事，臨幸西地，而雅飾池苑，東西八作事材等官十員，輒援例乞推賞恩，將作監遂爲取旨，收接敷奏。夫官以繕完爲職，若每事邀賞，臣恐朝廷官爵有限，不足以待之。又中山府路帥臣、河北路轉運使以深州濬壕，先事奏請，指期上功。其役甫休，干澤之書亟至。深州數里之城耳，所保奏者官三十九員，使臣、胥吏三十二人，又詆大名五十餘里之隍池，爲不足比。陛下灼見池苑因舊雅飾，深州壕功不大，並出宸斷，更不推恩，此誠足以杜僥倖之原，破經營之計矣。然既曰更不推恩，是乃無足賞者，則官吏攀援，將作監取旨收接，帥司漕臣先事奏請，獨可無罔功之罰乎？方今懷利之臣，造端興事，廣辟置以來賕請，媮歲月以糜添給，官資積累，遽至顯列；財用耗屈，復擾齊民。將懲此風，曷自此始？臣愚欲乞特降處分，併賜行遣，仍乞申戒有司，自今非戰多軍勝，不許申明收接陳乞恩賞事。及凡營繕去處，不許先

事陳乞，候功畢保奏。其顯有功效，在所優賞，用尊主勢，如此則下安分義，時無濫恩，操柄不移，名器隨重，裕民足用，其本諸此，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初寮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八。

論妄興坑冶劄子

臣竊惟自昔神考之世，凡山澤之利，掌于常平，仁民愛物之意，具諸成憲。陛下親政之初，諸路坑冶惟舊係轉運司錢本者，自屬漕司外，其餘告發檢踏、烹煉費用等，並以常平條令從事，官無冗員，職有常守。後因增廣鼓鑄，乃于河北、河東、京東西、陝西權差措置坑冶官屬。考于初令，固曰既無鼓鑄，惟陝西、河東出自御筆，已併歸常平司。若河北、京東西曾未及省，而九路措置之使，且復出矣。河北之鑿空擾下，橫及無辜，既已考驗，陛下沛然親灑宸翰，令具所費所得來上，則官司遷延顧待、蠹耗財力之迹，臣預知其無所逃于睿斷。若夫京東西與九路之弊，獨可弗慮乎？京東西之近，其無異于河北、陝西、河東者，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至于九路之事，跨地遼遠，體勢甚重，臣敢不爲陛下詳言之？頃者朝廷遣徐禋往東南措置銅事，其後又益以寶貨。禋復命于朝，圖繪之數，增舊十倍。乃奏請分委所部，禋蓋不虞朝廷使之自行也。方禋爲此數，時峻文移，禁錮人吏，逼監司守令承認開掘。江西洪州有嚴陽山場苗脉，久不興發，禋

必欲有得，不復愛惜人力，開掘深入，至命官何摭者暴露得疾以斃。最後禋遣屬官監守烹煅，僅得錙銖。州縣不得已，承認數十兩之額。所謂錙銖者，人固疑其所自來，而數十兩之額，人固疑州縣欲取之他也。以此一事言之，則九路之數，豈皆確然可信哉？禋既不免自行，計窮情得，則使事之外，別立說以規自免，曰：「若或得希世珍異、古之寶器，乞納書藝局坊。」陛下聖德撫運，庶邦萬民，惟正之供，而珍異古器之入，自有司存。如禋外臣，豈其所職？蓋欲挾此以濟欺誕騷擾之計耳！遠方異事，初或可爲，弗窒其源，害將甚大。今訴訟之詞，已有願以田没官者矣。矧官屬吏額視發運司，舟船人從券給公使之費，又不特如河北、京東西而已也。若夫東南舊來寶藏，厲禁嚴密。鼓鑄錢貨，又有近降御筆，令兩司通融趁辦，而青碌之類，考于明堂第賞之書，亦止逐路監司之效，設有非泛抛索，何必更禋輩侵官。臣愚欲望睿慈加惠天下，以今來體究河北銅鑛御筆指揮，下京東西及禋領九路後來興修坑冶處，監司依應體究，仍乞檢會陝西、河東已降御筆，參酌處分，庶幾不失政事之體，稍去冗官蠹耗之弊，遠近幸甚。取進止。《初寮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賀皇后受册禮畢劄子

臣某言：云云。天祚上聖，申命碩德；仰儷宸極，下以天縱之聖，該日就之學。致孝述事，既興寧考之法度；告功報德，又備太平之禮樂。日月風雨，共承宗廟。典册時舉，海宇同慶。恭惟皇帝陛

莫不順序；草木鳥獸，莫不遂性。以今準古，可謂盛時。至于正心誠意之方、齊世善俗之教，躬所自厚，人之難能。日者長秋久虛，柄臣屢請，眷懷疇往，却拒再三。迫于天下之大公，始訂國家之彝訓，登崇邦媛，用正坤儀。若時宮壺之賢，鍾慶儒學之胄，耆龜協吉，禕翟有光。上將追二帝三王内助之風，下可化九州四海婦順之道。臣蒙睿奬，擢在近司，職兹藩宣，敢自疏外。深惟一人之慶，民猶有賴；矧此千載之遇，臣實預榮。欣忭之情，倍萬倫等。限官有守，不得隨班稱賀，瞻望闕庭，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大獲勝捷劄子

臣于今月六日準入内内侍省遞到御前金字牌子遞角一道，伏奉御筆手詔，以臣遣發軍馬討蕩奚賊，大獲勝捷，特賜奬諭，臣即時望闕祗受訖。臣竊惟陛下布昭聖武，恢復故疆，巍巍成功，輝燿今昔。臣首膺睿簡，付以重寄。而到任之日，殘寇犯邊，臣累奉成算，選將出師，載加討除，連日大捷，俘斬數萬，邊隅肅清，實聖德感格，天地助順，鋒旗所指，迄用有成。而臣任大責深，勞不掩過，仰繫全度，未賜誅斥，已爲僥倖，而復親御翰墨，曲示褒嘉。雲漢舒華，龍鸞絢采，不獨光生蓽室，固已榮動新邦。誓當碎首捐軀，以圖報效。《初寮集》卷三。

辭免右丞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御筆，除臣尚書右丞。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惟陛下以神聖之資，臨涖天下，繼志述事，創法立政，孝思維則，先烈既昭，而體道致用，鼓衆動化，與天同妙。且將納一世于希夷清靜之域，則廟堂之上，所與朝夕疇咨密勿賡載之臣，非學足以知千古，識足以明萬微，恬愉靖共，足協贊熙運，不在是列。臣頑鈍窳薄，蹇淺昧陋，材智之下，行身猶殆。獨蒙陛下察之于隱約之中，度越羣臣，置諸嚴近，北扉東閣，三閱歲陰。遭時之隆，慶典系舉，每獲以不腆之詞鋪張閎休，睿奬所加，未速于戾，而心慮枯索，血氣殫耗。方欲籲天有請，少就完養，忽蒙簡注，有此誤恩。矧文昌綱維，政事所寄，豈臣疇昔志願所及？冥行冒處，必至顛隮。伏望聖慈保惠初終，許從遷令，因加考擇，以授經濟之才，庶于聖政有所裨益。而犬馬之臣，亦安愚分，得寬隕越之憂，不勝幸甚。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左丞劄子

臣恭睹御筆，除臣尚書左丞，聞命震惶，不知所措。竊以文昌二轄，參輔大政，雖聯事合治，靡

不相須，而挈領振綱，固自有序。圖任之久，原省既詳，惟時底績之昭，乃始就陞厥位。伏念臣材資甚陋，學殖弗豐，誤被眷知，驟塵柄用。仰維聖治，一遵元豐成憲，小大徯志，不命其承。臣所區區自效者，特夙夜匪懈、謹法守繩不怠而已。稱報微蔑，方竢黜幽，重冒遷除，必速顛隕。伏望睿明旁燭，終始畀矜，改命真才，以協僉論。豈惟寬愚臣超越之懼，亦足彰聖時授受之公。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迎授劄子

臣近具表辭免慶遠軍節度使恩命，伏奉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臣奮繇孤遠，仰被異知，發號大廷，付之閫寄。師旅齋鉞，用侈軍容，儒者之榮，何以逾此！惟是端闈迓節，具著彝章，自昔勳勞，尚形遜避，顧臣么陋，敢冒茲寵？所有迎授，伏望睿慈特賜寢罷。《初寮集》卷三。

辭免垂拱殿賜宴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慶遠軍節度使。考之彝典，朝辭日錫宴垂拱。臣力小任重，榮懼交并，方當夙夜謀維，仰副委寄，宴犒異數，何敢承克？欲望睿慈特賜寢罷。臣無任拳拳之至。《初寮集》卷三。

辭免檢校少師劄子

臣今月十八日準入内内侍省發來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金花牋詔書，已降指揮，除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者。聞命兢兢，不知所措。伏念臣奮自書生，誤膺寄任，二年塞外，莫補分毫。既無赫赫疆理之勞，獨謹容容柔附之策。雖欲捐軀矢石，圖報恩私，而天威下臨，邊陲自肅。罔功弗績，久愧空飧。已荷矜憐，許其罷戍。方投誠君父，祈即便安，百口徘徊，一身羸病，所期退伏，詎敢僥踰！忽拜雲章，具形寵奬，矧茲視秩，實首三孤。經幄邃嚴，祠庭秘近，皆非臣愚所可叨冒。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降處分，檢會臣前奏，換授階官，除臣一員在外宮觀。不特俯安于私分，庶幾旁協于公言。臣無任。《初寮集》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謝陳乞換階官宮祠不允劄子

臣今月十三日準入内内侍省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以臣乞減罷換階官，除外任宮觀，所請宜不允，勿再有陳者。冒貢忱誠，威尊是瀆，幸盼親翰，恩隱有加，承命震兢，感餘涕霣。伏念臣頃緣末學，被遇過優。服在禁林，久矣文字爲職業；逮登政地，初無議論及邊陲。奉辭來宣，責專鎮

撫。方金人剽奪之後，洎蕭幹猖獗之餘，軍務日艱，了非本指，勉所不習，已跨再期。至于新附安寧，鄰封馴弭，坐臻即叙，盡出聖謨。惟是年邁而神易疲，形槁而病輒襲，願先汰遣，蓋迫衰羸。仰荷慈憐，曲垂訓諭，永言重費天地之造，豈復敢愛犬馬之軀？夙夜周旋，第知竭盡，初終保惠，獨恃生成。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轉官回授第一劄子

臣伏蒙聖恩，以《哲宗皇帝寶訓》成書，將轉一官回授者。成編甫上，信賞惟行，曾是罔功，敢忘懇避。伏念臣頃從隱約，親被簡知。初寘掖垣，遂兼史事；中繇憲府，入直詞禁。猥叨申命，寖閱歲時。蓋無紬繹筆削之勤，而有饕竊稍食之媿。暨蒙殊奬，誤塵政地，訓典奏御，尚何關逮。恭惟陛下體道建極，飭正百度，一遵元豐成憲，以裁抑浮僞。一微〔一〕，輒冒寵渥，邇臣昧利，累國是虞。伏望聖慈深照悃誠，許從寢罷。庶授受之際，大公出自朝廷；則觀聽之間，羣下益孚于德意。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一〕異：疑當作「意」。

辭免回授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以《哲宗皇帝寶訓》成書，特轉一官回授，尋具劄子辭免，伏奉詔書不允者。懇辭誤賞，蓋出忱誠；淵聽未回，俞音尚閟。揆義循分，彌增踧踖。伏念臣頃聯從橐，再秉史筆，追逐羣雋之後，無裨大典。入塵政路，行復期歲，先訓趣就，何力之有？乃以前日兼官之末，並緣故常，霑被恩渥。夫名器之設，所以爲天下公；而廉隅之崇，蓋當自朝廷始。儻容虛受，實累政體，敢憚危悃，仰祈遷令。伏望睿明旁燭，特賜矜從，庶幾下得以逃罔功昧利之嫌，而上有以副責實抑貪之意。臣不勝。《初寮集》卷三。

辭免回授第三劄子

臣兩具劄子，辭免《哲宗皇帝寶訓》成書轉一官回授恩例，伏蒙聖慈再降詔書不允者。勸賞之典，必務當功，義或可辭，敢避三瀆。伏念臣頃在史局，初無紬書之勤，比奏成篇，了無關預，貤恩下逮，是則何名？矧身在近司，動繫觀聽，苟懷冒昧，豈不累國？仰祈天鑑俯照悃誠，終賜允從，以安私分。詞殫情迫，期於得請。臣無任。

〔貼黃〕臣伏睹不經進書官辭免回授恩例，已有得旨依所乞者，與臣事體一同。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初寮集》卷三。

轉太中大夫辭免第一劄子

臣恭睹御筆，以生致渠魁，東南敉寧，宰臣執政官各遷官一等者。狂寇陸梁，上勤南顧，興師命使，兆自睿謀，聖武布昭，下弗及議。天地助順，將士鼓勇，盪平巢穴，俘執渠魁。江山清夷，四海溢喜。臣猥以凡陋之質，備數政路，進聞天語，退誦宸翰，竊覩神略，度越百王。螢爝之微，靡所自效，敢復昧利，僥冒慶賞？仰祈淵鑑俯照悃誠，特寢誤恩，俾安愚分。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轉官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遷官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賞必當功，古有成訓；得非其分，義在必辭。竊以州邑惰偷，奇衺弗察，致茲猖獗，上軫淵衷。兵威所臨，則雷霆震薄；詔恩所被，則雨露涵濡。盪定拊循，兩無餘策。若時經緯，獨出神心。臣日侍清光，親聞聖略，尚何所效，不命其承，乾清坤夷，幸預偉觀，敢緣邦慶，更竊官榮？矧舍爵策勳，本爲將帥之寵；而循名責實，亘自朝廷之

先。仰覬睿慈，特從遷令，俾無虛授，用穆公言。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大名帥劄子

臣伏睹制命，除臣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尹、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者。北門重地，兵民事劇，仰蒙寄任，當誓捐糜，臣不敢輒辭。惟是寵遷視秩，仍易將旄，命數復隆，懼非所稱。伏念臣本從疏遠，獲際休明，入輔出藩，每踰分量。頃者往撫新邦，超授節鉞，洎茲罷戍，累具控陳。今守陪都，密邇畿甸，豈敢更有僥冒？伏望睿明旁燭，俯諒忱誠，特寢誤恩，以允公議。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謝除大資政再任大名府劄子

臣伏奉告命，授臣資政殿大學士再任者。懇辭弗獲，但劇震惶。伏念臣材薄智疏，旁無攸助，自初遭際，以至今日，皆陛下生成之賜，隆天厚地，曾未報塞。然一違宸極，四易歲華。守邊中山，略殫夙夜，蒙恩內徙，甫此期年。比傳并門之除，當陟太行之險，山川暑雨，何敢憚勞。天日光明，乃蒙委照，亟收成命，就加褒典，雲霄在望，桑梓非遙，圖臣之居，莫如此樂。伏惟陛下保惠臣辟，無

有内外，憐臣去國之久，察臣立朝之孤，寤寐記存，終始覆護，留于便近，借以寵光。恩施君臣之間，情逾父子之厚，臣敢不益堅忠節，上答聖知？臣已具表稱謝去訖。云云。《初寮集》卷三。

待罪劄子〔一〕

臣今月十二日準中書省刑房告報，王某奉御筆別聽旨。臣承命震灼，即時出就城外僧寺，聽候處分。至當日晚別無關到出門指揮，不敢在城外止宿，且還臣所居。次日準尚書省劄子，奉御筆，王某可令供職。伏念臣人微罪大，上累聖知，初已席藁近郊，仰俟誅戮，緣無出門指揮，尚此家居聽命。忽蒙親翰，復使就職，恩深感極，淚盡血隨。再念臣本自小官，親蒙聖奬，擢至嚴近，無所稱效。陛下生成如天地，教誨如父母，而螻蟻之質，冥然無知，自蹈不測之誅，豈敢上冒恩私，苟逃威罰？矧玉堂非念咎之地，内務非使過之職，設容濫處，實玷禁庭。伏望聖慈酌臣罪戾，爲正典刑，以安臣子進退之分。取進止。《初寮集》卷三。

〔一〕標題原作「待罪乞外任劄子」。題下原按：此劄子與下「乞外任劄子」因係一時相因之事，文義連屬……併爲一題。今據文意分爲二題。

乞外任劄子　一

臣頃荷聖知，擢參法從，出帥入侍，五年于此，越繇起部，進貳天官，未速大呵，仰戴全度。而臣冒昧積久，食浮貽誚，婦姑繼亡，曾不累月，悲傷耗氣，疾病相尋，若以恩榮，不思愧責，尚茲黽勉，必速顛隮。兼臣親奉德音，措畫右選事務，凡所奏請，悉荷主張，簿領綱維，略已就緒。伏望聖慈察臣悃愊，本不辭難，特賜矜憐，除臣河北近鄉一郡，俾就安養，承流宣化，當既乃心，粉骨捐軀，不爲無日，干冒宸嚴。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乞外任劄子　二

臣頃從疏遠，猥荷親擢。御前召試，俾專外制，又蒙天奬，改行吏房。而臣自供職以來，心氣頓耗，痟首屢作。蓋由才學荒淺，不能應猝，牽彊思索，所以至此。竊自惟念，遭遇特異，大恩未報，不敢求閑，出入遞更，願自臣始。伏望聖慈除臣一州郡差遣，責以吏事，俾效尺寸。儻因餘力，稍就完養，庶幾不至顛越，上玷聖知。取進止。《初寮集》卷三。

謝賜酒果等劄子

臣伏蒙聖恩，特降御筆，賜臣酒、果、雙角、龍茶等，臣已望闕祗受訖。伏念臣寒鄉下士，分甘藜藿，致身崇顯，積有空飡之愧。撫師絶塞，去國踰年，鄙無遠謀，以贊聖略。攻苦食淡，當先士卒，敢期淵眷，曲示寵綏。寶翰煜煌，好賜分郁，上方珍御，霑逮新邦，帝所鈞天，恍迷昔遇。捧挹之餘，感涕交并。仰惟君父隆天厚地之恩，樂與臣子均甘推食之意，不忘孤外，有此蕃錫。謹當捐軀粉骨，上報生成。《初寮集》卷三。

謝賜茶合劄子

臣今月二十五日奉御筆金花箋詔書，賜臣茶合一具、揀芽小龍茶二片，臣已望闕祗受訖。寶翰紆華，温言溢奬，錫之珍茗，奩以精鏐。下拜有光，環營動色。伏念臣頃繇親擢，出撫戎師，踰歲留屯，初無奇畫；兵農丕叙，蓋自聖謨。而渥澤便蕃，匪頒狎至，永言弗績，冒昧已多，敢謂記憐，申加好賜。伏讀詔語，俯矜暑暍，俾以雨露之潤，濯此煙塵之餘。承命分嘗，清風生腋。載懷曩日泛雪宣游，舌本流甘，宛同昔味。頓覺神明之還觀，不知身在于邊陲。眷遇之隆，雖遠弗間，捐糜頂踵，

莫報大恩。《初寮集》卷三。

辭宣賜象簡對衣金帶鞍馬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慈，特降中旨，賜臣對衣、金帶、鞍馬，今月初七日正謝。蒙恩稠叠，無任感懼。竊以驛駿效牽，已叨蕃錫；服章出笥，又沐殊榮。拜寵稠重，撫心震厲。伏念臣稟資駑怯，賦分單寒。組緝非工，煖終慙于布帛；馳驅弗逮，力幾盡于道塗。雖有執贄爲臣之忠，曾微束帶立朝之辨。第深憂于負乘，敢再辱于匪頒。伏惟皇帝陛下明辨等差，愛惜名器，謹仲叔繁纓之明訓，戒候人赤芾之深譏。蓋分畀于三軍，俾衆同于挾纊；或旁周于羣牧，使政杜于駭輿。收還叠至之誤恩，庶保易盈之愚分。所有今來賜臣對衣、金帶、鞍馬，不敢祗受。臣無任，取進止。《初寮集》卷三。

奏傅墨卿被旨就觀韓君丈人內傳劄子

今月初三日，給事中臣傅墨卿至臣所居，稱面奉聖旨，就觀《韓君丈人內傳》。臣某、臣墨卿焚香盥手，讀誦三過。臣某昨遇中元節，召宿上清寶籙宮，伏蒙宣予御筆《韓君丈人內傳》，乃奉睿旨，許臣寫録。是夕，帝君將降，祥光見于神霄殿之上，如雲非雲，明爛奪目，正類御畫《三清清微天

帝》。殿上光相，觀者呼舞連拜，歎所未睹。而光之所直，乃在南斗六星之次，實神霄都關天機御省丈人之所治。《內傳》首云：「壬辰，開圖下傳。」祥光之應，豈不昭然？若夫玉府西室之藏，九天羽童之記，昊都蔚陽之崇，南極敷華之論，自太素渾淪，梵氣融結，三景植立，萬化生成，悉具此書。內諱一聞，則凡骨可以超昇；內字一識，則七祖可以獲庇。況于親睹宸翰，家有靈編？陛下之所以賜臣者，至矣盡矣！然而至文弗可輕漏，臣既首蒙開示，乃躬自繕寫，緝之什襲，不敢示人。今者臣墨卿承詔來觀，聞者聳踴，萬劫流布，自今以始。臣名載秘籙，重叨榮遇，敢不刳心慕道，爲國捐軀，仰報君師全度之萬一？臣不勝。《初寮集》卷三。

謝賜玉嬰神變經劄子

臣伏蒙聖慈，賜臣《高上玉清神霄真王説太一保胎玉嬰神變妙經》一部者。臣齋心滌慮，入靖焚香，誦讀累日，心目惝恍。竊以三華隱道，元始玉文。赤明開圖，猶秘于瓊臺金闕之上；壬戌應運，乃出于宛利契賢之界。法流虛觀，欲問不能，豈臣凡愚，可闚彷彿？恭惟陛下孕真梵極，合妙太初，挈維道樞，流布慈寶。頃在開先之劫，光乘南極，位登長生，畀矜羣迷。示現神化，乃託質大明之體，降宅寶蓮之坐。承玉清之正統，應上帝之元嗣。自生神受氣，入胎誕形，以至開府于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天地之上，總治神霄之政，下應中元福境中國神洲帝王之位，建立大教，極度羣生。真源

浩渺，離彼籌量。爰于廣愛大山，百曲寶室，蒼龍之居，晨華之臺，虹映海慈之殿，檀林丹光之館，閬闕玉京之岫，朱陽飛景之宇，眉睫指端，如意寶履之間，出無量大光明，爲九華安妃、太極真人、左元先伯等天真仙衆演説神氣生道上妙之義。起從大空變化，安立天地，凝煉飛分，應請萬國。太一行神，布象却邪合嬰之元；玉嬰降生，升度朝元應號之序。六十會中，諸天秘諱，萬聖密語，大乘奥旨，罔不開露。是宜九帝助生，五老錫符，天花三獻，神芝六生；二十四種之色，七十三種之雲，晃耀寶圖，映照神璽。受天人君師之任，延億萬運曆之數，然而上至九品聖人，下至九地無窮世界之衆，均受道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而茫昧久矣。隨空有色住五者之見，耳目鼻口身意六者之識，搶攘展轉，日遠真元。豈惟不知道神生氣之本，而神不足御氣，氣不足養心？因業流浪，無所終極，甚者淪于酆城羅山暘谷泉曲之苦，不知出離。此陛下所以請命玉帝，來應昌會，興立神霄大教，而《太一保胎玉嬰神變之經》因以下傳于人世走骨之徒。趾之類，皆欣嚮悟入。道力之所埏埴，真風之所鼓舞，八紘靜謐，萬物遂茂，元元之衆，日用不知，咸躋于仁壽之域。上帝申命，百神受記，産祥降嘏，以佑聖躬，俾爲者成，欲者得，與天地爲常，與日月參光，本支蕃昌，子孫千億，永膺多福，自今其始。臣名登真籙，位忝近班，密受至文，闔宗幸遇。敢不矢心自誓，歸慕希夷，惟孝惟忠，圖報道蔭？瞻仰宸極，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全宋文卷三一五一

王安中 二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右，臣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以代言西掖，職峻地清，每難潤色之才，必極儒學之選。臣性資甚樸，文氣弗高，昨蒙聖知，試以書命，擢貳秘府，曾未閱月，再紆宸翰，遂寘從班。雖仰緣天獎之優，虛名暴起；而躐時髦之右，私分難安。伏乞睿慈特賜追寢，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同修國史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以哲宗皇帝聰明睿

智，齊聖廣淵。興孝思于親政之初，紹考翼于更化之後，聖德大業，配諸天地。惟是述史之職，宜極一時之選，用揚偉績，昭示萬世。臣奮身疏遠，承學荒陋，猥叨推擇，俾預修纂。雖耆俊接武，可資舊聞；而寵任踰涯，豈宜冒處。仰祈天鑑，俯諒忱辭，追寢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勅命，未敢祗受。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辭免翰林學士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奉御筆，除臣翰林學士者。聞命遽惶，罔知所措。竊以北門地秘，學士職親，儒者極榮，朝廷高選，不辭而受，理所未安。伏念臣出自寒鄉，驟蒙聖簡，比從詞掖，擢長憲臺。學淺智疏，迄無稱效，徒有罪戾，積如丘山。憂畏之心，殆成疾疢，血氣頓索，誦習益荒。文字既非所工，思慮且復難彊。深虞累國，豈敢愛身？伏望天慈洞照誠懇，追還成命，改授時髦〔一〕，別除臣一閑慢差遣。若依覆幬，終獲存全，指心誓天，九殞圖報。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一〕授：原作「受」，據文意改。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臣今月日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承旨者。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以北門東閣，獨承密旨，職親地峻，實冠儒臣。惟時間出之才，乃稱非常之選。伏念臣樸拙昧陋，久于湮淪，親被聖知，躐置華近，起之既踣，恩厚不訾，數對清光，更蒙天奬。而大號令、大封拜，皆特命當制，臣之榮遇，蓋無前比。逡巡退避，猶恐弗勝，冒昧超踰，其必自殆。伏望聖慈洞照危懇，追寢成命，止令仍舊待罪詞禁，庶安愚分，未速顛隮。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一〕。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五。

〔一〕祗：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辭免御史中丞奏狀

右，臣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御史中丞者〔一〕。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以中司之職，紀綱所寄，必得剛明果敢、通達國體之臣，使居此任，則可以上尊主勢，下肅官邪。如臣者學淺

智疏，望輕力薄，頃蒙親翰，擢寘詞垣，閱歲于兹，日虞罪戾。若復昧于量己，冒處風憲之地，豈特自速顛沛，亦將有玷聖知。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二〕「御史中丞」上原有「侍」字，據文意删。

舉汪伯彦自代奏狀

準令，諸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睹具官汪伯彦，積學之富，夙有師承，屬文之工，蔚多華藻，行能兼備，流輩所推。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初寮集》卷三。

舉何桌自代奏狀

準令，諸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睹具位何桌，學問醇深，識量高遠，端靖之操，士論所推。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初寮集》卷三。

舉權邦彥自代奏狀

準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睹承議郎、提舉永興軍路學事權邦彥，雋傑之譽，學校所推，贍縟之文，朝廷可用，識慮高遠，趨尚正純。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初寮集》卷三。

舉顏岐自代奏狀

準令，諸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睹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顏岐，識度曠夷，學問淵博，志尚操領，不減古人，論議文章，猶其餘事。若使雍容近列，可以激勸士風。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初寮集》卷三。

論修北嶽廟奏狀

臣竊以北嶽常山，分野在趙，形勢雄壯，鎮壓朔陲。昔趙簡子藏寶符于此山之上，而襄子知其下

臨代，代可取。天祚聖運，有自來矣。恭惟祖宗肇造之迹，實在保塞，去山甚邇，王氣是資。陛下比詔帥臣繕治嶽祠，庶工子來，百神順助。然頹圮積歲，理難因舊，經營欲速，慮成簡樸。伏望睿慈申命攸司，審視興作，增廣規制，必令臺門樓觀，繚垣埤堄，有同岱宗廟貌之盛。慶成之日，儻或親灑宸翰，大書扁榜，以發山嶽之勝，以隆國家之福，則神人幸甚，萬世幸甚。取進止。《初寮集》卷三。

謝賜御製酒樽詩表狀

臣伏蒙聖恩，以臣近進《神霄降聖酒尊詩》，特賜御筆聖製詩并序，俯同元韻者。天親有德，誕開挹注之祥；帝庸作歌，申錫時幾之勅。光生蔀室，感極危衷。恭惟皇帝陛下接統三皇，應元九會，位履以剛中正，體乾以純粹精。和同則無間于天人，乃聖而不可知者；昭回則爲章于雲漢，蓋煥乎其有文焉。茲者薦蕊殿之嬰香，下琳霄之景馭。其冪不改，但餘元放之諸罏；所飲幾何，寧止蔡經之百石。猥緣寵睠，獲與偉觀。仍因上達之蕪音，曲示俯同之寶製。天地之有大巧，雖莫得以名言；日月之照容光，遂益明于趨嚮。臣敢不奉爲大訓，守以闔宗？神動天隨，誓永依于妙道；雷聲龍見，願更紀于真游。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謝賜御詩狀

臣伏蒙聖慈賜臣聖製御筆送行詩一首者。師出以律，方從遣戍之勤；帝庸作歌，更示寵行之渥。轅門拜賜，戍旆生光。中謝。竊以周有《采薇》之詩，因命率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詠，期得士以守四方。聿觀汗簡之傳，未若宸章之麗。重紆寶思，垂賁羈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煥堯文，聖兼湯勇，俯勵封疆之守，肆頒雲漢之篇。臣敢不恭體至懷，仰遵成算？傚皐陶之賡載，雖愧非才；繼召虎之來宣，敢忘竭節？臣無任。《初寮集》卷三。

謝喜雪御筵奏狀 并笏記

上天同雲，甫集飛霙之瑞；君子有酒，肆頒湛露之恩。恭惟皇帝陛下道妙範圍，功參化育。無遠弗届，式從和氣之游；將受厥明，嗣有豐年之報。溥霑嘉應，載浹歡聲。臣等無助燮調，共叨燕衍，徒負屬饜之愧，莫知稱效之方。

〔笏記〕嘉雪應期，慶均下土；需雲錫宴，恩逮邇臣。恭惟皇帝陛下政叙九疇，化通一氣。天不愛道，方貽率育之休；冬無愆陽，乃協屢豐之兆。臣共承優渥，實預榮懷，敢殫歸美之誠，仰報

示慈之意。《初寮集》卷三。

謝除中書舍人表

臣某言：秘府高華，方蒙親擢；掖垣清切，又荷超除。初雖罄於忱辭，終莫聞於俞旨，具膺寵奬，彌劇震惶。竊以自昔言語侍從之臣，實典號令文章之任。德施威制，雖難名萬化之神；墨妙筆精，亦足聳四方之聽。苟選掄之或誤，知稱愜之爲難。中謝。伏念臣用志甚迂，負能弗腆。長而無述，幾驚過隙之駒；冗不見治，坐跂垂天之翼。昨由官學，進陟道山，稍窺未見之書，遽有非常之遇。自天承詔，給札試言。顧慚骫骳之詞，趣就須臾之頃，謂塵燕覽，必觸天顏。叨再命於九重，每紆宸翰；閱兩遷於一月，遂陟禁塗。惟外制以不試而用爲優，而故事或偶承其乏則免。孰如臣者，考自帝前？恩專出於簡知，榮殆無於倫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既煥，湯德又新。道兼於天，有雷風之鼓舞；言惟作命，同雲漢之昭回。尚廣搜揚，靡遺疏遠。厚龍光於草芥，極歆艷於縉紳。臣敢不深認生成，永思報效？匪躬之故，素已願於輸忠；不命其承，益當堅於報上。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除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代言西掖，初乏能稱；執法南臺，更叨睿選。始趣令於亟拜，終莫許於牢辭，祇荷寵榮，徒深震慄。竊以朝綱所寄，昔固歎於難才；士氣既卑，久弗勝於流俗。歷考古人之行義，但專一意以尊君。且將通達壅蔽盡下情，蓋以剔抉幽隱爲細事。山林伏猛，藜藿亦以森然；金石無心，雷霆必爲霽止。故下則身無養交充位之誚，而上則君有虛己受言之光。中謝。伏念臣用志甚迂，逢辰特幸。試之潤色，實非東里之才；率爾論思，是乃北方之學。敢圖簡記，忽有超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知臣好直，或由於好學；謂臣愚忠，猶愈於詐忠。擢居風憲之司，俾效芻蕘之智。臣敢不仰思眷奬，俯激懦庸？傾瀝肺肝，儻有萬分之補；捐糜頂踵，不難九死之從。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謝除翰林學士承旨并宣召表

臣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待詔馬清臣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冠摛文之禁直，已誤明揚；紆將命之使華，更叨趣召。紳緌改觀，頂踵知歸。中謝。竊以潤色大猷，素極

儒臣之選；奉承密旨，實專人傑之求。宋興百六十年於茲，壁誌三十三人而已。宮蓮跋燭，至空對於七春；仙嶺浮鼇，或稍遷於一紀。顧如名輩，應遴此除。矧金鼎玉鉉之元臣，與鳳閣鸞臺之近弼，異時東閣，接武四賢，雖才分之爾殊，信詞林之增耀。凡緊推擇，實係重輕。伏念臣久矣空疏，蕭然疲緩，獨荷照臨之逮，見收隱約之中。入處嚴扉，甫踰期歲。震風凌雨，仍慚再造之私；蟠地際天，尤幸千齡之遇。瓊籙面聞於要訣，琅函數授於秘經。天動奎鉤，俯答蕪詞之韻；夜趨霄極，仰瞻颺馭之游。況大號之肆赦，多一時之特召。三王就第，五相策勳，定命錫符，均釐率土。合宮布政，授節邇聯。萬年天紀之復元，六路師干之奏凱，猥緣簡記，得竭鋪張。對揚每近於清光，慰藉屢形於褒語，俾寬幽黜，遂冒寵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鑑沖融，道樞淵妙。因任原省，內獨運於乾剛；翕受敷施，外靡煩於師錫。載加顯渥，用燕羈臣。惟聖學之川增，復睿文之天縱。第知刮膜，竊窺雲漢之昭回；曾是嘔心，曷效雷風之鼓舞。所虞累國，豈敢愛身？獨肩論報之思，終蹈捐糜之節。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五。

謝除顯謨閣待制表

臣某言：出董戎昭，分宜冗汰；擢參法從，恩俾蕃留。重荷眷憐，靡容懇避。德猥隆於草芥，心更慄於淵冰。中謝。伏念臣學淺知疏，才微力薄，早預賢關之善養，遂塵英彀之並游，兩忘鵬鷃之

飛，一付鳶魚之察。中繇際遇，寢備使令。具孚淮海之單辭，歷按河山之二部。逮聖神之攬政，乃賜召還；補省寺之闕員，每蒙簡在。顏始違於天咫，接驟渥於晝三。會謀帥於關南，獨受方於朝右。後來居上，一軍盡驚。未輸橫草之勞，遠逼及瓜之代。仰煩親詔，曲諭至懷，進職西清，迄功北道。惟先帝藏書之盛，雲漢昭回；而高陽制閫之雄，金湯險固。適今冒昧，深所叨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平施庶邦，寵綏羣辟。原省因任，乃君師所以佑下民；善貸曲成，如天地之能裕萬物。故雖疏遠，亦極褒榮。臣謹當憑恃國靈，申嚴疆政。捐糜頂踵，遑暇卹於家爲；絫積涓埃，靡坐媮於年所。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謝除翰林學士并宣召表

臣某言：烏臺代匱，初塵執法之班；鼇禁陞華，遽冒摛文之選。紆使騑而錫召，哄里巷以縱觀，祇荷寵榮，惟知震灼。中謝。伏念臣學專守己，進昧干時，窮年隱約之中，畢願棲遲之末。支離其德，蚤知洪世用之難；追琢其章，晚或誤天光之被。自蒙簡拔，即獲對揚，首瞻日月之清明，謂有河山之戇直。飛風未遠，欲隨鵬翼之高；神化潛施，不覺鼠肝之大。竊顧非常之遇，漸鄰可畏之塗。典訓誥者期年，心已勞而氣索；司紀綱者三月，力不逮而神疲。矧茲內務之繁，蓋極儒臣之盛。不辭而受，方虞有識多士之譏；自恕以居，殆匪每慕古人之意。獨厚生成之賜，重慚因任之言。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兼愛以臨百工，虛懷而觀衆智。栽者傾者，各從物性之宜；鼓之舞之，並入天機之運。乃重眷於單危之際，俾收跡於嚴近之游。仰鴻造之不貲，捐微生而莫報。試之一再，已知翰墨之無奇；惠以初終，或覬田廬之可遂。臣無任。《初寮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上。

辭免右丞表

臣某言：登翊萬幾，宜艱厥付；疇咨一德，乃克有承。俯惟營蒯之求，進有淵冰之懼，敢陳悃愊，洊瀆威尊。中謝。伏念臣學窺管而不足以見道之全，知挈鉼而不足以適時之用。獨荷聖神之親擢，獲依日月之末光。越寘複門，專承基命。竭蕪辭之敷敶，何裨鼓舞之功；師睿訓之丁寧，粗識鋪張之體。徒以思慮耗於雕鐫之窘，氣志索於歲月之侵。方期力丐於便安，固已心甘於頑鈍。倍費帡幪之惠，驟紆綱轄之圖。置水而芥爲之舟，靡堪大受；未牧而牂生於奧，茲或非祥。伏望皇帝陛下聽察以堯之聰明，用捨以周之陟降。量材度德，曲昭孤陋之難安；詢事考言，更候僉諧之所與。追還成命，改畀上賢。豈惟寬誤國之憂，兼弗累知人之哲。絶坐歎乎裴李，非素願之敢知；稽首遜於夔龍，庶俞音之可必。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除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授臣尚書右丞，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尋具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代言東閣，已叨密命之承；貳政中臺，更誤近司之選。控忱辭而雖切，被訓旨以加隆，祇荷寵榮，采增震悸。中謝。竊以文昌釐厥庶務，委綱轄於二丞；元首輔以四鄰，如股肱之一體。用人當否，繫國重輕。上焉得原省因任之至權，則朝廷正而百官正；下焉有同寅協恭之誠意，則衆賢和而萬物和。矧遇聖神之興，具昭功化之敏。以繼前人之志，則所受休畢；以善一世之俗，則咸克勸忱。若室既堂，我則肯構；如材已斲，爾其塗丹。載觀政事之惟醇，固謝智謀而不用。必慎厥與，以俟知微知章之賢；俾率有陳，庶迪惟幾惟康之助。伏念臣器拘近用，學昧大方。晚出寒鄉，無先容之一介；獨超俊軌，閱再閏而六遷。粤從晝接之初，已形柄用之意。容其戇直，以振兩河之氣；稱其文彩，以爲二禁之華。琳闕羣趨，偕弼臣而賜篆；鼇峰夜入，紆宸藻以垂謌。護持尤費於大恩，長養用成於今日，擢參國論，蔽自聖心。人實後來，寧免積薪之議；政多末學，深虞製錦之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以純粹精，位履以剛中正。欲一日二日之萬幾無曠，永綏攸暨之民；合六德九德而百工惟時，胥樂思皇之士。既延登於人傑，共欽亮於天工，兼收孤孑之蹤，將試贊襄之效。臣敢不仰思殊眷，俯竭愚忠？雖久侍清光，信其臣之莫及；而日聞獨斷，蓋惟道之是從。顧已誓於捐軀，當弗渝於

報上。臨下有赫，實聞斯言。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辭免左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除臣尚書左丞，尋具劄子辭免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贊襄無補，蔑聞已試之功；圖任有加，誤玷頻虛之位。爰瀝囊封之懇，載紆詔檢之華，輒罄終辭，覬回定命。中謝。伏念臣智不周於庶務，學未造於大原，猥緣際遇之殊，寖被奬知之渥，越登四近，坐閱再期。德愈盛而日新，顧何施於爝火；任已重而道遠，徒自窘於搶榆。方需幽黜之嚴，敢冒次遷之寵。舉直錯枉而選於衆，必得股肱之良；陳力就列而止不能，是惟犬馬之願。伏望皇帝陛下睿明俯照，淵度并容，允茲遷令之祈，寬乃妨賢之慮。終始慎厥與，式昭庭陟之公；左右惟其人，務俾師虞之穆。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除左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授臣守尚書左丞、加食邑四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尋具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中詔班朝，載預疇咨之列；左綱虛位，肆叨敘進之榮。雖洊達於遜函，訖莫回於渙

紼。祇膺眷渥，釆積震惶。中謝。竊以天地辨位而君臣之義明，帝王執要而政事之經立。蓋本在上而末在下，故臣必致詳；惟統有宗而會有元，則事皆隨舉。矧冠疑丞之任，實顓管轄之司，處乎道揆法守之間，諉以謨明弼諧之重，倘非試可，不以次遷。伏念臣晚出寒鄉，初無他技。一官效智，幾遂陸沉；九牧知名，悉緣天奬。寘彼雲霄之寥廓，振於風雨之震搖。粤繇二禁之嚴，進翊萬幾之密。若時聖治，丕紹燕謀。飭寢紊之規，則念每見於羹墻；守既成之憲，則堅弗渝於金石。循名責實，官無冗濫之員；理財正辭，國有經常之用。凡曰儀刑之典，端如卜筮之孚。觀聖王於其燦然，固已邁鳧鷖假樂之盛；在賢人識其大者，幸復見貞觀開元之隆。依光坐閱於再期，撫事猶懷於昔論。曾是奉承之末，必知稱塞之難。江漢濯之，寧復潢汙之尚；日月出矣，詎須螢爝之持。獨負愧於空餐，久分從於幽黜，仰緊全度，更冒褒陞。廊廟同時，半用河山之士；股肱在列，偕來翰墨之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秉執道樞，懋昭智燭。翕受敷施，以就衆德；因任原省，以協至公。於萬斯年，式永孝思之祜；曰三有俊，共釐帝命之休。俾參備於機衡，迺兼容於菅蒯。臣敢不恪遵明訓，圖報大恩？職思其憂，退益勤於載采；言可底績，進弗替於輸忠。降監在兹，周旋以是。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帥燕到任表

臣某言：近奉御筆，令疾速之任，於七月六日治事訖。師干護塞，俾當涿鹿之衝；儒服宣風，兼

鎮盧龍之舊。問諸故俗，撫以寬條。中謝。伏念臣承學未優，負能尤薄。煨塵弗耀，初敢急於人間；天日所昭，晚乃參於世用。自陪國論，屢閱歲陰。西被東漸，莫贊敷文之治；南征北伐，何裨經武之圖。身雖備數於廊廟之臣，上亦不責以軍旅之事。屬新疆之載拓，須近輔以來臨。委後務於會元，按前世平淮之實；納新年之餘慶，遵本朝下蜀之規。猥承遣戍之嚴，兼冒授方之渥。臨門過節，仍蕃郊宴之儀；馳驛賜詩，并侈鄉鄰之寵。赴屯於外，請汰輒留，逮遄六月之行，既命十連之率。飛芻輓粟，方遠略之是資；緩帶輕裘，顧諸生之安用？第憑廟算，式遏邊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駿惠先猷，誦揚獨智。雷聲龍見，大伸震曜之神；地闢天開，包有幅員之廣。因加試可，就董戎昭。臣敢不祗奉聖謨，勤宣德澤？無遠弗屆，願聞去殺之期；咸與惟新，亟迪變夷之效。《初寮集》卷四。

辭免大名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大名尹、大名府路安撫使，尋具辭免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復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遠戍踐更，真祠屏處。復畀兵民之寄，已誤觀能；既兼將帥之榮，敢饕加命？洊書悃懇，終冀矜從。伏念臣晚奮寒鄉，親逢盛旦。進聯綱轄，每負愧於空餐；出撫疆圻，第偷安於無事。茲竊燕申之幸，稍期疲曳之休。載奉明綸，俾司留鑰。官稱惟舊，尚多昧利之慚；恩渥增隆，實重踰涯之懼。事非宜得，義則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允輯師言，特回渙號。使易盈之小器，或免顛隮；

則未泯之餘生，尚能補報。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知大名府表

臣某言：中山重地，已玷蕃宣；全魏名都，更叨居守。仰服訓詞之厚，俯忘道路之勤。祇見吏民，敢遑夙夜。中謝。伏念臣本無他技，粗守朴忠，靡緣一介之先容，親遇千齡之嘉會。稍蒙劇使，即簡異知，寖躋嚴近之塗，終乏將明之略。上辭機務，規小己之便安；改付邊藩，出大君之特達。歲時坐閱，罪戾是虞。豐年閭里之寧，敢言己力；治世封疆之肅，肇自聖謀。豈圖不腆之才，進冒非常之寵。惟北門之巨屏，居四鎮之上游。紫蓋黃旗，接帝城之葱鬱；玉符金鑰，乘輦路之深嚴。若時撫馭之臣，相望典刑之老。臣無何者，今乃得之。皇皇者華，未改行臺之舊；多多益辦，竊慚開幕之雄。獨欣汶水之非遥，實幸菟裘之可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旁燭，睿智兼周。善貸曲成，如天地之裕萬物；原省因任，作君師以佑下民。謂臣來朔部之頻，眷此去東州之邇，用捐寄委，以示恩私。臣敢不竭節首公，悉心體國？冀綱維之少就，或桴鼓之稀鳴。克壯其猷，雖自强於蒲柳；不能者止，終有請於枌榆。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除大資政再任知大名府表〔一〕

臣某言：明綸洊降，假舊服於陪京；寵數兼崇，進隆名於秘殿。忱辭雖罄，淵聽莫回。内惟一己之叨榮，外俾兩河之改觀。感深夙夕，媿溢心顏。中謝。伏念臣本乏異能，偶逢興運。片言可績，寖蒙特達之知；小諒既孚，驟玷弼諧之任。曩辭帷幄，迭畀珪符。期年筦鑰之司，未聞報政；咫尺冕旒之照，每俟黜幽。睠茲封畢萬之都，夫豈借寇恂之地。矧邃嚴之東序，列耆俊於累朝，併荷誤恩，更遷近職。周邦徒喜于蕃，實靦於甫申；公綽何優爲老，或宜於趙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迪知衆志，因任庶工。摩義漸仁，俗有久安之化；賜金增秩，吏無數易之勤。方求舊以圖功，亦念勞而申命。臣敢不益堅忠節，仰體聖心？弭盜訓兵，少效撫綏之略；愛民重本，庶臻安靜之風。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政：原闕，據抄本補。

謝除檢校少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檢校少保，尋具辭免，恭承御筆手詔，「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者。中軍謀帥，已叨漢代之崇；亞保視儀，載躐周廷之峻。雖罄忱辭之確，重紆寶翰之華，拜命增榮，捫心益愧。中謝。伏念臣頃從末至，誤簡異知，遍參法從之嚴，遂秉政機之要。第縻歲月，無補涓埃。屬新邦來復於版圖，需近輔往釐於疆理。蔽由聖選，付以戎昭。敷文德以格苗民，既乏贊襄之效；撫成師而定燕國，有慚臨遣之光。當弭節以留屯，屢抗章而丐罷。千里出塞，俾遄遠戍之行；五月渡瀘，遂約輕齎之入。方布勞徠還定之政，甫登康樂安平之書。猥緣後務之留，亦玷司盟之賞。焦頭爛額，初何有於徙薪；毀瓦畫墁，詎可言於食志。雖曰湛恩之溥逮，實非小己之宜蒙。偶逋寇之干誅，整偏師而薄伐。朝晡再捷，沙漠亦空。倚李祐以成功，但守用降之策；先曹參而書最，敢專發縱之勞。會吉語之上聞，攬遜章而親報，具祇寵奬，已即欽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廣堯仁，外昭湯勇。神武不殺，坐開萬里之疆；慶賜遂行，特享四鄰之澤。雖如羈遠，亦在記憐。臣敢不益竭思維，少圖報塞？貳公弘化，方隆乘障之權；五教敬敷，庶迪移風之效。《初寮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一五二

王安中 三

辭免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御筆手詔，已降指揮，除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劄子辭免，伏蒙聖慈特降御筆金花牋詔書不允者。冒貢忱辭，冀回渙號；申頒親詔，尚閟俞音。終難誤寵之饗，敢避天威之瀆。中謝。伏念臣蚤緣懵學，寖簡異知。再歲乘邊，第守平平之策；一身扶病，迄無赫赫之名。茲滿戍以言旋，分投閑而自弛。遽承訓指，超進班聯。侍瓊籙之殊庭，備金華之舊列。蓋前此優賢知之禮，乃舉以休疆場之勞。儻昧利以偷安，臣之罪也；知罔功而懇避，天必從之。伏望皇帝陛下智燭兼明，道心博愛，俯監由衷之請，曲垂遷令之私。息此微生，許畢桑榆之景；自今餘日，誓殫畎畝之忠。臣無任。《初寮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謝除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陳免，奉御筆批答：「依已降親札手詔，不許辭免，仍不得再有陳請」者。撫新疆而滿戍，方遄收召之音；渙大號以疏恩，更厚來歸之禮。每竭忱辭之貢，祇勤親翰之紆。亟拜寵光，第懷震越。中謝。伏念臣頃繇孤進，寖簡異知。牽課文詞，猶曰平生之學；贊襄政事，果無已試之能。會謀師於封圻，遽受成於帷幄。侏儒扞敵，不勝誤國之憂；匹馬渡瀘，敢作全軀之計？殊俗認勿疑之信，懦夫規無事之安。賴聖澤之滂流，格邊虞之耆定。包虎皮而櫜弓矢，種落一家；挽天河以洗甲兵，農桑千里。常武既歌於就緒，出車爰賦於勤歸。分若子牟，心常居於魏闕；誰期定遠，身復到於酒泉？幸休一障之乘，仍趣九霄之覲。陛睠班於左棘，留偃節於中都。進讀邇英，曾是論思之地；侍祠寶籙，乃嘗受度之廷。比奉昕朝，載康玉色。實畝實藉，具昭經始之艱難；靡室靡家，尚軫向來之落莫。惟時茂渥，疇克欽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道無方，沈幾不測。福威惟辟，獨操厲世之權；鼓舞盡神，深得馭臣之術。憐此軒墀之舊，弛於塞漠之衝，惠以餘生，錫之多祉。臣敢不俯堅晚節，仰報隆私？誦述詩書，歸美一人之德；精勤香火，祝延萬壽之祺。臣無任。《初寮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謝除檢校少傅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檢校少傅，尋具劄子辭免，準入内内侍省發來御前金字牌遞，恭承詔書，「所請宜不允」者。明廷誕告，誤陞弘化之聯；温檢申頒，未遂由衷之請。敢期從欲，洊瀆蓋高。中謝。伏念臣奮自諸生，親逢熙旦。爲功名而投筆，多求蚤陋於班超；資翰墨以入關，始望殆踰於文本。比自四鄰之列，出宣三路之威。屬殘霤之干誅，整偏師而奮伐。身當幕北，刀置韝中。聖謨洋洋，沓授折衝之略；虎臣矯矯，共懷敵愾之忠。援枹不待於五申，破竹遂成於三捷。設壇而拜韓信，仰歸善將之功；置酒而折隨何，夫豈用儒之效？幸封疆之載肅，顧名器之敢饕。兹預策勳，獨憂昧利。伏望陛下灼知以迪有俊，明試而懋厥官，特矜居寵之思，姑底幹方之績，許回渙號，用協師虞。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又謝除檢校少傅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檢校少傅，尋具辭免，恭承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全師勝敵，偶當一障之乘；孚號揚庭，許間三孤之列。控忱詞而靡獲，祗寵命以彌兢。中謝。伏念臣策足諸生，致身近

弼。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洊叨稽古之榮；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忽誤謀元之選。有衍新疆之闢，惟艱後務之承。方從輕騎以渡瀘，遽報殘奚之闌塞。聖謨先定，載虔問罪之辭；王旅遄行，共底侮亡之罰。時雨霈戎軒之捷，迅霆摧賊壘之堅。絶大幕以一空，肅昕朝而三賀。無思不服，時靡有爭。民所欲而天必從，用迄駿功之定；君之伐而臣何力，亦饗信賞之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錫智表邦，隆寬御衆。誕敷文德，坐恢有指之疆；肅將天威，聿廣無前之績。爰飭懋官之典，肆疇護塞之勤。臣敢不益謹戎昭，具遵猷告？子牟孤外，寧忘魏闕之心居；定遠衰疲，猶覬酒泉之身到。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乞外任不允謝表

臣某言：備員起部，積媿空飧；貳職銓曹，重叨殊渥。懇辭弗獲，恩指有加。仰戴寵光，彌增震惕。中謝。伏念臣材資不腆，識度非優。初無飾己之智能，粗有傳家之忠義。逮逢興運，寖被異知。擢自稠人，洊沐雲霄之澤；久參法從，親承日月之光。間繇顓閫之行，亟預賜環之召。式序在位，庶克有爲；疇若予工，終無可録。已寬怠廢，復玷超除。惟文昌之貳卿，首天官之小宰。力綿望淺，事劇才難。當總核之具嚴，顧選掄之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化育，仁極生成。徧覆包涵，以作萬邦之人；因任原省，用臻百志之熙。乃眷庸虚，亦加保惠。臣敢不竭誠狥節，奉法守公？夙夜所思，

固莫先於體國；涓埃可效，竊自誓於捐軀。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再乞外任不允謝表

臣某言：忱誠上達，覬有察於由中；親翰俯頒，顧弗容於補外。仰懷寵遇，彌積震惶。中謝。伏念臣初乏異能，久尸榮禄。既蔑聞於稱效，宜崇降於疾殃，乃始籲天，敢云擇地。軒墀瀝懇，已洊拜於温言；雲漢垂光，更曲昭於至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深覆露，道備生成，謂衰難之可矜，尚眷存之勿舍。雙鳧乘鴈，雖不計於江湖；去馬來牛，欲盡安於轅軛。因加神筆，以寵微軀。臣敢不勉激懦衷，益堅晚節？永言大訓，豈特耀於雲仍；竊誓此心，固將捐於頂踵。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乞外任詔書不允表

臣某言：軒墀瀝懇，初閟俞音；雲漢垂光，更煩親翰。頒温函而載渥，控感臆以彌深。中謝。伏念臣本乏異能，驟叨殊奬。無實之名可愧，不腆之學易窮，矧茲内務之隆，夫豈平生之望？八塼日上，眩金字之千言；五閣雲深，恍銀臺之三昧。食既浮而多懼，力弗給而先疲。居惟累國之思，進有籲天之請。忱誠莫諒，訓旨加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兼明，道樞善貸。雙鳧乘鴈，雖無益於江

湖；去馬來牛，亦並安於轅軛。乃眷嶔崎之跡，重紆焜燿之私。臣敢不欽命君師，一心文字？涓塵何有，莫知稱報之方；溝壑未填，俱效捐糜之日。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詔書不允表

臣某言：近奏乞減罷換階官，除外任宫觀，準入内内侍省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詔書，「所請宜不允，勿再有陳請」者。忱詞上達，洊敢丐閑；親翰中頒，尚令代匱。曲煩褒勉，彌劇凌兢。中謝。伏念臣奮跡奇艱，遭時明盛。念終始典於學，預闚聖作之淵微；惟干戈省厥躬，實昧兵謀之飂忽。茲領師屯之重，載離歲歷之周。轉喉幾雜於殊音，塞鼻坐饜於異饌。同來吏士，既盡去而莫留；僑寓妻孥，殆兩忘而稀問。靦有食浮之畏，衰難力任之堪，凡四上於節旄，復三祈於祠館。此物此志，諒無藉於多人；肆筆成書，猶俾安於厥服。申加訓指，尤認眷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兼容，仁心博愛。謂久參於帷幄，察及初終；雖邈在於封疆，待如疇曩。未從冗汰，以示慈憐。臣敢不勉務獨勞，每如始至？尚寧幹止，第憑外治之敷；何以家爲，更懋前修之略。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乞宮祠不允賜詔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上殿，奏稟職事，以病軀未安，乞一在外宮祠，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彤墀賜對，欣復望於清光；真館養痾，獲縷陳於丹悃。繼頒明詔，尚閟俞音。中謝。伏念臣稟性艱奇，被眷優渥，由寵榮之滿溢，致疾疹之窺乘。偶緣江左之姦氓，稍復龔牛之化就。易鎮東之舊治，空慙郭馬之迎；比密拱於行朝，勢尤難於卧理。抗章請覲，容瞻咫尺之威；造膝輸誠，敢避再三之瀆。豈圖寬政，未忍投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廓蓋容，恩均動植。解衣推食，每曲盡於下情；補劓息黥，尤垂憐於舊物。特紆清問，深軫沉痾，諭藥劑之寒温，辨醫工之良否。逮辭北闕，仍叨蕃錫之光華；既返東藩，復拜温言之煩悉。睿恩若此，小己何堪。儻薄技之未窮，豈殘軀之足惜。敵鋒屢挫而未聞於退聽，敢忘海徼之虞；民瘼望瘳而尚窘於催科，益圖邦本之固。有以利物，是爲報君。《初寮集》卷四。

謝降官表

臣某言：憃愚闇事，合寘嚴科；仁聖原情，止從寬典。危衷載惕，感涕交垂。中謝。伏念臣初乏

異能，上辜殊獎。緣去國五年之久，兼乘邊百慮之餘，老將至而易昏，技已窮而難强，遂貽罪悔，重累眷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等父師，恩均天地，未忘簪履之舊，特霽雷霆之威。故弗加誅，第令降秩。臣敢不仰思訓戒，更務省循？此玷未磨，遑及謀身之念；後圖可勉，豈無補過之心？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謝復官表

臣某言：泉法流行，稍追曠官之誚；綸音褒拂，更叨復秩之恩。丐寢弗俞，負慚罔措。中謝。伏念臣早緣誤簡，嘗玷近僚。法出便民，既預聞於曩昔；奉身體國，當自勉於今茲。豈識守分之常，遂冒寵光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功日起，睿澤時敷。畀矜簪履之餘，差録絲毫之末，特加賞勸，因示眷私。臣敢不祗服訓詞，益圖報效？老之將至，願殫夙夜之勤；知無不爲，用倡藩垣之治。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謝落職宮祠表

臣某言：原情議罪，敢逭邦刑；褫職示恩，洊煩天造。危衷載惕，感涕交零。中謝。伏念臣初乏

才稱，誤叨帥任。頃以抱疴而自列，繼蒙易地以遄行。承市駿之書，垂代歸者三日；申丐閑之懇，乃獲命於半塗。積愆已多，逮此盡見。雖重招於清議，終弗寘於嚴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政旁通，道心善貸。矜其黽勉，既凋犬馬之年；假以生全，俾終駒犢之養。臣敢不粗完晚節，深念前非？病矣何堪，徒有熏修之願；闕然自視，莫知報效之期。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差提舉崇福宮表

臣某言：准勅，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出司留鑰，方愧非宜；改畀真祠，更容自便。恩私有腆，感媿惟深。中謝。伏念臣奮跡寒微，稟資遲鈍。文供世用，偶逢千載之休；身被國恩，嘗列四鄰之近。形骸槁於遠戍，思慮耗於多虞，逮還進讀之聯，屢有退閑之請。顧未棲於田畝，乃復玷於藩垣。自愧無堪，欲辭弗敢。交符三日，適當備預之初；祇命九天，遽解劇繁之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樞善貸，智燭兼明，察其不能，假以終惠。俾託醇醲之化，遂藏疲曳之軀。臣敢不仰體睿慈，誓堅晚節？餘生未泯，粗知忠藎之方；九殞何難，弗易險夷之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寶章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表

司戎避長，誤陞學士之班；刺郡乞閑，遽領神仙之宅。榮屢辭而益峻，恩過重以難勝。昧所從來，言之曷既。伏念臣家雖弓冶，身本泥塗。積半生州縣之間，僅能免過；脱萬死干戈之際，本不求知。薦揚方徹於冕旒，解后適更於琴瑟。夤緣超躐，度越尋常。英藻觀風，再轉即專於帥閫；蓬萊寓直，三遷徑入於甘泉。逮兹訪落之初，又枉起家之召。始偷安於武部，旋改貳於儀曹。史觀地嚴，亦容秉筆；邇英天近，或使橫經。已挺負乘之災，尚畀絲綸之寵。非望峻登於常伯，得歸尚假於隆名。自寶章創閣以來，未嘗建長；釋古鼎專城之寄，始遂投閑。惟嵩嶽之外祠，實洛師之重地。念昔已叨於均佚，及今更喜於重逢。禮在垂車，當掛冠於帝里；義同賜杖，容竊食於鄉邦。莫名块圠之私，未覺崦嵫之迫。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同天覆，恩與風行，得博施濟衆之方，示内恕及人之意。俾臣身雖遠外，尚陪扈從之班；知臣疾已沉綿，更予支離之粟。遂使窮塗之士，益增末路之光。臣敢不堅節山林，思忠畎畝？力難報效，但歌《天保》之詩；職在禱祠，請上華封之祝。《初寮集》卷四。

謝魏王追封表　代韓侍郎師美

臣某言：録勳念往，曲垂宸翰之褒；錫命勸忠，追極王封之寵。訓於永世，著在信書。達幽壤以知榮，舉衰宗而增感。中謝。伏念先臣某昔居相位，兩翊聖朝，身期盡瘁於皇家，天實開先於盛運。初不自伐，久而彌彰。仰逢睿主之繼承，每荷淵衷之簡在。臣頃叨乏使，嘗對清光，留聖問之雍容，及私家之紀述。逮登塵扈，獲奉燕閒。蒙宣訪之再三，輒控聞於一二。忽紆親札，申降異恩。雲漢爲章，俯賁九泉之隱；山川啓宇，峻超五等之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祇率前寧，丕昭來孝。潤色祖宗之業，既底成功；眷懷社稷之臣，遂疏渥澤。臣敢不永思德意，益謹義方？小己何堪，始莫知於報稱；闔門相誓，終共效於糜捐。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韓魏王私録宣付史館表　代韓侍郎師美〔一〕

臣某言：薦被温言，訪故家之私録；忽頒清詔，增舊史之闕文。恩極漏泉，感深闔族。中謝。伏念先臣奮由一介，逮事三朝。昭陵立子之初，首開大策；慈壽御簾之際，獨靖羣疑。繼遵末命於英皇，仰奉丕圖於神考。雖輔翊艱難之節，天實聞之；若彌縫委曲之言，人無知者。臣嗣逢興運，獲厠

從班，頻瞻黼座之巍巍，數奉玉音之秩秩。謂矜能伐善，固非丙吉之本心；而紀事成書，必有鄴侯之遺傳。咨詢既逮，冒昧以陳。乙覽歎嘉，既錫苞茅之寵；信編論著，益增汗簡之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假盈成，功隆繼述。履至尊而制六合，無疆惟休；褒有德以懷萬邦，不顯亦世。乃紆睿旨，追録前勞。臣敢不勉激懦衷，永思先訓？忠於君父，不忘所報。《初寮集》卷四。

〔一〕題下原注「代」字。「韓侍郎師美」，原無，據抄本補。

開德府謝上表 代韓師質

臣某言：聯榮内閣，已玷誤恩；假守輔藩，更分優寄。密接神都之近，首承上德之流，祇戴寵光，彌增震惕。中謝。伏念臣負能既薄，用志亦迂。麾力詩書，粗襲先臣之學；奮身科第，幸參多士之躔。間關夙備於使令，晚晚驟蒙於眷渥。追惟舊弼，嘗輸社稷之勞；訪逮嗣人，超畀鄉閭之郡。比代還於北闕，尋擢帥於南陽。文陛延登，玉音咨度。誦元豐之聖製，審漳水之故阡，親奉訓詞，改鄰丘壠。俄授符於全趙，繼易地於澶淵。三命茲共，重叨屏翰；再宿曰信，亟見吏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秩大猷，動遵先烈。念茲黎獻，秉文之德對天；燕及故家，凡周之士亦世。因容微賤，獲被生成。臣敢不恪謹詔條，布宣惠澤？臨民弗怠，庶幾循吏之風；報國是圖，不愧功臣之嗣。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大名帥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尹、大名府路安撫使。再具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起從真館，付以陪都，峻加視秩之榮，仍易齋旌之重。眷懷有腆，感愧惟深。中謝。伏念臣奮跡寒微，稟資遲鈍。文供世用，偶逢千載之休；身近天光，既閱十年之久。頃由政路，出撫師干。歲籥三周，覺形骸之已槁；都門再入，疑夢寐之初回。矜憐曲軫於上衷，顧語每康於玉色。惟是食浮之懼，靡遑家請之安。燕見所祈，固及田廬之卜；隆私未慰，尚叨藩翰之求。已復預於謀元，乃更霑於進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樞獨運，智燭兼明。彊根本以馭邊，尤憐兩河之寄；資典刑而用舊，猥先一介之臣。因假龍光，用昭體貌。臣敢不仰祗訓指，俯勵忠忱？恩既厚而不貲，莫知稱塞；力雖愆而可勉，何愛捐糜。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陝漕謝上表　代席修撰貢

臣某言：陞榮書殿，將漕陝郊。仰承訓告之嚴，俯即封圻之闊。恩來望表，感溢情涯。中謝。伏

念臣識度非優，材資不贍。偶身逢於盛旦，偕器使於羣工。越自郎曹，遂塵宰屬。轉輸晉部，實兼二敵之鄰；調餉朔陲，幸迄三山之績。改茲劇任，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遠燭，博大兼容。善貸曲文陛，親奉玉音。層霄之照旁周，零露之澤洽至。是致疏微，亦叨眷奬。臣敢不堅忠許國，竭節首成，體天地而裕萬物；原省因任，作君師以佑下民公？時和歲豐，已腐關中之粟；家給人足，願流地上之錢。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代張漕謝復官表

臣某言：瀝懇自明，幸逃疑罰；推恩有叙，冒進文階。聞命若驚，銘心知感。中謝。伏念臣材非挺特，器本迂疏。此復委於兩河，已坐殫於五技。日月逾邁，雖强濟之蔑聞；兄弟孔懷，偶尤違之弗預。仰蒙原察，重荷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中，仁同天大。正名議罪，昭其可免之情；施德勸勞，還以所增之秩。臣敢不仰思訓戒，俯罄忠勤？當更誓於捐糜，庶少成於報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再復官表　代

臣某言：慶澤時行，幸蠲宿咎；明恩還至，叨義訓，初乏才稱。自膺劇使於累年，粗守愚忠之一節。仰承詔令，雖夙夜之惟虔；退攷事功，靡絲毫之可録。頻蒙遷叙，重荷記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并包，仁心溥博。遵王之路，公好惡以無偏；何天之休〔一〕，錫臣民而咸被。故如小物，亦玷鴻私。臣敢不深體生成，益思罄竭？誓以首公之志，用伸報國之勤。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何：似應作「荷」。

謝降官表　代曹漕坦

臣某言：智昧察姦，固宜重責；恩從降秩，深荷至仁。聞命震驚，撫躬戰慄。中謝。伏念臣材非挺特，器本迂疏，誤叨識擢之殊，寖備使令之末。列城仰給，蓋心計之已殫；愚俗興訛，乃風聞之不早。既莫逃於吏議，尚特屈於官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兼容，道樞善貸，施以生成之惠，薄其曠

弛之誅。姑申戒於庶工，實曲全於小物。敢不勉圖來效，務補前愆？庶憑夙夜之勤，少答乾坤之造。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降官表 代沈漕純誠

臣某言：民訛不察，是謂曠官；邦法有常，止令降秩。仰蒙矜貸，俯極震惶。中謝。伏念臣學昧通方，器非致遠，徒有逢辰之幸，遂叨將漕之榮。妄愚肆惑於封圻，瞀闇殆塗於耳目。獄辭自聽，既已麗於刑章；使指弗虔，固難逃於吏議。未加嚴譴，迺出大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地容，暘熙雲蔭。雖循名而責實，必以德而行仁。曲軫睿衷，特從寬典。臣敢不銘心思過，悉力赴功？冀少補於萬分，庶自湔於一節。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降官表 代張漕閱

臣某言：庸愚冒昧，當寘嚴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危衷載惕，感涕交垂。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叨逢昌運。一門許國，嗟華鄂之先凋；半世莅官，媿鉛刀之愈鈍。逮茲將漕，曾未閱期，初雖弗預於羅司，比亦謬陳於稅議。互煩朝聽，難逭邦刑。既稍降於文階，尚獲仍於舊服。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大明旁燭，鴻覆兼容，每觀過以原情，必崇寬而加恕，故如疏遠，終荷生成。臣敢不念咎省愆，首公盡瘁？明時何報，第殫奔走之勤；皦日所臨，更誓捐糜之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降官表　時罷太原帥

臣某言：智昧修官，亟彰繆戾；恩從降秩，實荷慈憐。過大責輕，感深涕霣。中謝。伏念臣抱能不腆，被遇非常。八年瀛海之屯，但縻廩食；數月并門之寄，未究綱條。疲軀尚阻於造朝，真館幸容於將母，明非所積，幽黜難逃。薄伸懲戒之科，深認生全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覆幬，明並照臨。總覈無偏，雖謹曠瘝之罰；驅馳有素，必推全度之私。故使孤危，獲蒙矜惻。臣敢不仰思曩眷，俯訟宿愆？苶爾筋骸，已乏可陳之力；循茲頂踵，不忘欲報之忠。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大觀改元赦表

臣某言：號新歲建，雲漢昭回；恩首春行，雷風鼓舞。人胥抃蹈，物亦欣榮。中謝。竊以正月始和，於焉布德而施惠；大觀在上，所以藏用而顯仁。惟好生之洽民心，則設教而服天下。恭惟皇帝陛下率循堯道，稽用夏時。孝悌感於神明，休符沓至；制作侔於造化，曠典咸興。得川珍嶽貢而寶鼎

成，用聲律身度而大樂備。授朔又朔，乃推策以端朝；開天之天，因紀年而示象。肆覃睿澤，以格歡心。罔不惟刑之恤哉，茲謂有孚而顒若。臣外叨分閫，任實近民，仰宣作解之慈，共睹觀生之慶。

《初寮集》卷四。

謝星文赦表

臣某言：天人昭假，曷惠小心；雷雨汪洋，誕敷大宥。帝方視下，氣可致祥。中謝。竊以星行乾端，時見化國，蓋靡常而偶至，將因懼而寖隆。頻有善言，火爲宋退；苟無闕政，彗豈唐憂？有孚曠蕩之恩，克弭照臨之象。恭惟皇帝陛下德敦孝友，躬服儉勤，體道以懷百神，愛民而及萬物。更茲寅畏，益邁往初。寬如堯舜之性仁，謙甚禹湯之罪己。一蘇率土，交感上穹。臣託備邊藩，預班聖澤，冀速瞻於丕應，庶仰副於精誠。臣無任。

《初寮集》卷四。

謝八寶赦表

臣某言：天臨路寢，方祇受命之符；春動綿區，更冒好生之德。臣民溢喜，草木均榮。中謝。竊以神物之興，人謀莫逮。若地不愛其寶，則邦永孚於休。恭惟皇帝陛下道妙佑神，功隆冠古，稽文謨

之肇造，更秦璽之舊傳。三靈相之，八者備矣。聖有作而物睹，其命維新；福既斂而時敷，與民更始。至於平施薦紳之士，厚敦支統之親，盡弛關征，載輕箠令，撫荒夷之新附，視剽俗以同仁。是皆曠蕩之恩，益格和平之氣。臣猥持從橐，遠護塞垣。側想天光，徒頌闊希之典；仰承上德，第虔寬大之書。《初寮集》卷四。

謝八寶轉官表

臣某言：珍符膺受，渥澤流行，預被寵遷，實慚冒處。中謝。伏念臣抱能不腆，蒙顧非常。守在蕃宣，既莫窺於天作；名聯扈從，又勿造於春朝。緣盛福之時敷，偕庶工而序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臻丕乂，功集大成。肇寶鎮以奠邦，明昭上帝；揚王廷而孚號，錫予善人。肆均光榮，橫及疏遠。不遺小物，諒無雨露之偏；莫報厚恩，第效涓塵之末。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轉官表

臣某言：官微善狀，方懼譴訶；恩逮積勞，更遷品秩。撫躬知幸，戴賜逾深。中謝。伏念臣材實迂疏，學非通敏，徒以際逢之盛，寖叨簡拔之私。乘障何功，但坐糜於廩稍；賜書甚渥，仍留任於藩

垣。無積最之可稱，固黜幽之是待，敢圖吏計，俾冒朝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德第功，敦仁覆物。王省惟歲，無爲而庶績凝；道兼於天，不賜而羣生遂。大公所播，小己均休。臣敢不勉竭疲駑，冀收塵露？永惟序進，或故常以爲當然；深認眷懷，雖造次不忘所報。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一五三

王安中 四

謝賜御詩表

臣某言：禁林夜直，動鈐索以傳音；宸筆春生，捧雲章而絢目。顧羈臣之闊遇，蓋近世之稀聞。恭惟皇帝陛下儲精泰初，體道至妙。位乎天德，夙申兆聖之符；合於帝庭，下治契賢之世。還淳源於三古，開壽域於八荒，爰因霄館之休成，式導颺輿之降格。嬰香夕薦，星弁羣趨。猥緣内務之縻，嘗有蕪篇之奏。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曾莫測於真游；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獨獲覩於寶畫。放勛之文有煥，帝舜之歌惟幾，昭回睿藻之書，蹈籍先民之述。臣雖遭甚盛，詎稱所蒙。持爝火而對太陽之光，可以息矣；被短褐而懷垂棘之璧，祇自懼焉。永爲圭竇之榮觀，更續玉堂之舊志。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曆日表 一

臣某言：觀象發春，端朝頒朔，詔音普至，恩指交孚。中謝。竊以乾元乘六龍以御天，寧茲萬國；閏月定四時而成歲，釐爾百工。堯曆載欽，箕疇式叙。恭惟皇帝陛下體貞道紀，參妙化原。仰綱無疆，更格五辰之順；外裒有截，並陶一氣之和。推步肇新，宣加並被。臣與叨委使，敢怠遵承！頼騰高廩之謌，以應清臺之課。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曆日表 二

臣某言：曆日月而送迎，贊天地之化育。惟后欽若，俾民丕承。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智研幾，道心觀妙。既朔又朔，衍神策於億年；如烟非烟，書卿雲之五色。益謹授時之法，用遵序事之文。温詔具孚，庶邦咸則。臣猥分優寄〔一〕，實預寵綏，願因太史之占，以作農夫之慶。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優：似當作「憂」。

謝賜曆日表　三

臣某言：太史觀天，辨陰陽寒暑之序；六服承式，識分至啓閉之期。肇自京師，匪頒羣國。霜露所暨，正朔攸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天地合德。體元居正以昭王度，迎日推策以授民時。課候清臺，不特務存於故事；詔依《月令》，固將增廣於德心。臣敢不奉以周旋，少圖報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曆日表　四

臣某言：迎日肇端，聖惟欽若；授時頒朔，民以靈承。拜貺有加，窺文何幸。中謝。竊以王者大乎一統，神心緯於萬方。乾元乘六龍御天，所以首出庶物；閏月定四時成歲，所以允釐百工。曠然率土之間，咸此序年之被。恭惟皇帝陛下妙參化育，智及裁成。冬無愆陽，已慶同雲之瑞；天不愛道，更瞻零露之祥。載歌惟叙之功，先衍無疆之曆。臣猥當優寄〔一〕，實預寵綏。正月始和，仰體發生之德；大觀在上，益期富壽之風。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優：似當作「憂」。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臣某言：輟宮闈之近御，就賜明綸；副莽劑之兼珍，曲形寵數。中謝。伏念臣賦材不腆，被眷非常。授節帥垣，已愧超除之峻；進班從橐，又煩親故之留。仰憑宸算之經營，俯幸邊隅之寧謐，曾無威惠，可實訓詞。茂蕃錫以自榮，惕懦衷而若厲。汪濊之恩，故樂有此光華之使。勸功思報，宜頂踵之必捐；已疾除煩，庶涓埃之可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詔書銀茶合表

臣某言：金錯珍奩，水蒼團璧，斥附光華之使，申加温厚之言。仰戴慈憐，俯深悸慄。中謝。伏念臣初聞祖訓，親遇聖知。疇昔在庭，弗爲囊括；中間避位，實弛機張。藩垣寬閲歲之憂，頂踵盡自天之賜。敢謂記存之逮，更隆錫予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德無疆，念勞罔替。坐睠玉關之久戍，馳分桑苧之新烹。曾不鄙於麤官，良未忘於舊物，恩頒有腆，禮遇非常。捧次光生，認天題之濕處；

啜餘神往，追風馭之泠然。稍滌智昏，益思忠報。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入伏早下表

臣等今月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到院傳宣，奉聖旨入伏早下者。暑令金藏，曲軫至慈之念；恩言天降，俾從夙退之私。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凡材，對司內務。鑾坡地秘，已霑殿閣之凉；鈐索聲稀，每幸文書之靜。深惟榮遇，實愧空餐。敢圖加惠之優，更遂自公之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治格平成，養萬物而播清微之風，運六氣以順赫曦之紀。迺下隆寬之令，特紓執熱之勤。伏當早歸，尤謹偷安之戒；日惟不足，益懷盡瘁之忠。臣無任。《初寮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八三。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一

臣某言：出襜裳於御府，束以環金；引逸足於天閑，副之鐮轡。寵光薦至，震惕彌深。中謝。伏念臣學昧美身，材難致遠，偶親逢於盛旦，遂踐歷於華塗。在坰之馬思無邪，既縶維之是就；如子之衣安且吉，曾蕃飾之已多。敢緣因任之求，更冒匪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覆物，以道馭臣。顧雖卑賤之軀，亦假便蕃之數。不稱其服，終無濡翼之功；既閑且馳，徒誦《卷阿》之義。其如報

效，已誓捐糜。《初寮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擢承密命，方拜寵於昕朝；跼聽臚傳，更加榮於好賜。禮雖有舊，眷則非常。中謝。伏念臣本乏異能，寖叨殊奬，愧高華之弗稱，知焜燿之已多。從容而不貳衣，徒謹都人之尚；蕃庶而用錫馬，敢興晝接之求。獨緣任使之私，復冒匪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被動植，道馳人羣，特優儒學之臣，用廣文明之化。垂帶而厲，固自視以匪紓；叱馭曰驅，當益鞭其不逮。《初寮集》卷四。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等表 三

臣某言：在笥頒衣，兼金賜帶。引內閑之駿絶，副寶較之華鮮。拜貺有加，撫躬靡措。中謝。伏念臣外叨方任，初乏治稱。進近職以薦留，已塵涣渥；哀多儀而下逮，載冒寵章。遠而有光，獲以爲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豐而博，物舊亦憐。層霄之照旁周，零露之澤狎至。不稱其服，曳婁敢怠於再思；既閑且馳，矍鑠猶堪於一據。永懷報效，竊誓捐糜。《初寮集》卷四。

謝賜生日羊酒麵表　一

臣某言：閭史書年，茲劇劬勞之感；饗官致餼，更叨優渥之私。焜燿有殊，震惶靡措。中謝。伏念臣少知嗜古，長昧嚮方，偶膺宅俊之求，亟踐疑丞之任。陳謀每下，徒招浮食之譏；曠日既多，重識包荒之度。敢圖隆眷，俯記始生？矜其霜露之思，幬以雲天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綏近列，率籲庶常，若時好賜之所加，不以罔功而輒廢。洎親有禄，嗟莫遂於素心；教子以忠，誓弗愆於慈訓。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生日羊酒麵表　二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左弧六射，方懷顧復之初；細札十行，式示匪頒之渥。載惟焜燿，彌切震惶。中謝。伏念臣跡本羈單，學非通博。授經摘句，少獨費於母勤；行己莅官，長更煩於父誨。誤叨殊奬，驟列近司。君親臨之，幸灼知於小諒；日月出矣，愧絶跂於清光。敢謂始生，猥蒙垂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毓物，禮備養賢，睠其風木之思，假以露蕭之澤。禄焉弗洎，尚奚事於家爲；軀也可捐，固莫忘於國爾。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器甲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遣睿思殿供奉黃珣賜臣器甲儀物等。師徒爰整，當出車建旐之初；儀物載頒，兆彤弓旅矢之慶。拜恩憂溢，撫己心營。中謝。竊以南仲總戎，美簟第鉤膺之飾；吉甫承命，絢織文鳥章之華。惟雨露之新恩，契簡編之舊事，特出上方之戎器，大振中壘之軍容。何龍盾虎韔之足云，蓋垂矢兑戈之不啻。一時重任，愧郤穀詩書之敦；萬目榮觀，有秦仲車馬之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俯念舊邦塗炭之民，盡復中國耕蠶之地。敷德以滌舊汙之俗，謀師以撫新造之邦。練日時之吉，而立大將之旗；森劍戟之衛，而壯元戎之隊。臣敢不夙駕盡瘁，挾纊均温！圖於疆於理之功，在既來既平之後。仰遵睿算，唯求邊鄙之安；遠震皇威，漸格干戈之戢。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臘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御筆金花牋詔書、臘晨風藥一銀合者。歲時軫念，不忘遠戍之勤；藥物如珍，更假温言之寵。觀瞻改色，感愧裝懷。中謝。伏念臣本自羈單，過膺奬用。既以一身而許國，

敢辭九死以乘邊？多病早衰，寢覺形骸之槁；窮冬急景，乃知節令之新。淒其雪席之霏，叨此雲章之錫。丹砂玉札，有來仙劑之良；翠管銀罌，猶識恩光之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仁中外，誕保臣鄰。睠茲簪履之餘，守在封疆之邈，曲垂慰藉，以示記存。臣敢不仰體至懷，俯堅素節！欲圖來效，但虞旅力之愆；倘弛餘年，庶遂生經之衛。誓捐糜於頂踵，思稱塞於涓埃。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淵聖皇帝登寶位表

臣某言：伏睹赦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皇天祐我下民，佑啓承乾之運；聖人位茲大寶，聿膺御曆之符。神器有歸，邦基永固。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日就，睿哲生知。毓德儲闈，早繫天人之望；紹休帝祚，益增社稷之昌。臣仰託照臨，惟深鼓舞。雖同羣目，幸瞻日出之光；第遠辰居，莫預衆星之拱。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受八寶表

臣某言：惟天申命，乃聖成能，即春大朝，沿，文因久息。形而上者謂之道，先得於斯；神而明之存乎人，夫然後作。及其成也，又有相之。恭受國新寶。函覆所被，呼舞攸同。中賀。竊以器不相

惟皇帝陛下德業大成，治收假溢，考舜工而制樂，續禹緒而鑄金，命適至於湯齊，事悉臻於周備。載更八紐，示永賴於流傳；永祚億年，爲無窮之保用。臣恭想大廷之拜貺，實均庶類以承休。《初寮集》卷四。

賀立皇后表

肇正宮闈，丕承宗祐，天地相合，神人以和。中賀。竊以嫣汭觀虞，塗山啓夏。姜來胥宇，蓋亶父之由興；姒嗣徽音，乃文王之所聖。內隆懿德，仰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率禮範民，以身行道。監於成憲，欲治國齊其家；弼我丕基，既受命立厥配。時惟茂典，繹以庶言。矧偕龍御之升，更協蟲飛之夢。樂只君子，永綏逮下之休；至哉坤元，共賴承天之德。臣厚叨睿眷，慶倍羣情，第詷彤史之光，莫預紫庭之賀。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宣示御書明堂太室字并圖樣表

臣某等言：神廷肇造，親援翰以正名；聖畫誕敷，首揭圖而底法。仰承昭示，咸預榮觀。中謝。竊以六經千載之傳，明堂爲大；四阿重屋之位，太室居中。道與世殊，事隨時異。奉高汶上，鄙漢祀

之何稽；東都乾元，陋唐儀之弗典。惟王建國，室，度以九筵。陰陽通八卦之方，上下晝二儀之象。宸毫中運，極雲漢之昭回；繪事甫班，見規摹之宏遠。恭惟皇帝陛下玩心昭曠，凝命穆清。天聰明，方輔惟馨之德；我將我享，更隆伊嘏之恩。用垂永世之光，爰啓合宮之議。煌煌墨妙，蓋將聖而多能；奕奕翬飛，實自我而作古。臣共欣先睹，竊傒慶成。榜以寧神，當從仁皇而增美；按茲考室，知非玉帶之能窺。臣等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賜御書千字文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御書《草聖千字文》一軸者。寶跗天運，仰勤萬乘之尊；蓬户春生，俯拜千言之寵。紳緌改觀，都邑驩傳。荷隆眷之有加，闔衰宗而歸感。中謝。竊以上古結繩而治，誕先有作之文；聖人肆筆成書，默合自然之妙。繇河出負圖之兆，暨神資雨粟之符，篆籀之法滋興，真藁之源繼起。粤若杜崔之所尚，與夫張索之相高，雖窮千形百體之工，未究四闢六通之道。至神天縱，大巧生知。成能參造化之初，游藝絶名言之表。洞章簡籙，焜煌魁斗之威；璇牓雲楣，卓犖奎鈎之象。至於雷擊電奔之逸，尤極龍騰鳳翥之奇，書契以來，帝王第一。顧如臣者，敢有求哉！比瞻法坐之光，咨逮詞林之秘，因垂嘉奬，欲遂寵綏，退傳温旨於複門，快睹珍藏於同舍。泚金壺而霏潤，爰下九天；捧玉軸以舒華，併兹一日。共識摛文之盛，獨慚稽古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冒庶常，并

包衆甫。顯諸仁而藏諸用，鼓舞惟神；得於手而應於心，昭回在天〔一〕。特假露蕭之澤，俾安風葦之棲。爭醉墨於御牀，彼非其分；冠寶章於家集，孰得而踰？臣報國無堪，誓心已確，終幸里居之請，晚惟宸翰之依。談際遇於鑾坡，遠從耆舊；託護持於恒嶽，永燕雲來。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天：原作「下」，據抄本改。

進御書手詔碑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御筆手詔以摹勒上石者。中謝。竊以金聲玉振，服聖訓之高明；鳳翥龍蟠，仰天章之煥爛。已謹緘縢之固，更祈琬琰之傳。河圖洛書，邈前人之制作；皇墳帝典，貽萬世之規模。豈徒爲臣子之榮？抑以大華夷之觀。謹馳墨本，上進宸居。冒瀆天威，無任戰越之至。《初寮集》卷四。

謝賜御書神符表

臣某言：近因進對，伏蒙聖恩許賜神符。今月十七日，中使奉傳聖旨，賜臣御書大符一軸，上有

星斗象及勅文寶字者。玉音咨逮，嘗矜儆舍之卑；靈中謝。竊以上帝佑民而作君，聖人以道而莅世。有德司契，其鬼不神。鼓舞挈提，自我四關六通之化；揮斥劾召，存諸三元八會之文。故伏羲帝堯，秉中皇之章；而祝融高陽，服太一之號。金真玉璽，赤畀黃書，飛日景之光華，乘星精之豁落，並出始青浮黎之土，丕昭火鈐神虎之威。自非降九霄以應期，孰可攝萬靈而肆筆？昊天其子，下民之王。拂素流丹，駭龍蛇之起陸；結空布炁，倏山嶽之藏雲。勅河則馮夷爲之收波，救旱則靈隆爲之興雨，豈但束妖而馘毒，蓋多起死以肉骸。如臣何知，被眷既渥尚以攸居之陋，曲煩丕燾之慈。闢乾闔坤，親灑洞章之妙；歷箕旋斗，用綏蔀室之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御六氣之辯於無窮，行萬物之上而不慄，精神所運，變化乃成。焜煌初出於毫端，恍惚已形於宵夢。天威咫尺，惟均奠枕之休；神物護持，無復嘯梁之懼。臣敢不闔宗齋戒，畢命歸依！善救人故無棄人，愧難酬於大造；雖問道亦未聞道，誓更迪於真風。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謝宣賜御筆書明堂等字表

臣某等言：正位凝命，肇營嚴配之宮；肆筆成書，妙極昭回之象。仰蒙廷示，俯遂管窺。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學研幾，孝心致至。我將我享，務隆伊祼之恩；天聰天明，欲達惟馨之德。謂王者成萬化於一堂之上，而聖人播五行於四序之中；考六經互見之文，兼三代相因之制。聽十二之朔，用即

廣居；度九尺之筵，是興重屋。黜東都乾元之議，鄙奉高汶上之規，仰圖而有飛星出柳之占，僝功而有大木浮江之瑞。乃親翰墨，預定榜題。雲物舒華，奎躔動彩。鳳翽其羽，體自鸞翔。龍游在霄，勢尤夭矯。蓋天機之中運，必造精微；想帝鑑之下臨，亦深悦喜。臣逢辰竊幸，刮膜更榮。永觀厥成，俟休功於不日；用宏茲賁，垂寶訓於無疆。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燕樂成表

臣某言：天地同和，丕應文明之運；君臣相悦，肇新安樂之音。盛冠古初，歡均遠邇。中賀〔一〕。竊以笙鏞列於舜陛，無相奪倫；管磬設於周庭，既備乃奏。永觀有作之聖，茂對非常之時。間出異人，贊紹堯之獨智；前興神物，告纘禹之成功。用能參六籍之傳，自然起一代之樂，協於度數，燕及家邦。恭惟皇帝陛下躬秩大猷，動遵先烈。四方其訓，禮已合於乾亨；九叙惟歌，德更崇於豫順。比中聲之來上，即更坐以縱觀。百獸率而鳳凰儀，豈獨娛於羣后？萬物育而星辰理，實兼佑於吾民。臣叨守近藩，側聞慶事。清光在望，空馳魏闕之心；妙道難名，敢賦咸池之頌。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賀：原作「謝」，據題意改。

大名奏教成新樂表

臣某言：和樂象成，四達寰區之遠；陪都享上，一新旬月之間。協氣絪縕，羣心愷悅。中謝。竊以道德出於聲文之妙，教化行於燕饗之歡。八音克諧則庶績熙，五者不亂則萬邦乂。時惟聖作，實與政通。恭惟皇帝陛下孝奏神明，智侔造化，以日就月將之學，致地平天成之功；鋪張三靈之休，跨越百世之盛。身爲度，聲爲律，得以自然；徵爲事，角爲民，按之大備。著於詔令，頒逮藩垣。潛滋動植之榮，丕變耄倪之聽。臣誤叨居守，幸預承宣，密邇首善之畿，仰體統同之意。尹人祗辟，曾無補於泰辰；易俗移風，共竊謌於淳烈。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流星出柳星表

臣某等言：合宮經始，隆聖制於雉門；垂象飛光，顯休符於鶉火。神謀先定，天意允昭。中賀。竊以自昔造邦，但窺營室，若時正位，亦考極星。因體國以辨方，乃求端而從事。詎有非常之應，見於有作之初。惟流星出柳之占，蓋明堂儽工之驗，喜歸宗廟，慶在睿躬。恭惟皇帝陛下祗紹丕圖，遹追前烈，濬發光明之學，肇興嚴配之恩。以一日萬幾之餘，稽五室九筵之數。斷自獨智，告於大廷。

文考在天，將顧懷於達孝；上帝有命，肆申錫於嘉祥。赫然貴使之輝，相此重屋之建。臣叨聯輔弼，莫測感通。永觀厥成，預罄《斯干》之詠；用宏茲賁，益恢大壯之規。臣等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火星避心星表

臣某等言：火行有度，循列舍以將經；帝德所移，越三星而亟過。上天純佑，率土交欣。中賀。竊以復見往來，具垂於象緯；疾遲留退，爰示於機祥。當秋之後，歷氐及房。絶去忽高，順動且速。避心宿之上，踰二百分；出豫野之躔，無十數夕。不犯不守，俾熾俾昌。恭惟皇帝陛下視遠惟明，爲國以禮，道既光於四表，治兼撫於五辰。方申命以用休，聿懷多福；宜觀文而察變，無有後艱。煌乎炎德之符，燕及天王之位。仰照臨之不忒，推壽考之無疆。臣等初乏管窺，幸瞻隆晷。火主聖運，豈止景公徙舍之占；心爲明堂，預識周家嚴父之應。臣等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日食不及分表

大觀元年十一月朔，臣某言：日行有常，在數當食；天意所佑，其光不虧。凡預觀瞻，舉同欣

扑。中賀。竊以兩曜更照，不分交會之期；二徑相推，遂驗淺深之度。比者仲春之朔，見於南斗之躔。圓儀積厚而可占，太史先天而以告。惟至神之助順，垂景貺以照臨。陰弗侵陽，星能禦侮。明離增熾，已遲午正之時；協氣正騰，不滿半彊之數。恭惟皇帝陛下道齊七政，德撫五辰，定鼎鼐以象功，崇宗廟而致孝。宜無疵慝，永底和平。矧二至相過而非災，實一人有慶而允賴。臣造庭不果，徒傾葵藿之心；拭目以觀，願頌岡陵之福。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日有戴承氣表

俊德昭升，上穹純佑。大明久照，瑞氣相輝。營視所同，歡聲咸暨。中賀。竊以君道象日，天占在人。氛氳上騰，蓋叶同心之戴；絪爛下映，乃符丕命之承。萬有千斯，二者並見。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文明應天，粲然殊特之祥，集此光華之旦。昔章聖岱宗檢玉，抱戴效休；今陛下路寢受圭〔一〕，雲物薦祉。紹膺景貺，丕顯成功。臣職近宸嚴，任叨都會，親遇豐亨之慶，願賡時邁之謌。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一〕今：原無，據抄本補。

代周提舉作賀冬至朝會受玄圭表　一

臣某言：陽氣潛萌，天心允格。肆臨路寢，恭受珍符。基祚增隆，華夷溢喜。中賀。竊以二帝三王之所作，蓋傳上古之書；九州四海之既同，有告成功之器。茲爲神物，以俟聖時。恭惟皇帝陛下德備堯仁，道兼禹智。巍巍丕績，茂昭祖宗之烈光；穆穆盛容，欽承天地之大寶。卜年有永，如日方升。臣叨領使華，阻趨朝綴，竊慶非常之會，但騰惟叙之歌。《初寮集》卷四。

代周提舉作賀冬至朝會受玄圭表　二

臣某言：迎長化國，方乘陽復之亨；展采路朝，克受天玄之瑞。有生共慶，振古未聞。中謝。竊以堯之爲君，欽明而蕩蕩；禹之行水，勤儉而孜孜。故百工庶績之咸熙，而六府三事之允治。既鑄鼎以象物，乃錫圭而告功，五帝殊時，萬世一遇。恭惟皇帝陛下内明俊德，外好善言，尊天則曆象日月星辰，祇己則左右準繩規矩。睿文有煥，淵智不矜。樂感民和，遠秩文章之作；疆開徼外，更踰下土之敷。格在帝心，震於神物。璿以雲油而雨霈，形其天鋭而地方。舉肆覲之上儀，會同嘉叙；御非常之大寶，啓迪純禧。願陪來賀之班，但祝曆年之永。《初寮集》卷四。

又謝賜玄圭集議册表

臣某言：天瑞告成，皇模稽古。庶言載繹，大典肆頒。中謝。竊以妙通神明，則有非常之應；盛超今昔，則有無窮之傳。蓋天弗違，惟道乃久。恭惟皇帝陛下堯德廣運，禹功平成。曠然創見之祥，申以疇咨之議。昭受上帝，屢播詔音；鋪張閎休，是存鉅册。臣幸叨寵錫，竊快榮觀，願偕敷土之書，永作藏家之訓。《初寮集》卷四。

賀上元開封獄空及路不拾遺表

臣某等言：國家閒暇，盛元夕之豫遊；囹圄空虛，屬神都之嘉靖。俗更敦於廉慤，義不取於墮遺。書信牘以有光，播綿區而交慶。中賀。竊以周德厚成王之世，方底措刑；魯邦聞孔子之風，遂無拾路。惟輦轂浩穰之舊，宜歲時抵冒之繁。今乃民協於中，罔干予正；至若貨棄於地，不必己藏。蓋摩義漸仁，親睹聖人之作；故遷善遠罪，首同大道之行。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氣游，政從綱舉。有孚翼之邑，於變熙熙之臺。月當春王正之中，殆無居者；人篤士君子之行，靡犯有司。獄無兩造具備之辭，市有三日後舉之物。賞亟行於象魏，威盡弛於桁楊。臣竊幸丁辰，共深歸美。有耻且格，莫窮鼓

舞之神；無疆惟休，但罄形容之頌。《初寮集》卷四。

賀大理寺去年並無斷過大辟表

臣某等言：民變時雍，初鮮有司之犯；吏登歲會，訖無重辟之書。凡在蕭臨，共勤呼舞。中賀。竊以堯舜之隆尚矣，但畫衣冠；成康之治休哉，獨空囹圄。逮及馭威之密，格茲去殺之稀。服念五六至旬時之言，莫知胥訓；所斷二十有九人之事，已聳前聞。惟盛旦之孚休，俾嘉師之遠罪。自觀象於正月之吉，迄飭典待來歲之宜。歷稽廷尉要囚之文，靡有士師涖戮之命。恭惟皇帝陛下道樞貸物，慈寶鎮邦。正本清源，律設恢恢之網；漸仁摩義，風移皞皞之民。宜有極功，臻於平國。天府授中而計獄，止列寬科；史官記事以繫年，肇新凡例。臣等幸叨修輔，咸仰好生。維春之祺，固大開於壽域；播刑之迪，將益廣於德心。臣無任。《初寮集》卷四。

賀三山天成聖功橋成表

臣某等言：經瀆趨山，百神受職；浮梁枕石，萬世賴功。息解繫之歲勞，扼高深之天險。號名中出，謳頌共傳。中賀。竊以導河大伾，茲惟禹迹；造舟渭涘，有若文謀。於皇先帝之遠圖，首發永橋

之宏議。天開地闢，實待聖時；山盈川沖，自全坤勢。雲，四崖堅於削鐵。雙流既束，千艦可縻。巨柱相通，跨東西之秋漢；中阿特起，貫南北之晴虹。邦其孚休，民不病涉。恭惟皇帝陛下昊天其子，上帝是依。環神鼎以定八方，寶玄圭而宅四隩。陋鄭人之輿濟，因周民之子來。靡牽胥動之言，用訖丕承之烈。興國家長久之利，不日而成；壯道德安彊之威，自今以始。臣莫裨允翕，竊預榮懷，聽行路之驩呼，想殊鄰之震愕。徧裒海嶽，願揚不世之光；咸造軒墀，敢上無疆之壽。臣等無任。《初寮集》卷四。

全宋文卷三一五四

王安中 五

賀正旦朔御大慶殿朝會表

臣某言：一統肇端，方憲始和之象；九賓就列，惟皇帝陛下堯功同大，湯德俱新，履帝位而光明，觀天下以中正。盛陳儀於歲首，邁漢七年；謹圖事於春朝，磐周六服。維祺有永，俾熾無疆。臣猥備方宣，預欣邦慶，雖切獸樽之愫，莫陪龍闕之趨。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天寧節賀表 一

臣某言：帝乘六氣，冬律應而萬寶成；天佑四方，聖人出而群生遂。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彌三

極，仁暢八埏。九叙作歌，既錫非常之瑞；百神爾主，用開多歷之年。誕先星電之辰，增衍乾坤之策。臣限縻方任，阻造路朝。念昔稱觴，夢猶聞於鈞奏；迨今護塞，心獨效於嵩呼。《初寮集》卷五。

天寧節賀表　二

臣某言：律中應鍾，寔始誕彌之月；星流華渚，有開長發之祥。凡在照臨，率惟忭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兼覆載，功軼平成。雲漢昭回，煥若文章之懿；雷風鼓舞，赫然政令之新。孝弟通於神明，制作侔於造化。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重熙；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丕應。爰及生商之候，肇先纘禹之休。日中惟亨，皇建其極。王猶允塞，聿臻四海之歸；天德出寧，更卜萬年之永。臣曩陪拱極，嘗預稱觴。遠護塞垣，心坐馳於北闕；阻登軒陛，壽徒祝於南山。《初寮集》卷五。

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禮行泰畤，載嚴三歲之常；道格柔祇，永祚一人之慶。見聞所逮，呼舞攸均。臣聞經所重者祭祀之倫，辨莫大乎陰陽之位。休矣皇考，既陋合祛之非；至哉坤元，有開專配之盛。嗣逢昌運，蒐講上儀。紀寧貺之休辰，具臻殊應；奉和陽之徽册，祗薦鴻名。襲用彌文，聿崇熙事。恭惟皇

帝陛下道參高厚，功極平成，居焉龍見而雷聲，時乃天明而地察。御六氣之辨，無所不通；接三神之歡，皆得而禮。臣叨陪近列，實預駿奔。嚴假無言，幸陟再成之陛；昭茲來許，敢稱萬壽之觴。《初寮集》卷五。

賀瀘南再捷表 并笏記

臣某等言：王旅濯征，采入其阻。蠻方耆定，時靡有爭。吉語遠傳，歡聲咸暨。中賀。竊以舜格有苗而敷文德，七旬舞于兩階；周因玁狁而駕戎車，一月至於三捷。厥遭盛旦，更邁前聞。師出渡瀘，如動九天之上；功成獻泮，不淹數日之間。力既易於建瓴，勢有同於破竹。山林殘種，弗迓克奔；屑輔遐陬，不戰而屈。實畝實籍，方斥大於幅員；我泉我池，永蕩除於巢穴。恭惟皇帝陛下沈機先物，獨智如神，恢下武之伐功，極采薇之外治，靈旗所指，堅壘自摧。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敷奏其勇，遂通道於要荒；適駿有聲，可告還於廟社。臣幸叨榮禄，慚乏壯猷。鼓愷樂以象成，願上萬年之壽；開明堂而坐治，益傾四表之心。臣等無任。

〔笏記〕蠻衆憑陵，天兵奮伐，甫奏鷹揚之勇，亟臻蟻聚之平。恭惟皇帝陛下聖武布昭，神心經緯。陳師鞠旅，出成算於中天；折馘執俘，震稜威於裔土。外開禹績，上廣文聲。以矢其音，式集四方之賀；無思不服，敢揚萬壽之休。《初寮集》卷五。

賀湖北路奏捷表

臣某等言：蠻寇憑陵，天兵奮伐，縱其羣醜，殲厥渠魁。捷奏遠傳，歡聲咸暨。中賀。竊以溪猺匪茹，屢干紀而不除；邊吏苟安，或弛兵而弗戒。乃容嘯聚，敢肆跳梁。王旅嘽嘽，往專求於首惡；虎臣矯矯，茲亟奏於膚公。遂訖兵誅，殆無噍類。國威震疊，八蠻知懼以寢謀；地利并包，百世可因而無患。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聖武布昭，出聖算於中天，申大刑於裔土。赫赫濯濯，遠收不陣之功；蕩蕩巍巍，丕顯無前之績。臣共叨榮渥，親遇熙隆。道於要荒。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環慶路奏捷表

臣某等言：黠羌潰走，叛黨誅夷。陳原野之大刑，據山川之利勢。神祇助順，海宇均歡。中賀。竊以兵義者王，師直爲壯。蠢彼負恩之小寇，連茲干紀之外戎。我用有征，人斯共憤。果憑勝算，大挫兇徒。賊雛授首於軍交，醜類枕尸而山積。籍其田畝，守以金湯。地包種落之膏腴，天設封圻之險固。恭惟皇帝陛下懋昭剛德，丕顯駿功。惟斷乃成，爰舉萬全之役；咸劉厥敵，用申九伐之威。方所

向之無前，顧何求而弗獲。臣叨聯輔拂，竊預榮懷。之平。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瀘南奏捷表

臣某等言：遠夷負固，王用濯征；我旅奏公，天惟順助。捷音迅至，歡頌交興。中賀。竊以舜格有苗，蓋未忘於舞羽；周疆南海，亦屢戒於戎車。方隆道德之規，坐繼詩書之述。夫何蟻聚，輒肆狼心？天討時行，莫予敢侮，皇威外震，弗迓克奔。無争將偃於師干，有截更恢於輿地。恭惟皇帝陛下仁心溥博，剛德布昭，睿謀矯矯而神行，聖武煌煌而火烈。申嚴九伐，聳動八方。乃觀厥成，蓋有寧人之指；以戰則克，共知上帝之臨。臣親遇休辰，共霑榮渥。稱觴黼座，敢揚萬壽之休；獻凱旌門，益壯六軍之氣。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三山新河行流表

臣某等言：神機獨運，得隨山濬川之方；經瀆全回，資造舟爲梁之利。覆涵所暨，呼舞惟均。中賀。竊以導河至于大伾，稽古有曰文命，簡編尚矣，形勢自然。鬱層阜之可疏，曠前修之罕議。會逢

聖作，動與道謀，奮英斷於仡來之初，授成算於股引之際。所助者順，有開必先。人皆勸趨，役亟告就。歲繇蠲息，可寬東郡淇園之憂；天險長雄，豈特長坂盟津之固。恭惟皇帝陛下德充三極，政協九疇。天且弗違，水無不下。誕先登於岸，迺推濟物之仁；永賴時乃功，用播翕河之頌。臣等共塵榮渥，親覿休風。無有後艱，當首四方之賀；聿懷多福，莫窮萬壽之期。臣等無任激切之至。《初寮集》卷五。

賀河平表

臣某言：一德享心，皇天眷佑；百神受職，經瀆安流。薦書大有之編，永絶橫流之患。盛超古昔，驩動邇遐。中賀。臣聞王正其道以理川，水得其性則潤下。同入于海，禹勤乃訖於中邦；允猶翕河，周盛用升於喬嶽。會逢熙運，效見休符。恭惟皇帝陛下智叙九疇，政修六府。是興神物，環泰鼎以奠方；告厥成功，執玄圭而端命。專禮后祇而天明地察，不壑鄰國而本固邦寧。燕及渾波，桃屢華而弗溢；循於正道，薪不屬以非憂。將觀軒后之馬圖，共陋漢成之年紀。臣頃居起部，預奉睿謨。暨茲尹正之行，親覿懷柔之驗。稱慶莫趨於北闕，傾心但祝於南山。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奏賀乾寧軍黃河清表

臣某言：率土底平，丕顯無前之績；澄瀾協應，於昭滋至之休。凡屬照臨，莫不鼓舞。中賀。竊以靈源五色，符帝王之作興；曠世一清，見古今之紀述。雖曰流傳之不妄，猶疑闊絶而無聞。事出非常，理宜有待。惟章聖之在御，偉大中之發祥。徵聳動綿區，焜燿方册。創業垂統，傳休德於無窮；繼體守文，格珍符之委至。矧乾寧建壘之所，當洪河入海之衝。會源委以來同，宜休嘉之濬發。克臻景貺，厥邁前芳。恭惟皇帝陛下宅心唐虞，比肩文武，無一物之失所，致萬國之咸寧。孝極奉先，水皆潤下。撓之不濁，湛千里之渾渾；巍乎有成，慶一人之穆穆。臣叨持從橐，假守塞垣。眷此殊禧，見於屬部。究觀前史，允爲千載之逢；遠迹大廷，莫預四方之賀。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隆德殿芝草表

臣某等言：閎宇寧神，靈芝薦瑞。祚有邦之駿命，垂永世之徽音。慶事系傳，歡聲咸暨。中賀。竊以至誠能化，有感必通；和氣致祥，無幽弗届。緬懷碩媛，嚴奉睟容。王假有家，既厚追崇之禮；天監在下，用昭滋至之休。煌煌三秀之英，奕奕二南之效。恭惟皇帝陛下清心體道，正德御邦，申禕

衣、褕翟之恩，有《關雎》、《麟趾》之應。巍巍蕩蕩，聖。是宜懿淑，默助嘉祥。臣幸列近司，無裨美化。莫不好德，益彰彤史之光；維以遂歌，當陋齋房之作。《初寮集》卷五。

賀宣和殿玉芝表

臣某等言：德際乾端，祥開帝所。密依丹檻，並秀瓊芝。慶集自中，驩均無外。中賀。竊以元封有獲，僻在甘泉之後庭；神爵所誇，下侵函德之承霤。詎睹靈華之雙吐，適當燕處之九重。鍾協氣於堯階，迎清光於舜目。蓋監觀之有赫，曾咫尺之不違。恭惟皇帝陛下體道象先，玩心物表，撫四海以精神之運，成萬化於蠖濩之中。仁恩雨施而雲行，聖知金聲而玉振，允宜嘉瑞，近出邃嚴。臣竊幸逢辰，共深戴后。如天人使之無間，罔有二三；如山阜以莫不興，將延萬億。《初寮集》卷五。

又賀中書省玉芝表

臣某等言：聖政修和，仰格上穹之睠；靈芝挺秀，俯當右省之庭。若見與聞，或歌且咢。中賀。竊以紫微邃宇，清禁近隅。肇自先朝，任專進稟。嗣開盛旦，名正弼諧。凡立經陳紀之大猷，與繼志

述事之美意，登崇俊傑，修講禮文。本睿訓之發中，致治功之冠古，坤輿薦祉，神草告休。密抱附於菊枝，瑩輪囷之玉色，所臻若此，其應不虛。恭惟皇帝陛下祇紹丕圖，遹追先烈。撫萬邦而作乂，綜百志以維熙。后克聖不命其承，自凝庶績；天無親惟德是輔，用錫嘉祥。臣叨列近嚴；慚無調燮。親睹晨華之異，更紆神筆之褒。旅同穎之禾，願比《周書》之歸美；賦再榮之柳，竊嗤《唐史》之溢辭。《初寮集》卷五。

賀五色雲表　一

臣某言：神物應期，方展大廷之拜；慶雲承日，共知上帝之臨。在列咸觀，綿區溢喜。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大業，應受珍符。堯有成功而巍巍，禹會羣后而濟濟。石文前告，已彰四字之奇；天表相通，更呈五色之瑞。二儀並貺，萬壽攸崇。臣職限守藩，心勤存闕，竊幸休祥之雜遝，第歌雅頌之昭回。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五色雲表　二

臣某等言：俊德昭升，上穹純祐。大明久照，卿靄相輝。瑩視所同，歡聲咸暨。中賀。恭惟皇帝

陛下中正履位，文明應天。物蒙大澤之油油，帝睠小心之翼翼。慶雲在上，絢五采以爛然，白日顯行，彌四方而仰止。占有太平之喜，冠諸可致之祥。氣非霧而非烟，福如幾而如式。昔葩葉告勝符於涿野，若龜龍發歌詠於虞廷。五帝殊時，萬世一遇。臣共霑寵渥，實與榮懷。天聰天明，方輔維馨之德；雲名雲紀，願揚滋至之休。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開封府甘露表

臣某等言：神都空圄，本帝德之好生；仁澤零庭，見天心之助順。適契誕彌之月，有開長發之祥。中賀。竊以刑措者帝王之極功，露降者天地之相合。惟此四方之會，坐環千里之畿。惠自上孚，事皆中覆。星流華渚，當聖旦之俯臨；草鞠圜扉，屬嘉師之無犯。積是和平之氣，溢于大衆之區。乃霑雲表飴醴之滋，在彼府居杞棘之上。天難愛道，帝用與齡。恭惟皇帝陛下聖治隆寬，風化率籲。商邑翼翼，首熙冬月之温；湯網恢恢，盡解秋荼之密。允宜靈液，來應昌期。臣叨備四鄰，敢稱萬壽。垂恩儲祉，詎須漢掌之承；翻潤流甘，頗覺魏盤之隘。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太常寺甘露表

臣某等言：容臺相禮，仰承制作之功；膏露效祥，俯示顧懷之意。肅臨所既，抃舞胥同。中賀。竊以在昔治時，數霑仁澤。孝宣之神雀、五鳳，世祖之建武、中元，近但止于宮庭，遠或彌于郡國。應誠而至，惟帝其難。眷直清惟寅之司，有盛大常存之義。備太平之庶事，兼咸秩于無文。蓋盡制盡倫，作者謂之聖；故如飴如醴，莫之令而均。恭惟皇帝陛下孝極繼承，道該損益。是正百王之陋，若稽三代之隆。穆穆新儀，神祇、祖考樂此；穰穰嘉瑞，松柏、竹葦受之。臣叨被寵榮，並逢熙泰。合天地之化欣，已格于殊休；修山嶽之封願，遂觀于曠典。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延福宮竹上甘露表

臣某言：旻霄協氣，應一德之馨香；禁籞叢篁，浥萬珠之飴蜜。系傳嘉慶，胥集懽愉。中賀。竊以九重通紫太之神，衆産襲堪輿之粹。如竹苞矣，知本固而根深；零露湑兮，示澤流而恩洽。恭惟皇帝陛下體真順則，凝命宅中，物咸昌于至仁，帝永綏于多福。天故不愛其道，申降美祥；人莫之令而均，共陶醲化。臣方承優寄〔一〕，阻綴賀班，洋洋親聽于民聲，栩栩獨尋于帝所。臣無任。《初寮集》

卷五。

〔一〕優：似當作「憂」。

賀甘露翔鶴表

祠于鬳鼎之宮，有甘露降，奏樂致謝，雙鶴飛翔于帝鼎殿上。

臣某言：作樂告成，先民時若；制器尚象，惟聖爲能。宜協氣之横流，致嘉祥之並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高厚配于天地，孝悌通于神明。凡文武齊聖以起治功，皆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厥有因革，其盡精微。貢九牧以昭神姦，珍符來寓；方一變而致羽物，遂古有稽。共欣不世之逢，是爲太平之象。臣任叨紫塞，阻陪鵷鷺之班；目斷彤廷，徒結雲天之戀。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帝鼎成表

臣某言：鼎鼐告成，肇稱縟禮。冕旒受慶，哀對鴻禧。覆幬所臨，歡呼咸暨。中賀。竊以軒帝聿興三鼎，是用大亨；夏后爰鑄九金，以圖百物。自禹而降，莫得其真。逮漢以來，烏睹其瑞。天祚明德，人與成能。灼知一言之孚，深發獨智之蘊。作新大器，增重皇基。睿謨俯授於工師，神寶遂隆於

國鎮。茲爲能事，夐邁前修。恭惟皇帝陛下淵懿測靈，聖神用妙，聲身中律度之數，制作軼河洛之文。繫象具昭，舉百王已墜之典；規模特異，承萬世無疆之休。涓擇令辰，丕膺景貺。龍文光潤，本川嶽之效珍；日景晏温，宜天地之協應。搢紳聳視，海宇傾聞。臣託備藩維，阻趨朝路。歎周南之滯，莫預盛儀；存魏闕之心，但勞昔夢。《初寮集》卷五。

賀開封瑞應治效表

臣某等言：邦畿是宅，帝德攸施。神降嘏而産祥，諸福畢至；人遷善而遠罪，比屋可封。盛冠簡編，慶均寰宇。中賀。竊以惟民所止，茲爲衆大之區；承王之休，積有中和之澤。屬聖神之在御，格上下以交孚。於皇來牟，誕降嘉種。膏露靈芝之紹應，嘉瓜瑞木之駢生。道不拾遺，庭無留訟。桁楊弗用，桴鼓稀聞。節義出庸衆人之間，閭里敦士君子之行。留太平之象，所宜有者；故内史之地，今多見之。恭惟皇帝陛下躬秩大猶，懋昭來孝。皇建具極，既表正於庶邦；道兼于三，乃和同于一氣。無遠弗届，永觀厥成。臣親遇隆熙，幸塵榮渥。若時百辟，巍巍共仰於堯功；維爾四方，翼翼更尊於商邑。《初寮集》卷五。

賀開封府翔鶴表

臣某言：陽月初吉，肆臨履武之辰；天府攸居，載集鳴臯之類。嘉祥協應，驩詠交騰。中賀。竊以夢上帝之與齡，但傳周室；頌聖人而使壽，不越華封。未聞星虹將至之期，有來翔鶴難致之物。翩翻仙馭，呼舞神州。厥數至于三千之多，其符若曰億萬之永。恭惟皇帝陛下道彌覆載，功格平成。躬既聖而不可知，德爲天之所大奉，宛彼冲飛之瑞，昭茲眷顧之休。翔觀象之門，實導六龍之巡邁；臨首善之地，又先四海之祝延。臣驟遠清光，頻聞慶事，莫預造庭之列，但深存闕之誠。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寶籙宮翔鶴表

臣某等言：日馭天臨，列霓裾之萬衆；臯禽雲舞，來金闕之千尋。凡逮見聞，率同忭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研幾物祖，觀妙道樞。躬既聖而不可知，德爲天之所大奉。夙膺帝訓，崇護真風，乃附紫垣，肇新琳宇。明馨玄酒，通肹蠁於叢霄；寶劑靈符，起呻吟于比屋。異人間出，上帝居歆。親屈至尊，往陳廣會。宜颺遊之降集，驂羽鶴以徘徊。蓋高真衆妙之心，眷于一德；託久視長生之類，介

以萬年。臣幸遇熙辰，具叨榮渥。自天祐也，幸觀感格之誠；其子和之，敢怠對揚之義。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翔鶴竹木表

臣某言：仙禽天降，映雙闕以來翔；練實秋登，燕七閩而與足。慶聞當宁，歡浹綿區。中賀。竊以鶴鳴在陰，非真靈之莫使；竹粒如麥，徒夙昔之有聞。徘徊象魏之多，衍溢倉箱之富，聿彰殊祉，允屬熙辰。恭惟皇帝陛下體道窮神，虛心植德，貫三儀而並貺，妙一氣以同和。於昭上帝之臨，屢來羽物；克篤曾孫之慶，既劭田功。故端闈紛胎化之羣，而下土獲鳳餘之食。用介無疆之萬壽，示將不改於四時。臣職秘宸嚴，任隆都會，望堯雲而手舞，伏魏地以心馳。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連理木表

臣某言：清禁宅尊，首泰和之一氣；靈柯連理，祚景命之萬年。喜動內朝，觀均綿宇〔一〕。中賀。竊以木曲直而中合，有開必先；天聰明而下臨，惟德是輔。恭惟皇帝陛下道施六府，政順五辰，省山獲大吉之符，在沼薦駢華之祉。偉茲上瑞，密當咫尺之天；申以繁禧，益永春秋之歲。臣叨榮寢舊，

賴慶特深，伏魏地以心馳，嚮堯雲而手舞。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一〕觀：疑當作「歡」。

賀朱草表

臣某等言：天子能致之資，上窮日監；火德自然之應，瑞草時生。祚景命以增隆，紀信編而特煥。慶歸當宁，歡浹綿區。中賀。竊以佑民而作君師，施德而至草木，則有異卉，宛如渥丹。太清無爲，嘗偕甘露而薦祉；上古至治，迺配嘉禾而效珍。厥盛旦之開先，冠衆祥而創見。萍實相輝而獨茂，珊枝對聳而更柔。申錫中天，告寢昌之炎運；聿來南土，表麗正之離明。惠我無疆，臨下有赫。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化育，功極平成。帝既眷而省山，神亦懷而受職。法星順軌，暘日重輪。咸曰休哉，屋既流於赤羽；和之至也，野復秀於朱萌。泥金可驗於幽經，染絳用華於皇芾。食斯不老，占壽考之萬年；炳且弗渝，亘本支之百世。臣共勤戴后，每幸逢辰。悉至於廷，固難名於聖妙；並受其福，徒有賴於邦榮。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河中府蟾蜍背生芝草表

臣某言：聖神至化，旁流龜雒之淵；天地中區，創見蟾芝之瑞。慶符興運，歡浹群情。中賀。竊以神草之生，帝功攸大。然附根磐石，淮王或曰不能；故連葉銅池，漢代以爲丕貺。歷攷簡篇之舊述，未聞木肉之同和。邦其永孚于休，天之所助者順。乃因熙洽，首效殊尤。恭惟皇帝陛下道貫二儀，仁充四表。虞氏之恩被動植，既聽簫韶之成；周王之德及昆蟲，方來臺囿之樂。干戈載戢，壽考維祺。煌乎可致之祥，具此非常之應。臣限縻事守，阻造班聯，聆福物之系傳，同輿人而率舞。《初寮集》卷五。

賀平定軍白兔表

臣某等言：仁施動物，各得其宜。兔擾中林，不浴而白。慶昭圖牒，歡動幅員。中賀。竊以明視之生，有難窮之三窟；褐衣者衆，無不駮之一毛。惟威折於陰幽，與化馴於狙詐，無思不服，覿德則純。然後不角不牙，秀出中山之族；自形自色，皎同空谷之駒。天方厚於休明，地兼名於平定。厥祥有此，其應可知。恭惟皇帝陛下通妙羣生，智明庶慝，克招携而懷遠，乃用夏以變夷。宜月魄之效

奇，示帝心之助順。德罔二三之所致，豈諄諄然命之乎；歲逾五百而來思，故皦皦不可尚已。臣共逢昌運，欣睹珍符。紀周宣舞鎬之年，外攘復古；按韓愈辨徐之説，不戰來戎。臣等無任。《初寮集》卷

五。

賀白兔野蠶成繭表

臣某等言：孕靈月魄，玉色惟純。薦祉桑田，冰絲可織。二邦時奏，萬宇均歡。中賀。竊以至德之光，無遠弗届；諸福之物，厥類惟彰。睠高密之近區，獲明視之素質。驗仙經之壽，則既滿五百歲；占金行之祥，則當服西南夷。又兹野繭之成，豈但農疇之慶？獻於良日，用惟黻冕之共；祀及先蠶，應在禕褕之助。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化底丕平。熏然一氣之和，以作動物；燕及八紘之廣，豈曰無衣？宜登天産之珍，昭示帝心之格。中林肅肅，乃創見於神奇；十畝閑閑，初不勤於條采。臣親逢熙洽，竊預榮懷。賁然來思，樂文王之在囿；服之無斁，仰軒帝之垂裳。臣等無任。《初寮集》卷

五。

賀紅鹽表

臣某言：天子躬能致之資，邦風有赫；火德示自然之應，池鹵凝紅。曠古希聞，羣生咸喜。中賀。竊以郁瑕之野，濬發利源。祥符以來，肇登瑞牒。蓋地不愛其寶，則邦永孚于休。恭惟皇帝陛下孝奉神明，功昭祖考。天授之，非人力，所欲弗違；祥多者，其國安，於斯爲盛。臣猥司宮鑰，阻造闕廷，第歌炎運之隆，莫對清光之近。臣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石中有明字表

臣某等言：造基重屋，乃天人合應之期；伐石他山，有日月相推之象。光超前載，歡洽羣情。中賀。竊以物有悍堅，蓋不誠未能動者；帝將啓佑，則以行與事示之。惟陽館之肇營，實聖謀之默契。經始勿亟，方施鬱密之勤；吉事有祥，爰發巉巖之蘊。陽融陰結，玉質金書，諒由太極開闢之初，已兆聖時嚴配之盛。文在中也，天何言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宅尊，求端順則，祇守聖人之寶，聿興王者之堂。嶽立雲垂，一定工圖之大；龍跳虎卧，再觀宸翰之奇。宜申命於上穹，因效靈于巨礎。信彼山川鬼神之類，罔不是依；較夫河圖、洛書之求，此尤有赫。

臣恭逢極化，親覿殊休。握乾符而闡坤珍，方隆坐治；舞后功而詠君德，敢怠對揚。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一五五

王安中 六

賀芝草瑞穀並生表

臣某等言：和氣致祥，荐生神草；大田多稼，密附靈根。天實申休，物因效祉。中賀。竊以曾孫來止，乃臻百穀之成；上帝博臨，斯有九莖之秀。惟天人精祲之相感，則禾菽交貫而同榮。有開既堅既好之初，無害或耘或耔之際。豈止三農之慶，蓋彰一德之符。恭惟皇帝陛下道格二儀，仁施九壤。受小共大共而有駿厖之惠，即康功田功而無盤遊之娛。茁彼晨華，方永綏于多福；託于秋隴，將迄用于康年。臣無助財成，幸觀昭假。詠歌周道，願陳高廩之篇；回復漢都，竊陋齋房之作。《初寮集》卷五。

又賀瑞穀芝草表

臣某等言：嘉穀盈疇，實函斯活；靈芝被野，既庶且多。有煒册書，均歡寰宇。中賀。竊以異畝同穎，蓋常見于周邦；連葉九莖，亦僅生于漢殿。未有薿薿之稼，協穗如雲；煌煌之英，貢筐系道。會南陽之凡數，登百者三；來安化之提封，號萬者五。允謂非常之瑞，盛超振古之傳。恭惟皇帝陛下凝命穆清，玩心昭曠，政格九功之叙，德通四氣之和。燕及皇天，用集歸禾之祉；震于珍物，更繁産草之祥。臣竊預榮懷，幸觀孚佑。自今以始，共慶千倉而萬箱；無疆惟休，永對一年之三秀。《初寮集》卷五。

賀鎮海軍等祥瑞表

臣某等言：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休。歡動綿區，慶歸當宁。中賀。竊以道大天大地大，王位其中；心和聲和形和，氣無不應。自一人之有格，罄六合以來符。膏露咸濡，靈芝競秀，木衆支而内附，竹並幹而同榮。帝貽來牟，多至五穗，園有嘉卉，類成雙葩。告萬壽之期，則長春層敷；示百男之兆，則夭桃駢實。金花絢彩，冰瓦藏文。胎仙翱翔，鷙鳥衛翊。介寶六

眸而玉質，孺禽再獲而雪衣。郡國相望以上聞，品類不可以遽數。恭惟皇帝陛下道超振古，仁及羣生，奉三無私以父邦，有萬不同以成福。膺二儀之景命，永言保之；披四海之瑞圖，維其時矣。臣親逢熙洽，竊預榮懷，鋪張願告于神明，紀録幸光於簡册。於斯爲盛，欣共對於王休；以莫不增，敢載賡於《天保》。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深州等處衆瑞表

臣某等言：皇天眷命，方昭可告之功；品物流形，並效非常之瑞。慶歸當宁，歡浹綿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範圍，誠參化育。五者各以其叙，既鼓舞之以盡神；萬物皆出于機，雖雕刻而不爲巧。乾端隤祉，坤載産祥。美光燭而膏露零，緑竹實而嘉禾茂。岱宗望幸，紛三秀之芝房；泮水承風，蔚雙敷之蓮萼。六榴共本，衆木并柯，二犢同生，八蠶自繭。舞鴿來翔而玉質，胎禽下集於琳宮。惟六府三事之修〔一〕，百神爾主；故四海九州之大，萬福來求。臣親遇熙辰，竊霑榮渥。鹿濯濯而鳥嚘嚘，已邁前聞；麟儀儀而鳳師師，更期創見。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一〕惟：原無，據抄本補。

賀汝州等祥瑞表

臣某等言：聖功丕格，神人以和；福物沓來，天地並貺。盛超千載，驩逮八紘。中賀。竊以國安多祥，氣順成象。郁雲霄之五采，紛芝菌之九葩。麗譙儀羽鶴之羣，折薪出金僊之字。如竹苞矣，零露湑兮。同穎雙岐，有相后稷之穡；合枝並蒂，知涵虞氏之恩。鋪張閎休，昭受上帝。恭惟皇帝陛下德施日普，道化川流。克寬克仁而信兆民，時純熙矣；不黷不竦而總百禄，天人奉之。乃集三靈之釐，薦受四方之賀。臣竊深賴慶，咸傒勒成。卜名山顯位之登，乃并是吉；延共貫同風之祉，於萬斯年。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麟州等祥瑞表

臣某等言：帝命不違，眷于一德；天休滋至，覃及四方。凡在蠢臨，惟胥鼓舞。中賀。竊以諸福之物，其出同時；百順之名，蓋彰有道。芝房競秀，華萼駢敷。庭零膏露而自均，地湧醴泉而不愛。壽龜游於蓮葉，異鵲馴而雪衣。桃雙實以協多男之占，木并柯以象殊俗之附。自郊庠而效見，跨邊鄙以來符。應誠兼德於三靈，按牒殆踰於千計。恭惟皇帝陛下治超邃古，澤浸羣黎。聖功上際而下蟠，

仁化東漸而西被。神降明出，祥多國安。保合太和，通天下之一氣；緝熙純嘏，介君子之萬年。臣幸列近司，預觀衆瑞。願揚丕烈，登泰山以告成；更集珍符，開明堂而坐治。臣等無任。

《初寮集》卷五。

賀汝州等祥瑞表

臣某言：聖人執契，廣動化之中和；天瑞應誠，徧昄章之土宇。光超載籍，歡浹羣情。中賀。竊以躍舟臨屋之符，其臻未衆；歌廟紀年之事，厥類惟微。方上帝之眷臨，睹諸福之畢至。仰則甘露、景雲之薦祉，俯則靈芝、嘉穀之效祥。木多相合之條支，草有自雙之華實。竹垂黄藥，或穿栢節之堅；鶴聽玉音，亦集詔文之上。昭示眷命者，率再三出；具列奏對者，凡五千餘。蓋協氣之横流，自生民而未有。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聰明憲天，成鳧鷖既醉之休，跨魚麗華黍之盛。德無遠而弗届，四方攸同；神有開而必先，百禄是總。物其多矣，皇則受之。臣親遇熙辰，頻瞻景貺。陳常時夏，允無此疆爾界之殊；哀對敷天，不勝喬嶽墮山之望。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中山府慶雲等衆瑞表

臣某等言：慶雲在上，仰占紛郁之輝；和氣致祥，俯驗盛多之物。函封狎至，塗頌交興。中賀。竊以莫高者大，所親惟德，有生之類，可妙以神。乃若雲呈五色之符，油油表瑞；地蕃衆萬之品，一一效奇。聿觀紹至之休，允契丕平之運。恭惟皇帝陛下功隆下武，道協重華，毓萬彙以無所不愛之仁，贊二儀以大而能化之聖。財成輔相所左右者，神祇祖考以安樂之。乾端坤倪，雖遠而必届；川珍嶽貢，不約而自來。臣幸造明庭，願施大澤。通天下一氣，誕包有截之區；介君子萬年，用衍無疆之曆。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日暈慶雲并泰寧軍等祥瑞表

臣某等言：至德要道，通於神明；協氣嘉生，塞乎天地。祥編屢溢，歡頌交興。中賀。竊以敷政而百禄遒，受祜而四方賀。日騰瑞氣，雲絢慶霄。醴泉膏露之涵濡，羽鶴介龜之遊集，神芝薦祉，植物效休。由觀象於璣衡，合奏章於郡國。遠近三十餘所，實跨幅員；大小七百有奇，並應圖牒。恭惟皇帝陛下道參邃古，澤浸羣黎，超夏禹之平成，極周文之逸樂。萬物由儀之效，維以遂歌；九州共貫

之祥，莫不畢至。臣並承寵渥，竊預榮懷。握乾符而闡坤珍，方延億載；舞后功而詠君德，願答三靈。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荆南等處祥瑞表

臣某等言：聖人執契，與物皆昌；天瑞應誠，如川方至。慶歸當宁，歡逮綿區。中賀。竊以祥多則國必安，民和而福乃降。帝命率育，有野蠶稽穀之貽；天德出寧，多仙鶴異花之應。大巧至形於獸石，靈華更茂於神芝。百果用成，多男是卜；衆支内附，殊俗攸同。蓋九功有惟叙之歌，放諸四海；故萬物以不誣之理，媚茲一人。恭惟皇帝陛下道與天通，業侔地富。虞氏之恩被動植，既聽簫韶之成；文王之德及昆蟲，有來臺囿之樂。宜通率土，並薦嘉生。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于以編之詩書而不愧。臣共深感遇，尤幸對揚。德罔有於二三，已格清寧之貺；物自至者十五，何辭云岱之封。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真定等處衆瑞表

臣某等言：聖神體道，通元化之機緘；天地應祥，順太和之橐籥。騰章累至，舞手胥歡。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統乾以純粹精，位履以剛中正，受命既固，降福孔夷。達於得一以生之情，來爲有萬不同之瑞。竹蕡其實，露凝如飴，灼灼之華秋敷，幪幪之麥冬秀。禾駢穎熟，蓂抱草枯，沼毛多連帶而芳，陸産或合同而化。九莖附石，黜淮南俄度之凡；二米共稃，協后稷肇禋之慶。有邦並貺，惟聖克承。按牒披圖，知天心之所助；紀年薦廟，宜帝命之弗違。臣共幸親逢，尤欣先睹。自今以始，方迎時萬之休；其類維何，更闡日新之盛。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雙桃衆瑞表

臣某等言：明德維馨，乾坤率籲；至誠能化，符貺大來。班賀相仍，册書有繼。中賀。竊以高卑異位，上天之載無聲；遠邇同風，諸福之物畢至。寶龜玉質，異鵲霜翎，康年多稼穡之祥，順氣鍾水陸之産。野蠶自繭，木蠹類蟬。雲起封中，啓玉檢告成之禮；鶴來天寶，當琳壇本始之辰。道方六闢而四通，言猶一掛而萬漏。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聰明憲天，臻鳧鷖既醉之休，跨魚麗華黍之盛。集三靈之景命，永言保之；披九壤之瑞圖，維其時矣。臣叨聯輔拂，莫測範圍。咸造在廷，共頌無前之績；敢拜稽首，願揚百世之光。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台州嘉禾一秀二米表

合宮定位，方鳩僝功，嘉種應期，以歸肇祀。懷生共慶，有開必先。中賀。竊以寧神者以四表之歡心，用鬯者資二米之和氣，洽豐年之酒醴，升至治之馨香。實於卣尊，酌以圭瓚。周公之成洛邑，式舉明禋；平王之錫文侯，是昭顯德。於赫海邦之獻，允符陽館之榮。蓋九筵九陛之規，於茲有作；故一陰一陽之道，用薦厥祥。天與人謀，物爲時出。恭惟皇帝陛下道心淵靜，聖政中和，閎休翕受於二儀，曠典兼隆於三代。欲躬行於嚴配，且肅備於祼將。廣文王之聲，芑自來於豐水；誕后稷之穡，秬果降於有邰。臣叨列近司，竚觀休享。申旱麓之百福，黄流在中；歌漢江之萬年，令聞不已。臣等無任抃躍之至。《初寮集》卷五。

賀河南府嘉禾芝草同本表

祥發陪都，慶聞當宁；覆函所逮，呼舞惟均。中賀。竊以禾獻周邦，以篤曾孫之喜；芝生漢殿，於昭上帝之臨。雖薦祉於一時，實效珍於二本，未有陰陽之異産，並蕃河洛之奥區。協穟殊莖，儷仙英而競秀；吐柯載葉，附長畝以争奇。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化育，功格平成。孝弟感通，翕受神靈之

覞；慈仁熏浹，洊臻草木之和。是謂非常之時，有來諸福之物。臣猥叨分閫，莫遂造廷。嘉頌傳聞，識崇寧之丕應；瑞圖雜驗，知大觀之無疆。臣無任抃躍之至。《初寮集》卷五。

賀蘄州芝草表

臣某等言：聖德動天，靈芝薦地。多踰萬本，應萬壽之無疆；中出九莖，表九功之惟叙。光騰圖牒，歡見幅員。中賀。竊以神草之生，仙經具載。飛鳥升龍之狀，貫珠偃蓋之形。紫雲飴露之所濡，石室金堂之是閟。爲此蘄春之獻，統於魏闕之陳。色備焜煌，儼肪截而栗潤；氣相回覆，分櫛比而墉崇。既庶且繁，於斯爲盛。恭惟皇帝陛下道心朝徹，孝治日宣。帝省其山，首驗由儀之化；物和於野，共霑行葦之仁。允宜三秀之英，併有一人之慶。臣共承丕覞，尤幸縱觀。備禮以告神明，願同周室；下詔而賜牛酒，竊陋漢家。《初寮集》卷五。

賀亳州太清宮紫芝表

臣某等言：天垂純祐，地薦嘉生，示基祚之重熙，介聖神之萬壽。若聞若見，或罔或歌。中賀。竊以三秀敷葳，遠但傳于靈囿；九莖茂尉，近或産于齋房。未聞還丹五色之餘，忽效吐葉千層之瑞。

恭惟皇帝陛下恩漸動植，孝格神明，具來申錫之休，載獲博臨之貺。有本者如是，式符蔓蔓之期；無不爾或承，更衍穰穰之祉。臣限縻藩閫，阻造闕廷。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湟州瑞金表

臣某等言：河湟故壤，德罔不孚，天地珍藏，時然後出。慶均遠服，歡溢中區。中賀。竊以國有五材，金凡三品，若時上幣，獨貴精鏐。彭蠡既瀦，貢始來於揚土；淮夷卒獲，獻方集於魯邦。發於隨山刊木之餘，得必橐弓戢戈之後。睠西戎之即叙，嘉舊俗之惟新。我陵我阿，實畝實籍。既大同於一氣，於變時雍；乃崇降於百祥，不愛其寶。恭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純佑多方，躬堯舜孝弟而力行，復文武疆土而加闢。浮于積石，載歸輿地之圖；自彼氐羌，悉入卯人之掌。是臻神物，以顯伐功。臣竊預邦榮，幸觀廷列。遂通絶域，詎須宛馬之齎；用紀休符，豈但漢麟之鑄。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越州瑞金表

臣某等言：天其申命，福物既充；地不藏珍，吉金自出。見聞所逮，呼舞惟均。中賀。竊以鏐鑒

之英，堪輿所閟。鑿山十丈，深或困於披沙；韞石千年，久難期於化玉。未聞澤銑，近獲膴田。發應社之神光，參禹書之貢品。雖我無事而民自富，貨且弗居；蓋乾知始而坤作成，寶宜不愛。恭惟皇帝陛下道施六府，政裕五材。聖集大成，聲自全於條理；言從作乂，事兼叙於彝倫。仍格休符，以資美利。卑人何力，有同林邑之流；内府是歸，奚啻櫟陽之雨。臣幸塵眷渥，莫測範圍。紀昆田之祥，寧鑄褭蹏之狀；條岱宗之祀，願泥玉檢之封。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潭州瑞金表

臣某等言：道格坤輿，不愛其寶；祥開湘土，厥貢惟金。景貺繁臻，歡聲咸暨。中賀。竊以禹平三壤，治先六府之修；箕述九疇，事首五行之叙。惟精鏐之所在，實美利之攸資。遠或閟於嵌巖，細殆煩於披揀。有來珍物，爰俟聖時。神發山藏，天成磈聚。重兼百鎰，可輕巢水之樽；粹甚雙南，不待櫟陽之雨。恭惟皇帝陛下業侔地富，德與天通。政以格民，無憾養生之厚；言惟作乂，不違從革之和。允宜寶藏之興，大受卑人之獻。臣幸聯黼黻，無助財成。入内府以奉王，褭蹏何用；祀明堂而配帝，金版是恭。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辰州收到楠木表

臣某等言：合宮經始，天且弗違；大浸發祥，木不勝用。流聞四海，欣喜一辭。中賀。竊以聖人作興，有莫致而至者；上帝眷顧，不待求而與之。惟重屋之肇營，非前王之敢議。九筵宏構，方密考於周官；十仞瓌材，已交浮於沅水。先登於岸，有覺其楹。初無虞衡斤斧之勤，並中工師尋尺之度。時哉景運，貺此大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懋追先烈。欲順時而布政，思嚴父以配天，乃恢萬世之基，爰定一堂之制。神祇祖考之意，咸俟慶成；山林川澤之靈，並來休應。以佑我將之享，益隆大壯之規。臣親列近嚴，竚觀輪奐。孔曼且碩，大奕奕於魯宮；方斲是虔，邁丸丸於商寢。臣某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仙井監宣聖座生芝草表

臣某等言：儒風丕變，芹滋泮水之宮；聖德潛通，芝秀尼山之像。光昭史册，歡浹民謠。中賀。竊以三代皆以學而明倫，斯文未墜；萬世一遇聖而知解，其教乃隆。歷觀往辟之規，徒謹素王之祀。天地之全未睹，道術之裂莫同。逢神考之作興，表章六籍；迨皇明之紹述，鼓動四方。議銷搖沮之

徒，法備賓興之美。自上都而首善，罄率土以承流。衡紘絃誦，有儼大成之宇；金石絲竹，或聞數仞之墻。所存者神，如在其上，乃産九莖之瑞，默彰一德之交。恭惟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息邪説，距詖行，亦既率從；下明詔，發德音，每先樂育。郡國增生徒之數，蕃夷遣子弟之來。嘉氣迎輿，已格虞庠之應；靈華生體，更申蜀學之休。臣親遇泰寧，預承昭假。鳴鑾槐市，觀光豈但於橋門；檢玉岱宗，望幸想深於闕里。臣等無任。《初寮集》卷五。

賀醫學芝草表

臣某等言：聚醫命教，肇開黌舍之嚴；愛物好生，乃格芝房之瑞。天其孚佑，民用交欣。中賀。竊以黄帝之述方書，亶惟聖作；成周之治疾癘，實廣上恩。世或昧於淵源，術乃淪於工技。會逢熙盛，參考古初，增其官師訓道之員，崇以經術義禮之學。羣士慕嚮，迪我德心；協氣横流，産此神草。玉蓋金莖之競秀，羅紋紫點之相鮮。對敷講肄之庭，昭示睠懷之意。恭惟皇帝陛下執慈爲寶，體仁如天。常善救人，益運道樞之妙；博施濟衆，共躋壽域之安。煌煌三秀之英，顯顯十全之應。臣幸聯輔拂，親睹休祥。荷帝博臨，豈比元封之賜；與天相畢，當符《抱朴》之書。《初寮集》卷五。

乞別將御史臺奉御筆察覺彈奏事專爲一書奏　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

陛下躬覽萬機，凡大號令、政事，皆出親翰，而又必詔憲司耳目之官，覺察彈奏。比者面蒙聖訓，以謂承乏之臣，視爲空文。臣聞命震恐，思所以自效。繹尋彙聚，粗見本末。契勘本臺政和四年建請修總《官制格目》，成《彈奏》三卷，續有所降付，牓。初未嘗釐去御筆，盡與海行舊條、一時指揮不見少異。臣恭覽御筆所調告，有以一道德嚴分守者，有以隆道揆明法守者，有肅朝儀者，有整軍政者，有正官制者，有抑吏强者，有戒元祐黨人覆出爲惡者，有戒諸司奏請之有衝改者，有戒監司、守令不切遵守御筆者，有戒侍從而下非職干預侵越者，有戒除横行落内職、夤緣請求者，有申敕常平散斂玩法爲姦者，有申敕和預買前期給價者，有申敕賚錫錢妄傳文移者，有申敕推賞濫冒不以勞能定等者，有申敕明堂推恩輒有攀援者。凡此皆大猷，顧合與行馬失序等同爲一格。綱目混淆，舊牓昏黑，寖昧本意。臣今乞除已脩成格目外，別將本臺前後所奉御筆令覺察彈奉事，專爲一書，每殿中侍御史以上，即抄録一本給付。仍牓内釐出御筆，揭示其餘條令之首，庶幾上可以嚴君父之命，下可以儆有司之守。《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一三（第四册第三六〇五頁）。

乞以書成日製名紀節奏　宣和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聞日者孟冬癸卯屈萬乘之尊，以《玉清神霄華瓊室禁經秘籙》傳受成，賜開慶。又以仲冬乙卯開寶籙大陳法會。欲望以其日依天寧、天貺例，製名紀節。《宋會要輯稿》禮五七之三二（第二册第一六〇八頁）。

論治道

臣聞治古之世，君任道以用天下，臣任法以爲天下用。蓋道不徒行，必以道出法；君不獨治，必以人守法。法行而下不能守，君勞而臣不知勉，三代以來，未有若是而能治者也。臣竊觀陛下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夏禹之勤儉，有文王之小心，而又席祖宗流澤之光，承熙、豐聖作之緒，禮備樂成，墜典畢舉，天地順應，年穀屢豐，宜可以儲思於穆清，玩心於昭曠。而臨朝聽政，每至旰食，咨逮焦勞，形于玉色。退即便殿，親御翰墨，發號施令，日以數十，纖悉微隱，必關聖慮。雖天德剛健，勤于萬幾，然臣竊意陛下勢亦有未可自已者也。何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臣嘗觀今之爲臣者矣，所與共者天位，所與治者天職，所與食者天禄，而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者爲

誰哉？同寅協恭，和衷以助理萬務者爲誰哉？情同者相求，利同者相親；挺特者不容，睚眦者不貸；迫狹自大之風，積久未殄；背公而狥私，怙權而附黨；見得而忘義，售諛而醜正，締合相傾之習，于茲猶熾。豈無尊君親上之士哉？且相語以俟命。則利孰與興，弊孰與去？政事孰與修，紀綱孰與正？陛下雖有尊賢籲俊、紹庭陟降之意，而平進之塗塞矣；陛下雖有厲世摩鈍、甄別流品之意，而名器之施輕矣；陛下雖有崇寬尚德、勤恤元元之意，而膏澤之源壅矣；陛下雖有躬儉節用、裕民足國之意，而財利之積耗矣。朝廷除吏，士或困於無津；吏部注官，衆又扼於無闕。媚聯宛轉，擇地而仕，勞舊寒窶，終歲坐待，平進之塞有如此者。賞不必勸能，官不必稱事。胥史之賤至上大夫者，多於王廷之士；給使之冗至横列者，雜於公室之臣。名器之輕有如此者。役不時興，以差爲募；物不時須，以配爲市。富者求易常産，貧者無以自給。民狃於犯法，輒牟奪以封己；吏幸於乘時，輒並緣以爲姦。膏澤之壅有如此者。天地之間，其生有數，四方之物，其利有常，既已聚諸此，必竭於彼。矧賦禄之厚，其源既開，興事之費，其流既肆。掌計之臣指應副之外無他策，將漕之使侵封椿之外無餘術。此可以爲常哉？其無事幸而已。財利之耗有如此者。以祖宗基業之隆，以神考制作之盛，承以陛下之聖，而天下之事文具而效不至，名美而實不副者，將不止諸此，臣姑舉其大者。若夫有志之士，寢食之所念慮；四方萬里之遠，朝夕之所繫望。陛下天聰天明，無所不燭，盍亦循其本乎？臣觀記禮者以大臣法、小臣廉爲國之肥，蓋言大臣有以正下，小臣有以守己，則仁賢至而國不空，政事立而財用足。禹之告舜曰「慎乃在位」，

又曰「其弼直」，而繼之「惟動丕應徯志」，蓋言審官而所使弼己者直，則動必衆且大應，至乃徯志，所在而無違命。穆王之命伯景亦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繼之以「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蓋言得忠良正直之臣，列於内外，則號令必臧，民用順治。然則今日之務，孰有先於此者乎？臣願陛下開衆正之門，立大公之道，崇奬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臣，抑絶好同惡直、背公狥私之風，則國家之治忽，生民之休戚，群下之情僞，將畢達於前。而陛下躬以剛健之德，體天之道，觀四時之運，順盈虚消息之理，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通上下之志，以適萬物之宜。循名以責實，約文而就質，持之以久，守之以衆，則太平之化日隆，無爲之功可致。家給人足，刑措不用，至於海隅蒼生，罔不蒙福矣。臣奮自疏遠，蒙陛下親擢，任以中執法，區區之愚，誠不敢爲臆説以效尺寸之報。凡臣所陳，皆天下之所欲達于上者，而猶其略也，惟陛下留神裁幸。《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論知縣闕官劄子

臣竊惟陛下天資仁聖，愛民重本，詔書數下，德意具昭。而奉承者在朝廷，推行者在郡縣，自朝廷下之省部，省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皆行文書而已。至于郡下之縣，始及於元元之衆。然則最近民而實行陛下之德意者，莫切於縣令。臣伏睹近日諸路奏請，如虔、吉管下，永静、將陵、德州、

平原，成都、利州等路，皆以縣無正官，上達聖聰，以見榜闕多，自春季至今更不刷闕。見在任人日有申明過滿，乞省罷及催差替人者，而替期未至者亦多未有替人。太平多士之時，人樂仕宦，而百里之任顧獨憚往，其説有四：苟免之塗多，難工之事衆，督察之官不公，賞罰之施不均故也。先帝成憲，初改官人必令作縣，關陞通判必實歷知縣人。熙寧、元豐間，用恩賞改官，免知縣者少。今恩賞改官者衆，而用考第改官人力足以取堂除、乞宫祠則不復到部。通判闕，自監當人以上稍有因依，皆可徑得，蓋不必用實歷關陞。況創制員闕有與當實歷者，然則誰肯屑爲縣道哉？諸司辟官有乞理實歷者，而責辦於法度之中、取成於法度之外者，又不能無。凡買物曰置場之類者，不均敷則不能應拋降之額。運送綱梳，貼助夫役，水旱之訴，蠲租則失漕計之指；公使之須，守法則取州郡之怒。臣所謂難工之事衆者此也。守倅之賢，未必能服人，而行縣點者又其下僚；監司之才，未必能戢下，而往來督責者又其屬官。文檄之辭，陽戒以無違詔令；而風指之峻，陰趣使抵冒法禁。守倅監司，不特資以免責，而喜功生事者，方以爲進身之利。臣所謂督察之官不公者此也。致功就事，縣任其勞，論罰則獨厚於他官，第賞則每居於下列。臣所謂賞罰之施不均者此也。夫近民之官而所以病之者若是，遂使所在闕人，元元受弊。方兹議員多而添闕，孰若先填闕以修官？臣愚欲望聖慈申嚴實歷之制，舒究責辦之實。戒監司、守倅，使同利害；公賞罰勸沮，使當功罪。庶幾人無憚往之心，不爲避免之計。縣

得正官，職有常守，必有能爲陛下宣布德澤，勤卹下民者。事始朝廷而及天下，其利甚大，惟陛下裁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乞正綱紀疏

臣竊觀《棫樸》之詩，言文王能官人，有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王者作人而官使之，所以立政立事，而綱紀之正，實自任官始。恭惟神考董正治官，法完令具。陛下以聖德在御，亦惟先志之承，則綱紀之立久矣。然人懷自便之計，事徇一時之求，則紊陛下之綱紀者，蓋未能無也。官有定職，職有定員，名位不同，命數亦異，此先王之法、元豐之制也。今有視秩之例，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卿而視卿，凡此之類，無乃非所謂嚴分守、正名實者哉？此紊綱紀之一也。因勞積賞，賞有重輕，因事遷官，官有大小。故寄祿有正法而許回授，選人有比類而許循資。今乃礙正法者多特轉行，合比類者多特轉改。故奉直以上，可循月取，而比比皆是。銓曹一命，不須保任，進而人人妄求。名器寖輕，岐轍益衆。此紊綱紀之二也。朝廷之上，員闕而除官；居官之吏，俟期而受代。此事之常然者。今乃除吏之際，有直替見任令別與差遣者，有衝改已差下者，有新闕未到且在任待闕者。彼或到官日月未幾，或受命待闕已久，遽遭攘奪，有至於淹回流離、飢餓失所者。故稍優之闕，勢孤者睥睨而不敢受；可進之地，援寡者惴恐而不敢安。噫，才不才不能相遠，特相與干禄耳，何至紛紛若是

哉？若乃在任待闕，則亦妨後人。此紊綱紀之三也。祖宗創業，監唐末五季藩鎮擅命之弊，乃廷授通判，外察守臣，此萬世之法也。今方面之臣有辟置本處或屬部通判者，殆失所謂監郡之意。借曰選才辦事，且猶廢法亂常，況亦不過于徇干請、恩親舊而已耳。陛下比降御筆罷諸路帥辟支郡守矣，獨此未之戒，何邪？此紊綱紀之四也。凡茲數事，臣願陛下深燭其原，斷自宸慮，親御翰墨，大正綱紀。往者縱不可追，來者猶可止也。如此，則人安其職，事適于理，覬覦之望，奔競之風，庶幾少息矣。

惟陛下裁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全宋文卷三一五六

王安中 七

中書樞密到狀

橐鞬右屬，臨疆場以居先；寒暑載離，間門墻而何闊。卓爾甚高山之仰，悠然極歸路之長。欣承顔之在辰，幸委心之有地。方朱明之謹候，宜盛福之鼎來。恭惟某官稟皋夔之姿，輔唐虞之世，奮庸能熙于帝載，方懋格天之勳；非道不陳于王前，遂臻尊主之烈。某夙蒙教載，猥在知憐。冒九死以乘邊，曾乏拊綏之效；寬百謫而滿戍，實繄庇賴之私。方蒙犯于風埃，行瞻望于舄履。尚祈衛養，垂副傾翹。《初寮集》卷三。

上姚伯壽書

某讀杜牧之文，有曰：「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蓋嘗善其意而隘其言矣。唐都關中，河朔失馭，牧特見魏之能遮趙，既不能越魏以取趙，又不能越趙以取燕，則魏重於山東；見黎陽之扼白馬，新鄉之逼盟津，則知魏重於河南。二者豈天下之常勢者哉？所謂常勢者，某請言之。夫王者之所以綱維天下者，凡形勝之國，必臨之以非常之材；衆大之都，必表之以萬夫之望。惟其道德夙聞而位貌隆顯，威信憺布而遠近服從，則尊嚴足以輔河山之雄，安靜足以挈封圻之大。故畢公之勤亮四世，則命以保釐東郊；申伯之德聞四國，則命以式是南邦。此所以父師有無窮之聞，而戎翰爲周邦之喜者也！魏於河漳之間，固一都會，自廣德初，寵其軍爲天雄。其後藩將邀節牙，旋議帥，都府迭爲興廢，官廨幾易榜題。聖宋造邦，祖宗以神武統一海内，建隆、開寶之間，猶假勳戚領節度。置守之制既定，雖雜用文武，然皆當時名臣。興國撫師，咸平遏敵，戎路順動，再此駐蹕。迄於慶曆，始下建都之詔，而居留之任，每輟台衮之貴。蓋京師爲諸夏之首，而此其屏毗；朔道連四鎮之勢，而此其根本。則魏之爲重，豈止遮趙阻河，如杜牧之所言而已哉？日者尹正虛席，天子屢顧廷臣，求可付者，獨得公於八座之近。寵章腆渥，申之以任同舊弼之語。入辭及殿陛，玉色喜甚。既新延康之名，首以命公。於是滿朝榮歎，相顧而言曰：美哉斯行！伏惟執事博辨之學，瑰偉之文，爲一世之所宗；

讜正之論，忠諒之節，爲人主之所信。勤施于中外，名震于夷狄，徊翔禁路，見謂耆俊。今乃視猶股肱之列，畀以符鑰之寄，報政談笑，發軔機衡，將自此始矣。某得以不肖之軀，託在抱關之隸，於是學問名字，初不能少自著見于世，而依詩書以便慵，寓翰墨以神拙，俛眉承睫，以偷升斗之得者，正有賴於朝夕之庇。又其來魏之久，終更且近，因敢綴緝舊聞，以誦之于贊見之際。夫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天下之士聚於中朝，而求愷悌有德者歸之。執事閱人於王國之富，而士丐餘論以卓然有聲於時者，非一也，如某者尚何觀焉？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區區所覬，有在於是，惟少垂意焉。不勝幸甚。《初寮集》卷七。

上韓侍郎書

某嘗觀太平極治之時，和順英特之氣，流行于天地之間，日乘之則再中，月際之則重光，星從之則循軌，雲觸之則郁郁紛紛，露值之則如脂如飴。湧於池爲醴泉，韞於山爲寶玉，蒸於土爲芝草，澄於河爲榮光。異畝者穎同，旁枝者上合，華者駢房，秀者并岐，觚者一角。天真僊聖，覽焉而徘回，不知人間世之殊；羽鶴威鳳，樂焉而翱集，不知方內遊之近。蓋時君世主，躬盛德以動化天下，而衆賢修輔，多士來寧，神祇顧懷，夷夏康謐。禮行而民阜，樂備而物蕃，則天地薦休，動植效祥，固有自而然也。天地固神矣，彼有生者或無知，有智者或無義，亦且發越自異，以著見於有道之世，鋪張

於紫壇清廟之謌，啓迪以泰山、梁父之事，則靈於萬物而有知，學於千古而有義。以道理爲質幹，以文辭爲藻色者，獨不思激厲縱臾，以求達於旦暮之遇歟？顧今天下雖不乏士，而泯泯默默，不亦幾於自薄也哉？橫目而戴髮，圓冠而方屨，初不見所異，士亦何自以出？夫脽上之鼎，巫錦識之；雍畤之麟，終軍對之。彼瑞物者，猶有待也，況士之與人同耶？某之椎陋，尤無以異於人者，惟是承學之舊，欲出而少試有年矣。幸今朝廷文物之盛，又將時巡都邑，奉符行事，隆儒籲俊，刺經攷古，以成一代之制。中夜自悼，曾不得少奏薄技於諸生之列，乃將從俗吏以問簿領之要，師農圃以就耘耔之業。心怦怦焉，蓋不能不屑也。四顧而望助，雖有良朋，不過相況以永歎而已。伏惟閣下以材德位禁從，以忠厚膺主眷，故家霖雨之澤，行施於四海，而仁術惠政，素渥於中山之人。如某者，言氣俗則河山相望，揆名第則世德所就，必有所試，舍門下則曷歸乎？昔漢王襄爲益州刺史，令州人王褒作《中和》、《宣布》詩，以頌漢德，而何武等歌之上聞，即奏褒有軼材，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而何武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遂顯於世，而世以此多武。某雖不足望古人，而閣下德義閎達，豈襄、武輩所敢跂萬一？儻慨然興舊邦人物之念，則不識獲預吹噓之末否乎？間不可失，伏惟少賜垂意，使參諸草木羽毛之類，有見於太平極治之世，則賡《宣布》之詩，裁《得賢》之頌，猶可爲閣下勉焉，或不至於辱也。干冒威重，下情震恐之至。《初寮集》卷七。

回謝真定府劉延康書

光膺明命，榮領要藩，涓剛辰以布德威，開幕府以延吏士，上紆北顧，外控遠夷。伏惟某官卓爾宏才，赫然偉望，頃鎮臨於浙部，制殘寇之游魂，既參佐於戎昭，歸新疆於輿地，勳名鮮儷，眷任愈隆。說禮樂而敦詩書，夙推儒雅；聽鼓鼙則思將帥，載懋賢勞。果膺授律之求，暫倚殿邦之重，佇當柄用，以協師虞。愧遣問之莫先，辱緘縢之見及，維深感佩，曷既敘言。《初寮集》卷七。

回謝知太原府宣撫張延康書

膚公式奏，異賞遄頒。超崇秘殿之名，增重外閫之寄。邇遐蒙賴，夷虜畏懷，竊惟慶慰。恭惟某官望實凜然，聲名藉甚。兼弱攻昧，威略遠鬯於二垂；建侯行師，惠術溥周於千里。羊祜專修於德信，郤穀舊敦於詩書。拜而設壇，初隆韓信之禮；跪以推轂，今用馮唐之言。七略橫施，兩州先闢，爰興百堵，亟就六城。盟府策非常之勳，論恩示特達之眷。永清四海，方載懋於顯庸；爲憲萬邦，佇入陪於大政。辱緘縢之俯及，愧馳慶之莫先，感怍兼深，慰快罔喻。《初寮集》卷七。

與鄉帥書

設旆建旃，久寄師屯；上冢過家，每懷鄉路。茲之永已；萬牛回首，認喬木之空存。蒼顏鑑水以知衰，黧老塞塗而出涕。恭桑與梓，敢愆邑子之儀；雨公及私，輒載邦人之頌。恭惟某官沈幾先物，善政得民。惠術再施，溢兩河而蒙潤；威名四達，罄大漠以歸心。已恢尊俎之籌，將促廟堂之拜，晤言可卜，夙願惟深。第弛役於幹方，實在行而俟命，茲豈舂容之際，矧加疲病之侵。既望絶於門闌，獨心馳於麾棨。雅蒙照燭，必賜寬矜。《初寮集》卷七。

與牧馬王提舉謝書 以下代河北吴提刑

某啓：比者叨命中宸，按刑朔部。入辭軒陛，自天親奉於恩言；出次封圻，揆日甫交於事任。幸聯使指，預偃德風。伏惟某官識度靖深，器能疏亮，秀出公臺之冑，蔚爲邦國之珍。早被簡求，薦膺寄屬。行水無事，屢聞增秩之榮；思馬斯才，共睹赴功之敏。別需異數，遂列要塗。某猥竊憲權，坐虞官謗。清風可挹，已瞻承教之期；餘潤所資，尤在即工之始。詠言之切，敷述奚殫。《初寮集》卷七。

回開德守書

某啓：比者滿去鄉邦，來趨天闕。河圖進職，竊傾跂於下風。伏惟某官德器清深，材質卓越，早踐揚於膴仕，素藹著於休聲。報政近藩，方聽歌襦之美；登賢要地，行持從橐之榮。曾是迂疏，預霑光潤。睎驥者亦驥，何敢並驅；執柯而伐柯，但當取則。尚須幸見，併款緒言。《初寮集》卷七。

回開德倅書

某啓：比者代還鄉郡，進被命書。聯内閣之榮名，假輔藩之重寄。洊叨寵渥，深媿超踰。永言慕誼之深，乃有親仁之幸。伏惟某官德猷早著，才望素隆。所至有稱，方共觀於游刃；無施不可，茲暫屈於題輿。行對異恩，遂躋清貫。惟是承顔之近，儻蒙畫諾之閑，修問未遑，貺書先及。顧莫殫於感臆，當併叙於晤言。《初寮集》卷七。

除左丞送宰執免書

恭承中詔，俾陟左綱。聞命若驚，撫躬罔措。竊以文昌之司喉舌，實參總於萬幾；輔臣之猶股肱，亶相須於一德。授弗以次，官惟其人。儻無已試之功，曷補頻虛之位？伏念某器未堪於任大，智不足以知幾，會聖旦之親逢，厠政途而登用。展四體而舊職是率，尚懷不給之憂；釐百工而庶績其熙，詎稱疇咨之舉。矧列具瞻之地，敢饕叙進之圖。茲洊布於忱辭，冀遂扮於俞旨。伏望某官亮天盡道，爲國擇賢，矜夫易竭之才，格以至公之議。入告於后，宜遷令之非難；退省其私，或丐身之有漸。豈特安愚不肖之分，抑亦愜士大夫之言。《初寮集》卷七。

送中書侍郎復聞書

顯扮中詔，進貳西臺。政本增隆，永迪萬邦之乂；嚴瞻彌俊，共榮千載之期。伏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宏大，夙以經綸之業，徧躋華近之聯。委戴冑於左綱，殆無其輩；任元超於右省，豈藉多人。萬須弼直之謨，允洽登庸之望。宜趣承於眷渥，顧奚俟於撝謙？欣聞輿議之同，祇愧函封之辱。《初寮集》卷七。

回李右丞復聞書

顯胙詔綍，入與政機。盛德所臨，朝有得賢之美；羣情胥慶，士知稽古之榮。伏惟某官奧學造微，懿猷經遠。英詞健筆，蔚爲邦國之華；雅量宏謨，凛有河山之氣。久親承於密旨，果進陟於近司，式膺不次之恩，益播無窮之聞。淵衷簡在，方茲圖任之隆；海宇具瞻，共訖贊襄之效。宜趣祗於休命，用仰副於虚懷。《初寮集》卷七。

回謝時宰免書

寵答元勳，誕敭丕册。左棘進三孤之位，泰階開上相之符。國勢增隆，民言胥穆。恭惟某官忠貫金石，智先蓍龜，學窮妙道之原，業備真儒之效。粤繇帝賚，登秉國鈞，秩聖人之大猷以陳謨，監先王之成憲而納誨。邦治時定，若泰山而四維；人心式訛，回狂瀾於既倒。亹亹嚮假樂太平之象，欣欣陳豐年高廩之歌。宅百揆而亮采惠疇，宜陟佐王之任；弼一人而貳公洪化，實先論道之求。彌深作礪之咨，奚俟循墻之避。覬趣承於休渥，用仰副於虚懷。《初寮集》卷七。

除尚書右丞與宰執親王免書

恭承詔旨，俾貳政機。雖遜牘之薦陳，慮俞旨之猶閟。竊以左右中臺之務，維綱萬化之原。必忠言嘉謨，足以副虛席之求；則同寅協恭，乃可贊垂裳之治。度德以授，惟帝其難。伏念某智昧適時，學非貫道。偶天光之臨照，獲蟬蛻於埃塵。荷橐聯榮，實先諸彥；玉堂遞直，坐閱三霜。慚無潤色之工，第竭鋪張之願。顧罷精於翰墨，久已支離；使備數於廟堂，終虞隕越。伏望某官燭其危懇，參以庶言。百僚師師，方迪交修之助；九官濟濟，豈無弼直之圖？特於論道之餘，啓乃觀能之要。冀回淵聽，追寢誤恩。庶逃累國之尤，實被惠疇之賜。謹具狀陳免。《初寮集》卷七。

謝宰執書　往燕山日

入備綱維，莫贊舞干之化；出當屏翰，忽叨授節之榮。荷睿渥之便蕃，撫懦衷而震惕。竊以設旄建旐，南仲所以城朔方；乘馬路車，韓侯所以受北國。矧全燕之奧壤，實中夏之故封。保大定功，誕布惠綏之術；折衝禦侮，益宣道德之威。宜得宏才，往分重寄。伏念某學不足以窮奧，智不足以識微，自參丞弼之聯，居積歲時之久。聖神繼志，獨觀萬化之原；輔相協謀，決勝千里之外。曾乏壯猷

之助，幸觀偉績之成，敢意簡求，俾當鎮撫。此蓋伏遇某官棟梁帝室，冠冕儒林。建不拔之基，既懋經邦之業；當非常之事，亟收闢國之勳。遂使懦庸，猥蒙臨遣。奉中宸之籌畫，已懷弗職之憂；備上將之威儀，終負逾涯之愧。第布宣於皇澤，期遂復於民常。上馬據鞍，自歎伏波之老；輕裘緩帶，但追羊祜之風。《初寮集》卷七。

送宰執謝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授尚書左丞者。入參大政，初微底績之勞；進陟左綱，載玷出綸之渥。靡遂固辭之請，彌增非據之慚。竊以文昌萬務之原，有嚴管轄；天子四鄰之助，允類股肱。矧位冠於疑丞，實行顓於樞憲。若時式序，豈曰次遷！惟稱塞之尤難，在敷求之宜謹。伏念某學瓠落而甚樸，識蹇淺而非通，蚤被眷知，越陪國論。陳謨每下，已深浮食之虞；玩日既多，方俟曠官之黜。敢期隆眷，更誤褒陞。遜於朱虎熊羆，顧莫伸於私義；有若太顛閎夭，竊幸託於下風。此蓋伏遇某官德符先民，道契真主。身載采采，以倡庶工；心憂元元，可格上帝。思共熙於百志，罔求備於一夫，肆俾危蹤，寖塵殊用。某敢不益堅素守，圖報異恩？不命其承，更效棐恭之節；惟躬是瘁，勿忘勵翼之誠。《初寮集》卷七。

回謝知大名府徐觀文書

眷隆體貌，恩出絲綸。首秘殿之隆名，增陪都之重寄。縉紳歆艷，渥澤便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以道事君，既明且哲。氣至剛而養之以直，色雖厲而即之也温。以忠清舉中臺之綱，以靖密筦北門之鑰。命周公之事，政乃有常；大畢萬之名，裕垂厥後。方虚懷以待耆德，因襲寵以彰舊勳。克慎克和，將底協心之效；立政立事，尚須勵翼之勤。曾慶牘之未先，辱誨函之俯逮。永言謙抑，彌劇悚惶。《初寮集》卷七。

謝中書舍人啓

擢從册府，進直掖垣。親翰初傳，恍莫原其所致；牢辭弗獲，慚冒處之非宜。竊以自昔言語侍從之才，實兼文學政事之寄。因時論治，要觀國是之如何；鼓衆作猷，無曰辭達而已矣。惟帝在宥，如天燾臨，雲漢之章甚昭，雷風之號莫疾。矧「四方其訓，無競維人」，而「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欲助宣于德意，宜博選于時髦。伏念某材技闕然，識知椎甚。長而無述，幾驚過隙之駒；冗不見治，坐跋垂天之翼。頃由宫學，來列道山，方窺未見之書，遽有非常之遇。自天承詔，給札試言，顧疑骫骳

之詞，趣就須臾之頃。謂塵燕覽，必觸大呵。次第兩遷，邂逅幾月？以諸生之樸學，當內史之贊書。天威不違顏，初奉清閒之問；王言惟作命，親聞體要之褒。誰容蟠木之輪囷，如有大鈞之坱圠。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治翊人文。謀謨允臧，已糠粃于百世；勳業昭赫，尚鞭笞于四夷。特見推于隱約之中，將遂觀其潤色之效。因風動于多士，庶間出于異能。永惟造物之施不貲，諒匪副墨之勤所稱。絺章繪句，況少作之可羞；鐵心石腸，實平生之自許。誓殫一節，圖報萬分。《初寮集》卷七。

謝人薦啓

惰不業官，初宜譴斥；嘉其嗜學，更被薦揚。欣於所知，愧以弗稱。竊以士志無欲於近，人情喜用其長。斆學始終，實處厥修之半；英才教育，是惟所樂之三。矧逢庠序之興，增闡藝文之盛，天回雲漢，物鼓雷風。列中外之師生，已爲希世；出公卿之論議，亦足觀人。如某者用志甚迂，受材絶陋，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仕有時乎爲貧，姑從奔走；咎莫大於欲得，寧復將迎？永懷朱叔之顓愚，强目徐公之通介。對山拄頰，氣故爽於朝來；問路斂裳，情每存於宵逝。陸沈亦分，海運誰欺？孔蔑自知，事方如襲；退之未試，人稍謂能。敢圖不腆之才，遽玷非常之舉。此蓋伏遇某官清機絶累，冲識照微，靜知賢不肖之情，陰奬士君子之行，故雖蔀陋，亦委輝光。知其亡無忘其能，意夫可勉；如所譽必有所試，斷以不疑。得於眉睫之間，借以齒牙之重。某敢不益思自貴，少副所期？道德初心，

儻有成於見效；詩書尚友，或不但於空言。《初寮集》卷七。

謝陳左司薦啓

腐儒惰不業官，拘士耻於媒己。忽叨清舉，仰媿異知。惟時刺部之權，窘以限員之法。所欲升斗，雖固易於噓濡；盈前珠璣，諒或難於簡汰。人豈不以重自任，士弗宜以賤厚誣。擁傳百城，公相繇此選爾；露囊一薦，賢才其將舍諸？得孟明則子桑有知人之稱，失柳惠則臧文有竊位之咎。能令喜，能令怒，嗟定鑑之已移；可以北，可以南，信多岐之足泣。願觀盛德之士，慨想古人之風。必忽焉於尋常之中，獨超然有特達之舉。如某者受才不腆，用志甚迂。學無師承，既涼涼而踽踽；文必己出，輒怪怪以奇奇。未隳良治之工，偶綴太常之第。一官下邑，兩客諸侯。盲人臨於枯池，冥行已久；窮鬼延之上坐，鉅釁相仍。畸孤粗存，空乏不糝，駑馬戀豆，饑鷹隨人。方追爽氣於朝來，更覺平生之睡足，惟高卧須青雲之附，而著書乏名山之歸。退之不中於詞科，人或謂之能也；揚雄竊準於《周易》，世亦何自好之？攸哉此心，置且莫論。抗塵它日，始拜德人之容；推轂後生，創蒙國士之待。此蓋伏遇某官身備忠信温厚之德，家有文章政事之師。見義必行，可立懦夫之志；秉心不撓，居多仁者之言。静知賢不肖之情，陰借士君子之地，故如孱陋，亦被采收。某敢不仰副所期，益思自愛！乘流遇坎，斷不辱於此身；枉尺直尋，將有如於皦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初寮集》卷七。

謝雄守辟留再任啓

盛府初開，共傾清舉；密章上達，亟奉俞音。内慙申命之憂，外恐知言之玷。惟古在位，必使慎簡乃寮；爲官得人，所以同歸於治。藩方衆建，名實相高。烏大夫之鎮河橋，首拔才於處士；裴中令之征淮甸，至擇吏於廷臣。豈徒華遠近之觀，是乃繫重輕之本。見子犯、趙衰足以相國，則重耳之盛不疑；於崔羣、李博得其爲人，則宣州之賢可信。然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委質事人，阮籍難同於蔣濟；臨戎佩印，王徽獨厚於徐商。莫嚴交際之間，各得進退之分，援義以授，爲恩則多。如某者才非時須，器止近用。學雖好古，終成鞶帨之資；仕則爲貧，深忝箕裘之業。昨緣舊尹，誤置初筵。俎豆則嘗聞之，何裨壯略；書記致足樂也，又謝昔賢。自知甚明，已試如此。若乃新書之紬繹，本因議者之建陳。第淹歷於歲時，稍綴聯於簡策。上之御府，豈足紓乙夜之觀；副在有司，或見取丁年之使。是纔舉職，安敢言勞？夫何辟引之勤，猥借褒稱之論，果回聰聽，俾記後陳。燕垂趙際之要衝，文恬武嬉之積久。臨機應變，已歸堂上之奇；盡智竭誠，未廢幕中之畫。静言非據，尤媿復留。此蓋伏遇某官雅德鎮浮，至誠樂善，威令行于草木，仁聲浹於衿襦。敦義府之詩書，清衷所眷；築將壇而齋戒，異數方來。凡在名聞，悉皆制可，遂令屏陋，亦被寵光。某敢不恪守官箴，勉修身檢？劇談雄辯，既乏古人之風；正色直心，庶幾國士之報。《初寮集》卷七。

謝梁都運奏舉堪充幕職官啓

知士爲難，共傾首舉；許身不易，初託公言。既榮其恩，更感以義。竊以因時論治，要觀國是之如何；爲上擇人，無曰己知而已矣。必其才之可用，方所引爲不虛。故燕昭有雪耻之心，則樂毅、劇辛附郭隗而争往；漢宣興協律之事，則趙勝、龔德託魏相以奏言。偶契其求，恨相見晚，末由斯進，奈不好何？借雖損益之未關，審欲趨嚮之同在。豈容冗散，輒冒察廉。如某者用志甚迂，受材絶陋，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仕有時乎爲貧，姑從奔走；咎莫大於欲得，寧事將迎。永懷朱叔之顓愚，强目徐公之通介。對山拄頰，氣故爽於朝來；問路斂裳，情獨存於宵逝。陸沈亦分，海運誰期？龍章尚數於麾頭，牛後每羞於雞口。敢圖不腆，獲玷非常！此蓋伏遇某官志亮天工，才周世務。便民富國，早推籌策之紆；論道經邦，超冠侍臣之列。每嚴簡拔，少試陶鎔，静惟箠楚之微，姑幸帡幪之大。寒暄而已，敢邀賞於寡辭；人士甚多，或見稱於小異。故先寵薦，以絶躁求。帝室皇居，豈無因於北海；治中從事，知不老於荆州。某敢不更勵厥修，益思自愛？無忘所學，庶免爲庸衆人之歸；不辱其門，必報以士君子之義。《初寮集》卷七。

與陳都運啓

比膺宸綍，進陟掖垣，不稱所蒙，以榮爲懼。恭以某官疏通膚敏，愷悌靖恭。攬轡慨然，久擁光華之節；閱人多矣，具知寒俊之才。得於眉睫之間，借以齒牙之論，遂緣推挽，浸有叨塵。緬惟曩眷之隆，徒積懦衷之感。無從瞻叙，更劇傾馳。《初寮集》卷七。

謝定帥黃待制啓　師是

舊國故都，歷兩年而三至；方伯連率，肯一見而再留。眷然升斗之從，悵矣門墻之戀，瞻言未遠，仰止何窮！比惟坐鎮之餘，歡奉色難之養，神明幽贊，福禄來崇。恭以某官端粹靚明，裕和博大，少謂閎鄉之顔子，共推江夏之黄香。金玉其相，孰謂無君子者；藜藿不采，吾猶及老成人。聖君所以獨知，當世最爲可倚。自臨要閫，實賴沈機。夷狄畏威，公顧有雅歌投壺之樂；田閭按堵，我已陳《中和》、《樂職》之篇。觀搢紳之無間言，知廟廊之可馴致。某學不宜於進取，識舉昧於窮通。漫朱墨之見尋，紛筆楚而思脱。得知千載，正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敢作馬曹之對，姑收牛背之光。必知歲計而有餘，顧恐唱高而難和。雖投劾此固甚易，須親憂之少寬；而許身士不可輕，舍門

下其安往！去留所繫，中外焉依？拔薤獻規，固願從賓客之末；吐茵弛過，尚或累陶鈞之私。《初寮集》卷七。

回謝除右丞啓

祇膺詔綍，進預政機，竊自省以何堪，第因榮而知懼。靜言所冒，實有從來。此蓋伏遇某官廊廟元臣，股肱舊弼。斯謀惟我后，夙殫共政之誠；雅意在本朝，樂有思皇之士。密借進賢之地，仰宏舉直之風。致此羈孤，驟叨眷任。顧未馳於謝牘，已先辱於慶函。《初寮集》卷七。

全宋文卷三一五七

王安中 八

上馬侍郎啓

河山同俗，竊伏於下風；霄壤殊塗，未窺於高躅。頗因賓友，嘗達姓名。忽聞假道於陪都，遂可掃門於候館。用先旅進，輒布卮言。恭惟某官植德靜莊，賦才英邁，心醉羣經之奥，識窮妙道之原。摛藻掞庭，早擢巍峨之第；敷華緯國，每傳瑰偉之辭。聖主始見而知之，廷臣無出其右者。貴名特起，益昭銅柱之餘芳；多士相趨，不墜絳紗之舊業。歷踐積星之位，躐居惟月之班。深簡宸旒，峻持從橐。會元倥傯吏事，篤學書不去前。賓王明習朝章，令人聽之忘倦。既回翔而再至，蓋挺特於一心，固將訓於四方，間之兩社。上而告后，陳合於稷契之言；下以覺民，使被夫堯舜之澤。某負能不腆，用志甚迂，學徒謹於師承，文漫從於己出。永惟盛旦，光闡大猷。獲川珍嶽貢而鼎鼐成，用身度聲律而禮樂備，日見瑞氣，圭告成功。邦永孚于休，地不愛其寶，方即紫壇而祀上帝，將鏤玉牒以封

泰山，是惟隆儒籲俊之時，爰備攷古刺經之用。搜揚簡拔，已聞冀北之空；奮迅超騰，豈復周南之滯。自憐隨牒，未免抱關。願親華近之儀刑，少扣須臾之謦欬。當賦得賢之頌，以賡有道之詩。跂立郊圻，飛馳悃臆，方秋聲之憭慄，諒神韻之沖和。尚覬葆綏，仰符虛佇。《初寮集》卷七。

與中山張侍郎啓

一辭舊里，六換周星。匪莪伊蒿，每切丘園之慕；維桑與梓，實依幕府之庥。念雖伏於下風，悵莫窺於高躅。緬想蕃宣之裕，茂膺視履之祥。恭以某官端粹高明，沈深肅給。詩書謀帥，蓋若倚於長城；樽俎折衝，詎足煩於游刃。方事樞之虛次，眷邊鎖之獨賢。即聽超除，遂登邇列。尚祈燕衛，以副頌言。《初寮集》卷七。

答宋陳州啓

光膺恩綍，榮領藩符。方睿眷之載隆，諒雅懷之增慰。伏惟某官才周世務，智達事經，夙推享上之忠，蔚有佐時之望。自將輸於畿部，遂列職於禁塗。以廣漢之才高，既爲京兆；顧汲黯之名重，復守淮揚。益勵遠圖，別需異寵。念睽違之久矣，懷疇曩以憮然。正阻瞻承，第勤頌詠。《初寮集》卷七。

回大名徐右丞啓

撫新疆而滿戍，偶遄收召之音；渙大號以疏恩，更厚勞還之禮。雖忱辭之屢控，終成命之莫回。靜言所蒙，夫豈無自。此蓋伏遇某官忠施廊廟，名重華夷。有爲有守而遠乃猷，夙懋經綸之業；克順克和而祗厥職，共高尹正之風。威申魏博之藩垣，惠浹河漳之草木。已積倉箱之富，益無桴鼓之驚。節用愛民，斯底丕平之績；正色率下，尚須爰立之求。顧是迂疏，實縈庇賴。念未馳於尺牘，忽先辱於珍題。感佩居多，敘陳罔既。《初寮集》卷七。

回晁提宮啓

比叨中詔，進直西垣。初雖罄於忱辭，終莫聞於俞旨。具膺寵奬，徒切震惶。蓋朝廷言語侍從之才，必極一時之選；而山野樸陋遲頓之士，躐處諸儒之先。學嗜古則難施，文耻俗則近僻。勒移招隱，或云有得於從來；潤色論思，敢曰不能而自恕。獨相贊以得位之喜，豈所望於責善之交。伏惟某官世代王言，身傳家學，自擢詞科之始，已期禁路之遊。遠心自放於樵漁，榮願猶存於舊故。欣其試用，契所品題。發秘思以占咫尺之書，屈高致而用世俗之禮。眷勤特異，感誦無窮。《初寮集》卷七。

回謝北京梁太尉啓

擢自禁林，進居政路，罄忱辭而靡讓，獲寵渥以增慙。惟中臺喉舌之司，實並釐於百職；而二丞綱轄之任，乃參翊於萬微。儻非内有協恭和衷之明謨，曷以仰毗經體贊元之餘論。詎意諸生之末，忽厠四近之聯。明堂會于衆材，何拱把之足用？康瓠列乎九鼎，顧椓虚之可羞。静言所蒙，夫豈無自！伏惟某官忠施廊廟，名重華夷，旌旄顓南屏之雄，管籥付北門之舊。黄髮台背而眉壽無害，已占難老之符；衮衣繡裳而德音不瑕，更聳具瞻之望。獨借進賢之地，仰宏舉直之風。曾是羈孤，每叨慰薦。登門一紀，共推賓客之餘；出幕六年，遂玷機衡之列。期益堅於報國，庶弗累於知人。《初寮集》卷七。

答河陽許尚書啓

寵膺詔綍，榮易藩符。脩好睦鄰，方幸疆圻之接；騰裝便道，遂成川陸之賒。沐華翰之光榮，喜沖襟之泰定。伏惟某官懿文經國，雅望冠時。以八座之清班，付三城之重鎮，别需異數，益暢遠猷。悵執手之無階，惟加餐之有禱。《初寮集》卷七。

回定帥曾顯謨啓　孝廣

趙魏相望，河漳中阻。鄰驩不替，緘貺沓來。蕃。伏惟某官名重天朝，任隆帥閫，氣志真曾子之勇，首尾蓋常山之彊。方注想於履聲，即進陪於廟論。尚賒瞻際，益冀燕頤。《初寮集》卷七。

回定帥王顯謨啓　漢之

護邊累歲，賴庇後人。南北分馳，未忘惆悵；寒暄來問，尤佩勤渠。就聆威惠之孚，休有福禧之應。伏惟某官夙高英望，親被睿知，兼文學政事之科，乃禮樂詩書之帥。諒無煖席，必促造庭。尚阻瞻承，更祈葆嗇。《初寮集》卷七。

回謝越王啓

某啓：仗節燕陲，每悵瞻依之逖；飛毫漢邸，曲敦紀録之私。伸牘知榮，撫躬增懼。恭惟某官天

潢毓粹，陽琯叶和。懷德維寧，爰峻宗藩之望；爲善最樂，式型公族之儀。恢遠量以兼容，推至誠而樂與，遠貽華翰，加賁微蹤。鸞鳳高騫，仰文辭之巨麗；瓊瑤匪報，驚情眷之綢繆。蓽户生輝，珍緹是襲。方清颺之應律，宜壽體之介休。詠頌有加，名言奚究。《初寮集》卷七。

回賀安化郡王啓

仲營

誕孚廷號，參穆宰司。載隆磐石之宗，益賴維城之助。伏惟某官道襟恬粹，儒術淹該。振振爲公族之表儀，挺挺有前人之風烈。夙被眷知之異，寖膺命數之優。四履疏封，不改山川之舊；三台拱極，兼華衮舄之新。非惟展親，是爲旌德。顧未馳于慶牘，已先辱于教函。《初寮集》卷七。

到北京問候河間帥張顯謨啓

抱關擊柝，本爲救死之謀；祭竈請鄰，稍作居官之調。逖瞻舊府，未報厚恩。含糗羹藜，敢論太牢之滋味；震風凌雨，始知夏屋之帡幪。歲遒邁而跡疏，形兀留而心往。寥兮秋之爲氣，申如子之燕居。諒親安而民懷，宜上佑而宇泰。恭惟某官沉潛剛毅，蹈履直方。蓋有德必有言，固不習無不利。鄉者霸上棘門如戲，既聞廉頗、李牧爲人，大驚一軍，盡護諸將。三命茲恭予敢侮，千里決勝吾不

如。南山維石巖巖，坐騰民頌；《棠棣》之鄂韡韡，試如此，亡它可知。儻使負郭有田，豈至以倉爲氏。尋足處，飲欲無何。還下帷王郎時，學擁鼻洛生詠。下之奇作。尚憑曩眷，輒布狂言。但縻畢萬大名之都，邈絶河間雅奏之地。門闌正阻，杖屨莫陪。仰惟注意之深，倍冀生經之謹。《初寮集》卷七。

賀白太宰啓

誕揚顯册，爰立真儒。師瞻巖巖，式儀刑于百辟；王命肅肅，聳觀聽于四方。超名位以懋格天之勳，隆體貌以樂尊賢之等。眷有德之君子，相右文之邦家，夷夏均歡，神人胥悦，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體直方大之厚，擅希夷微之高。有貫通六藝之才，守之以卓；有酬酢萬變之慮，尊其所聞。以智而爲帝謨，納誨而輔台德。立百司庶府，而兹乃俾乂；能官人安民，而彰厥有常。雪霜降而松栢後凋，宫室成而棟梁是賴。果符夢卜，入輔聖神。當開疆復古，功成治定之昌期；進敏德懿行，識明慮遠之大老。以富民而封丞相，可見上心；虚正寢而舍蓋公，益隆治道。永一人之膺福，底三后之協心。三年化，五年定，而勿有以間之；鄙夫寬，薄夫敦，亦何足疑者。殆生民以來未有，固能言之類莫加。親九族而和萬邦，仰贊聖功之大；撫四夷而附百姓，更觀賢業之崇。某密辱深知，欣聞大拜。卿雲附

日，蔭不問于蓁蕪；越鳥巢枝，歸倘從于林壑。拳拳之抱，望望于茲。《初寮集》卷七。

賀吴門下啓

黼座眷賢，對揚休命；黄扉論道，圖任舊人。國勢增隆，師言胥穆，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材宏器博，志正行醇。裕陵左右有民，首膺寄屬；哲廟祇服厥考，更賴謨明。亨嘉千載之逢，翊亮有朝之老，卓然特操，簡在睿衷。比以太原而召晉公，蓋爲蒼生而起安石。少留北闕，再陟東臺。詢事考言，諒益堅于素履；贊元經體，期永輔于熙朝。某逖守邊藩，坐依鈞芘，莫遑瞻慶，徒切詠思。《初寮集》卷七。

賀宣撫張龍學啓

宣威制勝，坐臻朔漠之空；懋寵酬庸，首列河圖之邃。淵衷益簡，輿論交歸。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懿猷經遠。詩書禮樂義之府，夙推良帥之風；智略謀慮朝之淵，凛有名臣之體。任久專于外閫，望益倚于長城，果資撫馭之才，並總蕃宣之寄。蜂屯蟻聚，既銷並塞之窺；鶴唳風聲，遂底侵疆之復。惟勳名之鮮儷，宜命數之荐頒，顧豈序遷，蓋將柄用。某論交有素，贊喜彌深。乘障相望，方愧

馮唐之老；親鄰爲寶，尚依張仲之賢。悵占遇之未遑，徒燕頤之是禱。《初寮集》卷七。

賀北京許太尉啓

頒册朝廷，建牙巨鎮，示帝衷之眷注，極儒道之光榮。伏惟某官學綜古今，智周事物。畢公正色，亮四世而克勤；山甫小心，事一人而匪懈。早辭繁於左省，爰居守於別都。威儲河山，慮寬宵旰。乃寵廟堂之舊德，亟頒旄節之異恩。惟卧鎮之累年，諒登庸之不日。莫遑瞻覿，徒切詠言。《初寮集》卷七。

梁帥賀吕太尉啓

錫寵帝廷，還榮書殿，慶行里閈，喜動搢紳，伏惟歡慰。恭以某官德契泰初，道臻先覺。發明六藝，傳聖學之淵源；輔翼萬機，啓神謨之經緯。夙著格天之業，薦聞辟國之功。若時尚父之鷹揚，亦佑成王之龍受。不改險夷之度，更追閒曠之游。果動睿衷，亟頒異數。坐令天下，心期大老之歸來；想見吾君，日佇真人之聲效。即觀爰立，以副具瞻。某縻蹟河山，嚮風淮海，聆詔音而竊抃，扣賓謁以無階。顧是詠言，倍於綸綍。《初寮集》卷七。

賀鄭樞密啓　一

肆頒宸綍，擢冠樞廷，夷夏聳聞，縉紳交賀。伏惟某官受材宏大，植德純明。奧學窮經，浩若源淵之富；英辭貫道，煥然黼黻之華。比被眷於北扉，呿升賢於右府。帷幄決勝千里，輔成繼伐之功；文武爲憲萬邦，坐獲來同之效。授之魁柄，簡自淵衷。視君如腹心，諒深勵翼；用汝作舟楫，宜遂登庸。屬有守於封疆，豈無依於廊廟。莫諧瞻慶，徒切詠言。《初寮集》卷七。

賀鄭樞密啓　二

肆頒恩制，還冠樞廷，舊德載崇，遠人率服，伏惟歡慶。恭以某官蘊博大高明之學，負經綸開濟之才，文章追三代之純，議論陋百家之小。道德名世，國之光輝。謀猷告君，予有疏附。歷踐凝嚴之地，呿魁宥密之司。四方時靡有爭，萬里敢不來享。自均勞於琳館，每促對於燕朝。雖謙虛久事於循墻，而遐邇日期於補袞。延登右府，用纘前功，外已震於天聲，內益隆於國是。運籌決勝，顧足煩譚笑之餘；當軸處中，諒不越旦暮之近。某睽違寖久，瞻慶莫諧。陳力已疲，尚忝藩垣之寄；辱知最厚，更深帷幄之依。《初寮集》卷七。

賀同知蔡樞密啓

進被宸恩，入陪政路。四方是則，共高輦轂之風；三后協心，對陟樞廷之峻。邦家賴慶，夷夏聳聞。恭惟某官稟坤德之直方，養浩氣而剛大。惟和惟一而祗厥職，夙推應務之材；有爲有守而遠乃猷，素蘊致君之術。諒功名之不釋，繇中外以洊更，時論交歸，淵衷密契。藏在盟府，既灼知先正之勳；尚有典刑，當益侈象賢之眷。蓋欲保大定功，而決勝乎千里；必資同寅和衷，以爲憲乎萬邦。允膺圖任之艱，乃踐久虛之位。善繼人之志，上方嗣代以廣文聲；率乃考攸行，公盍奮庸而熙帝載。佇期爰立，益副具瞻。某護塞何功，實推本廟堂之論；蒙庥有自，念方圖田畝之歸。趨慶無從，遡風增想。《初寮集》卷七。

賀樞密啓

寵膺制綍，進執事樞，宿望所隆，僉言惟允，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宏才經遠，奥學窮深，真吾齊魯之儒，有古曾、閔之行。頃居憲府，人自肅而朝廷尊；比長地官，賦不加而財用足。延登右席，倚鎮四夷。庶事康哉，行慶國鈞之秉；老夫耄矣，且欣廟算之憑。屬瞻覿之未遑，但傾翹而無已。《初

賀户部梁尚書啓

茂膺天指，峻長地官，邦脩永圖，人起厚望，伏惟歡慶。竊以自古有作，惟政可以得民財；當今所宜，其富莫若藏天下。贊化育以廣生殖，則道繫上宰；修法制以均有無，則職歸司存。方縣官調度百出之艱，欲國勢增長十倍之裕，於斯爲盛，舍公而誰？恭以某官疏通敏明，英偉絶特，學傳家法之舊，譽占相閎之先，以中外所至辦治之才，膺羣下莫可跂及之眷。恢恢之刃，搢紳既已聳聞；巖巖之瞻，廟堂更宜躐處。來膺妙簡，進畀要權。菲服卑宫，顧方勤日旰念；强兵足食，當不減河朔時。必大建管蕭扶世之功，庶悉掃异鎛容身之弊。矧周任冢宰，職專理於貨財；而唐制中書，事亦兼於錢穀。更期大用，以暢遠猷。某比幸趨承〔一〕，似蒙知察，敢致區區之慶，以盡惓惓之愚。《初寮集》卷七。

〔一〕比：原無，據抄本補。

賀河陽許尚書啓

諏辰叶吉，露版布新。開盛府之潭潭，方隆注意；詠清風之穆穆，諒可慰心。伏惟某官德業閎深，材猷肅給。詩書謀帥，蓋若倚於長城；樽俎折衝，詎足游於餘刃。別期異數，進陟近班。正縻芰舍之居，密借寶鄰之潤。無從慶謁，但劇傾翹。《初寮集》卷七。

賀宮使鄧觀文啓

伏審祇膺中詔，入覲明廷，留使琳宮，進陪經幄。士有隆儒之喜，朝多圖舊之榮，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博而行醇，識精而慮遠。器足以任天下之重，智足以周事務之微。文章追三代之風，論議綜九流之奥。頃由禁路，亟預政機。以道覺民，無不被堯舜之澤；斯謀告后，有合于稷契之言。裕然出處之間，允矣重輕之繫。比膺臨遣，暫倚居留。三台六符，俯照河漳之會；八鸞四牡，式遄象魏之還。申鎬宴之多儀，促漢釐之密席。數咨大事，諒多謦欬於吾君；再列近司，不待營求于外野。別需異數，永輔昌期。某量已無它，蒙知有數。高閎可仰，共深維石之瞻；末路何依，獨借非煙之潤。莫伸慶拜，更極欣翹。《初寮集》卷七。

賀中書徐侍郎啓

顯膺中詔，進貳西臺。真儒用而奠枕于京，允賴儀刑之舊；天下安而注意于相，載觀勵翼之圖。旒扆虛懷，搢紳引脰，伏惟歡慶。恭以某官以閎深博辯之學，負經綸開濟之材，色雖厲而即之也温，氣至剛而養之以直。特操堅於金石，先識炳於蓍龜。治國忠言，蚤見施於廊廟；裕民仁政，槩每效於藩垣。少留兩河，式遏外寇。馳單使以諭敵，則游騎不敢近東鄙；唱大義以勤王，則勁兵相繼集近畿。人心保其無虞，有金城之千里；國勢因此底定，若泰山而四維。亟歌大老之來歸，用賞膚功而重疊。雖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朝廷方進有德以尊。行入告於謀猷，必展盡於底蘊。明政刑於閒暇，遂致兆民之永康；成道德之安彊，坐使四方之無拂。某仰孤委任，自抵謫尤。重惟前此罪戾之人，未有獲面宰輔之理。偶爾萍蓬之寄，會逢衮繡之迎。身親見之，既動一夫不忍之念；天其或者，將啓百口更生之塗。永言依歸，尤倍倫等。《初寮集》卷七。

賀禮部陳侍郎啓

光膺天指，進貳春官。帝眷益隆，師言載穆，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窮聖奥，識照幾先。懿行高

風，優入淵、騫之列；英辭閎論，俯收晁、董之科。早宗經席之微言，荐决容臺之疑議，遂錫命書之寵，蹤陞禁路之華。典三禮於虞廷，無易直清之德；諧萬民於周室，允資詔相之勤。方懋遠猷，别期大用。某猥兹分部，莫克造門，逖聞除目之傳，實倍輿情之喜。《初寮集》卷七。

賀趙左丞啓

寵頒明詔，進陟左綱。中臺化原，永厎萬邦之乂；邇聯世表，共榮千載之逢。四海傳聞，一辭歡喜。恭惟某官負經綸之學，佐明昌之期。簡於帝心，所迪乃真儒之效；策以時事，有陳必先王之言。以佐上則明主無爲而尊，以惠下則斯民陰受其賜。后非賢不乂，休命顯祗於對揚；民其勑懋和，明服式時於有叙。允洽登庸之望，更需弼亮之謨。行副具瞻，以應大任。某猥辱知憐之舊，欣承眷用之優。賦雨雪之霏霏，曾是乘邊之久；託卿雲之郁郁，將諧問舍之謀。瞻拜尚賒，想望增劇。《初寮集》卷七。

賀宇文右丞啓

顯胙詔綍，入總政綱。盛德所臨，國有得賢之美；羣情胥悦，士知稽古之榮。參翊萬微，增崇四

近。恭惟某官稟高明之絶識，負經濟之宏才。囊括底蘊而莫知有餘，瓠建淵源而亦復不竭。陪荷橐之議，論思久罄於周行；躋鰲禁之班，視草親承於密旨。號令多出於手，望實孰居其先？簡在上心，夙有進爲之志；緝熙帝載，果膺圖任之公。方紀綱百度之修，適聖賢千載之遇。儒者在朝政美，允資贊之襄；大臣以道事君，益仰明明之輔。尚須柄用，式副嚴瞻。某早辱定交，逖聞傳命。防關有守，載逢雨雪之霏；問舍可期，幸借慶雲之蔭。方賒接侍，彌極順依。《初寮集》卷七。

賀薛右丞啓

敷錫命書，召還政路。大廷促對，喜見儀刑。舊德奮庸，望傾華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窮聖奧，文闡道原。駕説清時，歷處師儒之地；被知真主，呶居丞弼之司。屢告辰猷，一尊國是。自均勞於外服，尤注意於本朝。周大夫思以公歸，共熙庶績；薛居州在於王所，允叶僉言。暫持綱轄之權，即正鈞衡之拜。念久違於高躅，幸仰託於餘庥。瞻慶未遑，詠懷曷已。《初寮集》卷七。

賀徐司門錢寺丞啓

榮陪陛對，光奉詔除。職峻望高，恩隆禮渥，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才猷膚敏，器識閎深。風力自

將，蓋所臨而必治；公忠匪懈，故無施而不宜。方成王興龍受之功，而尚父有鷹揚之氣。金湯備豫，收堂上之奇兵；樽俎雍容，賴幕中之婉畫。伻圖既入，占奏益詳，果動睿衷，亟躋華貫。將還舊府，共傾省寺之清班；行上新書，更俟朝廷之異數。某從游有素，展慶可期，頌詠之深，敷宣罔既。《初寮集》卷七。

賀永興帥賈侍郎啓

寵膺制綍，榮易帥符。以洛陽王佐之才，牧關中天府之地，諒雅懷之慰愜，增吉履之粹和。伏惟某官世戴忠純，職聯華近。蕃宣已試，付旂旆之三千；倚注方隆，鎮河山之百二。永言桑梓，久庇葭莩。矧宿好之不忘，悵疑丞之未卜，更祈珍嗇，別俟超除。《初寮集》卷七。

賀定帥韓侍郎啓　粹彦

疏榮北闕，擢帥中山。眷寄益隆，威名已著，發於勳閫，光寵亟騰於禁路。以文武兼資之略，領父兄舊治之邦。申伯于蕃，方共榮於世執；召公是似，將別對於王休。屬此拘縻，阻伸瞻慶，跂旌麾而雖切，叙竿牘以奚憚。《初寮集》卷七。

賀真定帥張侍郎啓　代河北陳漕

伏審光被恩綸，榮更帥閫。訓詞甚寵，威望已孚，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氣勁才高，智深慮遠。自奮亨嘉之旦，蔚聞開濟之風。比使西畿，尤當上意。入持從橐，任隆版部之繁；出布藩條，治聳三城之重。惟常山之巨屏，控朔漠之殊鄰。障塞彊雄，方倚運籌之妙；林塘勝絶，益資緩帶之清。諒無煖食之淹，即被賜環之召。偶茲將命，實遂親仁。顧展愛之未遑，第詠懷之不已。《初寮集》卷七。

謝到任啓　代河北漕侯臨

將翰南紀，初無善政之聞；改使朔陲，更荷誤恩之及。即工伊始，撫己增慚。伏念某植志甚迂，受才不腆。少承義訓，粗知詩禮之風；親會聖時，因有功名之望。越從筮仕，頗識首公。聯卿棘以居中，早經推擇；懷郡符而補外，惟厘承宣。膠舟適可於坳堂，龜手亦安於洴澼。謬當朝選，疊畀漕權。取三百廛之禾，固已空餐可愧；奏十九年之刃，尚何餘技足觀？忽奉明綍，俾分劇部。惟兩河之空代，占諸道之長雄。金湯百城，連衡方面；貔虎萬旅，仰給縣官。敵騎既勤而有委積之供，水行雖順而有隄防之繕。茲焉試可，不曰才難。方虞未厭於師言，俄許入聞於睿旨。趨雲天之雙闕，恍若仙

遊；瞻日月之重瞳，温其晝接。褒稱狎至，遣勞俯加。載華原隰之行，漸歷州塗之舊。題輿平試，嗟陳迹之莫追；露檄遷帷，或先聲之已偃。永言冒昧，實所超踰。此蓋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伊尹咸有一德，澤無不被之匹夫；周公勤施四方，皇有克生之多士。曾是衰遲之迹，最受特達之知。運播物之鈞，已出陶成之溥博；開翹材之館，備聞教戒之雍容。既久在於主張，乃極垂於驅策。某敢不益堅壯節，更勵遠圖？時和歲豐，竊倚餘庥於道極；粟腐貫朽，願見成效於司存。《初寮集》卷七。

請梁才甫詣狄公廟祈雨劄子

某伏睹近日寺觀祈雨，精意感通，數有雲霓之應，而甘澤未霈，民心焦然。某二十六日至城南迓李真州，俟於狄公祠下，見故相國程公琳禱雨祝詞，故龍圖王公廣淵大書於石，題其後，略云：「丞相精心爲詞，躬禱廟所，即日獲應，遂大有秋。都人德丞相而神梁公，今録於左方。」某謹按：梁公有唐名臣，時以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方武后盜國，廬陵廢處，唐室不絶如綫，梁公引誼屢争，瀕死不悔，武后感悟，三思不得立，廬陵復爲皇太子。又引張柬之，卒與桓彦範等誅二張，立中宗。吕温爲之贊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龍，夾之以飛。」史臣以爲名言。公嘗爲魏郡守，民懷其惠，唐高適過魏，作《三君詠》，其一乃詠梁公祠。蓋自唐以來廟食於此。昔者共工、后稷，契、禹之屬，皆祀以爲土穀之神，傅説爲列星，荀攸爲太山君，柳子厚爲羅池神。以公忠義慷慨，再造唐

室，其精爽不昧，必能庥其所嘗淪之國。故張乖崖《雲漢》之詩，以旱既太甚，則靡神不宗。今道釋之禱已罄，而忠賢之祀未舉。某竊遲之。漢東海有孝婦，冤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白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重于公。夫以匹婦之靈，且能致雨，況如梁公近古大賢，以程相國之事觀之，其效可見。欲乞更賜詢考，涓日潔齋，備盡誠懇，請雨於梁公祠下。庶幾早霑嘉澤，無害西成。《初寮集》卷八。

全宋文卷三一五八

王安中九

答吳檢法書

辱枉書并近詩。伏承吏事簡少，雍容文史，樂道無悶，起居休勝，感慰不已。某廢放之久，雖非幻未證而諸幻已空，無還尚隔而可還略盡。公獨以文，何耶？少小之過，不由師授妄作文，果何物哉？向上諸聖，雖寓此以見仁義道德之意，然文非仁義，非道非德，實則辭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以言者尚其辭。辭之爲尚，欲以行遠，不工則不達。謂文曰道，吾不求工，此非某之所敢知，將求天下之工於辭者，斯則有以驗之。辭必工而可出，愈出而不窮。屈原以來，作者皆睹此秘而可操以馭者，竊嘗有得於莊周、司馬相如。周之論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其論真人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凡累數十句，危如易轉之卵而層起，曼如獨繰之繭而不絶。相如賦大人，有言曰：「低昂夭

矯，反以驕驁。詘折隆穹，躩以連卷。沛艾赳蟜，汔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如此等甚多，則夫乘雲氣、御飛龍之狀，亦可想見。架空鑿堅、刊陳趨新，何其來之亹亹也？有得於此，則太史公《龜策》、《日者傳》可識其機杼，韓退之《南山詩》、柳子厚《晉問》不能以汪洋屈河伯。頃在京國，每以語人，固有不以爲難者。指事而擬之，率不過三數語，則重複宕跌，不復從順而識職。年來竄身荒遠斗絶之地，意謂文人勝士所不遊。近徙春陵，有以公《壺中五如石詩》相示者，輒誦「剜苔掬月」、「激電浮瀛」之句數過。侏儒觀一節，若專車焉，則必枕鼓之士。某雖未多見公它作，必知公之不窮也。《餘師録》卷三。

謝除館職啓

列籍西崑，每起英遊之慕；屬書東觀，忽塵史職之聯。祇荷寵榮，深增震惕。竊以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自非世道之交興，豈易身名之俱泰。於昭景運，丕變醇風。衆賢聚於本朝，多士生於王國。致功就業，遠追商周而比隆；陳誼據經，繼自秦漢而不論。睠册府道山之盛，起石渠天禄之傳。職秘事清，真老氏之藏室；地靈人勝，下太一之威神。平居以德齒而相先，異日乃公卿之從出。挾聲稱而驁坐，指氣類以彈冠。凡序直於木天，固均輝於星璧。矧司日記，實載聖謨。惟曠典之具興，復珍符之紹至。嚴配明堂而致享，勒崇喬嶽以告成。對天之休，秉筆以俟。必極俊髦之選，用

觀綴緝之工。庶不爲起家之資，可以絶上車之誚。如某者賦才甚陋，用志亦迂。緣先世之業儒，起寒鄉而中第。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仕有時乎爲貧，乃徒奔走；咎莫大乎欲得，已分棲遲。兩忘鵬鷃之飛，一付鳶魚之作。雖值難逢之千載，欲前復却者十年。育人臨於枯池，窮士延之上坐。宜行莫適，鉅覺相仍。邈無舉臂之因，遂托抱關之隸。昨由銓管，進改朝紳。入宫學以談經，博而寡要；宜王庭之籲俊，冗不見治。敢期推擇之公，亟有遷陞之渥。向來金匱，誰窺太子之書；末至蘭臺，便草名臣之傳。孰云因任〔一〕，良自曲成。此蓋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宰相用此。社稷元龜，廟堂隆棟。兩府用此。進而告后，有合於稷契之言；推以覺民，無不被堯舜之澤。已炳遠猷於萬世，益牧寒俊於四方。是致瑣才，誤叨清選。某敢不更堅特操，弗事空言？翰墨相娱，雖匪捐軀之地；肺腸自諒，豈無報國之期。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一〕孰：原作「熟」，據文意改。

謝及第啓

某啓。三月二十三日，敕下禮部貢院放牒，蒙恩賜前件及第。四月二十九日，延和殿謝恩，仍當日釋褐者。鄉老賓能，已塵首舉；春官奏藝，復玷乙科。仰承賜第之優，俯被章身之寵。祗膺甄奬，

彌積凌兢。竊以國家之治亂惟人，世道之廢興有命。故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才；懷有爲之資，必待有爲之際。古今之理不異，彼此之勢相須。以棫樸之能官，則文王以寧；以菁莪之樂育，則周士也貴。逮諸侯之割據，及戰國之紛爭。皇皇之人，猶且載質而出疆；區區之主，亦與分庭以抗禮。蓋上有好善忘勢之誠意，雖筐庫俘囚之類，皆取而不疑；下無發策決科之空文，雖捭闔揣摩之言，尚近於可用。斯宗廟賓客所以各得其治，而草創潤色所以不乏乎才。特無扶世導民之大猷，故有富國强兵之明驗。去周浸遠，由漢以還。德行道藝之書，略而不講；經術詞章之尚，更以相攻。或追雅頌之汪洋，或追聖神之恍惚。既踐詳延之地，均爲進取之資。孰不可以得人，終亦見之行事。在當時之寵辱，實終已之枯榮。況設科至多，而進士最爲高選；矧用人不一，而名公悉出此塗。惟得賢則可立太平，惟籲俊則可尊上帝。大欲成廟堂之勳業，小欲著臺閣之規模。自非天下之英才，曷副朝廷之本意。如某者學不足以造道，器不足以適時。一鄉偶擅於儒家，諸祖盡登於文舉。遂服過庭之訓，姑爲挾策之遊。然而親侍無兼，既不能負笈裹糧以從師友；性資至介，又不能接席羣君以處校庠。環堵以藏，坐井何見。謂當自勉，乃博觀聖賢傳記之書；耻不自能，乃兼爲禮理聲律之習。少也偶爾，長而適然。干名之來，試業再更；志學之後，薦書四上。顧久嗟於不售，詎敢意於有成。志目中眉，竟悼初心之負；循頂至踵，尚榮今日之逢。共惟嗣聖仁明，輔臣忠厚。德隆上古，如成王文帝之時；道叶大中，兼嘉祐熙寧之政。實千載難逢之代，乃羣英並進之秋。夫何鯫生，亦值亨會。此蓋伏遇某官誠存博愛，度極兼容。得循循誘人之方，有善善樂終之意。不與其退，固多場屋之光；先爲之容，更及

門墻之舊。遂令孱陋，輒預采收。惟古人之懷所知，寧有時已；雖君子不責其報，將如義何。退量匪堪，祇可自愛。無忘所學，豈惟遵官府之簡書；不辱其門，安敢愧士林之風義。《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賀總管司王斡啓

伏審中宸疏恩，外臺贊畫。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恭惟總斡朝議古學精深，天才挺特，議論得古人之醇正，文章追作者之規模。出自相門，雅爲人表，荐更膴仕，藹著休稱。家藏三萬之牙籤，已擅書林之富；世有千金之玉海，更韜儒席之珍。暫陪幕府之宴談，即簉朝簪之班列。某猥叨聯事，將幸通辭。懷蒹葭倚玉之慙，願希借譽；丐瓦礫成金之賜，當藉包荒。頌詠之私，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賀中書陳舍人啓

掖垣虛位，久俟異才；宸綍疏恩，茂膺真拜。由左史之高選，升西掖之清班。成命甫傳，有識相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高文贍縟，邃學淵源。筆參造化而宛繼前芳，腹貯經綸而可當大任。不勞追

琢，璠璵爲希世之珍；少假壅培，杞梓成合抱之器。誠家學之克肖，偉世業之能承。譽已滿於寰區，眷尤隆於正宁。顧蜀川秀美，世不乏於淵雲；矧漢詔丁寧，才正資於賈馬。捋於已試，何待旁求？咸稱詞苑之得賢，愈覺皇朝之增重。某逖聞新渥，喜溢卑悰，屬坐守於郡符，阻走趨於賓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張都運啓

伏審顯被上恩，總司大計。按節甫臨於近部，飄佇抵於行臺。方托庇庥，竊增驩仰。恭惟某官飛聲帝闥，擢秀士林。惟一純誠，有三畯德，更踐外中之寄，通詳細大之爲。明朝日講於事功，諸道歲登於財賦。博謀强敏，思致羨盈。轉金穀於東南，佇凝美績；陟疑丞於左右，兹寔便偕。某叨佐下藩，邈拘瀕海。未由慶牘，第積瞻依。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〇。

服闋謝河間帥張顯謨啓

頃鍾禍罰，奄抱憂哀。見其冠之纍纍，遽兹終制；與之琴而切切，宛劇餘思。當其林壠之初營，以及几筵之有奉。隻鷄來奠，首煩使者之行；涸鮒見濡，屢拜仁人之賜。士窮德易，淚盡血隨。永言

荷春之非常，重以違顏之積久。嚮風結想，引脰增勞。祉駢臻。恭以某官學綜九家之流，器凛萬夫之表。英辭高論，每出廣平之鐵心；勝算沈機，莫測征南之武庫。自閫以外，如山而維。堯廷陟明，豈有稽於三考；漢守爲相，要何待於八年。即膺夢卜之求，遂處鈞衡之任。某粗存殘息，詎復壯心。再拜天孫，莫捐少巧。三揖窮鬼，已擾半生。向固非因，免以游梁；今蓋欲得，當以報漢。雖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敢忘卵翼之勤；方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終借門墻之重。正謀轉食，益阻登閎。第覬燕頤，以符注倚。《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跋張僧繇畫卷　宣和五年正月

讀退之《畫記》，真若見畫。今觀此畫，得其意於形似之外。還如讀退之之《記》，或謂《畫記》非退之平生得意之文，余弗信也。宣和癸卯正月十二日，履道。《初寮集》卷七。

跋魏王書帖　代韓師美　政和六年四月

故光禄卿太原王公與先王有研席之舊，且同年登科，某不及見之。晚識公之孫大府丞於京師，出先王手筆兩帖。惟先王取友天下，所與傾倒，必世之君子長者。此帖作於邊候兵革間，靦縷諄複，并

及家事曲折，且托之以急難，以是知公之賢，自爲先王所厚，蓋不專以舊故也，因泣而書之。政和六年四月十五日，男具官某謹題。《初寮集》卷七。

再跋魏王書帖

代韓師美〔一〕

某兒時頗見先王稱聰師戒行專慤，遇事不苟。先王悉委師營守。師尤爲盡力，先王亦多之。今師下世久矣，門人清占尚藏先王與師書帖。捧觀手澤，追惟曩昔，嘆歲月之遒邁，望家林而北首，不覺流涕，輒附載於後。《初寮集》卷七。

〔一〕韓師美：原無，據抄本補。

跋李長茂畫卷後

靖康元年正月

余頃與元量相從於魏，後二十年，余來居守，而元量適在鄉里。余罷府事，待命康樂坊，居益相近。元量持鄆人李長茂所畫松石與河間權朝美俱來，且言長茂之賢，不輕以畫與人，而畫亦高奇有思致。吾三人之聚於此，此畫之不易得，皆宜作詩。余最老大，久不近筆硯；元量約窮無聊之餘，一意

文字，所造益高妙；朝美筆力膽氣，不經世故挫抑，尤豪健壯偉。請兩公，遂賦之。余當鼓譟助其旁，此天下之至樂，平生卓絶傑特之觀也！靖康初元正月二十四日，定武王某題。《初寮集》卷七。

跋李端叔帖　紹興三年八月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閭，倡酬題記，處處有焉。人，惘然久之。紹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初寮集》卷七。端叔亦自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詩帖，撫事懷

初寮詩序

始余居鄉，得大父時寓學精舍叢書讀之。外故不到，專與聖賢晤對。至以子事暮歸，便覺悵然。中山北州一都會，酒美歌舞妙，仕宦之豪劇飲顛倒，率在僧舍。自予之往，皆徙他所。而高人勝士，講論道理，商略文字者，可識履聲。桑門道人熏爐茗盌，亦作林壑風氣。以是知余，它日未遽忘此。居數月，輒去隨宦臺山，監臨子弟，當深居復關以遮干請。乃治室西齋之後，名之曰「初寮」。甚矣，初寮之不若余寓舍也。塊乎深山之中，論師取友之無鄉，年已往而學不加進，有足概乎余心者，故數記曩所作詩以自警發。雖然，嗒然一室之内，警欬道斷，八窗風生，則今之隱几者尚非耶！鶩乎衆人

之所不馳，弭節乎物之初者其幾是耶！嗚呼，短上古於一瞬，誉無窮以爲鄰，風牀波楫之不停。此枕晏然，竽籟並奏。不知何時，已而墮啄吾地。則夫初寮之游，不既休乎？因次舊題寓舍韻，作《初寮詩》。《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鄄城杜澤之詩集序

詩於文章雖止一端，而律度至嚴，資取至廣。寫景狀物之作無窮，盡天地造化。四時月星雨雪，江河濤波，草木華實，風土之宜，鳥獸羽毛，鳴聲之辨，耳聞而目及者，皆吾詩之所取。登高望遠，感慨欣戚；別離酬贈，興寄輾轉。發於人情而達於世故，哀思而不傷，和樂而不流，要必合於理義之歸。掎摭故實，追詠當時之事，則又欲意到辭達，不類後世所作，而觀者至於太息流涕，若身親見之。詩之工，其難如此，故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録、小説細碎，當無所不讀。古今之詩，雖嚴棲谷隱，漏篇缺句，衆體瓌怪，當無所不講。前輩長老以此用心至苦，終身不以爲易，諤諤然常若有所思，惟恐見聞之不富，句法之不逮古人也。蓋專於詩者每如是。李太白、杜子美它文不多見於世，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文冠百代，其詩皆天下之奇作，而言詩者終不以先李、杜，則李、杜於詩專故也。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全者不千一，而專者吾何疾焉。鄄城杜公澤之，某不及見其人，而見其詩精深婉約，華而不綺，清而不癯，刊陳而趨新，出險而掇奇，人所甚嗇，而公獨裕然。

《擬古》諸篇，尤得唐人格法，至其貫穿該洽，熟復殫盡，則前輩長老多聞博識之風，猶可想見。蓋公自熙寧中擢進士第，及與先生長者游，至老手不釋書，平居作詩，不一日輟。故某探言公用志之專，以序公詩，且以風吾黨之士工未盡而力有餘者，使尚勉焉。《餘師録》卷三。

跋東坡先生書

世學公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蜀藻幽勝録》卷四。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六，民國《眉山志》卷一五。

題東坡字後〔一〕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爵，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直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全蜀藝文志》卷五九。

〔一〕此篇與下篇《全蜀藝文志》附於王安中（履道）之後，今姑從之。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顔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憤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全蜀藝文志》卷五九。

跋眉山三蘇帖

唐弼杜氏自其曾大父四世與眉山三蘇游，書帖具存。紹興癸丑中秋，安中過惠州，登白鶴峰，拜東坡象，觀壁間所刻詩文，則皆後人追書，求公翰墨，已不可得。後十二日邂逅唐弼於潮陽，出此卷相示。一翁兩孺，千載不没之氣，凛凛在目，猶恨獨無叔黨字畫。方求類於舊門，顧小坡之不在，龍駒已逝，駿骨萬金，亦可爲歎息也。中山王安中題。《六藝之一録》卷三五二。

全宋文卷三一五九

王安中一〇

清州靈津廟記〔一〕

天右序有宋，正域四方，融結複重，表裏險壯。乃眷北顧，造設形勝。惟河海統會川瀆，大無與侔，宜爲中國襟帶抱負之勢。上帝有命，百神率職，相與回河斗折，下趨瀛霸，匯于盧臺之野。紆餘平衍，限絶虧疏，包有藩垣障塞之地，屬之於海。濤波之滲鹿，潮汐之吐吞，則又益于陂塘。東西際連，是爲天塹，綿亘千里，無復越軼之患。氣象雄奥，扶輿磅礴，足恢朝廷道德安强之威。大觀初元，天地之貺，應期紹至，川珍嶽貢，與夫草木羽毛之瑞，沓然前陳。九月，河水時至，自乾寧而上，八百里清湛一色，可燭鬚眉。日晶月輝，涵泳空洞，龜游魚躍，散布深淵，蓋七晝夜而後如初。水衡上聞，宰相率百官扣閤頓首賀。皇帝曰：「噫，上帝眷佑，予敢不欽。其以乾寧爲清州。」制下，瀕河耄倪手舞心拜，驩聲動天。帝益順賚，乃奔走海若，俾出雲興雨，無或失時，節縮河流，避民黍

禾。歲中再穫，用贍給于公私。號新政和，既大爲之防，以節止塘水。役不告病，隱然時成。而榮光發祥，又在于扶蘇之口，如鑑如練，同向所見，跨地加遠，而積日倍之。于時東南海水亦復澄紺明澈，效祉相望，披圖按牒，千百載不一睹。而同時並覩，天意昭晰，由三五以來未之有也。皇帝方寅恭謙虛，推報于上下神祇，咸秩無文，以答殊祉。故于巨流之所會歸，靈跡之所顯暴，尤以加意。異時獨流西崖有顯靈順應神妃祠，成以居人之私力，簡陋窘偪，不稱象服册號所以崇極之制。皇帝高拱巖廊之上，千萬里之遠，靡有弗照，睿旨中出，俾本部漕臣撤而新之。叀實始商度，請少徙百餘步，稍附益隄面，創營新宮，圖上而叀罷。申命臣幾董領鳩工栝木，而幾移帥常山。臣純誠適蒙上恩擢使，專被中詔，崇飭厥事。築以元年之秋，裁以二年之春，迄某月某日甲子乃成，題以前所賜名曰「靈津之廟」。金帛取於經用之餘，卒徒料於役使之羨。工之積三萬四千有奇，材木甎甓未陶之坯，丹堊鐵石，絹葦紵漆之物，條計枚數、銖稱尺量，無慮百萬。而郡邑近民之有司，初不與知。凡廟之屋，爲間者百，六扉前啓，五殿中峙，齋廬嚴靚，環廡修殖，嵩崒焜燿，神其來舍。考室之日，臣純誠盛服即事，鄉幣明蠲，牲酒芬烈，祝史正辭，以皇帝報覩欽崇之意告于有神。空馭充廷，煙霏徘徊，河聲恬徐，斑斕蟠蜿之物踊躍出聽，海之神山貝闕延吐，雲景光氣，以相映發。邊人縱觀，並受福禧，思德務報，咸致萬壽無疆之祝。而一水之外，黎民赤子悵慕跂立，至於齎嗟涕洟。大哉，有宋之德所及遠矣！臣純誠材下，幸備乏使，嘗請記事之成，鋪張閎休，而制旨因以命臣。若夫營作之本末，前已槩見，臣純誠謹按清之建壘，其來久遠。天將有興，周世宗頗開拓土宇，爲吾聖代驅除。顯

德中，收復關南，自浮陽御龍舟，順流而北。太祖皇帝神武英發，盡護水陸之師，所向輒下，遂平三關。明年受命，以有天下。惟此始征之地，實基帝業。太宗皇帝睿謨經遠，因縣置軍，以固疆圉。聖聖相授，與天同仁。並邊之民，斑白野處，不聞犬吠之警，是宜河宗谷王出見上瑞，以爲太平之符。《詩》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古之盛王制法立政，既足以震動萬邦，則神明顧懷，雖河之善溢難制，且使柔順聽命。至於信能翕河，則哀天下之神而禮之，以永厥命。二篇之詩，蓋相後先。恭惟皇帝陛下躬有聖德，天錫獨智。自初臨御，深惟神宗皇帝立經紀之志，紹修先烈，小大悉備，天下復見熙寧、元豐之盛。自開洮隴，奄有積石故地。《禹貢》所書導河發源，漢唐之所未睹，而踰度其處，曰崑崙、紫山云者，由首及尾，悉入封略之內。歷星、柳與井，至於昴、畢之分；朝宗於海，初無決溢橫潰之虞，迅流巨防，自成長利，則所以震疊懷柔者，於此可見。乃若澄波之瑞，固已升歌泰壇，歸美宗廟，示不專有。而靈津之祠，僻在徼戍，親詔繕治，務極隆顯，則哀神而對之者，殆無不及。昔我章聖皇帝既奉真符，陟岱宗，天步安夷，珍物紛委，於是河清于陝郊者再。其後祀后土於汾陰，竝配太祖、太宗，還駕嵩洛，親謁寢兆，以至迎仙宗於真游，款道祖於亳社，大曲畢舉〔二〕，垂光册書。皇帝陛下薦膺丕貺，同符真祖，哀神對越，協于《周頌》。意者遠覽詩人，沛膏澤之博；近法祖宗，廣符瑞之富。舒德發號，勒功告成，以闡萬世無窮之休。三神百靈，與夫九州四海之衆，猶冀旦暮遇也！臣純誠敢緣廟事并著之。臣謹記。《初寮集》卷六。

〔一〕題下原注：「奉勅爲河清重修，代轉運使沈純誠作。」

〔二〕大曲：似當作「大典」。

河間詔書記

臣某崇寧乙酉春蒙恩擢帥高陽，親承德音，申飭疆政。臣嘗從事于瀛，其後三奉使指，周旋北道，夤緣官乏，攝領鎮、定。形勢險易，備豫後先，舊頗習知。顧臣非其人也。矧三關被邊最河朔勁兵處，猥見推擇，尤懼無以仰副聖訓。惟是承平日久，中外晏夷，祖宗在天，臨莅大信，借彼蠢爾，誰敢動搖！邊臣時裁取充位而已，雖文墨議論，不忘搶攘，徒淹歲時，無甚赫赫。聖上躬按吏瑣，録臣勤竭，鋪舒睿藻，洒落宸翰，躐陞扈從，再屬閫寄。臣竊自念才分迂淺，而寵任超踰，是速于咎，乃抗章祈免。手批腆渥，弗容懇避。皇恐祗命，具如上旨。臣謹按高陽置帥，歲在慶曆戊子，距今六十年矣。親詔再留，蓋自臣始。臣考之前載，璽書增秩，言或予代，縱筆大字，未厭民觀。伏惟皇帝陛下道心精微，聖學高妙，形於聲畫，神動天隨，昭回之光，乃賁蔀陋。臣固不足刻畫大巧，意者寶訓所在，百靈來拱，物無疵癘，而兵寢刑措。因刊於石，以侈非常之榮，亦庶幾並邊之民，與受其祉。若夫忠義稱報，則子孫以之，豈特捐臣之軀也哉！臣不勝昧死，謹記。《初寮集》卷六。

博州勸農記　代

上嗣服十有二載，天人同和，風雨順序。野蠶穗麥之瑞，史不絶書。三農滌場，百禮既洽。冬十有二月，申考四時之政，以興嗣歲，乃親御翰墨，詔天下監司、守令時節郊野，勸相農事。明年春，土膏既發自河之北，南逾京輔。甘澤滂注者三尺，歌謳布野，耒耜畢出。吏久不踐阡陌，懷詔徨顧，方問儀于耆宿，而本道安撫使、北京留守已涓日同部使者屬民於近畿，植勸農使旂於田中，讀詔旂下，延禮其父老而教戒其子弟。來聽者蓋數十萬人，歡聲四傳，列城聳動。部使者亟以其事曉所隸郡。會博闕守，臣某實領郡務，遂以三月甲子率官吏至郡之西二十里崔度傳舍，合聊城、堂邑旁近鄉民，設庭下之位，搢笏出詔書讀示，并道上惻怛愛民敦本之實德。因犒其高年，授以善本。扶藜垂白，既醉以酒，相與羅拜呼舞，請祝億萬歲壽以報。和氣熏浹，風日妍麗，林霏草露皆有欣榮之色。惟是天語諄複，易感而難盡，必得老於宦學，信及閭里者日相講誦告語，躬先唱導表率，則有百倍於吏之力。於是又即南城致仕宣德郎孟介之廬，就致上之德意，退則以詔刊石，且屬臣某記其下。臣竊惟國之大本在民，民之所寶惟穀，二帝三王之盛，莫不務此。稷官之建，民時之授，祈報之禮，補助之政，具載方册。推而行之，每在平世。若昔藝祖配天立極，由建隆至乾德，再以尺一之詔敦勉農功，用垂法于後聖。太宗既耕帝耤，爰命州縣立農師以教種藝。章聖在御，乃始分道置使，賜以農田

勅令，俾知所承；祥符中，又因吕夷簡有請，悉蠲農器之税。仁廟聖性恭儉，惟稼穡是好。明道再耤，幷冕舉趾，進至十有二畦。三公已下，盡瘼乃止。迨我神考稽古創法，肇開千畝於國之南，而又置常平之官，定蠲役之令，修水土，正經界，所以惠遺天下，德至渥也。上遵制揚功，悉復熙寧、元豐之舊。聖孝感格，既屢有年，而親詔丁寧，上以無忘列聖之德，下欲元元之衆臻于富壽。當是之時，《豳風》、《駉頌》，與漢文、景區區一切之事，蓋不足道。惟臣某之先伯祖文忠公齊嘗參仁廟政事，某父延慶被遇神考，入直禁林，出典方面。臣某亦頗習知朝廷舊典，宜能雍容精白，推廣聖志，而布之于民。惟博於《禹貢》爲兖州之野，土地沃衍，並宜五穀之産，織文絲紵，饒於四方。聖代承平，民力一無所用，家有祖父相授之業，野無尺寸不毛之田。顧今乃與率土之濱，亟蒙詔恩，自邇以睠遠，凡播告之所及，以求稱上旨者宜如何耶？深耕易耨，奄觀銍艾，以供有司之賦，以足仰事俯育之計。慈順輯睦，日用飲食相率無犯上之教令，則家給而國用充，刑措而天下服。《詩》不云乎：「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臣愚所幸如是而已，豈特爲博人誦哉？臣某謹記。《初寮集》卷六。

北京深州安平縣真府靈應真君廟碑記

道京師而北，三萬家之邑，今獨深之安平，而地則定州也。異時建國，以其號名之美，非信近不

侯，非親子弟不王，故鄂千秋定蕭何相國之功，其不輕畀付人如此。宋有天命，累聖仁厚之度，不欲多官府以擾齊民。元豐繙役之典，世守而不敢亂。天下之郡縣有定數，吏有定員。日以休息無事，終不以昔侯王、今令宰輒改置也。頃蓋欲以安平爲郡，又欲徙深而治，此者亦嘗相陰陽之抱負，審絡脉之紓蹙。其西不能百里，即北嶽常山之麓，坡陁湧没，氣象騰擲，而前如鷹擊鶻起，既獲而徐落。河來萬里，斷其東南，故奥潤衍沃，麥麻繭絲之饒，足贍四方之求。野有樓居，行有衢飲，虚市之繁如通都，豪右之養如貴室。欒櫨丹堊之飾蕩摇心目，謌謳跕躚之戲闐噎閭巷，則雖郡不能比也。夫惟邑之勝，宜有喜事者崇成佛祠神居，以爲城郭壯麗之觀，歲時祈禱，庇其耄倪。於是有真武靈應真君祠，屋老而庳，上雨旁風，神逝莫留，福不時降，故絳守中大夫王侯之族子、鄉貢進士捷顧瞻惴惴，欲撤而新之，以告諸鄉人之好善者。捷行義自爲人信，一舉義而資用足。知縣事安陽鞏侯瑗與其屬聞而勸相之。迺以大觀庚寅八月丙戌始事，迄於政和辛卯三月癸亥而成。靈扉前啓，三殿鼎峙，屹然其中者以奉真君；東則廟碑之所庥，西則爲紋甃方池，以俟神物之遊；又爲十二元神像，分侍兩廡。是皆前所未有者。廟成之日，嘉薦始升，雲景徘徊，風馬來下，惚怳秘怪，蛇蟲蜒蟠之物，出慕蕭薌，隤祉告休，瘥癘不作，使君壽考，民用飲食。而捷之意更欲論著本末，圖厥永久。惟邑童子暗記默識，能知鄀子藉稻之説，今乃更從旁近求文，不亦左乎！然某宦游經過，偕諸人至祠下屢矣，邑又近吾州，是可不辭。謹按道家者説，神乃北方之將，玉帝之佐，嘗降於龍漢之年，披髮按劍，足躡龜蛇。世又云即莊周所謂禺强得之以立北極者。昔人説周之書固曰水

神，初未經見。夫道至於神，神至於帝，則天地之運，禍福之應，且將詔之。其精明超忽，與維斗日月，並爲長久，而陟降監觀，出入於人間者，理所宜有。周之言借曰寓，而龍漢之記，渠敢不信？謹拜稽首。銘曰：

帝乘倒景遊八方，衆真衛翊驂龍翔。日君月妃儼侍旁，抽關闔闔跐扶桑。旬始滅跡欃槍藏，三山出雲蔚相望。九瀛如杯波不揚，停輈弭節一笑相。忽然腥風觸天香，却視濁世流血滂。帝頫以怒威煌煌，人鬼莫辨誰則殃？北方神君握天綱，髮垂腰環鬚磔張。寒龜縮殼蛇束僵，吸呼雷電下取將。中單金甲緟佩裳，月以三七行無鄉。一瞬千載空冥茫，我思築祠候神光。吹笙參差鼓節鏜，雲物晝晦神相羊。我民奠居福穰穰，謌詩詩送迎神勿忘。《初寮集》卷六。

瀛州經武堂記

大觀元年三月

崇寧四年春，詔以集賢殿修撰張公帥高陽。既見吏士，問民所便及邊政後先已，即周覽官寺府庫、營屯門渠，凡帥事之所關逮者，悉領略之而致思焉。補苴罅漏，趣成條維，綱舉目張，參差適序，于是可以有營矣。乃論於朝，高陽實都總管府，簡練訓閱之無所，軍政取具臨時，士益懈不虔。請度僧牒入其進，以給營繕，此經武堂之所從作也。府堂有是名舊矣，圮徙無常，今丞相來帥時，嘗建於甲仗庫、軍資庫之間，使士卒受所養，知所用。親以大筆書其顏，堂雖中壞，此榜巋然猶存。公

既獲請，即因故基而崇侈其規，稱書法之偉，若將使後來不可加者。經紀儲度，得成屋於胸中。乃以六年五月始事，爲堂七楹十二架，左右置挾，因二庫爲東西序；南直射棚，作門以便出入；北盡城，築亭疏池，種所宜草木，以爲游集棲息之所。堂之中極空地丈衡從俱倍之，廣庭修廡，顯豁嚴靚。九月，工告成，力出于羨卒，費取于好賜。高陽之民纔聞斤斧剥啄之聲，而堂既巍然矣。是月某日，合樂大饗落之。旗旐植植，隼龍飛動，鉦鼓轟作，聲聞郊坰。賓介獻歌，工瞽執技，將吏、裨校以弓矢飲。權奇、騰蹙之騎，駢白驪駱，色奪綺繡。耆老稚孺，旁州喜事之人，觀者如雲。適秋閱諸將士，選卒馳射，擊刺無虛日，而時聘之，使踵武故事，過關習射張侯館次，及是皆屬于堂。惟高陽道有郡十一，負海帶河，陂塘沮澤之限，號爲天塹。自景德罷兵，累聖天地之度，一視同仁。橐戟鞘劍，順拊其鄰。而吾民雍容飲食，以樂無事，生齒之衆，不啻百萬，籍于兵，聯于保與丁，可任者十四五。車輦六畜，多多可賦。無用則已，如有所用，沛乎其易易矣。然由慶曆置帥，甲子適一周，文恬武嬉，永無譸張。顧一堂幾閱人，獨丞相增新于前，而公爲起廢于後，天下之能立事者，果可人人而求之歟？先是，公簽書瀛州判官，自任州務，詳盡敏齊。其後刺部河北屢過之。及今出帥，邦人既榮公之來，又習公之明毅閎朗，公亦安其風俗之舊，上下相與，以無所苟。繕城守，飭櫓具，師律、馬政日往來于懷，囊篋細碎無遺漏。北使過城下，見其完壯，矍然曰：「嘗爲轉運官非耶！」上乃親御翰墨寵之曰：「學博行醇，機深慮遠。訓齊師旅，有聞無聲。濬治城隍，克臻深固。綿綿翼翼，綏靖北邊。」且進顯謨閣待制而久任之。則公之所立，豈特見於此堂

也哉！顧不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天下之事，果不難立，而形勢憑倚之厚，概不必論。至於爲者成，欲者得，則用人莫彊焉。故文武治外之效，與宣王所以復古，徒得南仲吉甫、張仲方叔叶意嚮事之助，後世無如召公之臣，則幾何不大壞？恭惟主上親拔公於卿列，畀付方面，不吝名寵，超寘法從。蓋與慨然遠想廉頗、李牧之爲人，近不自知其臣者異矣。而公之報稱，又每卓偉宏遠，如上所指，盡用極報，有加而無已，則夫爲者成，欲者得，將必有大于是也。故于堂成，并記公際遇之盛，蓋有俟云。大觀元年三月十五，將仕郎、充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機宜文字王某記。《初寮集》卷六。

河間旌麾園記

清河公既作經武堂，語其屬曰：「君子之教，必因人之所甚欲而寓所不欲焉。飲酒而習射，故觶撻不駭；從禽而習戰，故誓禁不拂。凡吾堂之作，固不曰資燕喜、備游觀，而盛服以臨吏士。令行如霜，不枚而寂，是誰與歌舞之哉！吾將使人勸趨樂赴，聲氣愉怡，而視聽不聳，則吾堂之事沛乎其易矣！」於是即堂背盡城築亭，以爲游集棲息之所，因故水別穿二方池，爲橋東西，跨以達於亭。既又仆除頹垣廢堋，則高陽臺見於左，經武舊堂與水間一亭見於右，軒露映發，如獻如酢。公喜曰：「吾得之矣。」乃鏝補凸凹，疏塞壅豁，指布臺榭之所置，及蒔花種木之所宜，口講手畫，皆就條理。

而觀者怳然，如記昔游，如閱奇畫，遂欲眩丹碧而擷芳菲也。既圖具，邦人有進者曰：「公有德於我舊矣。自從事以至爲帥，不苟於我有邦，規模設張，惟久遠是務。新堂之作，無須於我，增勝槩於河山，保惠無虞，而瀉澤荒萊，復化爲麗絶曲折之游。歲時樂胥，士女穌會，自今兹無窮休，且使有事於經武者無倦公之所寓深矣，願無忘公之德。」某輒推是意而命諸名。民屬於賢，淵珠山玉於魯季子，審其數思，舊堂宜名曰「來賢堂」。慈惠之施，我則有本，奚取於水？河潤九里，水間亭宜曰「流潤亭」。臨人不愧，使君壽考，高明之崇，納此日月，臺宜曰「存景臺」。桃李成蹊，松柏後凋，種木者誰？有斐君子，四時門亭宜曰「種德亭」。杖屨逶迤，民樂豈弟，其趣超然，一丘一壑，中休亭宜曰「成趣亭」。雨露之播，有曄其華，健步遠移，從衆好耳，新堂西亭宜曰「繁華亭」。煖然似春，吾道不粃，草木欣榮，孰披拂是？新堂東亭宜曰「惠風亭」。從公于堂，知樂其樂，優哉游哉，處女虓虎，負城亭宜曰「和樂亭」。雖然，天下之事，一廢一興，默自有數，而瀛之有此，適自公始，固將以榮公之來，故又取杜子美「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語，合而名之曰「旌麾園」。而子城北樓門，適園門也。邦人更以是説之。夫物之不治，每出於樂因循而事須臾。樂因循，故堂上有不糞者；而事須臾者，寧肯執逆旅難俟之木，以冀園林之成於數十年後？昔秦襄公始命有園囿之樂，《詩》則美之曰「游于北園，四牡既閑」。而召伯所舍之木，人相與囑「勿翦勿伐」。公方收拾官棄餘成就壯觀，以寓政事。而訪耆舊，以地所宜，變氣布種，因以習知神農之學，勸課其民，則與夫樂因循而事須臾者，豈可同日語哉？吾見其駟驖甘棠之美，將作于今而傳於後也。庶幾名字附以不朽焉。《初寮

相州右獄壁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日

政和二年，詔書深惟元豐董正治官之義，稽古六職，分建曹掾，視地輕重爲多寡，於是相具曹而不備掾。相有右獄，實前司户參軍所治，而獄在州院久廢。明年三月，建安黄敦書始至，喟然曰：「曹事惟爾長，予將雍容諷議，以佽助爾，其敢不專予犴獄之治。」乃撤舊增庳，苴漏達薉，以具涼燠之室。權衡桎械，如人不失銖兩，調護湯沐，飯哺以時。仁術既施，更復繕完吏舍帑廩，垣翰關籥，悉就方略。它日吏朱印章合牘背，遽視篆文，與事大不類，請於郡，求上尚書更鑄印，朝論是之，獄有印自君始。君又欲論次釐改本末，因著前人名氏，用意甚美，且囑余記之。余惟若昔天下之治，官無大小，惟上所建立，罔不丕享，用克底於成。今主上超然遠覽，純法三代之盛，圖惟四海之大，肇嚴本統，衆建多士，宜我有官君子，不命其承，況命之諄諄然哉！惟相地大民衆，有商亶甲之故都，曹魏、高齊之流風，已蕩然無餘。聖朝重熙，人知率德，而郡綱嚴密，多出忠獻魏國韓公之舊。今太守公實嗣世德，清通簡要，能盡下所長，顧官於是邦者，初無甚難不可任之責，惟廑身從事皆能。如君，則進有享上之美，退無空餐之媿，不亦休乎！予故喜道其事，以爲大不能爲、小不屑爲者之戒，因以自警云。黄君元度，其先大夫將使指，歷郡守，以才力聞，晚遂家於相。君姿儀頎整，

初筮仕，丞相見而異之，自河間刑掾改此，蓋堂選也。政和四年五月二十日，北嶽王某記。

《初寮集》卷六。

全宋文卷三一六〇

王安中 二一

新殿記〔一〕

元祐三年，始以柳州靈泉寺爲十方，崇寧中改曰天寧萬壽禪寺。柳治水北幾五百年，靈泉在水南□立魚山趾，寺蔽於僊奕之腋。唐刺史柳侯記二山水石、洞穴、魚鳥、草木最詳，寺獨不録，又不得例大雲見於它文。問之父老，昔蓋陋甚。自變律爲禪，乃始大作門堂樓殿，欲以冠冕南方，未訖者十一。建炎初，住持僧覺昕見初寮道人王安中於象郡，且求記，即應之曰：「昕嘗從真如慕，結游京師，居法雲、慧林、智海諸禪，能髣髴乎？□吾將觀焉。」後六年果至柳，而殿適成。先是，丞相儀真吴公登後山，面立魚而笑，有得於華亭離釣三寸之意，昕爲作釣軒山上。安中從公與丞相新安汪公憑軒，俯見殿宇而壯之，以爲廣右第一。嗚呼！佛法出西域而盛於東□，禪學出嶺南而盛於中州。今西域浮圖氏至中國者，無復騰蘭、達磨之流□，而嶺南禪者益少，塔廟荒蕪。柳距京師六千里，獨能

於空山野水之間興此偉傑勝麗之觀，移人心目，忘其去國之遠。撞鐘出迎，四方來棲之士，指以千計，是則希有。夫道法廢興，雖若有數，而願力之至，爲無不成。道豈遠人乎哉？因大書其榜曰「能仁之殿」，而説偈言：

南山古佛家靈泉，紺殿飛出玻瓈天。雙龍戲珠扶屋椽，上有碧井垂青蓮。王城梵宮憧目前，祥光夜燭牂柯川。樓鐘橫撞震大千，僊者輟奕鶴駕翩。石魚立舞雷鼓闐，我來時從兩貂蟬。父老驚嘆相後先，號佛稽首願力堅。泰一下趣羲和鞭，往迎兩宮日馭旋，百神呵護敢不虔。盡嶺南北際海壖，天河洗兵人晏眠。摧伏颶母掃瘴煙，普雨萬國常豐年。

紹興二年四月十七日，住持浄悟大師覺昕立石。《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二。又見《粤西金石略》卷七，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一。

〔一〕題下原署「北嶽王安中撰并書」。

覺軒銘

本自不迷，何者爲覺？惟無舌人，滿口道著。龍山名軒，無病求藥。從而銘之，分一半錯。《輿地紀勝》卷九七。又見《方輿勝覽》卷三七。

擬進天應頌 有序

臣讀《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之篇，稱帝謂文王者三，竊知聖人之德，上通於天，則精神允格，靈眷昭答。雖不諄諄然命之，而啓迪感發之意，固以明告粲著。惟聖人克知上帝之心，於無聲之中得其所以言，於是寤寐祗恪，面稽天若，故福禄茂盛，基緒綿永，用光裕於無窮。雖然，眷西顧而與宅，立厥配而省山，帝之所以寵綏文王者如是而已，固未有高靈下墮、白日顯行之殊，尤卓特也。比者皇帝陛下恭修大報，自宫徂郊，天真來臨，虚闕湧起，衣冠仗衛，旌旗輦路，畢出於雲際。宸翰紀述，既極昭回之光；節名誕播，具孚中外之聽。若夫于帝其訓，則炳乎其不可默已。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昔者大人《易》肇判，人羣憧憧，陰陽并毗，山川環互，蓁萊叢蔚，蹄跡交貫。有聖人作，於是佃漁耒耨之利施，舟楫杵臼之用講。裳冕辯等，璽衡明信，首羲軼軒，系唐跨虞，賡以夏姒，承以商乙，緝綴闡揚，至於有周而後庶事備。嬴劉搶攘，道術澶漫，降斯草創，置不足論。帝用嗇於眷佑，閎厥休祉，孕藏儲毓，以俟有道。李宗宕跌，仍世多盜。五季仆起，若不須臾。三靈宅心，並屬於我有宋。藝祖以神武勇智，拱揖而立帝祚，奮張揮斥，振八紘而來之。圻封紆餘，外薄於海。德風膏澤，時節流行。兵休於屯而無所庸，人尸其生而無所懾。聖聖相授，與天同仁，簡刑崇寬，羣黎率俾，囊戟鞘劍，四夷稽服。士有父祖相授之

學，野無尺寸不毛之田。道之將興，萬世一運。神宗皇帝以天縱之聖御物昌之會，沛然遠覽，濬發獨智。窮妙道於決裂之後，得名儒於隱約之中。擺落因仍，全法三代。以經術造士，以保伍寓兵，以義理財，以事建官，以威信馭戎，以力政弛役，衆制具定，垂爲永久。天厚聖緒，世重其華。皇帝陛下聖學精微，深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乃遹追元豐之制作，永懷昭廟之紹述。睦族以厚風俗，興學以明人倫。仁先窮民，惠及露蓋；禮備於萬物之富，樂成以四氣之和。巍巍煌煌，蓋成周不足進已。故神鼎成而甘露零，大晟奏而靈羽至，榮光出海而澄波紺澈，真符韞石而圭瑞告成。雲呈紛郁之五色，日見戴承之二氣；雙葩駢沼，同穎薦壠。期應紹至，史不絶書。是宜顧懷精純，親德嚮道，雲車風馬，來止來享。竊惟上天無心，惟民是視；元聖體道，天則弗違。天人之相通久矣，故西雒、東岱，耆老、士庶連袂扣閽，以巡幸封祀爲請。昔者章聖皇帝既膺寶命，席丕平，朝饗三陵，伸奉先之孝，肆覲東后，展勒崇之典。謁教父於亳社，款皇祇於汾壤。夫修道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皇帝陛下研幾象以觀妙道之原，參稽羣言，當既有成議矣。敢因天應立節之詔，輒獻頌以廣之。頌曰：

帝居崇高，其視自民。孰爲司牧，統和神人？於赫太極肇分，天人異位。惟皇上帝，陶毓萬類。帝居崇高，其視自民。孰爲司牧，統和神人？於赫有宋，世世修德。藝祖配天，經綸開闢。天付所覆，全有四國。乾行坤承，民以靜一。太宗睿明，恩醲燮伐。受命既固，道化孚洽。章聖纂服，昊天其子。曠典備舉，焜燿永世。仁宗繼體，治極無爲。隆寬博愛，如春之熙。英廟入嗣，奄宅丕后。慶元靈長，克昌厥後。巍巍神考，天錫勇智。學窮幾

微，道探本始。睥睨百代，駮無足議。取成詩書，弗約而契。乃登鴻儒，乃籲衆俊。法度是飭，經術是訓。族懷於恩，官嚴其分。財用内豐，威武外奮。泰陵英斷，駿惠不忘。昭哉嗣服，率由舊章。皇帝孝弟，克承先烈。聖學光明，睿文秀發。論據經術，事稽熙豐。賓興賢能，子惠困窮。仁充天壤，威憺夷戎。八玉鎮邦，九金象物。山川億寧，動植咸若。康年屢臻，禮備樂作。和平之氣，發於休祥。澄波效祉，景曜舒光。苑木連理，池蓮駢芳。五色映空，三秀搴房。嘉禾秋薦，甘露宵零。羽毛之瑞，金石之英。所在輒聞，來獻充庭。班賀相踵，史書不停。惟時皇帝，肅舉明禋。於國之南，專事天神。其執伊何，玄色之圭。其陳伊何，三代盤匜。既祼太室，時乘玉輅。自宫徂郊，侍臣驂馭。雲氣虛明，舜瞳先睹。樓閣重複，仗衛森布。湧空十丈，浩無央數。日升於東，氛氳四開。麟車鳳輦，倏忽往來。衣袂粲錯，冠弁崔嵬。葩華葆羽，擁植徘徊。僕正虎士，仰望俯拜。萬夫注觀，不隔纖靄。上心齊莊，哀時之對。曰帝予臨，予敢弗戒。升禋慶成，敷錫時福。親御翰墨，次第紀録。神藻陸離，天真在目。肆頒節名，詔旨恭肅。惟帝來格，事超振古。帝意明甚，若相告語。帝初何言，著於率土。帝謂吾皇，聖孝感通，克底於道，文考之功。帝謂吾皇，制作大定，鋪張閎休，莫斯爲盛。帝謂吾皇，宜考諸禮。奉符行事，對越天地。祖宗在天，寢兆維雒。往古太平，其亟商度。舒德發號，勒功喬嶽。觀風納賈，展采汾亳。帝謂吾皇，勿抑勿遲，九叙既歌，萬物由儀。神祇祖考，有待兹時。皇帝曰嘻，羣臣是咨。羣臣稽首，天且弗違。天真之臨，以啓上心。曠日未議，申命於今。鶴來觀闕，竹實出谷。檜附玉芝，雀生金鶩。靈龜六眸，天獸一角。嘉瑞沓至，理則昭晰。惟聖憲

天，惟天從欲。皇帝曰俞，順帝之則。時邁其邦，予敢弗力。爾其輔予，各揚乃職。對天之休，孚祐永極。《初寮集》卷一。

唐畫護法神贊

道德之威，神則不怒。是心無邪，孰敢予侮？《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

定功繼伐碑

奉勅撰文，御筆賜名。

上帝眷命有宋，既付中國，垂裕于億萬世。惟帝有訓，自時與宅；外暨海隅，四夷百蠻，咸俾臣屬。惟我祖宗克對大命，德澤之所滲漉，仁風之所流衍，無此疆爾界之異。故册書、命節、顯服、威黜之封，加于三代弗録之邦；元龜、大貝、南金、象齒之貢，來於九譯窮絶之域。若乃錫土胙氏，越在外藩，世賴國恩，以生息其黎民孫子。厥有弗虔，則六師之所必移，九伐之所必誅。蓋上帝之命則然，其孰敢廢？西夏自繼遷叛命，盜據靈武，至元昊僭竊，踐有銀鹽甘沙之地，因舊保鄣，增建州邑，稍寇取旁近部落，附益其衆，歷諒祚、秉常三世，自擅不討。而青唐、吐蕃、河南諸羌，錯居隴西、湟中、南安、金城故地，雖外示恭順而内懷顧望，名相犄角而實爲屏輔，荒忽靡常，數爲邊患。

神宗皇帝天錫勇智，高出百王之上，創法立制，內治既穆，攻圖數貢，乃始慨然有鞭笞四方之志。顧茲西鄙，逋誅積歲，爰因神人之憤，肆興師征。於是擢王韶於疏逖，曰：「韶，汝嘗獻書，請事河隴，以制夏人。今予付汝以將帥之任，往惠汝言，以底乃績。」聖略先定，動無遺策，一舉而城熙州，再舉而拔河州，遂拓洮、岷，別爲一道。邊堠益斥，且扼青唐之吭，斷夏人之臂矣。秉常甫立，亟爲分畫之請，詭譎不忌，時時小入盜邊，隨擊隨却。元豐四年，邊臣上言：「梁氏顓政，國人携貳，侮亡攻昧，茲惟其時。」詔以五路兵進討，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劉昌祚出涇原，高遵裕出環慶，王中正出河東，會兵興靈，共覆其巢居。諸將戰比有功，夏人痍傷者什七八，餘衆跳遁。明年，大築橫山之要，樓櫓相望，淺攻耰耕，賊不復敢留塞下，其經理控馭之略，甚遠且備。元祐之初，乾順紹封，在廷倡言棄地，乘障之臣，希意和附，卒以元豐所築葭蘆、米脂、浮圖、安彊四寨遺賊，至於熙河之女遮、安遠，一切廢罷。而邊城隤丸踰境，晝不撤備。賊知吾中國易以計動，不自厭滿，分晝之議，無慮三四變。哲宗皇帝親政之始，深惟寧人有指，疆土既底厥成，而羣謀弗臧，蹙國玩寇。聖孝感發，當饋喟歎，謂輔臣曰：「熙河分晝已再至，而背約遷延，宜增備力守，勿復與議。」賊情惶怖，請遂如約。既詔不許，因命薄伐。將士賈勇思奮，所向輒克，河東復葭蘆，環慶復安疆，鄜延復米脂。後進兵築南牟會，爲西安州。幅員千里，東界麟府，西抵熙蘭，土壤衍沃，物產饒阜，故時山界聚落，內屬者過半矣。元符二年，王贍晝取青唐，乃決策招納，於是河南大首領果莊之子巴爾斯博恰舉四城來降，贍引兵渡河，以夜半發，徑取邈川，夏人大懼失援，謀襲我師。統帥趨戰益急，贍遂提

孤軍入青唐，降僞主。向於大定，而初謀内摇，外庸弗訖，然夏人已徜徉縮栗，不得西結。諸蕃勢危力竭，更緣他援，求成於我。中國之威，兹大振矣。皇帝嗣服，永惟上帝祖宗畀付顧託之重，在予一人，仰遵神考燕翼之謀，哲廟繼述之孝，大修政事，嘉靖區宇，天地並貺，神祇安樂。封略之内，冠帶之倫，函蒙祉福。東盡出日，南極丹徼，皆跂踵面内。而北國寖衰，初弗敢桀，道德之威，莫不震疊。獨兹一隅，遺孽未殄，尚或繹騷，上曰：「嘻，惟予父、予兄造攻自西，絀誹排疑，克就丕烈。圖功攸畢，予何敢怠？其奮予武，斷以必伐。」粤崇寧二年，先於青唐，王厚出河州，破魯格特堡，斬大首領額琳沁，獲首千，降户五千。高永年出蘭州，開通湟路，降二千。合兩道兵三萬衆傅湟州，賊堅壁以待外救，攻之三日不下。乃别遣驍將選卒間道疾驅，渡宗河，毁水寨，火浮梁以絶其援，奮兵四面急擊，拔之，斬首二千，降户五萬，築綏遠關臨宗寨。進兵撫定河南部族十餘萬，僞王子錫巴哀以其族降，獨勝宗隘諸族未附，亟討平之。湟，今曰樂州。三年夏，合熙河、涇原、秦鳳兵，樂州分道三，永年由右，張誠由左，厚統中軍，直趨星將硤，會于宗噶爾川，僞王子錫魯蘇悉具精甲來拒。諸將鏖戰，自朝至晡，士氣彌厲，金鼓之聲，砰隱山谷。賊棄仗走，尾擊五十里，斬首四千，降户十萬，錫魯蘇妻、回紇僞公主以其衆來歸，且納隆持特城管鑰。進據廓州，遂城鄯善以爲西寧州。冬，遣劉仲武、潘逢擊河南諸羌之反側者，斬首千餘，誘僞王子趙懷德降，獻於闕下，詔授懷德以雄武之節〔一〕，封順義郡王。四年夏，錫魯蘇復結賊入寇，圍宣威城，遂犯廓州，新邊爲之摇。諸將夾擊，則引去，追斬數千。大觀初，諜告土蕃藏怎巴特噶爾據錫桂城招結蕃族，稍創文法，立名號。二

年，詔發兵六萬討之，仍分軍濟河爲翼，遂拔錫桂城，以爲積石軍，藏怎巴特噶爾以其屬降。移師收青藏川，以爲洮州，大首領默錫勒羅密克率户五萬來歸。師踰青海，至節占城、草頭，回紇族數萬，官其酋豪。通道于闐，底貢寶玉，而地關青唐之外矣。夏人自前犯會州，爲劉法所敗，屠和爾提克泉略烏爾戩川，乘冰堅踰河，躪蹂四百里，俘斬萬計，餘皆麕鹿散，不思自保。至政和元年，猶挾畫疆爲請，氣鉗議先，形露虚喝，邏騎越軼要衝，輒自爲塹畔。既賜銀川石堡，則益蠟蠋偃蹇，不即馴弭。四年，始上誓表，設詞讕謾，報以優詔，使人置於保安傳舍而去，更入鈔略，造爲兵端。六年，誘蕃官趙懷明殺邊吏，率衆而奔，始命以諸道兵討之。先是，上嘗以禦賊形勝語諸將曰：「古郭隆地，下瞰西凉清水河，逼烏爾戩渡，壓賊右厢，城此則賊在吾股掌中。」於是法出樂州，據古郭隆築震武軍。仲武出會州，據清水河築德威城，賊悟來争，擊敗之，禽其酋領，斬馘數千。秋，觀兵環慶，招撫叛黨，望風來歸者相屬，懷明内悔齮舌，發疾半廢。因遣姚古築鎮安城，苴補障塞，達於鄜延，斬撓蕃賊首五千，得鎧甲、馬、牛、羊，橐駝以百萬計。七年，賊入環慶城佛口谷，僞號成德軍，圍邊壘三十六，陷濟義堡。又攻破佛口，并敗賊外援，斬首三千，生縛惡首李賞樵卜等千餘人，乘勝分兵，築熙河、涇原、河東城寨十數，誘懷德弟尼瑪丹怎以歸。賊猶數侵竝寨，上震怒，詔諸將以兵二十萬絶磧窮討。前直蘭會，築日木多泉，僞號治安城；直鄜延，築藏丹河，僞號洪夏軍。皆賊蹊所蔽，而藏丹尤斗絶，連歲不能取。於是种師道統兵進攻，以次斬首七千，禽僞監軍以下首領千數，遂築制戎城。賊益蹙，恚極而狂，僥倖一戰，冀少償所失亡，則視其下猶有辭。宣和元年，舉國

來寇，鄜延陷鎮青堡，涇原陷靖夏城，進圍震武軍，洮州。上用不赦，詔涇原合熙、秦兵，平克特口，鄜延西合環慶兵，平齊吉克臺，東合河東兵，擣沁布班堆，又分秦鳳、河東兵擇利深入，六路同日濟師。賊乘間再圍震武，諸將自涇原晝夜倍道往，賊出不意，噎默褫氣，遁不及顧。遂焚聚落，夷險隘，斬首萬餘，獲生口孳畜不可訾數。乾順款塞請命，辭意確至，有詔班師。凡平青唐、吐蕃，全國建州四、軍一、關一、城六、寨十、堡十二，降王子三、部族二十萬，俘斬四萬。收復夏國地數千里，築軍一、城七、寨五、堡壘二十四，破賊城八，禽首領三千，降部族二萬，斬首五萬。初，乾順憑藉父祖餘資，狃國弗誅，乍叛乍臣，靡有寧歲。青唐既滅，兵在其腋，左支右潰，不戰自弊，土宇日狹，又失金繒之賜，皮毛糗糒，久不自聊，逮茲悔過。上未欲以赫然一旦之怒，鉏其垂盡僅存之種，詔語中出，歷數其罪而切責之，仍戒以守今定界，無所計議。大哉王言，非復向來姑息優容之文。乾順聽命惟謹，即日進誓，天寧、元正陪臣來朝，惴惴不敢失館人膳夫毫髮意。迄今三年，乃手製御帳以獻，因求賜監書，欲以古今君臣大分自誓，其意蓋可知已。於是羣臣奏曰：「西鄙用兵垂二十年，惟陛下神略誕施，威憺德洽，受俘端闕，慶捷紫宸，駿功巍巍，燁燿古昔，願紀之金石，訓諸無窮。」上以命臣某。臣某竊伏聞之，曰：昊天所子，爲中國君。天大奉之，必將侈其土宇。荒遠之裔，順天者存，違天者敗，此理之常。昔者朝鮮誘納漢人，裂爲四郡；樓蘭遮留使者，首傳北闕。匈奴呼韓邪内附，則擁護以安；而北單于自絶沙漠，竄亡之不暇。突厥頡利弄兵渭上，刑白馬，盟便橋，未幾爲唐所敗，脱身走保鐵山，卒禽之。漢唐且然，況吾有宋之盛？陛下神

聖，爲天所子，爲無不成，欲無不得。天方授我，不獨以此。陛下兼覆無外，特許乾順修貢，天地大德，雖臣莫得而名。若夫西戎即叙，神考之功，哲廟纘之，陛下成之。臣謹播之聲詩，以奉揚無前之偉烈。敢拜手稽首，獻詞曰：

宋承帝命，光宅中宇。蠻蜑夷戎，悉臣悉主。維我祖宗，仁聖一心。與帝分職，靡不幬臨。彫戈彤弓，玉符金券。孰爲世守，以封以建。毋貳厥心，覲享以時。有弗來庭，帝不汝私。蠢茲西戎，恃險用詐。遁逃靡悔，盜有靈夏。自遷再傳，昊驕卒狂。帝亟勦之，使内自戕。肆及秉常，逋誅積世。青唐連鄰，陰爲脣齒。明明神考，聖智自天。閲書于匭，亟行詔言。曰汝往哉，先事河湟。版圖六州，扼賊喉吭。乃築横山，障塞千里。聲震興靈，屋瓦飛墜。元祐之初，棄我翰藩。賊張婪酣，滋無盈厭。哲廟親政，爰始繼伐。曰寧人指，予敢不力。師直而義，遂復侵疆。天都南牟，樓櫓相望。贍既入湟，功潰于成。豐。載揚我武，聿圖寧功。分命將臣，訖此外略。使軺涖止，以究以度。臣厚偕止，于湟合兵。羈其名王，翦其屬城。過師青海，冠帶回紇。通道于闐，底貢方物。夏人内憂，倔强自誑。行人失辭，置詔而往。鼠竊狗偷，不耻敗奔。誘納叛亡，實開兵端。間悉其有，以伺吾怠。左逐右入，遂無寧歲。帝赫斯怒，厎天之罰。百萬齊驅，勢若摧拉。有執其豪，有馘其醜；有摧其鋒，有躡其走。言言其高，我有城阻；翳翳其荒，爾無室處。賊窮呼天，丐此項領。猶懼不貸，遑敢它請。天惟畀矜，聽其内附。汝以誓來，予則赦汝。賊捧詔泣，申以誓言。貢篚在廷，不懈益

虔。皇帝曰嘻，上帝是荷。伐叛三世，告成自我。皇帝曰嘻，内外治異。不有師征，外鮮克畏。畏而舍之，懷徠孔易。天生五材，兵不可廢。昔在藝祖，首春踐阼。夏取澤潞，冬拔揚楚。膽落四夷，業垂萬年。茲予守邦，敢懷宴安。天方授我，溥天率土。負固必誅，擅命必取。有順而嚮，不失汝所。德刑並用，孰敢予侮。咨汝夏人，其益自戒。汝弱可兼，予恩不再。羣臣稽首，賴天子明。西戎即叙，孝極廣聲。神考之神，哲廟之聖。天子之功，上帝之命。羣臣稽首，聖功巍巍。威震朔南，敢不來歸。來歸不遲，畢朝明堂。臣作頌詩，以訓萬方。《初寮集》卷六。

〔一〕德：原無，據抄本補。

全宋文卷三一六一

王安中 一二

故贈昭化軍節度使楊應詢神道碑

政和六年，某同修國史，考外戚世序，維章惠皇后輔真宗，擁翼仁廟，躬襁褓調護之勞，景祐中創立皇嗣，援納英宗，有大功於兩朝。大觀元年，上幸興德院，顧懷祖考，録定策之臣，寵逮子孫。深惟景祐之議，灼見天心，卒然初謀，入繼大統，緊后一言，基命萬世，宜褒賞外家，顯示天下。今其姪孫某方守雄州，治有異績，乃超授泰州防禦使。永橋之役，以洋州觀察使爲大名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詔屯兵河上，命下屬疾，猶自力戒行，已而告薨。訃聞，上深軫悼，特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既葬，其子請辭刻墓隧之碑，某曰：「先後社稷之勳，具在史册，而公盡瘁於國，有太常之謚，幽堂之銘，可信不疑，法宜書以垂後。」公諱應詢，字仲謀，其先益州郫人，章惠之貴，移籍開封。公，贈太師、中書令知信、宿國太夫人蓋氏之曾孫，建寧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景宗、安定郡夫

人吕氏、清河郡夫人張氏之孫，皇城使、贈右金吾衛上將軍永節、咸寧郡夫人王氏、永嘉郡夫人陳氏之子。生數月，祖廕以官，長而開敏俶儻，慨然有志於功名。初監威勝軍西湯驛，應羣牧使韓縝之辟，與契丹畫境代北。河決孫村，修河司選爲僚，事必俾公稟於政府，條析明辨，大臣咸以爲材。久由河北副將擢知順安軍。年志盛壯，勇於有爲，而動皆中理，治譽翕然。邊人馳射爲俗，公興學迎師，執經講問，儒冠四集，户有絃誦。民救父，毆搏仇致斃，公閔無兼侍，殺且非意，吏固當以絞，公固請讞，詔果貸死。時金吾爲保州，壤接化均，兩邦歌之。移守信安，未行，改保定。坐姻家左遷，歷京西、京東二將。遭外艱去職。終喪，從熙帥築金城關，遂領京東兵。今皇帝即位，再守順安，召見，語當上意。契丹使賀天寧節，留副接送伴。移知岢嵐軍，未赴，易霸州。歲大飢，傾廩賑之。募民開陂澤，官助其費，使食其利，所活萬計。塘濼迫城，漸加積潦，至浮户以行，公增隄爲長衢，濬傍地以洩水，自是人不病涉。窮邊無醫，公請立法，頒太醫方書於州，輦所用藥於帥府，市揭名價、取薄息，以供儆直，衆賴以濟。召爲崇寧元年賀契丹正旦副使，陛對，漏下八刻，即其日兼閤門通事舍人。公恬於仕進，初命三班奉職，積四十八年而爲文思副使，及此膺上親擢，時論尤以爲榮。上付公五事，密刺於契丹。屬耶律禧立，慶弔交馳，吉凶禮瀆，公崇大體，不問細故，北人愜服。歸將至其中京，送者請馳入城，爲哲宗忌。又留明日，赴其故主祥祭，衆疑改故事，且無朝命，公曰：「中國以禮義爲四夷所尊，彼以先帝之故而亟行，因爲其主而少留，此善意也，奈何拒之？」遂聽其請，後著爲令。半道除湖北沿邊安撫副使，辭皆對，奬遇彌渥。得北國八事，爲《別録》奏

之。上俾歸諭諸帥，申飭武備，如公所陳。會雄守罷，即詔攝守，公入奏事，究言北方利病，上延問甚款。及辰正，公遽趨下，命改日再對，面授西上閤門副使。三年，遂知雄州、兼制置屯田使、河北沿邊安撫。既統郡十六，事聯四帥，其任既重，而控北國往來之衝，移檄占詞，動繫機會，守將非通古今，識度宏遠，則虧猛失和，輕懦招侮。公世官朔陲，因俗施政，小大悅附。沉謀而善斷，威望隱然，名震敵境。契丹以夏人連姻，請所還削地，使不獲命。是冬引兵而南，受禮於幽州，上以羣疑訪公，公謂「契丹盟誓百年，酣嗜惰逸，兵不素厲，矧仰歲賜，恩給諸蕃，詎敢輕絶於我，殆虛誑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蒐卒峙糧，示以形勢。明年，契丹果北走。上善公策，遷引進副使，又遷西上閤門使，且俾再任。五年春，契丹以其相蕭保先、牛温舒不時來使，必欲爲夏人得地，或曰兵隨使入，邊州皆警。上重其事，乃以公副樞密直學士梁子美往迓于境。二使初以國相欲貴倨自異，公揣知而逆折之。距國門一舍，上馳使賜公金帶，及門，又命近侍問契丹情僞。公對曰：「彼無能爲，其夸肆大言，徼幸萬一耳。唯堅前議，彼計索矣。」既對，具奏方略，契丹訖去如公謀。御史治永静妖人方暑〔一〕，誅逮滿獄，公徐爲上區別，天慈惻然，止坐首惡，貴近知而不敢言者，頗有愧色。上因命公有所論奏，疾置直達，勿關有司。尋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所以慰遣甚厚。李勉嘯聚亡命匿西山，爲盜并、鎮。令軍攻之，發民轉餉，兩路騷然。朝廷罪部使者玩寇，責戰日急。公言「師老患生，恐甚於勉，願罷諸軍將，裁留邏兵，扼險困之」，勉等遂降。契丹使北還，必以夷樂逆於白溝。前此，嘗有私見歸信容城令汪慈明自言其名者，乃契丹寵伶，具聞幾事，願得内附，令疑而却

之。邊臣遽奏其去，密詔委公暨慈明，丁寧必得，且有異賞。公授諜以術，物色敵中，卒與偕來，送於京師，其語不妄，遂命以官。雖彼至親，終莫之覺，而公避賞，絶口不言。故時諜語不根，眩悞耳目，公參伍檢核，厚其賞犒，聘使之出，必選諜者，潛以左契，見於敵帳。亟先馳歸，動静悉以聞，使還，驗皆合。上喜，進東上閤門使。西輸之民，困敵貪虐，公戒吏勿擾，用助偵察。旋以覘報精審拜四方館使，公以褒典再下，因是固辭，推功僚佐。上多公不伐，均賞有差。公明於用間，敵在目中。其所指取如探囊物，而人莫知謀所從出。然事有當秘，不可得而書者，觀上之屢賞，則公成效多矣！計司以邊食之乏，移粟於滄，公疏擿其謬，以雄一州須十萬斛，科車括船三年乃畢，豈惟民勞，而水陸傚費二萬一千餘緡。槩之諸州，十倍此數。請均傚錢，增價以糴，詔立罷運。璽書報公，事有未便，無憚條列。已而粟集塞下，乃撤舊倉之隘，宏壯而一新之。大觀初，公既以章惠前功，躐遷秦州防禦使，未幾天子受八寶，敷大慶，又拜汧州觀察使，陞本路馬步軍總管，仍以子澤書沿邊司機宜文章。公感殊遇，益罄忠力，奏置本錢二千萬，收其贏以養士，士奮於勇。始，公攝雄州，上以歸信容城弓手，敵憚其勁，議增倍爲千人，衆意難之。公獨曰：「縣必有弓手，本以備盜，豈爲鄰國增之？敵將爲辭。且武技之精，去鞍疾馳射，神臂弓百步命中，增倍爲難。」上遣使按實。又擢公子閤門看班祗候。母喪乞解官，不許，勅有司具葬，公乃請入覲，冀陳至情。甫及都城，易定州路副總管，尋改西甫副都總管。既内徙，始聽終制。禫除，提舉萬壽觀、副館伴契丹使。上勞問良久，公自叙感泣，錫御茶、綺錦以助私覿。館例，賜温州柑，而貢包未達，吏取他以賜。敵不受，且求真者，

須小使送之涿州，公讓之曰：「本朝唯餽北主，則邊臣爲小使，使者敢自比邪？」敵皇恐出拜。公密奏柑微物，仍許以貢至仍賜，敵又喜過望。力請扞邊。復爲定州路副都總管，徙真定，不行。踰年，移大名府路，以病請致仕，翼日，薨於魏，實政和五年正月壬辰，享年六十有三。詔官親屬五人，遷一子閤門祗候，賻贈金帛加等。其年四月辛酉，葬祥符縣開封鄉毛郎村之原。元配趙氏，繼室兩張氏，皆贈碩人，祔葬公墓。男澤，忠訓郎、閤門祗候；淵，儒林郎；深，保義郎。女：長適修武郎趙景之，次適承節郎閻璟，次適將仕郎鄭彭年，一在室。孫植、栝，保義郎；栱、朴，未仕。女孫三人，皆幼。公天資孝友，金吾之没，哀毁骨立。家時尚貧，葬其族十有三喪〔二〕，聚食者百餘人。及貴，恩義益篤，推蔭兄息。没之日，季子猶未仕。輕財仗義，所交皆世名人。士去門下，踵爲達官。政簡而惠，破姦摘伏，庭無訟，民畫像事之。治軍不煩，士卒畏愛，所在肅然。胸次落落，坦誠待物，於事若不經意，而機略明悟，當大利害，衆方駭惑，談笑立決。儀幹秀偉，博學而好屬文，敏於辨論。上每命使，必爲選首。方時治安，護塞總戎，折衝樽俎，有古良將之風。以身許國，遇事敢言，上察其誠，眷倚特異，受中詔四十有三，親灑宸翰者四。觀其奏議，炳炳數百篇，可以知其忠矣！系曰：

帝德天覆，威懷北戎。粤有良翰，時維楊公。公才文武，王國之傑。受任朔方，世載勞烈。帝曰汝能，往使於北。遂分將符，鎮撫吾圉。敵援夏重，請還削地。使來非時，洶洶羣議。公折其驕，彼謀斯沮。狼貪革心，弭耳徐去。治雄六年，兵厲食衍。謀良削盟，功高用間。章惠之

勳，褒恩及族。乃如公賢，克荷恩禄。大伾道河，以既屬疾。慷慨治行，匪躬之恤。訃聞於朝，寵贈加謚。惟帝念終，哀榮終始。毛原膴膴，繄此佳城。公乎千載，其凛如生。《初寮集》卷八。

〔一〕暑：抄本作「略」。

〔二〕有：原無，據抄本補。

南陽伯梁公神道碑

政和六年五月某甲子，南陽伯梁公卒於東平之私第。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須城登庸鄉執政里。又明年，其姪寧遠軍節度使、大名尹子美以書抵太史王某曰：「先丞相八子，叔父最與吾齒相若，少即相愛。吾先公兄弟早世，獨叔及我被遇，今又不幸，既就窀穸，而墓道之碑未有詞，不但無以慰叔父之孤，雖吾亦不忍也，願得子文。」某頃官大名，見寧遠歲時訊季父起居，細書累幅，間得御府珍異之賜，亟作詩往遺，相與酬答，其意勤甚，今敢不承寧遠之命！乃次公行事。公諱彦深，字純之，其先秦仲之少子康，封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子孫因國爲氏。漢自河東徙安定，後又別出爲河南、天水二望，而公五世祖贈夏國公惟忠始居東平，諸梁相傳，望安定。曾祖諱文度，故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妣周氏，韓國太夫人。祖諱顥，故任翰林學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

公，妣閻氏，魏國太夫人。考諱適，故任太子太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尚書令、徐國公，謚「莊肅」；妣任氏，越國太夫人。公少無戲事，欲以學問自奮，顧嗜作詩，捉筆輒亹亹不自已。莊肅公異之，間命公賦百題，一日而就。以莊肅恩補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調監開封府陽武縣酒稅，改簽書兗州觀察判官廳公事。山東故推梁氏爲冠族，初試吏，不負恃門户，能舉職業。丁莊肅憂。服除，監在京都茶鹽院，改通判青州。丁越國憂。服除，通判邠州。會西方進築，公以所部民夫從軍深入，調護有理，獨無所亡失，璽書奬之。代還，勾當在京諸司專勾司。歲終，會諸路造軍器費，得辟名，失財無慮二十萬有奇，出知沂州。於是沂多盜，公慨然曰：「欲惠吾民，必盡去此。」乃大爲約束，課吏購捕，賞罰必如令。盜奔它郡，獄以屢空。部使者論於朝，即命在任。徙單州，州之城堞積歲頹闕，公以謂非戒不虞之意，稍調羨卒，完之。訖役，公私無所預。徙邠州。河南邊二敵，而汾近石、隰，公至即爲備豫守禦之計，儲積器械，無有不具，治有聲績。擢知海州，未行，改徐州。徐，汴、泗所匯，地大事劇，公益出政術，爲精明齋遫，郡務民訟，迎剖立決，其僚涉筆畫符檄而已。屬頒學制、泉法，公推行爲一路冠。優詔進秩。俄以知齊州，居養安濟令既下，公仁人也，奉行尤力。賞行，特許貤之親族。劇賊李定椎剽齊中，公親指蹤捕得，并其黨流遠方，閭里帖然。有甘露降於州廨，人以爲公惠政之應。朝廷視課最滋欲用，公春秋寖高，間語其子姪曰：「吾仕至二千石，幸無過謫以辱其先世。今老，不歸託林壠自休其晚晚之力，尚奚俟哉？」乃上章丐閑，得提舉南京鴻慶宮，凡三任。其卒也，年七十三，積官至中奉大夫。初室任氏，繼賈氏，皆封恭人。

男：子晉，將作監主簿；子罕，奉議郎，通判南安軍；子約，校書郎；子簡，奉議郎，主管成都府崇道觀。皆前卒。子坦，宣義郎，主管信州上清宮。女二人，長歸選士尹東美，次歸中大夫、都水使者孟楊。孫男：慶祖、亨祖，郊社齋郎；遵祖、襲祖、奉祖，假承務郎；齊祖、蕭祖、衍祖，未仕。孫女十一人，已嫁者三，選士任希績、張大臨、束德孺，其婿也。曾孫男：議、竭、毅、孺、顏。公資和厚易直，内不立城府，語輒傾倒，不問向人爲誰。卒犯之，雖所叵堪耐，了無留恨。親宰相子，習尚樸素，無耳目之娛。歷典五郡，慈祥豈弟，去輒見思，至臨劇除暴，則凜凜有前輩風。退而里居，觴詠瀟散，益讀方外性相書，與世相忘，其平生蓋可考已。惟梁氏世以文章魁天下，至莊肅以面折廷争，爲仁宗皇帝所器，遂至大用，出入將相，名震夷狄。然於道大難合，氣剛易退，而其言不朽，天下之士至今誦之。昔臧哀伯不忘德諫，周内史曰：「臧孫其有後於魯乎？」其後文仲、武仲、宣叔果相繼用於魯。今莊肅諸子雖盡於南陽伯，而寧遠頃自中書侍郎出領方任，十年于兹，以有家世節旄之盛，功業福禄未艾。然則天所以報莊肅之遺直者，不在其子，則在其孫，曾何啻如魯臧孫者哉？南陽伯身有德善，又故家遺澤之未泯，其三世子孫之衆如此，豈可不自勉邪？謹系之以詩曰：

梁世典學，二魁一相。相維莊肅，名溢天壤。莊肅八子，衆德之分。有得一體，則稱其門。維南陽伯，豈弟是似。治郡雍容，如古循吏。沂單西河，地褊易治。聊以暇餘，除盜飭備。彭門濟南，實一都會。公亦恢恢，游刃餘地。教行校庠，利羨鳧冶。威靖里閭，仁逮鰥寡。善政召和，零露如飴。國有懋賞，民有去思。公歸就閒，亦既壽考。曾是慙遺，以殿諸老。我詩誰從，

寧遠之言。碑于墓隧，勵爾後人。《初寮集》卷八。

姚將軍墓表

政和八年閏九月

故贈左監門衛將軍姚濟，字公才，世爲隰人。父始業醫，而將軍少獨嗜詩句，筆札駸駸可喜。然以家世故，終於方術之學易入，推日星躔次，寒暑節候，五行王衰，相山川風水，背向宜吉，可居可葬，皆極其妙。與諸儒試有司，不中，即拂衣去，專學醫，杜門著書，欲自名家。間語白其父曰：「褊陋之地，終不足以成名。」乃辭去，游行四方。初客京師僧舍，鄰有病傷寒者，孫兆診之，爲分別陰陽內外，辯甚，不知將軍在坐。或以摘語兆，兆不已，請將軍爲審脉，將軍曰：「顧須論脉乎？」視其狀，表裏俱病，法所不治爲言，後日證驗如是。兆愕然曰：「精至是邪。」且讕語曰：「我特不欲驚病者爾。」自是名聲藉藉動人，或曰：「兆獨不辨，爲李醯乎。」將軍恐，去。歷關陝，所療治尤驗。寧塞巡檢病若暍者二十三日，旁近醫皆以暍治。將軍聞而笑曰：「西方地高寒，而人辛食，寧有是？」汗之，明日瘉。過大通城，與監兵者飯，將軍曰：「君風氣暴至，吾行不可留，盍亟求醫。」監兵不信，後二日疾作死。廓州太守子病，嘔血，將軍爲治良已，私語人曰：「肝氣竭矣，其無以春夏乎？」春復作，夏而死。將軍之醫，深於天運地氣人事之變者類如此。嘗游華山雲臺觀，爲衆道士治疾，忽一人衣弊絮，形質軒秀，躍出衆前曰：「聞君天下名醫，試診我如何？」將軍爲診曰：「先

生六脉俱陽，服金石丹砂乎？」曰：「否。」將軍曰：「神仙六脉俱陽，先生殆是邪？」其人振手大笑，忽不見。古之良醫，亦嘗有鬼神已疾者，如將軍親爲至人所試，尤極奇異。年七十三，卒以大觀戊子十月壬午，葬以十二月壬寅。以子唐顯，乃贈官。曾祖覺、祖祥、父隨。配張氏、李氏。子三：廣，未仕；權，早卒；唐，武功大夫、河北第二副將。女三，皆嫁士人。孫男五：敦仁，承節郎；安仁、居仁、體仁、擇仁。女孫三，曾孫四，俱幼。始將軍嘗謂諸子曰：「古人云：醫特意耳。慮精則得之，醫之妙不可以言傳。而人命所繫，陰有報應，得之不精，不若不學，所謂醫者費人是也。吾平生未嘗以金石藥取近功而忽遠禍。」噫！將軍可謂長者已。昔太倉公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五女隨而泣，公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今將軍之子克自奮發，積戰多取勇爵，既追榮將軍以四品官，而猶未艾也。然則長者之報，豈不豐哉！余同郡李安道頗言唐鷙勇有將略，以氣自負，此當任子，先其孤姪。余曰：「此功名富貴人也。」元城張氏三世明經，不過州佐縣令，而萬福以騎射征伐，禄食七十年，歷刺九州，圖像凌烟。今姚氏，世長者，而唐又能如斯。所稱道萬福，不足慕也。可不勉邪！故爲次將軍之事，表於墓云。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四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王某撰并書。《初寮集》卷八。

故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周之美墓誌銘

元豐初，朝請大夫、安陽周侯奉使河北，余實從之。其行方而有常，言約而盡。當官行法及在廷論事，意多以爲民，一時諸公長者皆下之。丞相忠獻韓公同州里，最相傾倒。大夫諸子出拜，必罄折謝曰：「賢者宜有後，吾不敢易也。」大夫顧愛長子甚異，時緣使事案部，必與之俱，而余亦未嘗不在行。同飲食起居，久頗詳其爲人。大夫既没，能以謹厚守家法者，果其長子，則今簽書君是也。政和初，余主北門筦籥，當辟屬。府領縣十三，民夥事劇，乃奏君簽書判官廳公事，亟蒙賜可。河防法，府縣官須冬赴事所，藉賴不可緩，則又列於朝。有旨聽君即日之官，皆非常典也。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君卒於官，其孤以其喪歸，請余銘其墓，且曰：「銘周氏先世者，皆名臣鉅公，願公勿辭。」余早從大夫游，晚又得君爲寮，追惟終始存歿之分，乃叙而銘之。君諱之美，字彦聖，世占籍趙郡，有自棘徙者，遂爲安陽人。曾大父諱文舉，贈衛尉卿；大父諱孝恭，贈職方員外郎；考即大夫，諱革，後以君陞朝贈朝議大夫。君弱不好弄，既長，志於學，而身佩子職，獨慨然曰：「子無憂於親，不亦孝乎！」任事不問勞逸。熙寧中，恩補太廟齋郎，調潞州潞城尉，再調相州臨漳尉，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耀州華原縣事。親老不赴，易知懷州河内縣事，爲淮南節度推官。用薦者，改宣德郎，充河北京東鹽事司勾當公事，以憂去。服除，再充職，閱月改河北糴便司勾當公事。遂從辟大名，再遷

至奉議郎，賜六品服。潞城眉山臨漳阻河，盜所區走。君至，勤邏察，嚴捕逮，所執獲甚衆，無留境中者。河内病沁水將壞城邑，君兩宿隄上，爲增卑培薄，水不能冒，民至今頌之。嘗訊盜，疑其孱尪，囚曰：「母老苟生，非悍不顧法者。」君憐之爲讞，羣盜得不死，語其類曰：「有宰如是，忍犯乎？」往往引去，且書邑門曰「公去乃來」。民有自刑訟田者，君曰：「彼僞以怖吏，獨奈何自殘邪？」訟者情得，立自求服。和州貧民占水田千餘頃，豪右請於官，曰陸田而奪有之。民訴于省，監司前後委吏十數輩審定，悉歸請者。至是，君自淮南懷檄往，或有以薦章撼君者，君曰：「己纔利毛髮，顧欲亂水陸以困貧民？」卒還其舊。監司猶欲荐君，君辭之，且推與偕進者，衆奇其節。及爲屬官，不嗾其長以利害人，授事輒辦。以鹽息增羨，預修城守器具，皆被賞典。最後佐余幕府，夙夜自竭，盡以幹公相佽助，殊不少懈，雖病益力。自余與僚友皆勸君在告，君初弗聽，病且革，猶咄咄爲省文書狀。死之日，家無餘資，余爲具後事。議者悉歎君之勤且廉，然後知余之辟君不專以舊也。君享年五十有九，娶路氏，先君卒，贈仙居縣君；再娶史氏，封永壽縣君。子男七人，曰貽慶、曰相郎、曰四相、曰楊僧、皆早卒；曰琪，肄貢士業；曰璹、曰瑀，尚幼。女二人，進士劉師孟、鞏康仁，則其婿也。永壽君與琪卜以政和八年三月九日葬君于孝慈，侍親疾，至經時不解帶。弟求析産，既盡，則更以己分田益之，自甘於貧。姊嫁楊元衡，有二子，數歲俱亡。四櫬寓許下僧舍，君爲買地葬之鄉里。頃大飢，流殍踵道，君傾資令人瘞露胔以千計。君用意近古，又憑世德之厚，而所享止此，亦可哀已！銘曰：

周先邑國，氏周而京。仁家陽陵，顓食武城。扶疏累葉，耀其華英。散遷於北，有間衛卿。施及厥嗣，既自趙徙。由相而顯，惟君父子。凜然遺直，吾昔猶及。君有典刑，樸厚廉飭。涓涓其流，未究其澤。披之起之，待其培植。惟爾後人，視此沉刻。《初寮集》卷八。

崔志亨墓誌銘

士而自修，初不期於有獲，而在理爲可必者，豈泊然遽無意於求哉？至於可必之理，終不足恃，則放乎衆人之所不馳，以達吾之心，庶幾得喪之可忘。而舒愉閒曠之氣，足以養體而輔生，不幸而又致於自病。或者文學行義，所以取顯而不必顯；優游嘯咏，所以爲樂而不必樂。吾然後知夫命之果有制也！博陵崔志亨五歲知讀書，晝夜不輟。未冠入太學，志甚厲，業成，籍北都外監，論辯英發，筆力橫驁，分教者每見嗟賞。屢貢禮部，頗出奇悉銳，音節琅琅，聚聽者聳然許之。初，志亨之祖官南賓，所部戍兵思歸，志亨搆茅屋崖谷間，榜曰「快意」。日奉其祖盤礴亭上，爲文盛道山川之勝，若不欲去者。戍兵喻其指，欣爲留屯。祖亡，繭足扶櫬歸。親有疾，刲股肉餌之，服喪毁甚；於後母尤盡孝，至瀝指血書梵號以薦福。叔與二弟前歿，睦婺字孤，同爨三十年，無恩怨厚薄嫌。舅張南夫以窮歸，志亨爲共有無，終則以己地葬之，且嫁養其三女。鄉里歲饑，以家貲瘞殍齒數百。清平、博平嘗以經明行修舉，會科罷不行。而志亨既不遇合，因悼前猛

就，潛心學《易》，作訓傳，攷觀《春秋》深意。進取計。俄苦風痺，便廢此事。以政和三年十二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五，玆命也已。志亨一名沖，其先棣州人，徙居大名之清平。曾祖卒，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妣卜氏，贈永昌縣太君。祖懷忠，西京左藏庫副使；妣李氏，封永安縣君。考問，故三班奉職；妣劉氏。志亨娶號略楊氏。子三人：曰安時，肄貢士業；曰安雅，曰小僧，早亡。孫二人，曰百川、百疆。孫女三人，皆幼。安時奉母命，以四年三月三日葬志亨於博平之先塋，求誌其墓。某兩姑歸志亨之弟圖南、名博，兄弟皆以豪邁爲吾先君之所稱。爲作銘曰：

維師太公，燕及孫子。穆伯邑崔，因邑命氏。博陵仲牟，立如是似。降駟及鈞，封植根柢。迄唐仁師，又世十二。從棣遷魏，濯濯條枝。兄弟敏文，自堂塾基。志亨老成，人莫敢疵。負能弗售，病又廢之。身不逮享，其後人施。勉哉傳承，念此刻詞。《初寮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祭宋龍圖文　代梁帥作〔一〕

昔元憲公暨其仲氏鴻筆大典，焜照一世。伯兮纂纂，遂都相位。勳書太常，事載太史。機、雲餘風，王、謝高致，施于子孫，隱然國器。維公英特，絶類離倫，忠孝天挺，名聲日新。庖丁解牛，奏

刀如神。飛黃籋雲，萬里騰振。降才之殊，會遇聖辰。崇寧親政，首正帝畿。肇逮四輔，內尊京師。公持漕節，知無不爲。經營申畫，弗亟弗遲。帝用是嘉，寵渥沓施。既登禁路，遂長天府。肇轂事劇，紛至如雨。公舉有綱，風行指顧。聲威整整，誰敢予侮。決遣如流，備形上語。趙張三王，不見比數。公俄外遷，險夷一德。卧治淮陽，來繼汲直。發軔嚴近，宜在朝夕。奄忽訃聞，中外嗟惻。文階極品，内朝秘職。贈賻加等，申賁窀穸。念我宗衮，元憲輩流。寅緣及我，早從公游。姻婭通家，情文相投。別日幾何，六見素秋。公今脱屣，逝去莫留。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惟公術業，未及經濟。流慶所鍾，當在後嗣。法從之賢，德實肖似。相門榮華，有隆無替。我獨懷公，撫舊涕泗。爲國惜本，豈但存義？遺詞往奠，必歆此意。尚饗！《初寮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一〕代梁帥作：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祭張樞密文

代梁帥

伏以河洛圖書，國之重器；慶雲景星，爲時祥瑞。比方賢哲，抑即其次。惟公聞望，高出一世。在昔孔門，其科有四，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雖淵、騫徒，鮮能大備？公其兼之，夐出倫類。神宗教養，人材比肩。閒閒秩秩，莫非俊賢。公游太學，若麟鳳然。策名委質，綽有譽處。席據師儒，聲諧

韶濩。王命肅將，澄清使路。崇觀天子，緝熙王度。鶴書蒲輪，召自公府。帝曰汝賢，視草西掖。亟登玉堂，揮大手筆。文章爾雅，渾然天質。綱轄中臺，青天白日。博聞多見，沃心造膝。帝知其忠，謂宜輔弼。進長樞廷，以贊宥密。有謀有功，威制羌戎。畀章土宇，舟車所通。秉以不懈，堂堂古風。君臣道合，千載一逢。云何不弔，我民無禄。道路咨嗟，百身何贖。昔我與公，同預政機。聞訃之來，泣涕漣洏。匍匐欲往，閽寄是縻。寓辭千里，以侑一巵。尚饗！《初寮集》卷八。

祭唐元伯文

維年月日，具位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唐君元伯之靈。嗚呼！造物者之所賦，蓋人爲之限量。苟於此而慳靳，要莫加於銖兩；或所靳之莫獲，則幾何其不喪。如元伯之豈弟，承世德之端亮，以君子之流澤，宜鬼神之多相。今奄忽其已矣，予始知其情狀。公得官於少日，我坎壈而踰壯。中年艱於子息，慨嗣路之徒廣。忽遇合而從事，積九遷之憂賞。從稚兒之髫髽，呱復啼於襁褓。猶蘭茁其未艾，而幕功之頻上。雖怪事之咄咄，固已償於疇曩。睹有無之相易，信果難於兼享。此盈虛之至數，非予言之敢妄。維士窮而無託，嗟欲進而難强。猗所託之碩大，更睽離而跌宕。逮如初而復盡，曾心期之無爽。垂九萬而蹋翼，乃齎志於泉壤。目臨絶而不瞑，獨嫠戀於母養。邈荆渚於天末，喟孥重其曷嚮？昔先子之棄予，公實臨其窆葬。悵訃音之來及，畏簡書而莫往。涕潸然而無從，空引

脰以北望。馳薄奠以寓哀，尚平生之可想。尚饗！

《初寮集》卷八。

祭崔志亨文

維年月日，北嶽王某，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崔六丈志亨之靈。惟靈學問成於妙年，孝友稱於一鄉。軒奇磊落，既自許以氣節；扶疏勃鬱，又大播於辭章。宜青紫之俯拾，指寥廓而高翔。顧皎皎之不逝，卒踆踆而歸藏。惟興寄之超然，友千載而相羊。兀醉吟以終日，哆餘瀝之淋浪。疑可以適志而引年，追荷蓧而侶柴桑。病奄奄其此廢，曾爲樂之不長。今遂往而不返，豈易度於彼蒼。念昔予之諸姑，配季子之頡頏。倏姻連之四紀，凜宰木之幾霜？憶先君之携予，隨鄉賦于大梁。予齠齔而工文，娛二老於鄰房。比懷檄於魏博，過里門而登堂。睹巾拂之欹脱，屹婢僕之扶牀。如美疢之加劇，果藥石之無良。歲行盡而訃聞，益感舊而慨傷。閔外妹之孑立，諒恩拊之曷忘！氣忽上而填膺，淚落下而沾裳。聊寓哀於短詞，持往侑於一觴。尚饗！

《初寮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

祭周僉判文

君悃愊無華，克勤乃事。持身潔廉，内視不愧。自官州縣，所至輒治。及爲使屬，弗近聲利。來

游吾幕，夙夜盡瘁。樸直之氣，發於論議。念昔先公，見謂國器。迨我晚遇，樂友賢嗣。扳援自助，施報之義。雖無老成，典刑可記。今君云亡，撫舊出涕。凡我同僚，邂逅相值。忽喪其一，衆嘆曰嘈。寓哀薄奠，君歆此意。尚饗！《初寮集》卷八。

祭右院魏判官文

爲大名同官作

嗚呼！以端夫好學業文，豈不足以顯親而榮身？顧間關場屋，殆餘一紀。始奏名於大宗伯，而以暑刻之淹留，成三歲之逡巡。其後解褐，試吏漢東，曾受禄之未幾，忽禍罰之來臻。迨除喪而仕魏，適今期年；奄其逝矣，嗟志願之莫伸。嗚呼！端夫，邯鄲之人也，豈黄粱之夢，果倏忽而覺，而造物者聊戲子以自神？冥冥之理，既不可問，惟吾端夫温潤和雅，向僚友以傾盡，既久處而情親。雖出涕其何益？而吾儕潸然于丹旐之前者，徒悲其白屋自立之難，百不一就，不忍其子幼家貧而已爾。嗚呼哀哉，尚饗！《初寮集》卷八。

大名狄梁公廟祈雨文

代梁帥

維公忠貫天地，氣勁金石。仗義蹈險，凛凛一德。武孽鳴晨，唐日中蝕。公徐請命，賣血橫臆。

廬陵既還，五龍來翼。大明升照，匪公孰力？扶顛之功，草木所知。寧豐汝南，罔不懷思。魏人載德，百世奉祠。獨賢斗南，豈但一時。維此魏人，所欲必告。農功穡事，有相之道。今茲之稼，既方既皁。迨天閔雨，民憂用禱。維古上公，神通陰陽。吁噓而雩，抑有故常。公降自天，去復騎星，留游舊都，髣髴英靈。某在茲居守，神交冥冥。忠義之感，尚想典刑。胡不慨然，吸呼雷霆。流惠焦槁，與之蘇醒。儻霑嘉澤，歲得上熟。自公及私，異世蒙福。祠庭之完，奉嘗之續，率民報貺，當罄祇肅。《初寮集》卷八。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二。

大名諸廟謝雨文

冬煖之餘，春澤未降，吏用慄慄，禱歲於道釋真聖之宮。乃者辛未之夕，陰雲勃鬱，壬申之旦，膏雨飄灑。鳴溜涓續，盡三日止；滂滋下達，及一犁外。間霏霰雪，消癘疫也；昫斂氛霧，舒陽和也。造物功巧，若與人謀。《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蓋言雨雪之兼至，不暴不徐，能生百穀，惟神哀之，則豐年之望靡愆。農勸其功，吏緩其咎。並受休貺，敢忘報禮。《初寮集》卷八。

河間諸廟祈雨文　代張帥

維帝奉天保民，惟天畀民粒食，惟民殫力於穡。帝克聖、天克純佑，民罔不承休於四方，亦既屢有年。有一不登，則吏底於罰，夫民何咎！矧茲兩河，比索於秋事，冬不雪，春亦亢旱，今乃重靳甘雨，將害民之麥禾，吏以慄慄，候雲霓之油然。氣方淒而風，陰甫合而霽。抑吏之精意，未達於神與！乃以吉日，奔走羣祀。伏冀憫哀斯民，亟畀膏澤，甦其枯槁，同底豐穰。庶幾歲不洊艱，吏亦靡悔。《初寮集》卷八。

祈晴文

伏以天道不言而應，孰窺降鑑之神？暑雨小民惟咨，咸切畀矜之望。睠茲燕土，初沐華風。兵火之餘，麥禾是賴；障塞之備，版築方興。忽霖潦之彌旬，實農夫之胥病。矧諸路轉輸之遠，與三軍戍役之勤，雖邈在於封疆，慮仰貽於宵旰。大勳既集，宜善氣之應和；小信未孚，蓋邊臣之獲戾。敢潔祈禳之薦，用干生毓之私。伏望覆以恩慈，閔其劬瘁，開陽光而普照，斥陰沴以潛消。儻崇降於罪殃，願鍾小己；遂密移於造化，以迄康年。《初寮集》卷八。

祭南海神文

伏以吳楚之南，放千百粵。比景北户，豎諸峒落。儋耳穴胸，豕首縱目。象胥九譯，徼外之國。分萬火維，皆神所宅。擎扶乾樞，浸斡坤軸。吞湖負嶺，沐日淘月。呵吹寒炎，吸呼潮汐。蕩搖機緘，化出萬物。維帝與神，高下分職。凡我同行，泛此一葉。龍魚群游，何翅蠛虱。小有不當，百慮危慄。如其得濟，緊神之力。矧茲蠢愚，久棄荒域。逝者永已，存者遠適。長饑所驅，萬里轉食。自粵向閩，分行水陸。半涉鯨浪，海賈是托。半從象徑，人跡幾絶。兩塗兼利，匪我能必。念言家勢，耕嫁北嶽。今踏南海，實可矜惻。敢薦祠庭，恭陳芬苾。惟神默相，俾克善達。庶逃瘴癘，少燕家室。闔宗幸深，不敢忘德。嘉靖《廣州志》卷三五，廣東中山圖書館一九五八年抄本。

行日祭神文

往燕山日　宣和五年正月

維宣和五年正月乙卯朔，二十五日己卯，具位王某謹以牲酒祭于某神。某奉詔撫師，涓日戒道。仰承聖算，遠震天聲。旌纛前陳，將士賈勇。惟神陰相，利用遄行。尚享。《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以上尹波校點）